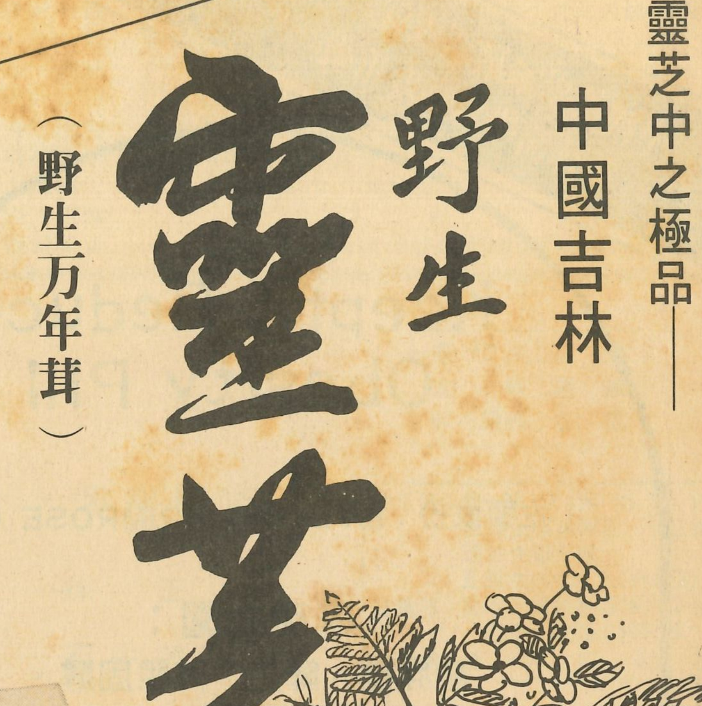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2年
31
$12.00

品質超卓 風行全球

靈芝中之極品——

中國吉林



（野生万年茸）

——苦平無毒，主治胸中結。益心氣，補中增智慧，不忘，久食輕身不老，延年神仙。

——甘溫無毒。主治耳聾、利關節、保神、益精氣，堅筋骨，好顏色。久服輕身，不老延年。

〔本草綱目〕明・李時珍

TRADE MARK
註冊商標



100粒裝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請認明商標、名稱及裝璜，杜絕不法之徒影射假冒！

靈芝是一種稀世奇珍的中藥。在中國最古老的藥學典籍〔神農本草經〕及明朝李時珍所著的〔本草綱目〕中，均對靈芝無尙推崇。稱之爲上藥。

〔**野生靈芝**〕係全部採用中國吉林長白山所特有的天然野生靈芝，經嚴格篩選，然後使用最現代的科學方法，提取其有效之成份，再高度濃縮精製而成。因而功效卓著，是靈芝中之極品，更是用人工法培養的靈芝所無以倫比的。

〔**野生靈芝**〕係純正天然產品。無毒，無副作用。是一種男女老少皆宜服用，不可多得的高級保健食療品。常服能增强人體的各種機能，防病保健，壯體魄，葆青春，除皺養顏；延緩衰老，增活力，延年益壽。

〔**成分**〕每粒膠囊含高濃縮之吉林野生靈芝350mg，

〔**服法**〕每日二次，每次1～2粒。

總代理：
宜利藥品公司
宜利天然保健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
26－28號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 6015715
傳眞：(852) 6918344

SOLE AGENT: M&A CO.
M&A NATURAL HEALTHCARE PRODUCTS CO. LTD
Add: Rm. 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 Shatin, N. T., Hong Kong.
Tel: (852) 6015715
Fax: (852) 6918344



複方片仔癀肝寶
更換金色新包裝

消炎鎮痛・救肝之寶



漳州製藥廠獨家生產的救肝名藥「片仔癀肝寶」是以多種專理肝臟的民間中草藥研製而成，經臨床實驗及用戶實踐，証實其消炎鎮痛、理肝功效卓越，獲得治療及時，“無不應方而癒”的高度評價，被醫藥界譽其爲「救肝之寶」。

中國福建省漳州市製藥廠監製
中外合作企業：漳盛製藥有限公司經營

總代理：香港華閩（集團）有限公司
總經銷：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578 3721（4線）
分銷處：好得洋行有限公司 電話：544 9895 華冠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542 2127
國貨公司・藥行均售

編者話

宋繼嫻女士所著「魔劍情俠」曾在本刊32年第11期刊出，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今期巨型小說「銀鷹霜劍映藍天」乃宋女士繼「魔劍情俠」之後又一佳作，本文描述清廷知府李庭儒因揭發御史陸懋宗舞弊而遭抄家斬首，李的女兒玉珠是智仙道長的女弟子，匆忙携帶弟弟玉林逃難，被官兵緝捕，途中玉林失踪，玉珠四處尋訪弟弟，在江湖上結交很多豪俠，鋤强扶弱，俠名遠播，後來找到玉林並培養爲進士，成爲京城知府，玉珠爲報父仇，糾結羣豪手刃奸臣陸懋宗，咸豐帝降旨緝捕，玉林利慾薰心，將玉珠捉拿歸案，幸得羣豪相助得以脫身……故事情節離奇，引人入勝，橋段新穎，是一篇不可多得之佳作。

*　　*　　*

石中蓮所著「金弓飛彈震雁蕩」在今期刊出，石中蓮的佳作向以文筆流暢自然，情節生動活潑見稱，深得廣大讀者喜愛，另一新篇「鬼音洞」也在今期刊出，名家佳作，不容錯過！

*　　*　　*

下期巨型小說將刊登蕭顯所著「神劍迷情」。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04.00
	一年港幣	$60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333.00
	一年港幣	$66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90.00
	一年港幣	$7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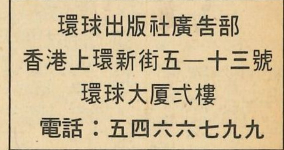
第32年

第31期

（總號1631）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二元・
H.K. $1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宋繼嫻・文　可飛・圖

銀鷹霜劍映藍天



避仇逃難　親弟失踪

河溶小鎮，景物秀麗。清晨，白霧籠罩，環鎮青山皆匿於縹緲神秘的霧靄之中。太陽漸漸升起。

遠處走來兩個少年，一個十六七歲，一個十二三歲。大些的背負着一個藍軟緞包袱，腰掛寶劍，臉似凝脂，唇若塗丹，柳眉自然彎彎，鳳眼秋波閃閃。鼻翼透着靈秀，笑靨盛滿聰慧，穿一套白綢褲褂，飄逸絕倫，美似天仙。此刻那張小嘴緊抿着，顯出一種成熟剛毅之色。跟在他身後的少年，圓圓的臉，皮膚稍黑，一對金錢耳，兩條臥蠶眉，眼睛小而圓，頸帶一隻金項圈，頭戴一頂瓜皮小帽，腦後拖着一條小辮，身着青綢長衫，此刻一雙小眼睛正骨碌碌地左顧右盼。

「姐姐，我餓了！」

「弟弟，你怎麼又忘了？叫我哥哥，別叫姐姐。」

「我叫慣了，總不記得。」

「那不行，你一叫錯，我們就危險了。」

他們來到一個燒餅攤前。大些的少年嘻嘻一笑道：「老伯，你早，我們買四個燒餅。」

燒餅老漢抬頭一看：「哦，你們買燒餅啦，買一個送一個，一塊錢買兩個。」

「老伯，你是開玩笑吧？哪有這麼貴的燒餅？」

「嫌貴呀，嫌貴就別買！」

小些的少年拉一拉大些少年的衣角，「姐……哥哥，買吧買吧，我餓了。」

燒餅老漢大笑道：「甚麼姐呀哥的，你到底是姐呀還是哥呀？來，看在這小哥又叫姐又喊哥的份上，送你們十隻燒餅。」

小些的少年高興地搶着伸手去接。說來也怪，燒餅老漢遞燒餅之手帶着一股強大的勁力，小些的少年，不僅沒接住燒餅，人也被這勁力推倒在地。

大些的少年嘻嘻一笑：「老伯眞會開玩笑！」一手拉起他弟弟，一手拍向燒餅老漢。老漢被這一拍逼退了半步，在燒餅老漢退半步之時，大些的少年早已搶到十幾個燒餅。

老漢冷哼一聲道：「算你好身手。」

正當此時，馬蹄聲震蕩山谷，凶惡的喝斥聲在小鎮响起。大些的少年當即把燒餅塞進包袱，拉着他弟弟的手往後便跑，哪知街道兩頭均出現了馬隊，他忙拉着弟弟一閃身進了一條小巷。

一個騎白馬的軍官正吆喝屬下分散搜索。忽見一條白光凌空而至，一隻銀靴一晃，正踢在軍官的面門上。軍官頓時七竅流血，倏然倒地。

白光又一閃，軍官的坐騎早已馱着一個白衣少年飛馳而去。白衣少年馳到小巷口大呼：「弟弟！」

却也奇怪，他安置在小巷內的弟弟竟不見了。他急得兜着馬在小巷內尋了一遍，仍然不見。可是小巷口已被官兵的馬隊封鎖住了。

白衣少年一咬牙道：「先殺了你們，再尋弟弟。」他一手握繮，一手提劍，猛勇地衝進敵陣，上挑馬上人，下刺座下馬。馬驚人倒，敵人不戰自亂，馬撞着馬，人壓着人。白衣少年如入無人之境，眨眼便衝出了包圍圈，像一隻銀色的飛鷹展翅高翔，在鎮上兜了一圈，絕塵而去。一個軍官模樣的人大呼：「快追，捉住銀飛鷹，有重賞！」

當這些殘兵敗將追去時，已是正月十五貼門神——晚了。白衣少年早已跑得無影無踪了。

白衣少年邊跑邊尋找他的弟弟，一直跑了百十里路也沒找到，來到一座樹林邊，他下馬懊惱地坐在地上就傷心地哭了。父母交給自己保護的弟弟丟了，如何向母親交代？又如何對得起死的父親？尤其是在自己身邊將李家的一根獨苗丟了，自己又豈能獨生？

他越想越難過，哭了一陣，忽然想到原本是說同弟弟一起去舅父家的，或許他被人追趕等不及我，獨自去了舅父的家裡。何不先到舅父家看看，想到這裡，他一抹眼淚又馬上出發。剛拐過樹林，見林邊倒着兩具屍體。

另外一個穿紅袍的書生，正與一個穿藍色箭袖衫的大漢相拚，大漢的一把大刀銀芒暴漲，凶焰閃爍，招招搠向書生的致命處。

書生已漸漸不支，仍奮力拚搏，眼見得書生已三處負傷，大刀正向他的腦門劈來。他已然沒有躲避之力了。只得嘆口氣道：「罷了，想不到我堂堂舉人竟死於强盗之手！」

那大漢聽他這麼說，倒把刀提起沒有砍下，冷哼一聲道：「哼，舉人？越是舉人越該殺，你們一旦當官，又多了一個魚肉百姓的貪官惡吏。」話聲一了，那柄大刀帶着滿腔怒火又抬高了數尺，挾着一股寒風，呼地朝紅袍書生砍來。

書生把頭一偏，斜身一躲，又拚着全力一招捧星攬月舉劍向大漢刺去。

大漢輕哼一聲，立即收刀向書生的那劍只一挑，劍即脫手而出，飛出丈許。在寶劍飛去的同時，大漢的大刀忽一招力劈泰山，向書生的面門劈來，速度之快只在瞬間。

眼看書生定會喪生於大刀之下，林邊的小童掩面驚呼：「啊！」

另一僕人亦驚叫：「公子！」

只聽噹地一聲，大漢那刀竟像長了翅膀直飛至林邊落下。大漢大驚，抬頭一看，眼前正站着一位英俊的美少年。

美少年拱拱手笑道：「壯士哥哥，得罪得罪！」嬌音婉轉悠揚悅耳。

大漢虎目圓睜發怒道：「我要殺盡天下惡吏，你爲何多管閑事？」

「壯士哥哥，別發怒。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是武林之道。不妄殺無辜，不以武驕人，亦是習武人之德。這位書生大哥，並非貪官惡吏，何罪之有啊？」

「你想救這位書生之命不難，贏得我手中大刀，一切依你，倘若輸了給我……」

「輸給了你怎麼樣？」

「看你這俊模樣，不忍殺你，給我响天雷吳健做個伴當。」

「响天雷！」名不虛傳，話聲如雷貫耳。

銀飛鷹聽了吳健的話，哈哈大笑道：「承閣下看得起，小弟倍感榮幸。不過要是你輸給了我呢？」

「我便做你的僕人，終身侍候你。」

「壯士哥哥，此話當眞，莫要後悔喲！輸了是要終身爲我當僕人的喲！」

「君子一言，駟馬難追！」

「好，出招吧！慢，讓我給你把刀撿來。」只見這美少年，用手一招，那林邊的大刀便已飛到了大漢手中。

那大漢又是一驚，這小子的內力已臻至極，但他並不服輸，呼地一聲將刀摔掉：「本人不用刀，就憑一雙肉掌，也能贏得你。」

「哈哈哈！壯士哥哥，小弟奉陪！」少年也以徒手與之相搏。只見那大漢雙掌齊吐，一招海底撈月，直向少年的下三盤擊來。這少年劈掌一揮，將他雙掌蕩開，在蕩開他雙掌的同時，掌隨身進，用穿心掌來個黑虎掏心，運掌之快，人所不及，大漢急忙閃身躲過，但布衫仍被掌風擊破。

大漢立即使出他的絕招——金剛爪以極快的速度向少年的肩井穴抓來。

這少年突然凌空一躍，像一隻展翅翱翔的銀鷹，凌空之際，一記追風懸空掌配着一招劈劍脚，上下齊吐，嘿地一聲，大漢的右肩左腿同時着招，仆地倒下。

白衣少年落下之時，大漢一躍而起，意欲出一險招給少年以致命一擊，誰知白衣少年趁落下之勢，又一窩心脚，踢在大漢的心窩。大漢一聲慘叫，蜷着身子滾在塵埃，口吐鮮血。

少年趕緊上前扶他坐起道：「壯士哥哥，得罪了，恕小弟失手！」又從懷中掏出一粒丹葯，送入大漢口中。

過了片時，大漢起立倒頭便拜：「公子好身手，小人佩服，甘願追隨公子左右，永遠服侍公子。」

「壯士哥哥，休得如此，小弟也佩服壯士的功夫不凡。剛才只是爲了救這位書生大哥，偶出戲言，何必當眞！哈哈哈，小弟告辭了。」

紅袍書生忙過來拉住美少年道：「小兄弟，你的救命之恩，在下一支笛賈宗將永世不忘，請恩人示姓名。」

美少年怔了一怔道：「一支笛賈宗？公子的令尊尊諱是不是一個滸字？」

賈宗道：「正是，恩人如何得知？敢是認識家父？」

「不認識，只是聽說過，至於我麼，人稱我銀飛鷹的便是。說到恩德，嘻嘻，賈兄言重了。濟人危難理所當然，何必言謝。」少年的燕語鶯歌，使吳健、賈宗怦然心動。

銀飛鷹又要走，賈宗見吳健還跪在地上，便道：「銀飛鷹小兄弟，這位大哥誠心誠意跟你，你就答應他吧。」

銀飛鷹也被吳健的眞情所動，忙道：「壯士大哥請起，想我銀飛鷹四海爲家，到處流浪，壯士跟着我，一者誤你前途，二者凶多吉少，小弟實感抱愧啊！」

吳健道：「我吳健，孑然一身，家境貧寒，才在此作些無本的買賣，實非得已。何況，君子一言，駟馬難追，我吳健豈做那無信無義之徒。莫非公子嫌我這落草之人，不肯收留？若果如此，小人自去。」說罷，站起要走。

銀飛鷹哈哈一笑：「也罷，吳健，我贈你兩句唐詩：『他時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好，你就跟着我這個小兄弟吃苦吧！」

吳健大喜，忙倒身下拜：「小人吳健，拜謝公子。」

銀飛鷹忙把他扶起來。

吳健見賈宗身上的刀傷仍在流血，甚是過意不去。又向銀飛鷹道：「求你也爲這位賈公子治一治傷吧。」

「好，賈兄，我給你施功療傷。」

只見銀飛鷹站定，閉目，丹田提氣。施完一遍功，賈宗的傷口業已止血，施完二遍功已痊癒。

賈宗大喜，他望着眼前這個美少年，心裡不由產生了戀戀不捨之情。他上前拉住銀飛鷹的手道：「小兄弟，我賈宗上無兄，下無弟，極想與你結爲異姓兄弟，不知你意下如何？」

銀飛鷹縮回手，俏笑一笑：「嘻嘻，賈兄乃舉人相公，又係鹽政史的貴公子，小弟只怕高攀不上。」

「賢弟休如此說，這是愚兄的肺腑之言，你千萬不要推辭。」

賈宗也不失爲一個魁梧俊秀的公子，一雙眼睛雖然不大，却神采奕奕，端正的鼻子，棱角分明的大嘴，給人一種純樸、誠摯之感。此時，他那雙有神的眼睛正定定地望着銀飛鷹，一臉虔誠之色。

銀飛鷹聽了他的話，抿嘴一笑道：「好，好，蒙賈兄錯愛，小弟從命就是。」

賈宗喜出過望，忙拉着銀飛鷹，撮土爲香，對天拜了三拜，結爲異姓兄弟，賈宗長銀飛鷹三歲，自然爲兄。

賈宗道：「賢弟，你如今欲往何處去？今後愚兄在何處能找到你？這一

別不知何日再相逢？」

「哈哈哈，大哥，小弟四海飄零，确無定居。人生何處不相逢？你我或許還有見面之時。」

賈宗又道：「愚兄奉父命赴京應考，賢弟若進京，定要去見我。切記！」

「好，小弟記住了，就此告別。」

「慢，愚兄兩個小僕，喪生于吳大哥之手，多了坐騎，送一匹給吳大哥代步，另外送給賢弟二百兩紋銀，爲旅途之資，望賢弟笑納。」

銀飛鷹也不推辭道：「謝兄長，吳健接過收好。」

「是。」吳健去賈宗管家賈仁手裡接過銀兩與馬匹。銀飛鷹向賈宗拱拱手：「大哥保重，後會有期。」他飛身上馬，揚鞭而去。吳健也縱馬趕了上去。

賈宗還痴痴地望着銀飛鷹去的背影出神。他自己也覺得奇怪，從來沒有人使他一見傾心，這個小兄弟却使他心馳神往，他的心似乎跟着銀飛鷹去了。

「公子，我們也走吧！」管家賈仁道。

賈宗恍然若失，無精打彩地令賈仁找人掩埋幾個僕人的屍體，然後快快地策馬而去。一路上還想着銀飛鷹，心想，他的眞名是甚麼呢？

* * *

銀飛鷹主僕二人來到巴郡地面，看到一個綠樹環繞的山村。銀飛鷹正待下馬進村，只見叢叢綠樹，烟霧彌漫，一股股焦糊味嗆鼻撲來。忙道：「吳健，不好，快走！」一陣辟啪嘩啦的响聲驟起，樹叢裡忽地竄出幾條大漢攔阻去路，喝道：「你們是甚麼人？留下名來。」

銀飛鷹冷笑數聲：「本公子向來不願留名，你又怎麼樣？」

「怎麼樣？只怕來得去不得！」

「大路通天，各走一邊，本公子既來得也就去得，走啊！」

那幾個人一聲呼哨，立即又竄出十幾條大漢圍了上來。銀飛鷹一聲嬌喝：「來得好！」他立即丹田運氣，雙掌一推。圍在他馬前的人紛紛被震開一丈有餘。他一帶馬繮，一馬當先衝了出去。

吳健竟被後面的幾個大漢纏住了。

銀飛鷹又返回來，雙劍齊吐，向圍着吳健的幾個大漢殺去，立即有兩名大漢圍了過來。一刀一劍，齊刺銀飛鷹的各處大穴。

銀飛鷹連嘿幾聲：「好哇，你們依仗人多，竟敢欺我銀飛鷹，本公子定叫你們有來無回！」

「銀飛鷹！」幾個大漢同時驚呼。

銀飛鷹雙劍貫注內力，時左時右，時上時下，身如矯鷹，忽起忽落，左旋右轉，直殺得兩名大漢氣喘噓噓。「嘿」地一聲一劍刺入一個大漢的胸膛，又隨着一聲「着」，另一名大漢左臂受傷。當那人愕然之際，銀飛鷹的劍風又到，大漢大驚，機靈地側身一閃，沒命地逃了。

銀飛鷹也不追趕，見吳健也已殺退他的對手，喝聲「走！」他一帶馬繮，白馬騰空躍起，一聲長嘯，帶着吳健的黃馬飛馳而去。跑出七八十里之遙，銀飛鷹與吳健均感口乾舌燥，腹中飢餓。來到一處山丘上，舉目四望，确信周圍沒有埋伏，銀飛鷹才下馬道：「吳健，休息一會。」

他們各自揀了一塊石頭坐下。

銀飛鷹道：「吳健，我如實告訴你，我乃湖廣知府李庭儒之女，父親被當朝奸賊陸懋宗陷害。父親遇害後，我與弟弟、母親逃了出來，逃了幾日，半道上又被清兵追趕，母親與我們走散，在河溶鎮弟弟又失踪。剛才去的是舅父家，看來舅父家也遭了株連，還不知舅父母的生死存亡。吳健，實情我都告訴你了，你還是不要跟着我這個欽犯吧！」

銀飛鷹雖在强笑，稚氣的臉上仍顯出無比的哀傷。

吳健嚴肅地說道：「小姐，如此說來你也是我的恩人。李大人也曾有恩于我，我豈能離你而去。即使有甚麼災禍，腦袋掉了也不過碗口大個疤，再過二十幾年，又是一條好漢。」

于是，他講了因殺了一個侮辱他母親的劣紳，被官府捉拿，定爲死罪。案子轉到李知府手裡，因查知那個劣紳爲富不仁，作惡多端，便將吳健無罪釋放。並贈以盤纏，命他回家葬母。到家後，得知父親亦憂慮而死，他就葬了雙親，決心做個草莽英雄，殺盡天下貪官惡吏。

銀飛鷹慨嘆道：「相逢何必曾相識，同是天涯淪落人。我能得你相助，自是高興。以後，我們就一起闖蕩吧。不過，我要提醒你，爲了江湖上行走方便，我是女作男裝，你要爲我保守秘密，仍然叫我公子。」

吳健嘻嘻一笑道：「我一見你就覺得驚奇，天下那有如此美的男子，原來你是女子。你放心，我永遠都叫你公子。」

銀飛鷹又道：「走，我們去各村轉轉，尋找母親和弟弟，順便買點東西吃。」銀飛鷹與吳健轉了好幾個村子，也沒有見他母親和弟弟。又向一個建在半山腰的村子走去。

這個村子有兩個大院落，周圍綠竹環繞，遮蔽成蔭，大門前各有一對神氣活現的石獅子。只見一個僕婦在林中井邊汲水，見了他就飛快地往院子裡跑去。

銀飛鷹道：「吳健，你在這裡等等，我先去看看。」他將白馬交給吳健，向大門口踱去。突然，幾支冷箭颼颼地朝他射來。當他騰挪躲閃之際，四周的冷箭更多了。帶着陣陣嘯聲，殺氣騰騰地將他罩在箭雨之中，他無法騰挪，只得拔出雙劍，舞得天衣無縫

，叮叮噹噹地將那些密密痲痲的箭杆盡皆撥落。箭雨仍舊繼續，他撥得火起，提起丹田之氣貫注劍鞘。說來也怪，那些飛來的箭竟自又射了回去，箭雨終於停了。

院門開處，出來一個五十開外的老人，正方臉，青布長袍，頭戴一頂紅頂瓜皮帽。看了一眼銀飛鷹道：「你是何處的小子，來敝莊撒野？」

銀飛鷹嘻嘻一笑：「你們無故亂箭射人，還倒打一耙，是何道理？」

那老人上下打量了銀飛鷹幾眼道：「公子到莊有何見教？」

銀飛鷹也瞪着一雙鳳眼不住地打量老漢道：「請問老丈可是姓趙，尊名趙財？你家主人可也是姓趙？尊諱軒宇的老員外？」

「正是，公子何以知道？」

「趙管家，你連我也認不出來了嗎？我是玉珠呀！」

趙財一怔，臉色一變，忙笑道：「啊……啊……怪道面善，是玉珠小姐。只是你這裝束……」

「別問了，快帶我去見舅舅。」他用內力傳聲向吳健道：「吳健，快，我找到舅舅了。」吳健欣然而至。

銀飛鷹與吳健來到正堂，墻上掛着一副折了翅膀搖搖欲墜的巨鷹畫。這是何故？舅舅最喜歡古代書法，怎麼不見掛字屏？他正想着，一位長髯老者，目光如電，勾鼻似鷹，臉頰削瘦，面帶病容，他來到銀飛鷹面前道：「你就是銀飛鷹、李玉珠小姐？」

銀飛鷹應道：「不錯，你是……」

「令舅命我在此接待你。令舅有事出門，不日即歸，請進後堂歇息。」

銀飛鷹與吳健來到後堂。那削瘦的老者將吳健領到另一處去歇息，銀飛鷹則留在後堂側的一間綉房裡。他放好包袱，腰掛寶劍，出得房來，又遇見那位削瘦的老者：「小姐要去那裡？」

「我去找管家趙財，讓他領我去見舅母、表哥。」

「趙財有事出去了，令舅母上另一座山莊去小住了。」

銀飛鷹暗暗一怔，又道：「那我去後山玩玩。」

「讓我陪陪小姐！」

「不用，你把吳健叫來，我讓自己的僕人陪我。」

「老奴陪你是一樣的。」

「不，不敢勞動大駕，你不去喊，我自己會去找他。」

銀飛鷹朝吳健去的方向尋找，背後傳來老頭的冷笑，他越來越覺得事情有異，他用內力傳聲逐間房子尋找吳健，可是，不見他的踪影。

他立即警惕起來，一會兒工夫，難道吳健就遭了暗算？他走出後門，上得後山，來到一棵大松樹下，從樹上突然跳下一個女人，喝聲：「那裡走！」一條彩帶捲了過來。

眼看銀飛鷹就要被捲中，只見他雙劍一劃，彩帶忽地一收，隨後又閃電般地捲了過來。銀飛鷹像一隻飛鷹飛了起來，雙劍合於右手，將彩帶一攬，左手接過帶頭，奮力一拉，未曾拉動。

使彩帶之人亦用力拉帶，彩帶被拉直像一塊堅硬的鋼條。銀飛鷹靈機一動，身形一晃之際，突然撒手。舞彩帶的女子收步不及，一下栽倒。銀飛鷹正想雙劍齊下，結果她的性命，豈知她一躍而起，彩帶復又捲來。銀飛鷹毫不怠慢，伸手接住彩帶，縱身一躍，站在一棵大樹上，將帶往樹上一掛，猛力一拉，那人猝不及防，竟被拉得吊了起來。因爲以帶爲武器者往往是將帶頭套于手腕上的，故突然被吊，便來不及脫手。銀飛鷹却握着帶頭跳到地上，一看那女子長得奇醜，碧目突出，一隻蒜鼻栽在一張柿餅的臉上，一頭灰白頭髮，猶如一蓬亂草。

銀飛鷹一聲斷喝：「你是何人？竟敢加害於我！」

「哼，我就是是醜仙女葛英。連你姑奶奶的大名你都不知道，還闖蕩甚麼江湖？要問我爲甚麼要加害於你嗎？很簡單。人都嫌我醜，我定要殺盡天下美女，以泄我心頭不平之氣，你係美女之首，我定要殺你。」

醜仙女葛英，「醜」名確鑿。請看她講話時，額頭上一條條皺紋叠起，使那張乾癟的柿子臉更是醜陋，說話聲音乾澀，嘶啞。

銀飛鷹看着他因不平而產生的仇恨表情，反倒產生了同情心。嘻嘻一笑道：「醜仙女，美與醜不過是人們自訂的模樣，我認爲一個人心地善良就是最美的人。你醜仙女本是好心腸人，怎麼會醜呢？一定是最美的人，你不要自己看輕自己。」

醜仙女最喜歡聽別人說她美。她高興地道：「你是挖苦我吧？」

「絕不是，我是誠心誠意的，心腸好的人就最美。」

「銀飛鷹小妹妹，妳快放下我，我要與你結爲異姓姊妹。」

銀飛鷹想起小時聽師父說過，有一個醜仙女，本領了得，任何一種繩索都捆她不住。因道：「你不是自己也會下來嗎？」

「對對，我倒忘了。」醜仙女將身向上一提，手便滑出繩套。再跳在地上，收了彩帶，便與銀飛鷹結爲異姓姊妹。她足足長銀飛鷹二十五歲，已進入不惑之年了。

銀飛鷹親切地呼之爲「大姐！」直樂得她眉開眼笑。

醜仙女道：「小妹，你目前的處境確很危險，此處本是令舅的避暑山莊，前日被老魔頭徐垣所佔，他們控制了令舅的管家，要將你們一家與令舅一家一網打盡，捉住你們，進京領賞，他知你本領高强，故約我來一起對付你們，準備今晚動手，誰知你竟跑到此處來遇見了我，合該那魔頭倒霉。你舅父、舅母、表哥與你母親以及丫環僕人全被關在石窟裏。」

銀飛鷹暗忖：怪道前廳掛着折翅的巨鷹，原是爲挫我的銳氣的。不管這些，先找到母親、舅父再說，因問道：「母親已來了？大姐知道石窟的地方嗎？」

「我知道，在冷焰石窟。」聲如巨雷，從背後傳來。原來是吳健在後面接口答應。

銀飛鷹嗔道：「吳健，你不會小聲點。我在滿屋子找你，你怎麼在這裏？」

「公子，此處住不得，是一個陷阱。開始，他們把我領進一間書房，遞給我一杯茶，我一看茶水有異，假裝喝下，倒頭便睡。聽一老者說，讓他們緊守冷焰石窟，不讓趙老頭跑了。他們把我抬到後山另一石窟中，又給我嘴裏塞進一粒葯，我含在嘴裏，等他們一走，我就吐了出來。逃到這裡，又不敢走，不知你的下落，正想進屋去找你，就見你出來了，我悄悄躲在樹上等你。」

吳健一頓，又道：「公子，你聽！」

銀飛鷹與醜仙女果然聽見一陣脚步聲。有一個蒼老的聲音道：「分散搜，搜到就報信！」一陣脚步聲向他們這裏來了。

銀飛鷹道：「看來，我們得設法救出舅父母及母親他們，消滅老魔頭。吳健，你知道地方，你領路！」

醜仙女道：「不，小妹，吳健只聽說地方，並不知路徑，我給你們帶路。」

「謝謝大姐！」

習武之人，也就這麼怪，醜仙女適才與銀飛鷹誓不兩立，此刻，已成爲他的忠實幫手。醜仙女在前面按照林中石頭擺向轉彎，轉了七個彎，便到了一座圓形堡壘面前。

醜仙女道：「你們先隱蔽起來，見門開了，便跟我進去。」

醜仙女在石堡前大聲呼喝道：「呔，開門！本醜仙來了。」

石門呀地一聲開了，出來一個大漢，向醜仙女一揖道：「仙姑何事？」

醜仙女的拴魔彩帶一甩，將那大漢裹住，提起懸空一抖。大漢噗地一聲跌在地上，身子一挺不動彈了。銀飛鷹、吳健早已來到醜仙女身邊。醜仙女一揮手道：「進洞！」

三人魚貫而入，石洞外窄內寬。沿進洞的石路，上方岩壁上均點着火把，走到一個拐彎處。醜仙女一擺手，銀飛鷹、吳健立即停止前進。

醜仙對內喊道：「我是醜仙，進來有事。」

暗處又走出一個大漢道：「仙姑請進。」

「好！」醜仙女好字一出口，口到手到，一掌將那大漢擊斃。他們又轉了兩道彎，又擊斃了兩個大漢，來到一個火洞裡。趙員外夫婦、銀飛鷹的母親趙氏以及表哥、丫環、李府管家李明成等都在。

銀飛鷹上前道：「舅父、舅母、母親你們都受苦了，孩兒來遲了。」

「砰！」地一聲，一塊巨石自上落下，向銀飛鷹砸來。

吳健還來不及將「啊！」字喊出口，只見銀飛鷹的身子一閃，雙掌運力一推，竟將巨石推偏了兩尺許落在地上，未曾傷人。立即，兩把飛刀從左右兩側向銀飛鷹扎來。

銀飛鷹竟一左一右用兩隻肉掌將刀接住。

醜仙女嘿了一聲道：「好個混蛋，給仙姑奶奶滾下來！」只見拴魔彩帶一飄，即裹下一個人來，原來是石洞上方的一個暗哨。

醜仙女將彩帶一抖，將那人抖落在地，跌得喊爹叫娘，她又將他捲起，高高地向石壁猛砸，那人立即頭破血流，一命嗚呼。

銀飛鷹忙道：「大姐，勞你駕在前面開路，吳健居中保護舅父母、母親，我與表哥斷後。」

醜仙女道：「好！」

一行人從洞中出來，老魔頭徐垣領着人也剛趕到，他將魔杖一擺道：「哈哈！哈哈！你們跑不了！」

醜仙女也一陣哈哈道：「跑不了的是你，不是我們。看招！」她一揮拴魔彩帶，捲住魔杖，只一拖，豈知那魔杖猶如生了根一般，紋絲不動。

老魔頭一張三角臉，凶狠猙獰，哈哈一陣奸笑道：「醜女，你是活膩了，想與老夫爲敵？原先你我的誓約，你也不遵守了？」

「哼，遵守你的誓約？我醜仙還不是那種善惡不分的人，請你魔頭嚐嚐我拴魔帶的厲害！」

醜仙女奮力抖動拴魔彩帶，一招金絲纏柳，直向老魔頭捲來。

老魔頭不慌不忙，用魔杖將拴魔帶一絞一拉，把醜仙女拉得直打趔趄。

吳健忙趕上前一把拉住醜仙女，舉刀向魔頭砍去，一招泰山壓頂，直劈老魔頭的三角臉。

老魔頭收杖一擋，刀杖相撞，電光石火四迸。醜仙女趁機一招黑蟒纏腰，對準魔頭攔腰一捲一拖。

老魔頭猝不及防，踉跟後退。

醜仙女從腰際抽出一把短劍，揮劍向魔頭的後心插去，眼看短劍即將透胸。

魔頭也眞了得，他忽覺背後有風，忙將身一挫，躲過了這一劍，反手一杖。

醜仙女何等機靈，忙閃身一側，拴魔帶又起，又使一招黑蟒纏腰，捲住老魔頭，將他翻了個身。可是老魔頭一個柱定金，一翻身過來便牢牢地站定，魔杖隨之向醜仙女狠搠，一招

餓虎撲食，眼見醜仙女的腦袋就要開花，吳健一聲暴吼，刀風驟至。逼得老魔頭不得不半途收杖，杖風暴漲，狠撲吳健的下三盤。銀飛鷹倏至，用夜芒劍來一招秋風吹勁草，盡力一揮，卡察一聲，魔杖立斷。魔頭大怒，雙掌怒吐，一招翻江倒海，同時向銀飛鷹的上下翻抓。

銀飛鷹「嘿」地一聲嬌喝，一招追風掃月，雙劍劃向魔頭的雙腕，這一招他並未使老，待魔頭縮掌變招之時，雙劍又猛刺他的腋下大穴。就在魔頭又使掌護穴時，雙劍招數又變，一招蜻蜓點水，怒刺他的肩井穴。

魔頭一驚，變招已是不及，正待矮身避招，哪知左肩井穴早中一劍，鮮血湧流，急忙虛晃一掌，跳出圈子，想逃之夭夭。

「那裡走！」醜仙女一聲斷喝，拴魔帶早到。老魔頭滑如游魚，早游身躲過，隨之金光一閃，「啊！」地一聲，醜仙女着了魔頭一鏢。

銀飛鷹大怒，晃身追上，追風劍脚上下齊吐，魔頭只得佇足接招。

吳健已追了過來，擧刀便砍。斜刺裡一個鷹鈎鼻的削瘦老者刷地甩出一張彎弓擋住了吳健的大刀。此人正是接待他們的那位削瘦老者，吳健擧刀與之廝殺起來。

那銀飛鷹一對夜芒劍逼住老魔頭。按說老魔頭的武功與銀飛鷹正是棋逢對手，但他隻手難敵六拳，見銀飛鷹了得，又有兩個高手相幫，先自氣餒，只想尋機逃脫，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豈知分神之際，肩井中了一劍。

銀飛鷹欲報傷他大姐之仇，劍招一招狠似一招，老魔頭奮力接招，伺機反撲。銀飛鷹却不讓他佔半點便宜。又鬥了百餘合，老魔頭流血過多，立足不穩，被銀飛鷹一劍刺中胸膛，眼見得不能活了。

吳健的大刀與那張弓正在硬碰硬，撞得火花四濺。

銀飛鷹一揚手，手傷弓脫，吳健大刀猛砍，亦結果了他的性命，其他殘衆，見勢不妙，早已逃散。

他們趕忙來看醜仙女，只見她面色鐵青，雙目緊閉。銀飛鷹大驚，呼道：「大姐，大姐！」

醜仙女微微睜眼道：「銀飛鷹小妹妹，我能得你守在身邊死去，也心甘情願……」

銀飛鷹道：「大姐，你不會死的，我們能救你……」

「小妹，別說傻話了，我中的是一支見血封喉毒鏢，我用內力維持，是想……是想與你說幾句話。告訴你，我並非女子，實乃男人，皆因被一美女所弄，我殺了她，奪了她的彩帶，男扮女裝殺盡天下美女。一見你之後，我改變了主意，你是一個冰清玉潔的仙子，我願終身做你的奴僕，誰知我沒這個福份，能爲你而死，我……足……夠了。」說罷，响起一串哈哈，當哈哈聲戛然而止時，醜仙女停止了呼吸。

吳健與銀飛鷹掘了一個坑將他掩埋，說道：「大姐，你安息吧！待小妹有了安身之處時，再來收殮你！」

趙軒宇道：「玉珠，走吧！我們回莊去看看。」

銀飛鷹的母親趙氏問道：「玉珠，你弟弟呢？」

銀飛鷹黯然道：「在河溶鎮丟失了，我到處尋，也沒尋着，才又尋到這裡。」

趙氏一聽哭道：「你把弟弟丟了，還有臉來見我？你立即去給我找，找不到弟弟，你也別來見我。」

銀飛鷹只得辭別舅父母及母親、表哥，與吳健又下山去找弟弟。

表哥趙武英道：「表妹慢走，我與你一同去找表弟。」

趙軒宇道：「吾兒還是別去的好，你的武功太差，不僅不能幫表妹的忙，倒成爲她的累贅。」

趙武英不再做聲了，只默默地目送表妹的身影在暮色中消逝。

* * *

銀飛鷹與吳健趕了一夜的路，黎明來到宜昌。他們在各家店鋪前踟躕。碼頭邊有些客店、飯店爲早行趕路趕船的人備餐。店鋪裡還燈火通明，銀飛鷹與吳健這裡坐坐，那裡走走，打聽不到一點消息，直到晌午，人們午飯後，都在閒聊。

一個小飯鋪的女老板，正在與顧客們打着哈哈，銀飛鷹上前問道：「老板娘，你見到過一個十二、三歲的圓圓臉，身穿青緞長衫的男孩子嗎？」

老板娘想了一想道：「前天是有一個孩子哭哭啼啼的被兩個大漢帶着，在我這裡吃了一頓飯，就坐下武漢的船走了。」

「那孩子甚麼樣？」

「啊……是穿的青緞長衫、瓜皮帽、圓臉……」

有了下落，他們就走進一家飯店吃飯，選了一張靠窗的桌子坐下。鄰桌坐着一個穿青袍的書生，白淨面皮，一雙劍眉高挑，大眼目光炯炯，鼻若懸膽，唇似塗丹，眞乃是英俊蕭灑的一個書生，身掛寶劍，又似孔武豪爽的劍客，身邊還放着雨傘包裹，看來也是一個趕路人，只是這人總是不斷地打量銀飛鷹。

銀飛鷹心中有事，也沒去留心，匆匆吃罷飯，出門趕路。

來到市場東頭，那裡正圍着一圈人，一陣陣咽咽哀哀的哭聲自圈中傳出，銀飛鷹好奇，吳健亦是一個多事的人，他們撥開人羣，往裡面一看，立即火冒三丈。

一個十六七歲的小姑娘跪在街旁，面前攤着一張紙，上寫「賣身葬父」幾個大字。

一個肥頭大耳，身穿綠袍的少年正在戲弄那姑娘。他搖頭晃腦道：「不要錢，我就揀個便宜，以你這副窮酸樣，還要賣錢！哈哈哈！」他邊說邊用手指去刮那姑娘的臉蛋。

這姑娘羞得滿面通紅，發話道：「我父死無錢安葬，才出此下策，似你這樣的人，想買，我還不願意去呢！」

綠袍少年惱羞成怒，呼地摑了姑娘一嘴巴，道：「你還敢頂撞本公子，本公子偏要了妳，來人啦！把她帶走！」四五條大漢一擁而上。

豈知這姑娘也不是好惹的，她一躍而起，雙拳勁出，右腿橫掃，竟把那四五條大漢打得東倒西歪，連連後退。

這綠袍人一聲大吼：「嘿！」雙拳直向姑娘罩來，一招衆星捧月，向姑娘的兩腮猛擊。

姑娘向後一仰身子，隨之後退幾步，躲過一招。

綠袍人又突地躍起，雙脚向姑娘的頸脖夾擊。

姑娘雙拳一推一招水中分月，化解了這一招，已是香汗淋漓，看看招架不住。

綠袍人招招進逼，一拳是向姑娘當胸猛擊，卜通一聲，姑娘突地倒地，綠袍人兔起鶻落，雙脚又向姑娘踢去，這一踢，賣身姑娘即使不成肉餅，也會命喪黃泉。

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只聽一聲斷喝：「休要逞凶！」一道白光，飛向綠袍少年，綠袍人哎喲一聲，早已跌落二、三丈以外，撞在圍觀人身上，卜通跌在地上。

十幾條大漢一齊向銀飛鷹撲來。吳健早已按捺不住，「嘿！」地一聲大喝，猶如晴天一聲霹靂——吳健眞不愧爲「响天雷」，他揮動大刀，銀光閃閃直向冲上來的大漢砍去。

銀飛鷹一支劍當空一抖，劍芒暴漲，破空生嘯，撲上來的大漢無一完人，不死即傷。頃刻間，看熱鬧的盡皆散去。

銀飛鷹拉起地上女子，一躍上馬，飛馳而去。白馬銀鞍，白衣白裳，一隻銀鷹展翅飛翔。

人羣中有人驚呼：「銀飛鷹！」

他們奔出三四里外，銀飛鷹跳下馬來問道：「姑娘尊姓大名？爲何父死無葬費？」女子也滾鞍下馬，雙膝跪下道：「謝公子救命之恩。小女子姓匡名眞眞。因我會彈琴，人都稱我玉琴仙女。小女子係山東人氏，與父親賣唱至此，不幸父親病逝，無錢安葬，又欠店錢，才去賣身的。」說罷大哭。

「姑娘快請止悲，令尊現在哪裡？」

「客店無法容身，早已搬到鎮外一座小廟裡。」

「既如此，先葬你父親。」銀飛鷹轉身對吳健道：「吳健，你帶着銀子去將匡姑娘的父親安葬了回來，我與匡姑娘在前面河溶鎮等你。」

「是，公子！」吳健答應着。

匡姑娘却說：「公子，我要隨吳大哥前去葬父，以盡我的孝心。」

銀飛鷹道：「你去，若那斯又來糾纏如何是好？」

匡姑娘笑道：「安葬父親本是小女子應盡的孝，那斯若來，我就與他們拚了。」

「也罷，我們一道去走一遭。」銀飛鷹又伸出手去拉匡姑娘。

匡姑娘一縮手道：「公子我……男女有別……」

銀飛鷹吃吃笑道：「匡姐姐，別怕，我不會吃了你。」

伸手只一扯，便將匡姑娘扯在自己的身後坐好。又策馬飛馳。

吳健奉命去買棺木，豈知那棺材舖聲稱：「史公子交代過，不准賣給你們。」

吳健火起，將大刀往老板脖子上一架說：「你賣，還是不賣？」老板嚇得渾身發抖，連聲道：「好漢饒命，小人賣……賣……」

吳健將刀輕輕一按，又道：「快吩咐，抬一口上好的棺木到市外小廟裡去，慢一步，小心你的狗頭！」

棺木抬來，安葬已畢，匡姑娘痛哭一場，銀飛鷹道：「匡姐姐節哀，人死不能復生。不知你今後作何打算，若想回家，我送你盤纏，若投親靠友，我們幫你尋找。」

匡姑娘雙膝跪下，對銀飛鷹拜了兩拜道：「公子厚德，恩重如山，小女子粉身碎骨無以爲報，如公子不嫌小女子笨拙，願做公子的丫環僕婦，永遠服侍公子。」

銀飛鷹爲難道：「匡姐姐快起來，想我爲人排憂解難，非爲一己之私。你這樣說，倒顯得我太鄙薄了。再者，我們東奔西跑，四海爲家，你一個女子恐難相跟，我送你些銀兩，你還是回家去吧。」

哪知匡姑娘聽了這話，止住了的眼淚又刷刷地流下來了。她哭着道：「我母親早逝，父親又亡，我……我那裡還有家呀？公子如不肯收留，我只好一死了之……」說罷又哭。

吳健看她實在可憐，對銀飛鷹道：「公子，這匡姑娘確實可憐，就收下她吧。」

銀飛鷹想了想道：「你今年多大，曾訂婚否？」

匡眞眞道：「小女子今年十七歲，未曾許婚。」

銀飛鷹望望吳健，黑紅的四方臉，五官端正，五短身材，渾身透着憨厚、善良、粗魯的氣質。又看匡姑娘，微黑的瓜子臉，眉目清秀，哀傷中透着嫵媚，窈窕身材，也楚楚動人，一看便知是一位聰明賢慧的女子，兩人相配眞乃天作之合。

他們兩人被銀飛鷹看得不好意思地紅了臉，吳健嘿地笑了道：「公子爲何這般看我們，不認識嗎？」

銀飛鷹哈哈大笑：「我看你們是天造地設的一對，我想作成你們，把匡姐姐許配我這吳大哥。匡姐姐，你看怎麼樣？」

「公子……你……」吳健憨憨地笑着，匡姑娘羞紅了臉，低下頭，一隻手撫弄着自己的衣角。

銀飛鷹哈哈地一笑，又道：「匡姐姐，你說話呀！嘻嘻嘻，你別害羞，我這位吳大哥是粗魯點，可是個好人，不過，你如不願意也不勉强。」

匡姑娘紅着臉道：「但憑公子作主。」

銀飛鷹把匡姑娘的小手拉過來放在吳健的粗大手掌中道：「好，就這麼訂了，等以後事情稍事寧靜，就給你們完婚。時間不早了，我們趕路吧！」

銀飛鷹仍舊與匡姑娘共一騎，飛速地向鎮外馳去。當他們跑出墳地一里許，只見飯鋪中見過的那位英俊瀟洒的書生正與那綠袍公子帶的人廝殺。一些大漢見了匡姑娘，一起圍了上來，銀飛鷹雙掌怒吐，震得圍上來的幾名大漢，連連後退。書生趁機雙指如戟，將幾個大漢點倒。

銀飛鷹展劍一挑，刺倒了近旁的一名大漢，奪過他的馬繮往身後匡姑娘懷中一塞道：「跨過去！」匡姑娘立即騎上了奪來的那匹黃馬，銀飛鷹又挑下一人將繮繩往還在那兒戀戰的書生身上一甩道：「走吧，義士！」

書生接住繮繩，飛身上馬，反手一劍刺倒追他的一人，跟着銀飛鷹絕塵而去。

他們一氣奔出了百十來里，銀飛鷹停下馬來道：「嘻嘻，這位書生大哥，你怎麼跟我們來了？」

書生道：「不是你叫我來的麼？」

銀飛鷹忙雙拳一抱道：「剛才甚是唐突，未得尊兄同意，就把尊兄引到這裡，小弟特向尊兄請罪了。請問兄長尊姓大名，爲何與那些人打起來了？」

青袍公子嘿嘿一笑道：「我見公子行俠仗義，救這女子幫她葬父，心甚感動。公子正幫這位姑娘葬父時，史刁那廝又帶人來了，爲了不讓他去搗亂，我便攔住了他們。」

銀飛鷹哈哈一笑道：「尊兄與我等是志同道合了……哈哈哈……」

青袍書生也哈哈大笑，那笑聲洪亮豪邁，似鴻鵠引吭長歌，笑罷一頓道：「正是正是，你銀飛鷹做出了表率，我豈能不學學。」說罷又笑。

銀飛鷹也格格地笑個不停，她那銀鈴般的笑聲清越脆响中還帶着幽香，引得吳健、匡姑娘不由得都笑起來。

書生又道：「只是有一事不明，不知可否相問？」

銀飛鷹笑道：「尊兄有話請講。」

「在下見公子的劍路頗爲熟悉，不知尊師何人？公子身上有股幽香，可是……」

「可是甚麼呀？」

「可是胎中來？」

銀飛鷹一聽暗忖：「是了，他的劍路我也熟悉，好像是與我同出一個師門，不妨以問代答道：「尊兄的劍路，小弟也頗熟悉，不知尊師何人？要問小弟身上的香味的確係胎中帶來，不知尊兄何以動問？」

書生毫不猶豫地答道：「在下的師父係峨嵋四傑之首的智仙道長。在下名周書敏，是家師的二徒弟。上有師兄，下有師妹，家師道師妹目前有難，命我下山尋找師妹，我師妹身上亦有胎中帶來異香的特徵，故此相問。」

銀飛鷹一聽，眼圈不由得一熱，眼淚也差點掉下來了。他連忙裝着擦眼睛的灰塵，用手帕拭淚，復强忍眼淚道：「尊兄找到師妹了嗎？」

「快別提起，在下到師妹府上，他家果遇難。據說師妹已逃出，不知去向。如今我雲游四海，務必找到師妹。」

銀飛鷹深感師兄的深情厚誼，但他不說破，嘆了口氣道：「難啦，人海茫茫，尊兄上那兒去找啊？我也是去找弟弟的，尊兄與我等同行如何？路上也好相伴。」

書生道：「能與貴主僕相伴，實乃在下求之不得的，不知公子怎麼稱呼？」

「人稱我銀飛鷹，這位是响天雷吳健，這位是……」

「這位匡姑娘我已認識。只是銀飛鷹與在下的霹靂劍相似，只是江湖上送的大號，銀飛鷹閣下的眞名呢？」說罷又哈哈大笑。

「嘻嘻嘻，這有甚麼，名字不過是一種符號，要不要何妨。尊兄眞要知道，說也無妨。小弟姓李，單名一個『金』字。」

書敏笑道：「好一個金、銀，你的名字又美又富，在下佩服公子的人品武藝，我們結爲異姓兄弟如何？」

銀飛鷹忙笑道：「好好，承蒙周兄雅愛，小弟從命。」周書敏忙拉過銀飛鷹撮土爲香，對天拜了三拜。書敏長銀飛鷹三歲，自然爲兄。

「敏哥，我們此行是去武漢，既找我的小弟，也找你的師妹，如何？」

「好吧，愚兄陪你走一趟。」一行四人隨即出發。書敏與銀飛鷹並轡而馳，書敏嗅着銀飛鷹身上的陣陣幽香，頓覺心清神怡。他笑着對銀飛鷹道：「賢弟，你身上眞香，而且你面容嬌美，若穿女兒裝，一定是國色天香。」

銀飛鷹不覺臉紅了，吃吃一笑：「敏哥眞會開玩笑。你眞壞，我不跟你走了。」說罷催馬上前。

書敏也笑着趕了上去又問道：「賢弟，你的師門還沒告訴爲兄哩！」

銀飛鷹一笑道：「家師曾叮囑，不准隨便說他老人家的名諱，請敏哥原諒。」說罷調皮地望一眼書敏又道：「敏哥，你能原諒嗎？」

書敏道：「當然，當然，豈能强人所難。」

一行四人說說笑笑，行得更快，不覺已紅日西沉，玉兔東升，只得在沙洋住一宿。吳健去客店要房間，銀飛鷹、周公子、匡姑娘各住一室。

雖說連日奔波，銀飛鷹仍然輾轉難寐。想到師父，他的思念之情頓生，他幼年時病不離身。五歲那年，元宵佳節，老僕李升背着他去看燈。遇見一個道人，從老僕背上將他抱了過去，仔細看了看他，後又跟着來到他家，那道人對他父親說：「李大人，恕我直言，女公子必須習武，方能自得，否則恐遭夭折。」

於是銀飛鷹就拜了智仙道長爲師，習藝三年，智仙道長集各家之長，利用銀飛鷹身輕如燕的特點，着重教他懸空追風掌、劈劍脚。劍招不拘一格，靈活多變。故銀飛鷹之招數無人識荊，他却能用無窮變化之術破各家之招。師父不僅教他習功，還教他醫理。臨離師父時依依不捨之情記憶猶新。如今師父遠在千里之外，却念念不忘他這個關門弟子的安危，怎不令他感慨萬端？書敏師兄對自己一往情深，可目前自己却不能對他表白身份。師父的愛，師兄的情，父親的喪生，弟弟又失踪，如此種種，使得他潸然淚下。銀飛鷹畢竟還是個孩子，想着想着，連日的疲勞使得他酣然入夢。這一睡便有痲煩。

周書敏在牀上輾轉反側，他眼前的銀飛鷹忽然幻化成師妹李玉珠。嬌美的容貌，遍體的異香，眞使人情不能已，旖念紛飛。他想，我要是個女子定嫁給他；他要是個女子，我定要娶他。可是……意念之間，陡地增添了無限煩惱，牀板上如有針芒，怎麼也睡不成了，他索性起牀出去轉轉。

他出得門來，順手門門，來到月色融融的漢水岸邊。一輪銀鈎，映在澄清的水裡，光芒閃閃，漾起萬道清輝，他不由得聯起了幾句詩：「月明心境闊，波漾滿河星。欲進清輝裏，隨君萬里行。」他從腰間抽出劍，邊舞邊歌李白的峨嵋山月歌：「峨嵋山月半輪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

想起師父交代自己尋師妹的任務不能完成，心裡無限惆悵：師妹啊，你在哪裡？不知怎地，他又想起了銀飛鷹。他的特徵與師妹何其相似啊！可他偏偏是個男子。舞了一回劍，也覺得索然乏味，又慢慢地踱了回來。

只見自己房門前人影一閃，頗覺懷疑，就悄悄地跟了過去。那人影一晃不見了。他到處搜尋，仍不見踪影。他去看銀飛鷹他們的房門，大吃一驚，房門洞開，人影全無。他們難道遭到了不測？他突然覺得他們的房間內均有一股暗香襲來：「不好，迷魂香。」銀飛鷹小兄弟、吳健、匡姑娘恐怕遭暗算了。這家客店難道是一家黑店？他去尋店家，哪裡尋得着，他們三人究竟到那裏去了？

冒死救弟　遇險拜師

周書敏不見了銀飛鷹他們，隨即衝出客店，隱隱聽到廝殺之聲。忙尋聲找去，只見月光下一羣人在毆鬥。一個嬌小的身影被好幾條大漢圍着，那身影似搖搖欲倒。書敏近前一看，正是他的小兄弟銀飛鷹，不由得大驚，小兄弟的武功了得，怎麼被這幾個武功平平的人打得搖搖欲墜呢？他猛地想起，小兄弟一定中了香毒，這種香毒中深了還有性命之虞。他猛力衝進人圈大喊：「兄弟，我來了！」提劍猛掃，劍風虎虎，捲地而來，銀芒萬點，罩頂而下。殺得那些大漢東倒西歪，最後一人慘叫一聲，腦漿噴流，死於周書敏的劍下。

銀飛鷹搖晃了幾下，終於支持不住，倒在地上。

書敏撲上前去，抱起他大喊：「兄弟，小兄弟，你怎麼啦？」銀飛鷹微微睜開眼道：「敏哥……快追……救吳健……匡姐姐……」

書敏此時見自己心愛的小兄弟這個樣子，直如萬箭穿心，恨不得自己去替了他。又聽他叫自己去救吳健、匡姑娘，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如果不救吳健他們，他們兩人定遭不測；如若去救，小兄弟怎麼辦？忽然想起臨下山時，師父給他的「百靈丹」解百毒的藥。急忙摸出，放一粒在銀飛鷹嘴裡，又運功幫他吞下。這藥還得半個時辰能奏效，但書敏等不及了，他牽過兩匹敵人的坐騎，抱起銀飛鷹躍上馬背，把他攬在自己懷裡，後面帶着一匹空馬，飛馳而去。不久，銀飛鷹在馬背上醒來，見自己坐在書敏的懷裡，嗅着男子漢特有的溫馨，羞得滿面通紅：「敏哥，快，放我下來！」

「不行，你身體還沒有復原哩！」

「我好了，不礙事了。」銀飛鷹跳下馬來，騎上後面那匹馬，策馬急馳，與書敏並轡追去。

「敏哥，你看見吳健他們了嗎？」

「我在給你餵葯時，敵人帶着他們已跑遠了，此時大約快到拾迴橋了。」

「那我們快追，一定要追上！綁架我們的是史家的護院，一定會向宜昌方向去的！」

他們快馬加鞭，八隻馬蹄掀起了漫天灰幕。此時，碧空幽邃，玉兔西沉，東邊天際微現魚肚白，天將破曉。他們一直追到十里鋪，只見一家飯店門前拴着幾騎馬。

馬上還捆着兩個人，一看正是吳健、匡姑娘，他們大喜過望，飛速來到飯店門前，剛想去救吳健、匡姑娘，颼颼兩聲，店內飛出兩隻暗器，直取銀飛鷹、書敏的頭。

嗤嗤、噗噗，銀飛鷹、書敏分別撥掉了暗器，猛然，店內又飛出五大

條大漢。三把刀，三支劍，齊向銀飛鷹、書敏又砍又刺。

他們兩人不慌不忙揮劍迎敵，這幾個武功平平的傢伙，銀飛鷹，書敏哪會放在眼裡。鬥不上三合，書敏生擒一人，刺傷二人。

他用劍一挑吳健身上的繩索，挑過繩頭，只一扯，便將繩子扯來，吳健跌在地上，他暫時無法顧及，先用繩子將俘虜捆住。

銀飛鷹也刺傷兩人，剩下一人見勢不對，慌忙溜了。

他倆也不追趕，忙救起吳健、匡姑娘，餵下解葯，等待他們蘇醒，就在這家飯店用過早餐，他們將俘虜帶來審問。

那俘虜雙膝跪下道：「小人有罪，公子開恩。」

銀飛鷹道：「快說，你姓甚名誰，受何人所使？」

「小人姓江名辰。因小人會雕一手好玩藝，尤其會雕龍，人稱我小神雕便是。是史大公子，史延派我們來的。先買通店家用迷魂香毒倒你們，再……那知……」他用手一指書敏，接着道：「這位公子不在屋子裡，銀飛鷹公子却又能用內力拒毒。」

吳健舉起大刀猛喝一聲：「公子，把他宰了算了，何必與他白費口舌！」

江辰連忙磕頭不迭：「公子開恩，公子開恩，我是不得已……」

銀飛鷹忙攔住吳健道：「我們不殺你，你也要分清是非，不要助紂爲虐，替史延危害鄉里。如若不聽忠言，再碰到我們手上，嘻嘻，你的腦袋可要搬家的喲！」又對吳健道：「吳健，送他五兩銀子，讓他去做個良民。」

吳健極不情願地給了他五兩紋銀，揚手一揮道：「滾吧！」

江辰磕了幾個頭爬起來一溜烟地跑了。

他們四人掉轉馬頭，向漢江邊飛馳而去，銀飛鷹與周書敏仍並轡急馳。他忽然發現書敏的胸前有一片血迹，忙問道：「敏哥，你受傷了？」

「沒有啊，殺那幾個毛賊哪會受傷？」

「那你的胸前爲何有血迹？」

書敏一看，果眞有血迹，雖然不大，却也很顯眼，忙用手按一按胸部，沒有絲毫疼痛之感，他笑道：「我眞未受傷！」

匡姑娘一指銀飛鷹道：「公子，是你自己負了傷，看你的左臂！」

書敏偏頭一看也失聲叫道：「小兄弟是自己負傷了。」

書敏胸前的血迹原來是抱銀飛鷹時沾上的，當然不會有疼痛之感。書敏看看銀飛鷹的傷處道：「快下馬，我給你包紮。」

他們來到路邊的樹林裡，書敏要幫銀飛鷹裹傷。銀飛鷹道：「我自己來吧，我會裹。」他用右手摸出金創葯，把衣袖挽高，將葯敷上。

嘶地一聲，書敏已撕破一件舊汗衫，不由分說，拉過銀飛鷹的胳膊就裹了起來。裹好後，用手摩挲着那像白玉般的胳膊，久久不放。口裡喃喃道：「賢弟，你這手臂眞美，柔軟潤滑，幽香撲鼻。」說着就把那隻手臂捧到鼻子底下只顧嗅個不住。銀飛鷹一下子把手臂縮了回來道：「敏哥，眞不害羞，我以後再不准你碰我的胳膊了。」

書敏忙哀求道：「賢弟，你又不是一個姑娘，有甚麼好害羞的，你別動，我運功給你療傷。」

吳健見了，只在那裡偷偷地笑。約莫一個時辰，書敏說了聲：「好了，你自己運運氣。」

銀飛鷹一運氣，周身舒坦，內力頓生。大喜道：「多謝敏哥！我完全好了。」

匡姑娘道：「公子，你的衣服血迹斑斑，應該換一下。」

「好，你們等一等，我到那邊去換一下衣服。」待他換好衣服，走出樹林，書敏也換好衣服，他們一行四人，繼續向漢江邊疾馳。

到沙洋吃過飯，雇了兩條大船渡人渡馬，正準備過江，吳健道：「公子，那店家實在可惡，我去殺了他來。」

銀飛鷹道：「吳健，得饒人處且饒人，我們趕路要緊。」正說着，忽見一騎飛至：「公子……公……子……」待那馬來到銀飛鷹跟前，那人滾鞍下馬，原來是江辰，他氣喘噓噓道：「公子，你們快走，刁鑽子史延請了一位武林高手，要把你當欽犯捉拿，我是冒死前來報信的。」說罷翻身上馬，揚鞭而去。

他們即刻上船，剛剛過河，追兵已至江對岸。一個道人在江邊大喊：「銀飛鷹，聞你是條好漢，有本事的留下來與貧道過幾招。若還贏得，就放你走，若是輸了就拿你的頭來。」說來也怪，道人說話時，陡起一陣狂風，那風竟像一隻傳聲筒，把那道人的聲音清晰地傳了過來，這種傳聲法世上罕見。

銀飛鷹亦用內力傳聲道：「道長就請過來吧，小生恭候。」

吳健道：「公子，我們還是走吧，何必與他糾纏，誤了我們的大事。」

銀飛鷹吃吃一笑道：「我們如果走了，豈不只留他一個人在此顯威風？」

「好，君子一言，駟馬難追，你可不能溜啊！」那道長早已坐在船上，又大聲喊道。輕舟過浪，轉瞬即到。道長來到銀飛鷹面前。

銀飛鷹上前一揖道：「道長請示尊姓大名，本公子不鬥無名之輩。嘻嘻嘻！」

道長道：「連我這頂頂大名的黃風怪都不認識了？」

書敏道：「你既是頂頂大名的黃風怪，爲何做史延的奴才？」

道長雙目瞇成一條縫道：「我爲自己奔波與他史延無干，憑他十個史延

也休想請得動我，這次只是與他巧遇而已。」

銀飛鷹一怔，這道長一瞇眼之狀活像另一個人。此時來不及細想便道：「我們與你有仇？何苦追我們？」

道長道：「並非有仇，但我不願讓你們去救李玉林。你們若不救李玉林，貧道立即告辭，若還要救，須要贏得我手中的拐杖。」

銀飛鷹道：「李玉林莫非是你這怪道人弄走的？還我弟弟來！」

道長道：「並非貧道弄走的，冤有頭，債有主，是你的殺父仇人着人弄走的。我只是不願你去救他。」

「爲甚麼！請示明白。」

道長一聲長嘆：「不需多問，日後自知。」

吳健急道：「休得囉嗦，看招！」一刀向道人砍去。道人閃開，一躲竟躲在銀飛鷹身後。

銀飛鷹道：「你好好交出我們弟弟便罷，不然，我就手下無情了。」又對吳健道：「你去對付那些護院走狗，讓我來收拾這妖道！」銀飛鷹一招秋風掃落葉，劍芒一划，由下而上直刺黃風怪胸腹，劍芒帶起一股勁風，捲得飛沙走石。「黃風怪」吃了一驚，不敢怠慢，立即用手中拐杖一擺一撥，哪裡能撥得動銀飛鷹的寶劍？卡察一聲巨响，拐杖已斷。道人更是吃驚，從懷中掏出一隻革袋當風一抖，怪風驟起，沙石亂飛，刮得人立不穩脚跟，睜不開眼睛。

書敏大喊：「吳健，保護好匡姑娘！」書敏則與銀飛鷹背靠背站定。甫待風住，「黃風怪」早已不知去向。

銀飛鷹也不追尋，與書敏提劍去殺那些史延的護院。史延提着一柄曲柄包金的金鋼大鑽。鑽頭白得耀眼，直撲過來，刺向銀飛鷹咽喉。銀飛鷹不退不讓，待鋼鑽離咽喉兩寸左右，才刷刷一連八招，直逼刁鑽子的各處大穴。

這八招原是子母連環招，招中有招。式中套式，迫得刁鑽子連連敗退。

刁鑽子本想讓黃風怪鬥銀飛鷹，他好坐收漁利的，豈知黃風怪那麼不經打，不過一二招就逃之夭夭了。他又急又氣，只好自己動手。下决心一戰，將那把鑽子舞得飛旋了起來，化爲千百條金光。

條條直取銀飛鷹要害。銀飛鷹冷哼一聲道：「來得好！」他的雙劍也舞得如天女散花，只見銀光萬點，當空生花。一下子粘住了那根鑽子，使他抽也抽不開，縮也縮不回。銀飛鷹「嘿」的一聲，雙劍注滿內力只一推，史刁的鑽子脫手而出，人也跌倒在地。

十幾條大漢一湧而上救走史延便走。

書敏、吳健、匡姑娘已把那些護院殺得屍橫沙灘，血染漢水。

一聲哨音响，史延的護院紛紛下船逃命。

銀飛鷹他們也不追趕，策馬疾馳，絕塵而去。他們只顧趕路，錯過了宿頭，借宿在一個小村子裡。

主人劉良貴係一個落第秀士，也廣有田產，房子雖不多，却很精緻，只有兩間空屋。

銀飛鷹道：「我與匡姑娘住一間，你們兩人住一間。」他笑着問吳健道：「吳大哥你不吃醋吧。嘻嘻嘻！」

吳健也笑道：「公子即使永遠跟他在一起我也高興。」

匡姑娘紅着臉道：「公子眞會取笑，我自應服侍公子。」

「匡姐姐，你這話就不對了。你是照顧我這個調皮的弟弟。哈哈哈！」

吃過飯，銀飛鷹進房一看，這是一間書房，臨時鋪的卧具，琴棋書畫，文房四寶樣樣俱全。可見主人是一個多才多藝的風流人物。

他取下一架瑤琴，拉着匡姑娘道：「匡姐姐，到他們花園去對月彈琴，享受一下音樂的樂趣。」他們來到後面的花園，這花園雖小，却也相當雅緻，有假山池沼，簇簇芭蕉、海棠、玫瑰、芍葯，各種菊花，抗霜怒放。新月當空，銀輝流瀉，整座花園幽靜神秘。

匡姑娘焚起三炷香。銀飛鷹道：「匡姐姐，我早就想聽你的琴音了，彈一曲爲小弟解解饞好嗎？」

匡姑娘也不推辭，拿過瑤琴道：「好，獻醜了！」她輕輕撥動琴弦，一股悠越、鏗鏘的琴音就在這小巧的花園裡蕩漾。一曲歐陽炯的「南鄉子」婉轉清越，似小橋流水，情意綿綿，如弱柳拂風，使人心蕩神移，情竇頓生。「畫舸停橈，槿花林外竹橫橋。水上游人沙上女，回顧，笑指芭蕉林裡住。」

銀飛鷹輕輕一笑，細言細語道：「匡姐姐，想吳大哥了吧！」

匡姑娘羞澀地一笑道：「公子，別取笑！」其實，吳健一路上還確實關心匡姑娘，匡姑娘經銀飛鷹一提更是感到心裡甜甜的，停了手，在那兒呆想。

銀飛鷹抿嘴一笑道：「匡姐姐，讓我也彈一曲，在妳面前來個班門弄斧。」

「公子過謙了！」

銀飛鷹靜坐片刻，輕舒玉指撥動琴弦，似微風吹皺了一池春水，如銀珠輕輕地落入玉盤。此時的銀飛鷹與搏鬥場上的判若兩人：溫柔、文靜，是一個具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的深閨佳麗，又似一個貌若潘安，才似子建的風流才子。

一聲琴音如鳴鶴引吭，震蕩四野。一曲岳飛的「小重山」悲壯地划破寂靜的夜空，穿透層層暮靄：「昨夜寒蛩不住鳴，驚回千里夢，已三更……人悄悄，簾外月朧明……欲將心事付

瑤琴，知音少，斷弦有誰聽？」

「漸新痕懸柳，澹彩穿花，依約破初暝。便有團圓意，深深拜，相逢誰在香徑……最堪愛，一曲銀鉤小，寶帘掛秋冷……」

銀飛鷹一曲才完，便聽有人吟着這首王沂孫的「眉嫵」從一叢芭蕉叢後走了出來。

匡姑娘、銀飛鷹都嚇了一跳，及至到近前，銀飛鷹便叫了起來：「敏哥，你嚇我們一跳。來，罰你也彈一曲。」

書敏道：「古人的詩詞，我還記得幾句，彈琴，我可是一竅不通。不過，我倒喜歡聽，一聽你們的琴音悠揚，我就按捺不住地來了。」他又對銀飛鷹道：「賢弟，你的『斷弦有誰聽』太悽慘了……」

銀飛鷹也回敬他一句：「你的『便有團圓意，深深拜，相逢誰在香徑』也太唱得悲了。」

兩人都不覺想對一笑，默默無言。銀飛鷹突然道：「時候不早了，我們休息去吧！」

「是該休息了，你們都躲到這裡來了，叫我好找。我又怕你們中了迷魂香被人擄去了哩！」

靜夜裡突然又冒出一個聲音，似雷鳴，大家又嚇了一跳。一看，竟是吳健。

書敏道：「你甚麼時候來的？」

吳健一翻身不見了周書敏，起床又去看銀飛鷹、匡姑娘，她們也不在，這下他可急了。又出了甚麼意外嗎？後又聽到有琴音才尋了來。那知他們幾人只顧說話竟沒有發現他。

匡姑娘道：「誰像你，只知道睡覺，當眞別人把你擄去了，你怕又不知道哩！」

吳健摸着腦袋憨憨地一笑：「你不是也被人擄去了也不知道嗎？」幾個人都大笑起來，各自回房安歇。

這一夜銀飛鷹在床上輾轉不眠，書敏那瀟灑的英姿，柔情似水的關懷，歷歷在目。心裡輕輕地喚道：「敏哥！敏哥！」

那邊房裡書敏又何嘗睡着了？銀飛鷹那清澈的秋波，潔白如玉的鵝蛋臉，盛滿春意的笑靨，柔軟圓滑的玉臂，總在他眼前晃動，撥動着他的心弦。他甚至下了決心，無論他是男是女，我都永遠跟他在一起。這才是：明是一雙雄鷹展翅，暗是一對鴛鴦戲水。

＊　＊　＊

這一日，銀飛鷹一行來到武漢，在一家悅來客店住下。次日，銀飛鷹與書敏一路，匡姑娘與吳健一路，分頭到武漢三鎮去尋找玉林。

匡姑娘從心底喜歡吳健的粗獷、熱情。他們邊走匡姑娘邊對他說：「大哥，我有一點懷疑。」

吳健道：「甚麼懷疑？」

「我認爲我們的公子是女的。」

「胡說，妳看他本領高强，殺敵又狠又猛，怎麼會是女的？這話可不許對別人講！」

「你聽他說話，似夜鶯唱歌，婉轉動聽，他的長相嬌艷無比：他渾身異香撲鼻……」

「別胡亂猜疑了，公子確實有這些特徵，天下也有美男子的。妳別說話了，我們要集中精力尋人。」這吳健一心想爲銀飛鷹找到弟弟，以解除他的憂愁。他生怕匡姑娘暴露了銀飛鷹的秘密，一個勁兒向匡姑娘介紹玉林的像貌特徵，把她的話岔開去。

匡姑娘聽了道：「這玉林小公子像他哥哥嗎？」

「不像，不像，我看過他的小像。說來也怪，哥哥長得如花似玉，弟弟却相貌平常。」

他們就這樣一路尋去了。銀飛鷹與書敏向大街走去，市井繁榮，商賈輳齊，貨物駢市。街旁圍場，百戲雜耍樣樣俱全。他們一路行來，不覺來到江邊的龜山上，踏紅塵香車寶馬，浮綠水畫舫歌船。身前是江風習習，身後是花雨紛紛。這武昌城不愧爲江南首府，多少墨客騷人在此吟詩作賦，盛讚龜蛇鎖大江的佳景。

只是風景雖好，銀飛鷹却無心觀賞，忽聽得龜山脚下一片銅鑼聲。書敏拉着銀飛鷹的手奔了下來。乃是一個雜耍班子，正在表演空中飛人，一個黑臉大漢命一個十二三歲的男孩子敲鑼。

男孩子敲得不合拍，當敲時他偏不敲，不當敲時他却敲個沒完沒了。

黑臉大漢大吼一聲：「簡直是個笨蛋！」把那孩子的銅鑼竟嚇得掉在地上。他揚起馬鞭就打，孩子的額上立即隆起一道紫紅色肉塊。大漢的皮鞭又無情地抽打在他的身上，孩子痛得在地上亂滾。

正當大漢的馬鞭又要落下時，被一隻有力的手擊住了。聽到一聲斷喝：「住手，你不見孩子痛得在地上打滾嗎？」

「你是何人？膽敢來管閑事？我打我的奴僕，與你何干？」

「道路不平，旁人鏟修，又有甚麼管不得呢？奴僕也是人，豈能隨意毆打？」

那黑大漢雙眼一瞪，一聲奸笑道：「你是哪裡來的野小子，也敢管老爺的事。只怕你是吃了熊心豹子膽。來人啦！」

這管閑事之人，正是周書敏。

幾個耍刀舞棒的穿着各色服飾的男男女女一齊圍住了書敏。

銀飛鷹立即走了過去，意欲與書敏聯手殺退他們。不料地上的孩子向銀飛鷹撲了過來。大喊道：「姐姐！」

銀飛鷹一驚，是弟弟在叫？低頭一看，被打的孩子正是玉林，眼淚止不住像斷綫的珍珠直往下揮：「弟弟，我終于找到你了。」

他抱起玉林衝開人羣將玉林往書敏懷中一放，道：「弟弟交給你了，快走，這裡我來對付。」

「不，還是你走！」書敏又推給他。

就在周書敏這一推之際，一條黑影只一閃，玉林又被他們搶去了。

銀飛鷹對着搶玉林的黑衣人大喝一聲：「哪裡走！」衝開衆人疾步追去。場上頓時大亂，人如潮湧，推擠不開。

等到銀飛鷹分開衆人，急忙追趕時，哪兒還有玉林的影子，書敏更是一驚，呼地跳出圈子向銀飛鷹追去，那知與書敏搏鬥的黑臉大漢身手也相當快，早已追到書敏後面，書敏覺得腦後捲來一股勁風，急忙反手一劍，噹的一聲，火花飛迸，撞得黑大漢向後一個趔趄，剎時又有幾條大漢撲來，他不得不大出殺手，一招翻江倒海，一支劍舞得銀芒四射，左旋右轉，怪招連出，似一條銀龍上下翻騰，夾帶着一股股砭骨的寒氣，逼得那些大漢直往後退。

只聽一聲猛喝：「着！」黑大漢胸前被劃開一條血口，鮮血湧流。另一名大漢同時被劃破了右臂。

他又使出彩虹圈日，只那麼急速地將劍畫了一圈，銀芒的圓圈將擲向他的所有兵器盡皆震飛。銀飛鷹尋不見玉林又折了回來：「敏哥，與你打鬥的黑大漢呢？」

「全被我殺跑了！」

「哎呀，你怎麼讓他跑了，捉住他可以找到弟弟呀！」

「糟了，我怎麼就沒想到？我還以爲你找到弟弟了。」

銀飛鷹展眼一望道：「追！」他已發現前面大街口黑大漢的身影，立即展開輕功，如飛追去。書敏也緊跟在後面追了過去。

他們逐漸縮小了與黑大漢的距離。街上行人却注視着他們，暗暗驚奇他們的脚力之快。他們追了幾條大街，又進入一條小巷，兩端各湧出十幾條大漢，將銀飛鷹與書敏分別截住。

銀飛鷹揮舞一對夜芒劍，如砍瓜切菜一般，劍尖貫注八成內力，奮力一劃，那些人手中的刀槍劍戟早已被削斷了三四支。

書敏的霹靂劍大顯神威，劍鋒發出，電光火石閃爍之處，已有二人倒下。敵人一陣騷亂，仗着人多勢衆又圍了上來。

銀飛鷹殺得性起，雙劍舞成一團火花，寒嘯破空，劍雨紛墜，敵人連連後退，他就窮追不捨。

一伙人逃進了一家綢緞鋪，將整疋綢子向銀飛鷹砸來。

他橫劍亂撥，一疋疋綢子竟被他撥得反彈了回去，有的直砸在大漢身上，有的砸在牆壁上，敵人又逃之夭夭了。

銀飛鷹一直追了三重廳堂，後面的房舍越來越寬敞，越華麗。又追到一座精緻幽雅的小堂上，被追的人忽然不見。這間屋子也怪，只有進的門而無出去的門。被追者從何處出去的呢？四周高牆合圍，沒有一絲縫隙，難道被追者地遁了？正在迷惑之際，他身後的兩扇門忽然刷一聲合攏了，竟也是天衣無縫，他更加驚奇。

他運丹田之氣，功力聚于掌上，一掌拍出，合攏的門竟紋絲不動。

他在屋子裡亂轉，「嘶」地一聲怪響，他脚下的地面突陷，身子向黑黝黝的萬丈深淵落下去。

他忙凝神提氣，減慢下降的速度，突然脚底像有甚麼硬東西頂着。連忙雙足一提，摸索着下落，方知這是一個陷阱。阱底全是尖刀，這一驚非同小可，幸喜他輕功了得，方能提氣上升，又摸索着下降。否則，這一摔下來，身子早已千穿百孔了。

他又用輕功雙足提起，俯身橫劍只一掃，卡卡卡，阱底尖刀全被掃斷，誰知當她正要落脚時，每把斷刀旁又刷地長出新的尖刀，好險！她不得不提足猛掃，兀是銀飛鷹這樣的武林高手也嚇出了一身冷汗。如此，一連削了三次，銀飛鷹的雙足也一起一落三次，當她第三次落足時，地下再沒有長出尖刀來了。

她剛剛雙足落地，忽聽四周卡卡有聲，她忙將身一挫，提劍來個推雲掃月，向頭頂的四周猛揮一陣，只聽卡卡卡，噹噹噹，刀劍折斷落地的聲音，這時借助內力，仔細一看，陷阱四周全是石壁，壁上生出一把把尖刀，足可穿透人的身體，若非銀飛鷹機靈，身體早已穿洞。

在她落下之時，頂上已是合壁蓋牢，在這地下陷阱中要想逃出去，只怕比登天還難。陷阱密不透風，即使不被尖刀戳死，也會被悶死。

銀飛鷹心裡焦急，弟弟沒有找到，反而身陷枯井。他又氣又急在井壁四周摸索，想得到甚麼機緣，忙了半天，全是徒勞。

折騰了這一日，精力耗盡，只好盤膝而坐，閉目運氣，恢復功力，以圖尋機再戰。她就這樣坐着，猶如一個參禪的老和尚。不知過了多久，洞頂慢慢有了一線光亮射下來，一團黑影從上至下漸漸移近。

銀飛鷹輕輕地立起身，貼牆站在暗處。那團黑影是一隻吊筐，內坐一人，那人拋下一隻撓鈎，向井底一掏，掏了個空，他噫了一聲：「又作怪，怎麼掏不着？」

等他又往下拋時，銀飛鷹一把抓住撓鈎。筐中人道：「鈎住了。」搖動繩上銅鈴，上面的人拉動長繩，銀飛鷹躍進了筐中，一劍刺死筐中人，將他推下井底。

上面的人只覺繩子一晃，手頭一輕，忙問：「怎麼啦，怎麼這麼輕

啊？」
　銀飛鷹使個千斤墜，又搖動銅鈴，上面的人方不吭聲了。連拉帶拽把繩子扯了上來，還沒等筐將到洞口，銀飛鷹輕輕一縱，早已跳了出來，揮動雙劍，一招春風拂柳，只一划，拉繩子的大漢「啊」字還沒有出口，業已身首異處。
　後面有一道小門，銀飛鷹剛想往小門奔去，小門外進來一人道：「鈎上來沒有？啊……不得了……」
　銀飛鷹縱身向他追去，剛才在陷阱中受的悶氣正要發洩，手一揚，一隻雲鏢插入了那人的後心，銀飛鷹不明路徑，只好向着中鏢人跑的方向走去，穿過迴廊，進入一間後廳。
　一個丫環正端着盤子向左邊走去，一見銀飛鷹手提血淋淋的寶劍，嚇得啊了一聲，手中的盤子也掉在地上。
　銀飛鷹用劍一指說：「不准聲張，你家主人在哪裡？不說實話，就要你的命。」
　丫環抖戰着道：「主……主人，在……在後花園裡！」
「沒有說謊？」
「沒有，沒……有！」
「前面帶路！」
　銀飛鷹急急地跟丫環走出後廳，來到一座美麗的花園，花園中正有人在廝殺。銀飛鷹躲在一叢紫竹中觀看。
　一個老者與幾個大漢殺得正起勁，只聽那老者道：「你們這羣畜牲，還我女兒來！」邊說邊拚命砍殺，大漢接連有數人負傷。
　正在這時，旁邊走出一黃袍中年人，手擎一金箍鋼鞭，大喝一聲：「我來也！」與老者廝殺的幾條漢子倏地跳出圈子。
　這中年人鋼鞭呼地吐出，猶如一條黑蟒向老者的大刀纏去，那把大刀被他一纏一吐之間，竟被捲起丈許高，摔了出去。
　老者一驚，運起雙掌逕撲黃袍中年人面門。
　中年人輕嘯一聲，身子向旁一縱之勢，鋼鞭又捲向老者的身子，又是一捲一吐，老者被抛出二丈有餘，逕向假山撞來。
　這一撞，老者還不撞成肉餅？
　只見紫竹林中倏地白光一閃，跳出一個白衣少年，已穩穩地把老者托住，輕輕放下道：「老丈受驚了。」
　老丈忙道：「公子，你是何人？謝謝你救了我，此處不是久留之地，快走！」
　銀飛鷹道：「老丈你先走，我是來找人的，豈有空手而回之理，你如願意相助，請出去找到一位穿青袍的少年書生，手握一柄長劍，名叫霹靂劍周書敏的，領他上這兒來助我，快，快！」銀飛鷹雙掌將老者托起向上一送，老者上了屋頂，如飛而去。
　握鋼鞭的中年漢子，先時見紫竹林中白光一閃，便見他救下了老者，很是吃驚，呆楞了一會，才見這是一位美少年，年紀不過十五六歲，何以有這等功力，他見過的男女也多了，何曾見過如此美貌的少年。不覺憐愛之心頓生，走過來問道：「你這小子是甚麼時候闖進我家花園的？偷進人家花園意欲何爲？」
　「我銀飛鷹明人不做暗事，我是被你們請進來的。」
　「誰請了你？」
　「你把我的弟弟擄來，不是請我來麼？因此我要來找你，要回我的弟弟呀！你好好交出我的弟弟和那位老丈的女兒便罷，若是不交……」
　「不交便怎樣？」
　「我要踏平你的巢穴，救出我的弟弟，和被你擄來的人。」
　「你小子的口氣太大了吧！只怕你還沒有去踏，就已葬身於我的蟒龍鞭下了。」他正說着，一個人慌慌張張地跑來道：「大哥，不好了，陷阱裡那小子居然沒有死，逃跑了，還……還殺死了吊籃的卜歪，前去探信的三毛也被殺了。」
　中年漢子吃了一驚道：「那小子往那裡跑了？」
　銀飛鷹哈哈一笑：「閣下，小生在此恭候多時。」
　黃袍中年漢子上下打量一眼銀飛鷹道：「掉進陷阱裡的人是你？」
　他似不信眼前少年能有那般能耐，可銀飛鷹却斬釘截鐵地承認道：「不錯，正是小生！」
　來報信的人正是銀飛鷹追趕的黑大漢，這時也認出了銀飛鷹，叫道：「正是這小子，大哥！」
　黃袍中年人怒喝道：「好小子，你的本事也眞了得，好，我與你過幾招，如若贏了，人，我馬上交你帶走，如若輸給了我，你就留下來給我看門護院。」
　「小生正要領教你的蟒龍鞭，請出招吧！」
　黃袍中年人手揮鋼鞭，猶如狂風驟起，猛虎嘯谷，嗚呀嗚呀，轟隆轟隆，聲音已自嚇人。
　銀飛鷹雙手舞劍，也自舞得虎虎生風，熱浪騰騰，只見中年人長鞭一吐，着力向銀飛鷹捲來，銀飛鷹劍芒護身，長鞭任他狠毒，也傷不到他半根毫毛，中年人長鞭又一抖，化着萬道黑芒，向銀飛鷹罩來，銀飛鷹也不怠慢，雙劍一劃，劍氣漫天，銀芒迸射，兜向黑光，使黑光的寒光頓斂。
　中年人冷哼一聲：「好小子，再看招！」黑鞭立即帶着一股冷氣，烏龍攪水，毒蛇吐信，吸肺啖心，一招緊似一招，直撲銀飛鷹的頭、肩、腰、腹，既快又狠。
　銀飛鷹何等敏捷，劍劍狠鬥黑鞭，可是總也削不斷那條鋼鞭。殊不知中年漢子所使的鞭招，硬中有軟。它

若打在人身上比鋼鐵還硬。若碰着銀飛鷹的削金寶劍，它可軟如絲棉，倏忽閃開。所以銀飛鷹滿以爲可以削斷他的黑鞭的，却不能如願，因而大急。
　他又改換招式，一雙劍使得如封如閉，緊緊封住門戶，再設法破他的鋼鞭。
　銀飛鷹見中年漢子與他的距離總在一丈開外。他忽然猛省，長鞭利於遠攻，不利近戰，我爲何不貼近他，發揮我寶劍的威力，削不斷鞭可以削他的手啊？
　想到這裡，他使一招仙女脫衣，將身一矮，陡地從鞭光中脫出，欺身直進，雙劍貼着中年人的身體連發幾個狠招。
　中年人這一下「鞭長莫及」，只有騰地跳開。想與銀飛鷹拉開距離，而銀飛鷹何等機靈，早已跟進，貼身使招，讓他的長鞭無法施展。且上盤用劍，下盤用脚，上下並吐，手脚齊用。
　中年人看看拉不開距離，只好呼地一聲收鞭於腰，憑雙掌與銀飛鷹對招。
　此人的氣功了得，他一出掌就將銀飛鷹雙劍粘住，銀飛鷹內力不如他，雙劍無法脫開，而那中年漢子另一掌却颼颼地向銀飛鷹的幾處大穴拍來。
　銀飛鷹憑着高超的輕功騰挪之際，狠下一招劈劍脚，踢向大漢的手腕，在大漢躲招掌力微鬆之時，他則呼地一聲抽出了雙劍。可是大漢也施展一招轟雷掌拍向銀飛鷹左肩肩井穴。
　突然中年漢子喲了一聲，拍向銀飛鷹的手掌突然一縮，空中一條人影颼地落在中年漢子面前：「小兄弟歇歇，讓我來戰這廝。」來的正是霹靂劍周書敏。他曾練過霹靂劍破蟒龍鞭的招法。一向不曾用得，今日却要試試。
　他停步對中年漢子道：「別人怕你的蟒龍鞭，我不怕。抖出你的鞭來吧！」
　中年漢子一躍跳開，霍地抽出長鞭，呼呼呼連發數招，一條黑鞭眞個似一條巨大的黑蟒奔騰猛躍，翻江倒海。
　爲了速戰速決，書敏使出了破蟒龍鞭的絕招，怒斬蟒頭。
　當中年漢子驚呼「霹靂劍」時，他的長鞭已被齊刷刷地斬斷了。
　在中年漢子一楞時，銀飛鷹與霹靂劍雙雙齊出。劍芒舞成一張大網，將中年漢子牢牢地罩在網中。
　中年漢子移步換位，勉力躲閃。連聲道：「我認輸，請住手！」
　銀飛鷹道：「那你得把人放出來！」
　「那是自然，這位書生所使的霹靂劍，雖然與這位小兄弟所使的劍招相仿，但招數變化更多，勁力更强。小兄弟之劍乃削鐵如泥的夜芒劍。不知我說的是也不是？」
　書敏道：「閣下所言不差，不知閣下何以識得此劍？」
　「我的師叔習劍，家師却習鞭，師叔所收的三個徒兒，大徒弟王元捷，二徒弟周書敏，三徒弟是個姑娘，據說美如天仙。我只見過大師兄，如果我沒猜錯的話，你定是我師叔的二徒弟霹靂劍周書敏、周賢弟。」
　書敏連忙一揖到地道：「原來是神鞭客皇甫德兄，失敬失敬！剛才多有冒犯！」
　皇甫德道：「難得周賢弟還記得愚兄的名字，武功又如此超羣。請，請到客廳小酌，爲賢弟接風。只是這位……」他指着銀飛鷹問。
　「啊，忘了介紹，這是我的結義弟弟銀飛鷹李金。」
　皇甫德忙拱拱手道：「適才多有得罪，請小兄弟見諒。」
　銀飛鷹嘻嘻一笑，也拱拱手道：「彼此，彼此！」三人一陣大笑。
　書敏道：「還有一位老伯，不妨邀他同飲。」
　皇甫德道：「很是，很是！」
　書敏喊道：「安老伯！」不見回答，隱隱聽得前廳有廝殺之聲。
　書敏續道：「定是安老伯在尋他女兒與你家院丁廝殺。」
　皇甫德大喊一聲：「來人啦！」
　一僕人應聲而至。
　皇甫德吩咐道：「去把前廳廝殺的安老伯請至客廳，就說周公子有請。」
　他們穿過後廳走廊來到一間華麗的大廳。正面一幅湘綉的坐山虎，兩面牆上均掛着各種各樣龍蟒的彩畫。牆壁與地面均是白色大理石做成。一對紅色紗燈高懸中間。此時雖還未黑，大廳上早已是燈火通明了。
　銀飛鷹與書敏坐在客位的錦櫈上，每人錦櫈旁有一大理石面的茶几。
　安老伯來到大廳一看，氣得鬍鬚顫動。「原來你們都是一伙的，把我找來要劏要殺聽便！」
　書敏忙站起來解釋道：「這是我師伯的大弟子皇甫德……」
　皇甫德忙站起來讓坐，又命人敬茶。方道：「安老伯你錯怪人了，搶你女兒的不是我。見你老人家糾纏不放，無法解釋，我才動手。多有冒犯，望祈恕罪。」
　「那我的女兒究竟是誰搶去了呢？」
　「老伯你坐下聽我慢慢告訴你。」
　安老伯才在書敏與銀飛鷹對面的錦櫈上坐下。皇甫德道：「我這個綢緞莊名叫與德綢緞莊，另一家在大東門外名叫德新綢緞莊。那個綢緞莊的老板名叫薛皇富。人們往往把名字叫錯，搞混淆了。薛老板貪色、殘忍、人呼『薛霸』或稱之爲『薛大蟲』。他見令嫒有姿色，就借口破壞了他家的門規，將她擄了進去。這薛老板與我亦有一面之交，我當去爲令嫒說情，拚着

花費幾兩銀子也要給老伯把人要回來，只是銀飛鷹小兄弟的弟弟確實是在我家，我不僅有幾家綢緞莊，也經營幾個雜耍班子。因爲習武之人總離不開舞拳弄棒，收了幾個小徒，也活動活動筋骨。小徒說有人要搶我剛買不久的小童，故與兩位賢弟發生沖撞，實在抱歉。」

銀飛鷹道：「小弟斗胆相問，我弟弟是爲何進貴府的？」

皇甫德道：「我們的雜耍班多買五、六歲的孩子學藝。這日一個京師御史府的管家領令弟來要賣給我們。我嫌年齡大了不要，他硬是要賣，而且要價很高。我不想與官府攪和，只好買下算了。令弟不是玩藝的材料，只好讓他學學傢什(敲鑼打鼓)。愚兄不知是令弟，多有怠慢。」

銀飛鷹疑惑道：「他們捉了我弟弟，爲何不殺他，只把他賣了？」

皇甫德道：「這陸懋宗貪財好色，他不知聽誰說，令弟乃無能之輩，翻不起大浪，不如用他換一筆財富。因此，就强迫我買下了。」說完，他叫道：「來人啦！」

來一個僕人，他吩咐那僕人道：「將李玉林帶去沐浴更衣，再帶他到這兒來，好好帶他，別嚇着了。」

不一會，玉林穿了一身嶄新的衣服，來到了大廳，立即向銀飛鷹撲去：「哥哥！」

兩兄弟抱頭唏噓，書敏勸道：「賢弟，找到小弟應該高興，別難過了。」

銀飛鷹方收住淚。皇甫德一迭聲地喊：「上菜！」

頓刻之間，餐桌早已擺上各種佳餚美味。皇甫德舉杯相邀：「來來來，爲幾位賢弟接風，爲安老伯壓驚。」

安老伯却濃眉緊鎖。皇甫德道：「安老伯不用發愁，你的女兒只怕也就要來了……」正在皇甫德勸酒之際，一個僕人進來稟道：「稟主人，去薛府的人回來了。」

「着他進來。」

「是！」僕人退了出去，一個黑臉大漢進來稟道：「稟大哥，姓薛的十分無禮，他說那是他的肥肉，豈有讓人之理。叫我回覆大哥，要人自己去領。」

皇甫德聞言氣得呼呼吐氣：「姓薛的也太霸道了。好，只有我親自去走一遭。」

銀飛鷹眼珠一轉，忙攔住皇甫德道：「大哥，從長計議，不要壞了你與那姓薛的關係，我們辦完事一走了之，你却要在這兒立足的。依我之計……」

書敏道：「賢弟有何高見，快說！」

銀飛鷹在書敏耳旁附耳低語如此如此。

書敏大喜，又附耳告知皇甫德，他亦喜之不勝道：「賢弟此計甚妙，愚兄定暗中相助。」

皇甫德一雙眼睛盯着銀飛鷹道：「書敏賢弟，你這位小兄弟是從天上尋來的吧，眞使我羨慕不已。」

書敏笑道：「大哥既如此喜歡我這小兄弟，何不我們一起結爲生死之交？」

皇甫德喜道：「我正有此意。不知銀飛鷹賢弟肯與我這俗人相交否？」

銀飛鷹嘻嘻一笑：「大哥說那裡話來，大哥亦是軒軒氣宇，朗朗雄風。只是小弟高攀了。」

皇甫德忙命人擺香案，三人對天誓盟：「有福同享，有難同當，肝膽相照，永不變心。」拜畢，重新入席，新添菜餚，衆人開懷暢飲。

當晚，皇甫德令人將吳健、匡姑娘接來。

銀飛鷹令與皇甫德、安老伯一一見過。

吳健向銀飛鷹道：「公子，你猜我又見過了誰？」

「你不說，我怎麼知道？」

「我又遇見了賈公子了。」

「啊，他不是上京趕考了嗎？」

「考期還遠，他沿途流連山水，所以躭擱了，我在尋找公子時遇見他的書童，拉了我去見賈公子。他偶感風寒不能前來見你，派了一個家人跟了我來，定要見你一面。」

銀飛鷹道：「好，讓他進來！」

那家人見了銀飛鷹倒身便拜：「我家公子聽說銀飛鷹公子也到了這裡，定要來見你。可是他染了風寒，被老奴與吳大哥勸阻了，才派了我來向公子問安。並帶來白銀兩百両，上好的玉白色緞袍一領，望公子笑納。」

銀飛鷹十分感動，賈宗雖與自己只見過一面，即深知自己喜歡白色，特地爲自己做了一件玉白色緞袍。可見他愛己之深。忙向皇甫德索來紙筆，寫了一紙回信。

兄台雅鑒：

小弟昨日抵漢，只因俗務繁忙，無暇來看望兄長。待小事辦妥，定當登門請安。

謝兄長饋贈。小弟孑然一身，無以回報。

只此片言，略表謝忱。順致

祺安

弟李玉珠頓首

五月十五

寫完，將信交給家人，家人自去了。銀飛鷹當時疏忽，寫了眞名，又惹出許多故事。

薛家大門前燈火輝煌，只見一個美貌少女來到門前，幾個守門的壯漢互相遞了個眼色，一起撲上來抓住了這女子。這女子掙扎大喊：「我來要我的姐姐，你們把我姐姐還我！」路人莫不側目，不敢上前。

這女子終於被擄了進去。幾個大漢將女子推到大堂之上，其中，一個去後堂稟報：「老爺，我們又抓到一個。眞個是國色天香，比昨天那個强



黃風怪正與大蟒蛇激鬥。

之百倍。老爺何不自去看看。」

那薛霸怪眼圓睜：「眞的？」

「誰敢哄老爺，那女子現在大堂之上。」

薛霸跟着大漢出來，只見大堂上站着一個嬝嬝婷婷，千嬌百媚的少女，衣着雖不華麗，瑕不掩玉，粉面桃腮，光彩照人，淡掃娥眉自風流。

一見之下，薛霸的骨頭都酥了。上前就要擁抱，女子一閃身，他撲了個空。

少女却在那裡指手畫脚地罵道：「你們這羣畜牲，搶了我姐姐，又把我搶來，你們好好還我姐姐便罷，若是不還，我咬也要咬死你們。」

薛霸趕緊陪笑道：「昨天那姑娘是你姐姐嗎？」

「不錯！請你把她放出來！」

「放出來容易，只要你答應做我的愛妾，我就放了你姐姐。」

「你先把我姐姐引出來見我。我姐姐若是少了一根毫毛，我也不依。」

那嬌滴滴的鶯語，使薛霸早魂不守舍了。忙吩咐道：「來人，把昨天那姑娘帶來。」

只見一個二十歲左右的女子被帶到了大堂上。雖說不是國色天香，也頗有幾分姿色。美貌少女很快撲上去抱住那女子喊道：「姐姐！」又低聲道：「我是奉安老伯之命來救你的。你快叫我妹妹。」

那女子果然叫了一聲「妹妹！」

薛霸道：「你姐姐完好無損還給你了。你該答應我的要求了吧？」

「哼，辦婚事也沒這麼草率的！我一定要你明媒正娶。苟且從事，萬難從命。」說完，拉着那姑娘就往外走。

薛霸上前攔阻道：「只怕你來得去不得。」伸手便抓。

少女一招順手牽羊，將他的脈門揑緊，另一隻手颼地從袖中抽出寶劍，對着那些意欲來救薛霸的護院道：「誰敢近前，我就先劈了你們的薛霸。」

薛霸身上未帶武器，又被她扣着脈門，不敢動彈，暗暗運功，力圖從她手中掙脫。但他覺得脈門被越扣越緊，頓覺氣悶。

這少女不是別人，正是銀飛鷹。他擒住薛霸領着安姑娘大大方方地走了出去。

一直走出了薛府的那條街，她們身後跟着薛府的衆多打手，銀飛鷹伸手點穴，讓薛霸完全昏迷，才提起他的雙臂向跟在後面的衆打手一拋，那些打手慌亂地接人之際，他已拉着安姑娘，施展輕功走遠了。

隱藏暗處準備援手的書敏、皇甫德見銀飛鷹得手，就悄悄地退了回去。

爲了不惹人注意，銀飛鷹領着安姑娘直奔碼頭。

吳健接着上了船，書敏隨後也到。他們立即開船溯江而上。

安姑娘與安老伯相見，自是歡喜不盡。

書敏與銀飛鷹立於船頭，眺望長江夜景。但見夜空淺黛靛藍，蒼茫河漢，綿亘千里，點點繁星悠遠神秘。靜夜，只有獨行的夜船單調的槳聲、波濤的撞擊聲和沉悶的縴夫的號子聲，組成了一曲淒涼的小夜曲。銀飛鷹此時的心情正像萬里長江的哀傷的小調一樣。大自然是如此的怡美、廣袤壯闊。然而人與人之間却又是如此的險惡。這是爲甚麼？像史延、薛霸、陸懋宗爲非作歹，仍舊能錦衣玉食，善良的人們却總是舉步維艱。書敏輕輕碰碰銀飛鷹道：「賢弟，你在想甚麼？」

「敏哥，弟弟雖已找到，如今仇人仍逍遙法外，我却還得去開創自己的立錐之地，並要像青蛙一樣給自己穿上保護色的僞裝。敏哥，世事爲何這般不平？」

「賢弟，我們何不到京城去搗毀仇人奸賊的巢穴，替伯父大人報仇。」

「不，父親曾交代我，必須將弟弟撫養成人，才能談報仇之事。因之小弟不敢擅動。」銀飛鷹一頓又問書敏道：「爲了小弟累及敏兄，如今小弟的任務已了，準備到大巴山中去隱居下來。敏哥，你作何打算？」

書敏嘆口氣道：「賢弟的尋弟任務已了，愚兄的尋妹任務未了，我送你到大巴山，再去雲游四海，尋找師妹。」

「倘若你尋到了師妹呢？」

「尋到了師妹，我與她去參拜家師，再把她帶到你那裡一同隱居。我與賢弟便永遠再不分離。」

銀飛鷹頓時眼圈濕潤了。多麼好的哥哥！他情不自禁地撲在書敏的寬大的肩上輕輕地啜泣起來。

書敏慌了，難道自己甚麼話說錯了，引起了小兄弟的傷心處？連忙掏出手巾爲他揩淚。

「怎麼啦？我的小兄弟？」

銀飛鷹撒嬌地雙拳在他肩頭胸前亂擂：「我的傻哥哥，你眞傻得可愛。」他偎在書敏懷裡，眼望大江：「這麼好的月色，江水，若是有一把瑤琴該多好啊！」

此時吳健走出艙來道：「兩位公子，我聽到有甚麼喊聲，怕是衝着我們來的。」

銀飛鷹猛然警惕，立即離開書敏，後悔剛才的失態。隨口問道：「甚麼響聲？」

書敏也道：「我也聽見了。」他們一起向船後望去，隱隱約約看見幾隻小船飛速地追了上來。每隻船頭都有兩點火光。有人在遙呼：「大船停下！」銀飛鷹道：「不好，只怕是薛霸他們追來了，怎麼辦？」

書敏道：「我們都不習水戰，大江之上一旦落水，還有婦孺老弱，爲今之計不若上岸。由吳大哥保護家小快走，我與賢弟斷後。」

「吳大哥，敏哥說的是，命船靠岸。」

船上的人統統上了岸，船照常溯江而上。吳健保護家小直奔宜昌。

銀飛鷹與書敏他們拉開了一道距離。

剛走上大道不久，後面塵頭大起，銀飛鷹與書敏埋伏在大道一側的巨石背後，一隊清兵漸近，只聽一人道：「水旱兼程總可以追上。你們看，前面似乎有人影。」

當他們縱馬飛馳之際，忽然最前面兩騎馬失前蹄，將馬上兩人掀了下來。後面幾騎收攏不及，那馬就要踏着落馬之人，兩個落馬人就勢一滾，讓過了奔馬，但奔馬上的人反而跌了下來，哎喲聲此起彼伏，兩匹馬脫繮而去，這是銀飛鷹與書敏貫注內力使出的暗器，一個打座下馬，一個打馬上人，這些狂奔之人毫無防範，均已中了暗器，書敏與銀飛鷹雙雙躍出，揮劍橫掃，薛霸估計他們定從水路逃走，故水路均派了一流高手，旱路只是以備萬一，只派了十多名二流打手，這些人那裏是銀飛鷹與書敏的對手！被他倆如砍瓜切菜一般，早已將十幾個人變成了十幾條死屍躺在當路，書敏與銀飛鷹一人騎上一匹馬還帶上五匹馬，不到半個時辰趕上了吳健他們，忙招呼他們都騎馬趕路。

一路上日夜兼程，爲了避免痲煩，沒有從沙洋渡河，而是從舊口渡河，穿越漢江平原，進入宜昌境內，正行時，突然飛沙走石，馬嘶人喊，風沙刮得人睜不開眼，書敏大喊吳健，保護好小公子。

只聽一聲慘叫，是玉林的聲音，吳健也大呼：「小公子不見了！」

銀飛鷹情知不妙，但眼睛又難於睜開，少頃，風定，安姑娘眼尖叫道：「吳大哥，你的胸前是甚麼？」

吳健一看胸前有一角紙露了出來，忙抽出一看，上寫：「犬子已帶走，勿尋，尋便找死。」落款是「黃風怪」。

銀飛鷹不禁失聲哭道：「我們歷盡千辛萬苦，找到了弟弟，又被那黃風怪搶跑了，我如何向母親交代？又如何對得起死去的父親？嗚嗚……」

書敏見銀飛鷹傷心，急得手足無措。恨恨地道：「待我捉到黃風怪，必然剝他的皮，抽他的筋！」

吳健道：「公子，還是想想辦法吧！」

書敏道：「我想起來了，曾聽師父說過，黃風怪住在巫峽十二峯中，只不知在哪一峯，說他武功非凡，我很懷疑，上次漢江邊與我等交手的，究竟是不是黃風怪，那人武功不濟，簡直不敢與我等交手，若不是黃風怪又會是誰呢？他爲何冒充黃風怪呢？」

銀飛鷹道：「既然知道他的住處，就是上天入地也要去找找。」

書敏道：「那就走吧，事不宜遲，

或許還能追得上。」

他們一行六人，日夜兼程，進入三峽境內，山路崎嶇，遇到險路懸崖，只好牽馬攀援而過。路，越走越難，他們只有完全棄馬步行，怪道李白云：「蜀道難，難于上青天。」只見山勢嵯峨、崢嶸，青峯直插雲霄，眞乃飛猿難渡，銀飛鷹一行人任是武功在身，亦吃盡了攀援之苦。這日來到集仙峯下，只見山勢沉雄浩莽，蒼然突兀。

山麓一座青石小院，石砌的房子，石頭牆，石板頂，連坐的凳子，桌子全是石頭的。故曰：「石屋」。

此時石門緊閉。吳健上前叫門，突然一個聲音自他背後傳來：「你們的膽子還眞不小，果然找到這兒來了，我勸你們還是回去吧。不然，你們全會被我師父甩到江心去餵王八的。」

他們回頭一看，竟是一個小道童。書敏怒道：「看來，你是知道我們此來的目的？」

小道童傲然道：「那還用說！」

銀飛鷹道：「我們好不容易走到了這裡，豈有空手而回之理，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弟弟。小道童，你應該帶我們去見你師父，將我弟弟交出來，我們立即便走，如若不交……

「不交怎樣？」

「我們要踏平青山，搗毀你們的巢穴，找到我弟弟才算罷休。」

小道童哈哈大笑：「你銀飛鷹果然骨頭硬，再硬，你也不該叫我小道童啊！好吧，你們輕視我這個小道童，就讓你們知道我這小道童的厲害。」小道童一聲怪叫，揚手只一抓，突然烏雲密佈，大雨傾盆，雨點打在身上猶如石擊棍打，他們猝不及防，頭上臉上頓時起了大包小丘，火辣辣地痛，衣服也淋得透濕，火燒火燎得不舒服，可是小道童身上滴水不沾，好在這雨只下了一陣便停了。

「哈哈哈，怎麼樣，好受嗎？」

匡姑娘怒道：「我等與你素不相識，何故傷我們？」她的臉上頭上也是大包小包。書敏、吳健、銀飛鷹均拔劍在手。吳健道：「你別欺人太甚……」

正在劍拔弩張之際，那座石頭屋子的大門「呀」地一聲開了，走出一個老道來，向小道童拱拱手道：「師兄休惱，我來送他們回去！」

此人提起一個革袋，正要抖風。這革袋正是漢江邊上那道人用過的，難道就是這個道人？當時曾冒充「黃風怪」，他又怎麼叫這小道童爲師兄呢？

書敏、銀飛鷹他們眞個是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

小道童聽了道人的話道：「不，師父命我叫他上去哩！」他指銀飛鷹。

「叫他上去？啊，啊！好好！」

小道童又對銀飛鷹道：「你不是要救你弟弟嗎？」

銀飛鷹道：「不錯！」

「我師父命你一個人去，其他人一概不准去，否則不還你弟弟。」

書敏、吳健、安老伯、匡、安二姑娘幾乎是同聲道：「爲甚麼？我們偏要去，我們幾個人是有難同當的。」

小道童哈哈大笑：「有難同當，只怕你們都去送死。他一個人去或許還能生還！」

銀飛鷹道：「敏哥，你與安大伯、吳健帶領兩位姐姐就在這石屋歇歇，烘烘衣服，我去去就來。」

書敏道：「愚兄陪你去吧，你一個人去，我實在不放心。」

「不怕，我會平安回來的。」

小道童催道：「走吧，誰耐煩等你！」

道童在前面帶路，翻山越嶺如履平地，饒是銀飛鷹輕功了得，也追得氣喘噓噓，身上的濕衣服倒不顯得難受了，因爲攀登懸崖峭壁，渾身熱汗直冒。

來到一處深澗旁，兩峯之間是萬丈深澗。小道童一躍而過，站在對岸招呼：「來呀，來呀！銀飛鷹，飛過來呀！」

銀飛鷹從來沒有躍過這麼寬的深澗，澗寬足有一二十丈，澗底是一條白練似的瀑布，水鳴如雷。他確實有些畏懼了，不過他一聽道童的話，心裡惱火，又想到，不躍過去如何救弟弟，她一咬牙，正想跳……

「別慌，小丫頭。黃風怪那老兒也眞會難爲人。要一個十七歲的小丫頭飛越一二十丈寬的深澗，虧他下得了手。」

銀飛鷹一驚，這深山野嶺誰人知道他是一個小姑娘？而且還準確的知道他的年齡，話聲又是那麼恐怖怕人。他不覺顫慄了一下，回頭四下裡一看，並不見人，更使他驚疑不定。

只見崖上一根一人合抱不過來的粗樹上竟掛下一根粗繩，那聲音又響了：「銀飛鷹，你抓住繩子，我送你過去！」

銀飛鷹剛想抓繩子，又一想，今日盡遇奇人，我不能受其恩而不見一個面。因道：「何處前輩助我，晚輩欲拜識一面。」也是合當有事，這一面不見也罷，一見之下又惹出了不少痲煩。

只聽怪聲道：「哈哈哈，算你有緣。不用繩子，我親自帶你過去。」話音剛落，一個巨人站在他面前，方臉大耳，滿臉虬髯，面色白中帶青，一頭亂髮，一領青衫青色燈籠褲，足蹬一雙登山靴。僧不僧，俗不俗。兩隻怪眼，露出嚇人的青光。他定定地盯視了銀飛鷹一會，哈哈怪笑道：「好個九天仙女，再世觀音……」也不等銀飛鷹答話，攔腰將她一挾，呼地一聲跳到對岸。但他却不鬆手，挾着銀飛鷹飛奔。

道童在後面大喊：「蟒妖，蟒妖，把人放下，把人放下！」

蟒妖大聲怪笑，聲震山谷：「哈哈

哈，到手的美人，我豈肯給你！」仍然飛奔不停。

道童仍在後面大喊：「蟒妖，你再不放人，我喊師父去了！」

「你去喊吧，哈哈哈……」

銀飛鷹一見情況有變，心中大急，連連掙扎喊道：「放下我，放下我！我與你無仇無怨，何故要害我？」

蟒妖怪笑一聲道：「我與你豈祇無仇，還大大的有緣份哩！」他越挾越緊，越奔越快。

只聽耳邊呼呼風響，不知過了幾重山，來到一個洞府。蟒妖將他放入一間小室，室內幽深寒冷，洞壁上畫的盡是奇形怪狀的巨蟒圖，床上鋪着虎皮，枕頭蓋着蟒皮巾。蟒妖道：「你就在此住下。」

銀飛鷹道：「哼，我才不在你這裡住下，我要去救我弟弟。何況，你這華居也不是人住的地方。」他刷地抽出寶劍，對蟒妖又道：「你不放我走，我只好動武了。看招！」他展劍猛刺，劍芒在石室中抖出朵朵銀花。

蟒妖大笑，又連聲怪叫道：「嘿嘿……你這小玩藝兒，還眞有趣。」說着，舞動一雙蒲扇般的大掌，呼呼幾下就將銀飛鷹的寶劍震落。

蟒妖直奔過來想抱住銀飛鷹，銀飛鷹靈巧地騰空一躍，在一躍之間啪地一聲給了蟒妖一記耳光。

那知蟒妖哈哈大笑，他的臉好似有細釘的鋼板一樣，銀飛鷹的手心立即滲血。蟒妖笑道：「好香的巴掌，再來一個！哈哈哈，別躲呀！美人兒，跟了我，我可以教給你天下無敵的絕招。」

「哼，跟你，你是甚麼東西？我是堂堂正正的人，豈能與你這妖魔爲伍！」

「嘿，這就你的錯了。美人，我的『蟒妖』大號也是江湖上送給我的，與你的銀飛鷹的大號一樣。其實，我是人，並非是妖。」

「不，我不信，你一定是妖！」

「你眞不識抬舉，讓我來慢慢收拾你這小妮子。徒兒何在？」

忽見一條臉盆粗細的黑蟒，吐出數尺長的毒焰，倏地飛到銀飛鷹面前，張口向他撲去。

銀飛鷹一聲驚叫，一躍跳過黑蟒。蟒妖趁她落地之勢，又一把抱住她。並揮手令黑蟒退去。

「嘿嘿！光天化日之下，强搶民女逼姦，你也眞膽大妄爲。」

這聲音冷得讓人發抖。蟒妖放下銀飛鷹，轉過身去，也以同樣冷冷的聲音道：「黃風怪，你來得好快呀！」

「嘿嘿！你搶了我的徒弟，我豈能不快！」

「胡說，銀飛鷹何時曾拜你爲師？」

黃風怪哈哈一笑道：「你不知道的事情多着哩，他父親早就代他拜我爲師了。」

銀飛鷹一聽也莫名其妙，父親何時代我拜他爲師的？黃風怪這個名字叫人一聽必然與妖魔鬼怪聯係起來。可是眼前這位黃風怪倒像個溫文爾雅的儒者。長方形的白凈面皮，一對修眉入鬢，清澈的雙眼閃着逼人的精光，紅唇皓齒，皺紋間亦流露着文雅之風。道袍飄飄，神清氣逸。

蟒妖聽了他的話道：「黃風怪，看來你是非要人不可的？」

「那是自然，不要人，我何苦來你這骯髒之地！」

蟒妖一聲冷笑道：「嘿嘿，要人可以，得我的徒兒首肯。徒兒安在？」隨着蟒妖一聲怪嘯，剛才退去的那條巨蟒吐着毒焰，旋風般地奔了進來，張開血盆大口向黃風怪撲去。

黃風怪左掌一揚，一股勁力推得黑蟒滾向一邊，接着嘶嘶兩聲，黑蟒口吐黑氣又向黃風怪噴來。黃風怪撮口一嘯，疾風驟起，將那股黑氣倒刮了回去，直冲蟒妖。

蟒妖大驚，要知道這股黑氣是一種巨毒。人只要吸入一點，便會七竅出血而死。蟒妖一矮身，躲避的同時發出怪嘯，那蟒的嘶嘶聲又起，黑氣轉瞬不見，被黑蟒吸回去了。

原來黑蟒與人相鬥，首先是咬，咬不着便毒，毒不倒便纏，纏不着便掃。

此刻轟轟轟雷鳴的響聲驟起，黑蟒巨大的身軀飛了起來，一下子將黃風怪圈住。

黃風怪嘿嘿一笑，將身一縮，滑出了蟒圈，騰身一躍，跟着雙掌齊下，眨眼之間，蟒頭已破。黃風怪哈哈一陣怪笑：「倒便宜了這畜牲了，讓它死得太快了點。蟒妖，你還有何話可說？」這時銀飛鷹已悄悄來到蟒妖背後，拾起夜芒劍，猛力向蟒妖背心一刺。

豈料蟒妖十分機靈，人不轉身，反手一掌，又震飛了銀飛鷹手中之劍，隨之左掌一翻，欲扣銀飛鷹的脈門。

一聲輕喝突起：「着！」蟒妖的左掌忽然紅腫，無力下垂。

這當然是黃風怪略施的小技。

蟒妖猛力一喝：「黃風怪，你有本事不要暗算人，咱們硬碰硬地拚一拚。」

黃風怪微微笑：「好，你說怎樣拚法吧？」

蟒妖道：「我們比內力，我若輸了，人給你帶走；你若輸了，你也不用走，給我當個守門的。」

黃風怪說：「此話當眞？不准反悔！」

「哈哈哈，我蟒妖說話，從來算數！」

他們兩人立着比，誰的內力把對方震退一步，便算贏了。這兩個人一胖一瘦，一莽一雅，站的姿勢也各不相同。

黃風怪是立的一鶴定根，雙腿自然分開，目似瞑，意甚暇。

蟒妖站的是蟒頂蒼天。頭上仰，眼圓瞪，腿半弓，雙脚比齊。

初時只道是兩人對立玩耍的，過了一個時辰，雙方均顯得緊張。黃風怪面容紅漲，而蟒妖雙腿打顫，面色紫黑。而黃風怪雙腿堅定，面色轉白，額上已滲出細細的汗珠。眼看蟒妖臉上黃豆大的汗珠滾滾而下，雙脚向後跟蹌一步。

黃風怪立即收功，哈哈大笑：「認輸吧，你是男子漢、大丈夫不會食言吧。」

蟒妖道：「黃風老怪，你我的仇怨算是結下了，總有一天，我要找你算賬。你走吧！」

黃風怪又一陣哈哈大笑道：「你來算吧，我老怪隨時準備奉陪！」

他過去拉着銀飛鷹道：「還楞着幹甚麼？走！」黃風怪拉着銀飛鷹翻山越嶺如飛而去。

銀飛鷹只覺得如騰雲駕霧一般，較先前蟒妖帶他又快了許多，不知過了幾重山，幾道嶺，來到一座青石砌成的大院。

黃風怪將手一鬆道：「到了。」

銀飛鷹待黃風怪上首坐好，倒頭便拜：「師父在上，徒兒拜見！」

黃風怪看銀飛鷹笑道：「我一生無兒無女，意欲收你做個義女，不知你意下如何？」

銀飛鷹想到：難得他一番好意，自己的父親又遇難了，我也正缺少父愛。於是重新下拜道：「父親在上，受孩兒一拜。」

黃風怪喜得合不攏嘴，忙道：「吾兒免禮，想不到我黃風怪孤苦一生，老來還有這麼個如花似玉的女兒，平生夫復何求！哈哈哈！吾兒快去沐浴更衣，休息休息，我們明日開始練功。」

銀飛鷹道：「父親，你原想收我爲徒，爲何又將我弟弟擄來？」

黃風怪笑道：「其中的奧妙，你不問也罷，日後自知。」

銀飛鷹不便再問，想起山下的伙伴們，又道：「父親，我還有幾個同伴在山下，我想去告訴他們我在此習武之事，以免他們懸念。」

黃風怪道：「不必，自有石屋道長照顧他們。」

第二日丑時，小道童來敲銀飛鷹的房門：「師妹，師妹，練功了。」銀飛鷹跟他來到後面的懸崖之上，一看黃風怪早已佇立多時。見銀飛鷹到來，責備道：「那有練功之人貪睡的？以後每天丑時到達這裡不誤。」

銀飛鷹道：「孩兒遵命！」

黃風怪教他對江撮口而嘯，吸大江晨風，飲青山朝霧。佇立兩個時辰，天已大亮。一輪紅日從青山背後茫茫霧海之中姍姍而出。黃風怪教他對着初升旭日練三陽火焰掌。將旭日的七彩精元，吸虹吐納，與全身電火溶爲一體，稍稍借助內力，即可迫集于雙掌之上。

銀飛鷹爲了早日功成，潛心習藝，摒棄一切雜念，從早到晚，一任江風山霧侵襲，迎朝陽，送晚霞，練功不止。

黃風怪心裡暗喜道：「這丫頭倒是一塊好鋼。」

轉瞬一月已過。這日晨功畢，黃風怪喚道：「吾兒過來，讓爲父試試你的功力。」

銀飛鷹跪稟道：「請父親出題！」

「呼風！」

只聽輕嘯一聲，狂風驟起，刮得山上大樹倒的倒，歪的歪。

黃風怪道：「止！」

「喚雨！」

又見銀飛應撮嘴一吸，右手一抬，驟然烏雲壓頂，大雨傾盆。但立在山頂上的三人却滴水不沾。這喚雨之術，本是用深厚的內力，將附近水源的水吸至空中灑了下來的，若百丈之內無水，亦可以內力發寒氣使太空混沌之塵氣疑結而下。

黃風怪又喝聲「止！」他隨即又道：「南孩，與師妹對掌！」

小道童道：「是！」他不打話，呼呼雙掌連攻三十招，挾着風雷之聲，震得羣峯呼應，甚是兇猛無比。

銀飛鷹不慌不忙，運掌拆招，那掌風不僅有風雷之聲，還夾着電光火石和撲鼻幽香。

他們一來一往，招式奇特，變化莫測，南孩越攻越急，四面八方皆有他的身影掌風。

要是在上山之前，銀飛鷹在這種凌厲的掌法下，只有甘拜下風。如今他在黃風怪的親自指點下苦練了一月，功力猛增。他也就一招一式地將南孩之掌法一一化解。

銀飛鷹打得性起，一記三陽火焰掌，直取南孩前胸。

任是南孩騰如閃電，仍舊中了一掌，胸前衣服頓時起火，他忙跳出圈子撲火，銀飛鷹又用另一掌散發冷氣幫助他把火撲滅。幸喜銀飛鷹這一掌只用了五成功力，若用十成，南孩的胸部會全部燒焦。

黃風怪哈哈大笑道：「好也，好也，不枉我精心教你一場，下山去吧。你弟弟在山下石屋裡，讓石屋道人交給你。」

銀飛鷹大喜，只是一月來與黃風怪相處，受到他父親般的照顧，還眞不忍驟離。他跪下拜道：「父親在上，受孩兒一拜，月來蒙父親教誨，孩兒終身感恩戴德，今天下山，不知何時再能見到父親，以報父親大恩。」

黃風怪道：「爲父山野雲鶴倒也慣了，你不必掛念，你我自有相見之時，快快走罷！」

銀飛鷹又拜了幾拜，便下山去了。

走了半里之遙，便見南孩在路旁相候。見他來了便道：「師妹，爲兄送你下山。」

銀飛鷹拱拱手道：「多謝師兄！」兩人展開上乘輕功翻山越嶺而去。

再說書敏、吳健他們在山下石屋住下。天天盼銀飛鷹下山，總不見下來，甚是焦急，便去問石屋道人：「道長，你領我們去尋我們的小兄弟吧。」

道長道：「你們不能去，去就送死。」

書敏道：「黃風怪是不是將銀飛鷹小兄弟整死了？」

老道閉目搖頭道：「不會，銀飛鷹是黃風怪的徒兒，豈有害他之理？」

書敏更覺奇怪，又問道：「黃風怪何時收銀飛鷹爲徒的呀？」

道長搖頭道：「不知道！」

石屋道人不耐煩答應他們，自去後山練飛鏢，這是他每日的功課。

書敏他們上山不能，走又不能。尤其是書敏，離開了銀飛鷹，猶如失了魂魄一般。每日必爬到最高山頂去望，每次都失望而歸，好不容易熬過了一個月。

這日中午，銀飛鷹與小道童突然降臨在他們面前。書敏忘情地抓上去，一把抱住銀飛鷹道：「小兄弟，你想死我了。」

銀飛鷹輕輕地掙脫出來道：「把各位久候了，眞對不起。小弟實感抱歉。」

吳健道：「公子，你去哪裡？是不是黃風怪收你爲徒？」

銀飛鷹笑道：「黃風怪道長收我爲義子，教我練功一月。」

南孩對石屋道長道：「石屋道長，師父命令你把李玉林交他們帶走。」南孩又轉身對銀飛鷹一揖道：「師……啊，師弟保重，後會有期。」

銀飛鷹在路上交代南孩喊他師弟，剛才南孩差點叫錯了。

銀飛鷹嘻嘻一笑道：「師兄保重，後會有期。」

這時石屋道長不知從哪裡將玉林帶出來，交給了他們。瞇着雙眼看一眼銀飛鷹，那眼光是那麼異樣。

銀飛鷹不覺心頭又是一懍，這眼光多麼熟悉，正待動問，石屋道長却一聲不响地又進自己的石屋去了。

吳健道：「原來小公子就在這裡，早知如此，只管找這石屋道長要就得了。」

銀飛鷹道：「我也曾問過義父，爲甚麼要將玉林弄來，他說，日後自知。」

一路上書敏、吳健、安老伯等都驚奇地發現，銀飛鷹的功力已非昔比，眞是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

結交豪俠　準備復仇

臨仙小鎭新開了一家「春和葯鋪」。診病的先生却是兩個美少年，但醫術高明，手到病除。不到一月，名聲大振，求醫者盈門堵戶，絡繹不絕。

光陰似箭，不覺秋去春來，又是一年楊柳綠，求醫者却找不到醫生了。葯店伙計說，老板外出游方，須得一年半載方回。

這兩個少年郎中究竟上哪兒去了呢？峨嵋山，古木蒼藤，萬壑千山，一對璧人攀藤附岩飛馳而上。陳恭尹曾道：「子規啼罷客天涯，蜀道如天古所嗟。」這麼難的蜀道，在這兩個少年的脚下，如履平地。他們一路說說笑笑上得山來，經報國寺到清風閣，山勢較緩。由萬年寺到萬佛頂，就要步步登高了。只見羣峯嵯峨，怪石峋嶙，窄澗幽谷，蒼松翠柏，飛瀑流溪，少年中一個身輕如燕，秀美無比的正是銀飛鷹，另一位是周書敏，他們是上山來拜見師父的。

銀飛鷹道：「好個自然佳景，怪不得有『峨嵋天下秀』之譽哩！」

周書敏快樂地大笑：「讓你大開眼界了吧！」

書敏拉着銀飛鷹纖纖小手，並肩齊驅，見銀飛鷹敏捷矯健的身形讚嘆道：「我的小兄弟，你眞行，賽過了我這個山裡通。」

「甚麼山裡通水裡通！看招！」忽然一條金鋼棍，旋風而至。來人正是周書敏的師兄，催命指王元捷。這位大師兄四十開外，四方大臉盤，紅光滿面，目光銳敏，個子矮挫墩實，渾身肌肉一股股隆起。一看就知道是一個有深湛武功的人。他使一招千里穿針，舉棍直搗書敏的後腦。書敏一驚，拔劍一格，乒乓一聲，直震得手背酸痲。

「啊！是師兄啊！是我呀，師兄，我是書敏，你不認識了嗎？」

「打的就是你，看招！」話未停，棍先到，又一招旋風捲亂雲，橫刮了過來。

書敏只得跳躍躲閃，以劍護身。

一條拂塵，倏然而至，震得兩人各後退數步，原來是智仙道長來了。

「元捷，你師弟一年多未上山了，今日上山，你怎能如此無禮？」

「哼！」元捷冷哼一聲走了。

書敏、銀飛鷹拜見師父。

書敏道：「師父，徒兒下山尋不見師妹，只好上山來回稟師父……」

智仙道長哈哈大笑：「啊，玉珠，你竟女扮男裝，瞞着你的師兄啊！」

銀飛鷹道：「誰叫他有眼不識泰山？」

書敏恍然大悟，上前一握玉珠的雙手道：「師妹，你……」

銀飛鷹抽出雙手道：「誰是你師妹？我是你的小兄弟！」

師徒三人均大笑不止，進道觀的路上，銀飛鷹悄聲問道：「敏哥，大師兄何故與你過不去？」

書敏搖搖頭道：「我也不知道。」

師兄妹在峨嵋山潛心學藝，斗轉星移，轉眼已到了春暖花開的季節。師父又命他們下山，書敏不覺潸然淚下，他從小由師父撫養長大，又授以武功，他一向視師父如父親，因稟道：「我願侍奉師父，不願離開師父。」

智仙道長道：「不用，你倆去看看書敏的母親，便下山去罷，不用再來辭行。」又遞給書敏一封信道：「敏兒，將此信交給玉珠母親，請她按信上的話辦。」

玉珠覺得奇怪，書敏的母親不是早死了嗎？上哪兒去看？師父爲何還寫信給我母親？

走出師父的禪房，悄悄問書敏：「你母親在哪裏？」

書敏忙扯扯他的衣袖道：「跟我來。」

他帶領玉珠來到後山一個山洞口，入得洞來，從一掛壁石梯下去，裡面還有隧道。隧道盡頭有扇小石門，書敏一按門鈕，石門自開，只見一間石室，內有一具水晶棺，睡着一位美貌的中年婦人，這便是書敏的母親。書敏焚上三炷香，又燒了一掛錢紙，他倆祭拜了一番，第二日清晨，他倆背好包裹下山。出得山門，流目四顧，奇石怪林似眷眷有情，心裡不覺一陣悵然。他倆在山頭慢慢轉了一圈，才施展輕功飛馳而去。走到山腰一條崖坎底下，突然從崖頂飛下一個人來。手握金鋼棍，似一座鐵塔阻在書敏面前。

書敏一驚道：「師兄，何勞你這麼遠相送？」

「嘿！我來與你算賬，可沒雅興來送你。」

書敏道：「你幾次三番與我爲難，你我之間究竟有甚麼賬好算，請示明白。」

「你眞要問，我就告訴你，讓你死個明白。師父與我有殺父之仇，我要殺他，還要殺他的小崽子——你。他不讓你練一指彈，是讓你替他傳宗接代，我今天偏要殺了你，讓他絕種，以報我三十五年來的深仇大恨。」說完舉棍就打。他使的這根金鋼棍，重約六十斤。他舞起來不費吹灰之力，得心應手。書敏必須在寶劍上貫注深厚的內力，才能與他過招。

書敏一邊舉劍抵擋，一邊道：「師兄此言，小弟頗爲困惑，有話慢慢說清。你我師兄弟不要傷了和氣。」

王元捷將棍一頓，道：「好吧，我再說一遍，免得你做枉死鬼。你的師父便是你的父親。那老東西殺了我的父親，所以我要讓他斷子絕孫，必須殺你。」

書敏一驚道：「師兄，不可胡說，師父就是師父，我父母早逝，是師父撫養我成人，我對師父敬之如父。再者師父對你也是有大恩的，將你撫養成人，你怎能恩將仇報？」

「嘿嘿，你知道甚麼？我可沒時間與你囉嗦。看招！」

書敏只得舉劍來迎。他只是招架，並不還手，他心裡亂極了，師兄爲何無緣無故的說出這種話來，自己的父親究竟是誰？他的心裡苦極了，思緒紊亂，劍招也紊亂不堪，有幾招幾乎被棍打到。

玉珠看得十分着急，嘩地一聲雙劍出鞘，兩道白光向王元捷下三盤殺來。這叫做「圍魏救趙」，立即解除了王元捷在三上盤向書敏的威脅。

王元捷怒道：「你這小妮子，找死！」

玉珠哈哈一笑道：「大師兄，我與你捉迷藏玩。」

王元捷的金鋼棍一招金棍探海直劈而下，眼看玉珠將要喪生棍下，但玉珠一挫身，已到了王元捷背後，一招引綫穿針，直向王元捷背後刺去。

王元捷忙將身一偏躲過了這一招，一個旋身又一棍向玉珠的肩井穴劈來。

玉珠身形只一晃一提，就到了王元捷的左上方，凌空向他的肩井穴刺來，這是玉珠化凌空掌爲劍招，速度之快，是無法躲避的。

虧得王元捷功力深厚，急忙用棍一格，只見金光迸裂，雙方都覺虎口震得酸痲。王元捷的棍硬是被玉珠的削鐵如泥的寶劍砍了一個小小缺口。

這一下，王元捷不由得不吃驚。他的內力雖强，金鋼棍雖重，却奈何不了這位小師妹。

兩百招以後，自是氣喘噓噓，而玉珠却輕鬆自如，衣袂飄香。眞個是：「春衫不用金爐熱，猶如百花香裡薰。」只因她使的是巧力，催命指王元捷使的是死力，自然難於與玉珠相拚。只聽王元捷怒吼一聲：「呔，不置你這小丫頭於死地，我就報不了父仇。」立即怪嘯一聲，棍花四射，化成千百條棍影，條條都向玉珠的上下左右各個重要穴位砸來。簡直防不勝防，躲不及躲。

書敏驚呼一聲：「一元混沌八卦棍，賢弟注意！」他又提劍從坎門殺入，邊揮劍邊喊：「跟着我！」

玉珠跟着他殺了幾招，已掌握混沌八卦棍的要領。揮劍自如，劍花漫舞與書敏配合默契。

又戰了二三百合，王元捷漸落下風。只見崖上又飄下一人，一條拂塵在劍棍之間輕輕一拂，便有一道勁風向四面擴展，推得他們三人各自向後退去。

玉珠眼快，忙跪下道：「師父！」

書敏也跟着跪下。

王元捷伸指向智仙道長猛力一點。

玉珠大呼：「一指禪！」

智仙道長不慌不忙，將拂塵向那隻將要點到的催命指只一揮。

王元捷大叫一聲：「哎喲！」催命指已斷。

王元捷道：「你好狠毒，毀了我的催命指。」

智仙道長道：「我傳你催命指時，已囑咐你，只能對敵，不能對友。你敵友不分，此指留不得。」

書敏、玉珠起來，站在一旁。

王元捷早已展開輕功向山下奔去。

智仙道長喝道：「站住！元捷，你不須怨恨我，我與你父親的恩怨已經了結。」

智仙道長講了下面的故事：龍江鎮有一綢緞莊的小老板周浩，與鄰居雜貨鋪老板的女兒余秀娟從小訂親。他倆青梅竹馬，情深意篤。那知余秀娟生得美貌，被本縣知縣的公子王鐘看中，威迫成親。

周浩一氣之下，上了峨嵋，尋師訪道，習練武藝，藝成回家欲尋知縣公子報仇。但考慮到秀娟的幸福，沒有去。

那知在一日深夜，秀娟跑出來找到他家：「開門，開門！周浩，浩哥！」

家人為他開了門。她來到周浩房間泣不成聲：「浩哥，救救我吧，你要給我報仇啊！」

「報甚麼仇？誰欺負你了？」

「王鐘喜新厭舊，又娶了二房小妾，嫌我是眼中釘，非打即罵。那老賊又姦污了我……我……我再也過不下去了。浩哥，你給我報仇！」

周浩一氣之下，沖到王家殺了王鐘，抱來了他五歲的兒子。從此，秀娟與周浩便遠走他鄉，最後來到峨嵋山隱居。十年後又生下一子，孩子兩周歲時，秀娟染病身故。

這病本是王鐘殘害她留下的，周浩變賣全部家產，從外國買回一隻水晶棺，將秀娟裝殮，讓她玉顏永存……」

講到這裡智仙道長發出一聲長嘆，不再講話。

不知過了多久，智仙道長道：「你說我們的恩怨是不是已了哇？」王元捷轉身走了，他沒有回頭。朝陽穿過薄霧，照着他孤零零的身影。

書敏與玉珠雙雙跪在智仙道長面前道：「父親！你眞是我的父親！」

「師父！這是眞的？」

智仙道長潸然淚下，點點頭。

書敏道：「父親，你隨我們下山吧，我也好盡一盡人子之孝。」

智仙道長搖搖頭：「我在這山裡住慣了。再說，這裡還有你母親哩！你們去吧。」玉珠被師父與師母的眞摯情感所感動也道：「師父，你既不願下山，就讓我們在這裡陪伴你吧。」

「不必，你們下山還有個任務，如若王元捷投靠清軍為非作歹，你們就代我清理他。」說罷，身形一晃，忽然不見。

玉珠、書敏已知師父的輕功已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只好望空而拜，然後動身下山。

此時，霧已散盡，一輪艷陽當空。暖暖紅光，普照羣峯，姹紫嫣紅，美不勝數。書敏、玉珠展開輕功，飄然下山去了，一路春風拂面，衣袂飄香，一片暖融融的春景，眞是春不醉人，人自醉了。

且說賈宗在武漢當天得到銀飛鷹李玉珠的回書，展開一看，頓時呆了。那清秀的筆迹，結尾的「李玉珠」三個字使他聯想到銀飛鷹嬌美的容貌，銀鈴般的笑聲……難道是她？怪不得他對我們家的情況了解。

他馬上差心腹管家賈仁去皇甫德處探聽，如若李玉珠沒走，他定要去見他一面。

賈仁回報：銀飛鷹李玉珠，確是罪臣李庭儒之女，昨夜大鬧薛府，救出了被薛府搶去的一個女子，乘船連夜逃去，薛府會同本府制台衙門兵丁連夜追趕，結果損兵折將而歸……

賈宗一聽，急得團團轉，對賈仁道：「你知道嗎？李玉珠與我從小訂親，是你未來的少奶奶呀！一旦有個三長兩短如何是好？」

賈仁道：「公子急也沒用，不如快去京城，稟明老爺，派人出去尋找。找到了，把少奶奶接回去，不就得了。」

賈宗一想也只好如此，他們一到京師，才知他父母早已與李家退了婚，他氣得病了一場，他父母趕緊托媒人為他說親，都被他一一推脫，直到父母答應為他尋找李玉珠，他才安心去應考，果然中了進士。自願上表要求到巴郡做知府，好親自去探訪李玉珠。

銀飛鷹與書敏回家，將師父的信交給趙氏，趙氏看罷便籠入袖中道：「你們一路風塵，去歇息吧。信中之事，待以後再議。」

原來這封信，是智仙道長請求將玉珠許配給周書敏的求婚書。

書敏與玉珠從師父交信時的神情已略知一二，今見趙氏如此說，很為不滿，玉珠道：「母親，師父信中所言之事，你的意下如何？」

趙氏道：「女孩兒家，不得多問。」

玉珠又道：「女兒的終身大事，自己應該關心，怎能不問？」

趙氏怒道：「放肆，你的終身大事要待玉林取得一官半職之後再定。下去！」

玉珠無奈，只得退下，受了母親的斥責，回房暗自垂淚，書敏跟了進來，勸道：「小兄弟，你不必傷心，等等就等等吧……」

玉珠一下子撲在書敏的懷裡哭道：「我們的事，母親是阻當不了的。我傷心的是，母親重男輕女，我如此為一家人奔波，支撐着這個家，讓弟弟攻書，使母親也過上錦衣玉食的生活，但她對我絲毫不關心，任意斥責我。」

書敏為他擦淚，勸道：「小兄弟，還有我這個哥哥關心你，你別哭了，只要玉林得了一官半職，就好了。」

從此，銀飛鷹與周書敏隱居巴山。延師為玉林授業，最後請的這個業師，是中過進士，做過知府的唐能。

他在李府一年來，深得趙氏的信賴，趙氏已背着玉珠親口答應將玉珠許配給他為妻，唐能喜不自勝。

秋闈已近，趙氏命玉珠打點行裝送玉林赴京趕考。玉珠將玉林之事盡行托付給唐能，派了他的心腹書童如意跟了玉林去。

那位唐能的父親，在京師官場熟人多，經過一番活動，玉林果然中了進士，並授官北京城知府之職。

他立即走馬上任，托付唐能派人去接母親、姐姐。

唐能滿口答應，但接來的只有趙氏，却沒有玉珠。

玉珠在送走唐能與弟弟之後，回來的路上，他百思不得其解，唐先生臨別為何對自己依依不捨，要求我親自送他？

他又聯想到唐先生花園吹笛，哀怨婉轉，花園習劍，虛心求教，從他的許多表現看來，似乎早就認識我。

他想着想着，不覺已回到家裡，想進房歇歇，忽然發現梳妝台上有一封信，拆開一看，竟是一首柳永的「鳳棲梧」：「佇立危樓風細細，望極春愁，黯黯生天際。草色烟光殘照裡，無言誰會憑欄意？」

「擬把疏狂圖一醉，對酒當歌，强樂還無味，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

還有一首「訴衷情」：「林邊英姿，鷹飛巧遇情深，帶得天涯馳往，東風有情送歸。嬌娥久離又會，巴山情語，咫尺天涯對。」

「殘陽裡，脈脈朱欄靜倚，幸會伊人，劍花香濃郁，愁何在？暮雲過了，旭日東升，天上人間，笛聲劍影牽。」

看完之後，玉珠心頭一顫，這兩首詞定是賈宗寫的，他何時來過？莫非唐先生……還未待他想下去，小香來找，她急急地道：「公子，周相公回來了，有重要事情等公子商量，他在前廳等你。」

玉珠急忙將兩首詞收起，到前廳去見書敏。

書敏一見他道：「小兄弟，皇甫兄派人來了。」

「皇甫兄派人來了，甚麼事？」

「來人說，皇甫兄的人運貨至武當山下，忽被官兵攔擊，說他們是捻軍餘黨，把貨物搶走，把人扣留，幸有一人走脫回去報信，皇甫兄帶人至武當交涉，也被官兵圍困在武當山上，來人是偽裝官兵混出重圍的，這是皇甫兄的告急信。」

玉珠看後頓生疑雲，問書敏道：「來人現在何處？」

「我讓他在前面花廳歇息。」

玉珠忙命家人去請，家人回來道：「回公子，不見了陸先生！」

玉珠一聽果斷地命令道：「傳令各人守崗位，不得擅離。」

家人應聲「是！」跑步走了，玉珠又把那信從頭看了一遍道：「這事只怕其中有詐。」

書敏道：「何以見得？」

「敏哥，你忘了『水滸』裏的神行太保戴宗為偽書的一隻印章栽在姓黃的小子手裡嗎？」

書敏恍然大悟道：「對對對，皇甫兄被困武當，隨身豈能帶有印章？賢弟所慮極是。」

這時送信人陸飛來到大廳，對玉珠單腿一跪道：「參見銀飛鷹大俠！」

玉珠還了一揖，道：「陸兄免禮，只不知皇甫兄幾時被困？陸兄是何時來尋訪在下的？」

「皇甫大哥十四日被困，當日我便突圍出來了。」

玉珠笑道：「陸兄一路辛苦，請暫去歇息，待我等商議停當再說。」

陸飛道：「皇甫大哥性命朝夕不保，望大俠早日前去增援。」說着竟哭了起來。

只是聲音大，雨點小，只聞聲，不見淚。玉珠頓時變臉，一拍桌子，霍地站了起來：「來人啦，把這奸細拿下！」

陸飛立即拔劍在乎，但仍舊笑道：「銀飛鷹大俠不念舊情，不願去救，也用不着發火呀！」

玉珠雙劍颼地出鞘，冷笑道：「你老實招來，是誰派你來的。招了，放你一條生路，如若不招，叫你即刻去見閻王。」

陸飛偷眼一看，身後早已立着幾名虎視眈眈的彪形大漢，書敏、玉珠均仗劍在手，想溜或者想反抗均屬不明智的作法，於是哭道：「銀飛鷹大俠，我說實話，是王元捷派我來探路的。」

玉珠冷笑道：「你仍不老實，你不說我也知道你們的詭計。王元捷叫你把我們誘至你們的包圍圈裡去，是也不是？」

陸飛大驚，這銀飛鷹果眞名不虛傳，他竟能猜透我們的用意。只得承認道：「是又怎麼樣？你們區區幾個匪衆，即使不設伏，你們也會完蛋。哼！」

玉珠命令幾個家人將陸飛帶下去關押起來。

書敏道：「賢弟，你還眞有幾下子，識破了他們的詭計。王元捷果眞投靠清廷，當了官了。」

玉珠道：「我正想這事。王元捷當了官，自然與你我勢不兩立，我們須要多加提防才是。陸飛之所以能找到我們的隱居之地，定是王元捷的指使

，因昔日在峨嵋山會與之談論過此事。」

書敏道：「我亦慮及此。王元捷不見陸飛領我們進入埋伏圈，必然會找到這裡來拚殺，我們必須作好應敵的準備。」

玉珠點點頭：「敏哥談得對。幸喜玉林弟已與唐先生進京了。我想將母親送回秘密山莊。此處的店伙計與別處的店伙計對換，招牌也須改改。我們將伙計中武功好的集結起來，屯于此處。以備應戰。」

書敏道：「很好，就這樣準備吧。」

玉珠立即進內室去對母親道：「母親，官府又派軍隊尋來了，恐怕又打仗了。您還是回山莊去住吧。」

趙氏道：「玉珠，敵人尋來，盡量躲避，不要與官家對抗。」

玉珠對這話雖然反感，但還是答應道：「孩兒知道。」他馬上幫母親收拾細軟，命幾個得力的家人僕婦抬着一頂轎子送走了母親。他又命人去召來吳健。

書敏對吳健道：「各個店中銀兩快集中送往山莊，一旦有變，不致使你我挨餓受凍，看來這一仗是非打不可了。」

吳健道：「我早已作好了準備，各店鋪銀兩多已存入山莊銀庫，即使有變，也只不過損失些貨物。」

「還有一事，也需急辦，你快派得力的人將東旭母子送入山莊。你集合武功好的伙計隨時待命，看山後烟火爲號。這裡的伙計由我統領。」

吳健剛走，一僕人慌慌張張跑來報告：「大老板，二老板，不好了，那個陸飛跑了。」

書敏忙道：「賢弟，你在此主持，我去山後看看。」

玉珠點點頭。

書敏來到後山石洞，只見兩個守洞口的伙計被殺，陸飛早已逃之夭夭。他忙命伙計各處搜尋，哪裡還找得到。他只好佈置好崗哨和巡邏的人員，才回到前廳。

玉珠業已佈置好房上的崗哨的大門口的機關。這座山中小店面對强敵，正嚴陣以待。

第二日黎明，山坳口放哨的一店伙飛馬來報：「報告老板，陸飛引來了官兵，已進山口。」

玉珠道：「敏哥，快命人去點烟火。」

點烟火的人剛走，又有人來報告：「大隊官兵向我店開來，昨晚報信人在前領路。」

玉珠道：「你去通知各個店員帶好武器，到前廳上房。」

「是！」店員去了。

書敏與玉珠帶上寶劍暗器，兩人一起縱身上房。

只見大隊官兵已到門前，正分兵形成包圍圈，陸飛領着一隊官兵在前門叫門。

只聽玉珠一聲令下：「開！」一個店員一按機關，大門頓時洞開，箭如飛蝗，門前的官兵已倒下一片。陸飛雖仗劍在手，突然之間也連中兩箭。

一批箭放完，那大門又自動關合。向兩側與後面包圍的官兵也被書敏指揮的匍伏在房上的店員的箭雨射倒十之八九，剩下的只得退走。

忽見一人穿着清軍統領官服，繼續指揮打門。他大呼一聲：「跟我來！」手揮一條金鋼棍，直搗前門，那門竟被他撞得搖搖欲倒，屋上的瓦也刺刺作响。書敏一聲驚呼：「王元捷！」又對玉珠道：「小兄弟，下！」

玉珠也應聲道：「兄弟們，下！」猶如天兵下凡，呼地一下，幾十個大漢在書敏、玉珠的帶領下飛了下來。

王元捷正在打門，忽見頭頂一白一黑兩條人影同時當頭撲來，一左一右夾擊，向兩邊躲讓已是不及，他來了一招舉火燎天，身子向後一仰，金鋼棍高舉向左右猛掃。

撲下來的正是玉珠、書敏。元捷的棍勢急速，玉珠與書敏更快，躲過他的棍風，雙脚落地的同時，雙劍已刺向元捷的咽喉。玉珠的另一支劍又來了一招鴛鴦點水，直搗元捷的腹心。

這元捷也眞了得，一招漫天掃雲，只聽嗆嗆嗆三响，架開三支劍，一個就地十八滾，脫出了劍芒的包圍，又一個鯉魚躍龍門，跳了起來。

玉珠、書敏的劍芒早到，未待他立穩脚跟，三條劍芒刺向元捷的上中下三盤。元捷早有準備，一條棍舞得銀光閃閃，天衣無縫，硬是擋阻了這三條劍芒的進襲。不過元捷雖然了得，怎敵得過玉珠、書敏這樣兩位高手的聯手進攻？

他倆配合默契，劍花閃爍，招招捅向元捷的致命處。

戰過百合，元捷已漸漸處於下風，待他棍法稍亂，左臂已挨了書敏一劍，鮮血滲透了衣袖。

正在他一楞之際，玉珠的劍芒又到。他右臂輕舒，用棍一擋，奮力一躍跳出了圈子。大喊道：「兄弟們，上！」立即有數十人一躍而上。

面對這一羣官兵，書敏的冷手霹靂劍，玉珠的凌空萬花劍，剛柔相濟，威力頓生，只見千百條劍光人影，冷氣森森，香味迷人，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擋者有死無生。

這兩位高手如猛虎入狠羣，殺得清兵鬼哭狠嚎。

這時一羣彪形大漢由一個士紳模樣的矮胖子率領，直衝過來，元捷精神大振，大聲鼓動清兵道：「薛大爺的生力軍來了。兄弟們，上！捉到活的有重賞。」

玉珠一驚道：「敏哥，我們不能戀戰，掩護伙計們衝出去。」

書敏大喊：「伙計們，向我們靠

攏。」

他們雙劍聯璧殺退前後左右的清兵。可薛霸的滾地刀已到，滾起地上的塵埃，掀起幾丈高的塵霧。

玉珠身姿靈活，一招脫袍讓位，避開他的刀鋒，立即以絕頂的輕功穿花繞柳，萬花劍舞得眼花撩亂，招招近身攻其要害，書敏被十幾條大漢纏住，殺得難解難分，他使出冷手霹靂的絕招，劍鋒到處，冷氣逼人，一連刺倒三人，刺傷兩人。仍有八人將他圍得鐵桶一般，那些被刺傷的人均冷得渾身發抖，未受傷的亦被他那劍的冷氣逼得亂顫，頓時失去戰鬥力。

這邊玉珠與薛霸正戰至酣處。

薛霸武功稍遜於玉珠，只是憑力大與玉珠殺個平手。

玉珠何等聰明，以身姿靈活，武功嫻熟的優勢，奇招迭出，劍氣漫天。

薛霸使出大力還是碰不着玉珠一根毫毛，他殺得性起，將滾地刀的一百零八式全部使出，一招接一招，一式緊一式，可不知怎地，他的刀在玉珠的萬花劍下，總也使不到要害處。

只見玉珠的劍花朵朵耀眼，香風陣陣勁吹，薛霸覺得心猿意馬，眼花撩亂，攻勢立即減弱了一半。

玉珠的劍招却逼得更緊，一招彩蝶穿花，雙劍似一對粉蝶從他的刀隙游過，直抵他的咽喉，眼看這不可一世的薛霸就將命喪黃泉。

聽得嗆的一聲，玉珠的劍忽地一偏，薛霸雖嚇得冒了一身冷汗，畢竟又從鬼門關還陽了。

可玉珠却搖搖欲倒，薛霸見機揮刀就劈，欲置玉珠於死地。

「刀下留人！」有人在喊。原來玉珠眼看快要爲世人除掉一害，心裡一陣高興，忘了防人暗器。

王元捷在薛霸危險的時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連施幾粒石子，擊中玉珠的幾處痲醉穴，才救了薛霸。

當玉珠危急時，他又大喝一聲：「刀下留人」救了玉珠，這是爲何呢？只因他被師父廢了他的一指禪功以後，他就下決心入朝做官，再找一個像師妹一樣的女子成婚，也好延續後代。

第一個願望很快就實現了，可是怎麼也找不到像師妹那樣的女子，今日一見師妹又起邪念，要薛霸刀下留人。

薛霸甩手一招，幾條大漢立即上前將玉珠捆了。

玉珠心裡明白，大意失荊州，忙運功解穴道，但來不及了，他們已把她捆起了。

書敏一見大驚，一支劍舞得神出鬼沒，又連連拋出暗器，擊退敵人一層又一層的包圍，直撲玉珠，王元捷又一粒金剛石子打來，書敏一揮手用飛鏢打落了他的石子，而打落的石子又直飛王元捷的面門。

王元捷吃了一驚，不得不佩服師弟的內力了得。他想，如若不制服這個仇人的兒子，師妹是無論如何不得到手的。他立即指揮薛霸和他手下的人，一湧而上又將書敏團團圍住。

而王元捷却徑直趕到玉珠身邊，用右臂將她一挾，跨上馬猛抽一鞭，急馳而去。

忽聽幾聲喝，大路兩邊突然飛出幾根絆馬索。山頂上箭似驟雨直朝王元捷射來，他用棍撥箭，但坐騎却一下子被絆倒，把他與玉珠各掀在一邊。

幾條彪形大漢飛躍而下，截住他的廝殺，又飛下兩員女將將玉珠救起。

這伙人正是吳健帶來的一隊生力軍，兩員女將正是匡、安兩位姑娘。她們解開了玉珠的穴道，玉珠舒活了一下筋骨，運氣活脈，立即又精神百倍，一揮手道：「吳大哥，帶男隊去助大老板，女隊留下助我捉拿這廝。」

吳健大喊：「男隊跟我來！」

玉珠與王元捷又交上了手。

那王元捷雖有一隻手臂負傷，仍然與玉珠戰個平手。

玉珠對付他沒有用萬花劍，而是用師父的專門傳授的懸空追風劍，只見他像一隻銀飛鷹，在王元捷頭頂，時而雪花蓋頂，時而雄鷹凌空，時而雲中觔斗，時而金蟾戲浪。

但見銀光錦簇，香風勁掃，直殺得元捷氣喘噓噓，他虛晃一棍，跳出圈子，落荒而走。

玉珠收劍，以絕頂輕功，只見衣袂飄飄，早已趕上王元捷，使出他的絕招三陽火焰掌，一掌向他面門拍去，元捷的臉面頓時被燒得焦糊，慘叫一聲，馳馬急奔。

玉珠只想教訓教訓他，因爲他畢竟是她的師兄，因之也不追趕。

此時一隊拿槍舞棒的人朝他們奔來。玉珠一驚，怎麼又來了這麼多人？今天只怕要吃大虧了。

哪知走近一看，玉珠驚呼起來：「大伯，大哥，是你們啦！」

一個鬚髯飄飄的老者道：「哎呀，李公子，聽說你們被薛霸帶的人圍困住了，我們大家急了，所以集合起來，爲你們助威來了。」原來這些人都是平時受玉珠、書敏施藥治過病的百姓。他們從內心感激這對師兄妹，平時就自動參加護村護店。這日一聽說玉珠他們有難，都自動集合起來拔刀相助。

玉珠拱拱手道：「謝謝大伯、大哥們，謝謝諸位！我們一起去解決薛霸那小子去！」

衆人發一聲喊：「走！要薛霸的狗命去，看他誰敢再來犯我們的小鎮。」

薛霸正與幾個大漢大戰書敏，一看又來了這麼多人，銀飛鷹也來了，他早已嘗過銀飛鷹的萬花劍的苦頭，情知不好，打一聲呼哨，想跳出圈子

逃跑。

書敏一劍刺來：「哪裡走！」

他只得又回手接招，怒聲道：「休得逼人太甚，我今天拚了！」薛霸眞個以性命相搏起來，只見險招迭生，全是兩敗俱傷的拚命打法。

玉珠一見，突地騰空一躍，寶劍凌空而下，只見白光一閃，薛霸驚呼：「銀飛鷹！」

話音未落，頭顱早已中劍，噗的倒地，再也不動了。

這一招即使近處的人也來不及看清它的來龍去脈。

衆人將助桀爲虐的薛霸的那些手下人團團圍住，使他們全軍覆滅。多數投降，少數戰死。

玉珠把俘虜集中起來道：「按照你們魚肉百姓的罪惡，是罪在必誅。吾鄉親父老均以慈悲爲懷，只要你們不再助桀爲虐，便放你們回去，沒有路費的還可以發給路費。」

這羣俘虜倒頭便拜：「鄉親們大恩大德我等當永世不忘。」

那位白髯飄飄的老者說：「只要你們不再來爲害百姓，不要你們記甚麼恩德，如果還想來犯我巴郡，我們定要你們人頭落地！」

俘虜遣散了，玉珠把來助戰的鄉親們請到店裡設宴款待，大家盡歡而散。

玉珠只把白髯老者留下道：「尚大伯，敵人恐還會來找痲煩，請你勞駕組織村中青壯年習武健身，以備不虞。」

老者連連點頭稱是，百姓走了，書敏道：「賢弟，只怕皇甫兄果眞有難，我們是不是去武當看看。」

玉珠道：「敏兄所慮極是，我們到武當去走走，有事則救皇甫兄，無事就往京師去，估計玉林高中不成問題，我們就便報了殺父之仇，再往巴山隱居。」

書敏道：「不，報了殺父之仇後，我們也去佔山爲王，殺盡天下的貪官劣紳，爲窮苦百姓伸張公道。」

吳健道：「周相公所言極是。公子，別搞甚麼隱居了。你隱居，敵人也不會讓你安寧，不如劫富濟貧，做一個草莽英雄！」

玉珠大笑道：「吳健草莽英雄的癮還沒有過足呢？好吧，何惜身軀豈重名，劍指青天向不平。伙計們，誰願跟着我們鏟除天下不平事，爲貧民百姓伸冤雪恨的，就留下跟我們幹，不願意的，此時便可回家。」

衆伙計齊聲道：「我們願意跟着大老板，二老板幹！」原來這些伙計在進店前都是缺吃少穿的窮苦百姓，經過書敏、玉珠精心挑選過的血性男兒。這時經過一場殊死的搏鬥，已得到初步的考驗，只有個別人輕傷，絕大多數都是能以一勝百的壯士。此時，正如乾柴烈火，大家抹拳擦掌地準備大幹一場。

手刃奸臣　父女團圓

熱氣騰騰的大廳裡，玉珠，書敏正領着伙計們在商議進京報仇的大事。最後決定分幾起假扮客商出發。家中店中之事交給李管家安老伯、匡姑娘總管。

吳健帶一隊打前站，書敏與玉珠帶一隊居中，蕭日生與安姑娘新婚，安姑娘定要跟他進京，他們倆帶一隊作第三路，陶雲、冉山帶一隊作後隊，司馬明作各隊與中隊的聯絡員，幾起人馬先後出發了。

一路上金風送爽，萬山紅遍。田野莊稼已收穫，留下一片褐黃，與藍天碧雲相輝映，好一幅金秋景色，然而玉珠等却無心觀景。

他們催馬揚鞭，趲程趕路，他們記掛着皇甫德，不知他的生死存亡。

這一日來到距武當山不遠的雙河口，玉珠命吳健派人前去打探，幾隊人馬均停止前進。

司馬明被派去探聽情況，他去了一日，傍黑才回來。

他穿回一身清兵號衣，書敏一看十分高興，着意誇讚了他一番。司馬明道：「皇甫先生果然被困山上，是大內武師帶了三百清兵將下山道路全部堵死。」

玉珠、書敏看了他繪的地圖，商量了一陣，把衆人招集起來，如此這般分派已定，讓大家休息，初更出發。

是夜東北風勁吹，三更將近，清兵軍營起火，火勢越燒越大，清兵從夢中驚醒，有的來不及穿衣服，光着身子從營房中逃出，還有些來不及逃出的，被大火燒得鬼哭狼嚎。

此時，書敏、玉珠已來到一家小客店，撬開了店門。

他們一人踢開了一個武師的房門。只聽颼颼風响，他倆趕緊一挫身，躲過暗器，同時發出自己的暗器，就在兩個武師躲避暗器之際，他們的劍芒早到。這兩個人來不及穿衣服，只穿着一件內衣倉卒應戰。

玉珠施展萬花劍，只見劍花朵朵，清香陣陣，這個瘦長個子武師一陣迷糊，心搖神蕩，被玉珠刺中前胸，撲倒在地。他又拍出一記三陽火焰掌，那武師立即面目焦糊，雙眼難睜。

玉珠趕緊過去支援書敏，書敏對付的這個武師，是「魯智深」似的人物，所不同的是魯智深行俠仗義，他却爲虎作倀。他揮一柄鋼叉，力大無比，與書敏殺得難解難分。玉珠一招彎腰插柳，欺身而進，雙劍直掃莽漢的下三盤。

莽漢倒也機靈，偏身一躍，一招回風掃柳，鋼叉直掃玉珠楊柳腰。書敏一招擧火燎天，直刺莽漢的面目，莽漢隨即回叉接招。玉珠、書敏雙劍聯璧，又加上玉珠的另一手游劍，直

殺得莽漢氣喘噓噓，手忙脚亂，書敏一招彎弓射月，一劍穿過，莽漢左面頰受傷。

莽漢哎喲一聲，叉捲埃塵，拖起一股煙霧，來個金蟬脫殼，待到埃塵稍散，已不見了莽漢的人影。

此時，吳健他們已趕來，幫助各處搜尋，仍不見踪影。玉珠道：「走，接皇甫兄去。」

他們一起向北面山上冲去，只見皇甫德一伙人正與清兵混戰。

玉珠命人高喊：「清兵弟兄們！你們的首領死的死，逃的逃，你們何苦在這裡送死？要命的躲開，擋道的掉腦袋。」

這一喊果然有效，清兵紛紛四散逃走，皇甫德的人馬追殺一陣，便到山脚下與書敏、玉珠會合。

書敏道：「大哥，我們來遲，讓大哥受驚了。」

皇甫德緊握着書敏的手，熱淚盈眶，感慨萬千。對書敏道：「要不是兩位賢弟，愚兄只怕要死在山上了。」

玉珠道：「大哥，你的人馬再回武漢，恐怕不可能了，不如上小弟大巴山去暫避一時，不知大哥意下如何？」

「好，好，只好打擾賢弟了。」一行人護送皇甫德衆人重返大巴山。由於事急，武當的奇景也來不及欣賞。眼望着雲飄霧合的七十二峯，幽邃崢嶸的三十六岩，迤逶清澈的二十四澗，碧澄如鏡的十池、九井、三潭。

銀飛鷹嘆口氣：「這麼好的風光美景，我們却無暇觀光，只好有待來日了！」

皇甫德道：「賢弟有此雅興，何不駐足幾日？」

玉珠搖搖頭：「不了，走吧！」玉珠一邊揚鞭催馬，一邊問：「大哥，你是何故被困山上的？」

「噯，說來話長，自從與二位賢弟分手，薛霸聯結官府找我的痲煩，這次我的一批運往西安的貨物，由二十幾個兄弟押送，剛走到武當附近，就被一隊清兵强行扣留，一個伙計趕回去給我報信，我帶着幾個兄弟來找他們要貨物，他們就將我騙上山來，團團圍困欲置我於死地，並聲言我是捻匪，要捉拿我的人去領賞，幸喜賢弟等趕到救了我。」

「原來如此，大哥的家眷呢？」

「我早已將他們送回老家開封了。」

書敏、玉珠、皇甫德一行人又回到大巴山中部的山莊，設宴爲皇甫德壓驚。稍事休息，即起程赴京。

皇甫德堅持要跟玉珠進京以便助他一臂之力，玉珠只得應允，盡量精選人員，分途進京。

再說唐能帶着玉林等進京，一路上曉行夜宿，一日來到石家莊，離京師不遠了，歇息一宿，次早上路。只見山川如畫，風景秀麗，精神不覺一振，隨口唸道：「只爲伊人上巴山，千里奔波豈畏難。烏紗玉帶何足惜，但得嫦娥常照看。」

如意其時正跟在唐能後面，因道：「唐先生，你說的伊人是誰呀？」

唐能還沒有回答，玉林便道：「你懂甚麼？隨便亂問。」

如意見玉林如此輕辱他，有些吃不消。因道：「誰說我不懂？我們公子常教我讀詩，周相公常教我習劍。」

唐能哈哈大笑，摸着如意的頭道：「周相公對你們公子似乎很好。」

如意笑道：「不錯，他們本來就是師兄妹。」

玉林聽了如意的話，瞪了他一眼，認爲如意忽視了他的主人身份。怒喝道：「誰叫你這麼同我說話？哼，都是姐姐慣的，跟我頂嘴，待我回家稟明母親，好好管教管教你。」

如意道：「適才是小人放肆，請小公子見諒，千萬別告訴老夫人。」如意倒不是爲自己，全是爲玉珠。他知道，只要玉林告狀，老夫人準要訓斥玉珠。

玉林一聽火更大了，將如意拖下馬來道：「哼，你就怕老夫人，偏不怕我，我偏要你怕。」說着一抬手，拍地給了如意一記耳光。

如意捂着臉剛想躲開，玉林喝道：「站住，誰叫你走？」又是一脚踢去。

唐能看不過眼，忙道：「玉林弟，你不該打如意，他並沒有說甚麼不妥的話啊！」

「哼，唐先生，你不知道，他常仗姐姐的勢欺負我。」

「啊，這一點我倒沒有看出來，你別與下人一般見識，你瞧你姐姐多大度！」

玉林想：你愛姐姐，自然覺得他甚麼都好。哼，可見你也是個昏官。可是他沒有說出來，害怕得罪了這位將要爲他當官鋪路之人。

唐能拉着玉林往回走。忽聽有人大喊：「大人，大人！」

來的是唐仁。唐仁跪下稟道：「大人，老夫人派人找來了，問大人爲何不理府衙之事……」

唐能道：「走，進店去說話。」

回到店裡，唐能對唐仁道：「讓老夫人派來的人回去，就說我立即進京，叫他們另買一套房子備用。」

唐能又對唐仁耳語一陣。唐仁點頭道：「是。」

他帶了銀兩、伴當往回走了。

如意道：「唐先生，唐仁大哥怎麼又轉回去了？」

唐能道：「他去有事！」

快到京師，唐能對玉林、如意道：「爲了讓玉林弟應試不被仇人發覺，玉林弟改名李璆，是我四弟。你姐姐名李仙，到我家也這麼說，不要說漏了嘴，惹出不必要的痲煩。」

他們答應「是。」

玉林又交代了他的另一名僕人。

唐能道：「我們找戶人家整頓裝束，準備進京。」

他們找到路邊的一家小店，如意給唐能送來洗臉水。洗面，整裝，他立即容光煥發，儼然一個瀟灑英俊的富家公子。

如意驚奇地道：「啊，唐先生，你好漂亮！」

賈宗道：「如意，別喊我唐先生，我是京師鹽政史賈滸之子賈宗，是巴郡知府賈大人，哈哈……」

如意直眨巴雙眼。賈宗又道：「如意，在你們女公子面前，你可不能說破，還是叫我唐先生。」

賈宗回到家，還帶來了未過門的媳婦的弟弟，他的父母自是歡喜。他一到京師就為玉林到處去拜訪各位主考官，第三日便進入考場。

玉林考完就在他家等候發榜。不過三日報帖就送到了賈府上，玉林中了第五名進士。

賈宗的父母均十分高興，認為親家家中亦有人做官了，與他家眞正是門當戶對了。忙設宴款待報子，又設宴為玉林賀喜。

由于賈宗的父親托人保奏，使銀子活動，玉林已授北京府知府之職。他隨即上任，衙門威嚴，玉林竟做起知府大人來了。

玉林上任，賈家為他設宴祝賀，也為他送行。

如意私下裡對賈宗道：「賈大人，我不願去跟小公子，我向你告別，去找我們公子。」

賈宗道：「你上哪兒去找你們公子，乾脆就在我這裡，等你們公子來了，你再去。」

如意一想，也只好如此。

銀飛鷹、霹靂劍、神鞭客、响天雷等分成三起入京，銀飛鷹與霹靂劍、方姑娘為一路。神鞭客領着他們三個兄弟為一路，响天雷領着陶雲、冉山、東方義為一路。

却說銀飛鷹與霹靂劍、方姑娘還帶着三個會武功的店員白芷、夏苓、司馬明向京師而去，一日，他們在新鄉找到一家客店住宿，一進店，突然有兩個灰衫的漢子一高一矮，撲到他們面前。

書敏拉開架勢準備對敵。

銀飛鷹莞爾一笑，上前一揖道：「兩位壯士有何見教？」

高個子道：「你，就是銀飛鷹吧？」

「不錯，閣下有眼力，閣下問我有何貴幹？」

「沒甚麼，本人就是想尋你。」聲音冷冷的。

銀飛鷹亦冷聲道：「十分榮幸，我銀飛鷹能受到閣下的關注，只是不知閣下尋我有何見教？」

矮個子陰惻惻地道：「我們找你是受人之托，你若乖乖地跟我們走，我們也不難為你，若是不的話……」

銀飛鷹突然爆發一陣銀鈴般的笑聲道：「跟你們走，上哪兒去？你們是甚麼人？」

「京師，你在武當殺了官兵，朝廷命我等捉拿你。」

「哈哈哈，捉拿？只怕我手中之劍不願意。」

這兩個灰衫人，正是陸懋宗派遣的兩名高手，專程在路途攔截捉拿銀飛鷹的。

「嘿！」地一聲，矮漢子已一掌劈來。並道：「你不願意，我要你願意！」掌風虎虎，勢不可擋。

玉珠嘻嘻一樂道：「通臂拳！」她運起追風掌，當空一擊，猶如電閃雷鳴，掌帶三陽眞火，矮漢子大驚：「火焰掌！」

「嘿！算你識貨！有本事的接招！」

矮個子哪還敢接招，急忙撤掌，就在他撤掌之際，前胸早已着招。這一招之快，連他自己也說不清是怎麼着了招的，只覺得胸前頓時皮肉焦糊，劇疼難忍，慘叫一聲退出了圈子。

高個子正在與書敏酣戰，他的通臂掌掌法靈活多變，臂掌一出，立即回手用翻、展、挺、裂等連環手，使冲、推、操、送。只見掌風雷動，電光石火迸發。

可書敏也不差，他以遒勁剛猛的霹靂掌，化解高個子的一招一式。當他的劈山之勢未出時，書敏霹靂掌的力劈泰山，以銳不可擋之勢搶先劈來。掌凝透骨的寒氣迫得高個子撤掌抽身。

高個子也不簡單，借抽身之勢，迅雷不及掩耳地一掌向書敏的面門劈來。玉珠呀地一聲，來個順手牽羊，以己之力引開高個子之掌勢，又迅速一掌拍向高個子腋下。

高個子哎喲一聲，蜷縮於地。

書敏舉掌要拍他的天靈蓋，這一拍，這高個子定然沒命了。

玉珠忙伸手攔住，又將高個子扶起道：「壯士受驚了。」

高個子道：「謝大俠不殺之恩！」

「別這麼說，武林朋友，自應互相關照扶携，但我不明白，二位何以與我等為敵？」

「嘿嘿，我們不過是受人之托，並非意欲與大俠為敵，你銀飛鷹大俠救我一條命，我欠你一條人命，只要是你的吩咐，掉腦袋我也一定去。」

「哎喲，大俠，你救我哥哥，也救救我吧，救人救到底啊！」矮個子在那裡喊。

玉珠一笑，命方姑娘拿出兩丸，一人給他們一粒，研碎用清水調好敷於創處。

矮個子頓時大喊：「救命活佛，哎呀，你眞是救命活佛！」

「甚麼救命活佛，受我一掌！」

忽然從樓上飛下一人，舉掌劈向高個子意欲置高個子於死地。玉珠呼

地一聲，一記引力追風掌，將來人的掌力引向一邊。

矮個子大喊：「銀飛鷹大俠，使出你們追風火焰掌！」

玉珠微微一笑：「閣下想嚐嚐我的追風火焰掌嗎？」

來人惡狠狠道：「我鐵掌魯寧，縱橫中原，未逢敵手，我倒要領教你的追風火焰掌。」

鐵掌魯寧，名不虛傳，他的雙掌又重又狠，一擊如泰山壓卵。擂、搗、捶、展、鑽，五招十式，招招如雷霆轟鳴，似電光閃耀。

玉珠起初並不還手，只以輕功騰挪閃讓，仔細觀察他的掌法路數。當他看清對手路數之後，展開他的追風掌猛攻，他一式攻一招。

魯寧一招雄獅擂鼓，出掌勁力深厚，力度渾沉，撼人心肺。

可是玉珠靈巧地一閃，左掌隨他的掌勢引動魯寧右臂，右掌閃電般向他腋下拍來，喊聲：「着！」

頓時，魯寧腋下青烟直冒，皮肉衣衫的焦糊味彌漫四方。他趕緊跳出圈子，沒命地逃跑。

玉珠也不追趕，原來魯寧見高個子歸順玉珠，便欲置他於死地，首向他發招，玉珠對高個子與矮個子問道：「兩位壯士尊姓大名？」

矮個子搶着答道：「我們姓郭，我哥哥叫郭秀，我叫郭安，人稱我們是大神拳，小神拳。」

書敏道：「原來是雙神拳兄弟，久仰，久仰！你們是神拳世家，令尊與我師父還是至交哩！」

郭秀道：「尊師是智仙道長吧？」

「正是！」

郭秀道：「銀飛鷹大俠，你的師父是誰？他千不該萬不該傳你追風火焰掌，燒得我好疼。」

玉珠嘻嘻一笑：「誰叫你惹我呢？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那是你自討的。」

郭安道：「對對，是我自討的，那你的師父是誰呢？」

「我的師父也是智仙道長呀。」他一指書敏，「他是我師兄呀！」

郭安搖搖頭：「我不信，智仙道長可不會火焰掌法。」

玉珠笑笑，不置可否。

郭秀道：「二位是不是想去京師？」

書敏道：「是呀！」

「你們最好別去，京師已有準備，魯寧與我們是來探消息，打前站的，你們此去只怕凶多吉少。」

書敏道：「即使是刀山火海，我們也要去闖一闖。」

郭安道：「我們哥倆既然聽命於銀飛鷹大俠，我們也去助你們一臂之力。」

銀飛鷹一揖道：「謝謝兩位兄長！」

一宿無話，第二日，他們一行七人又急急趕路。

玉珠、書敏一行來到北京西山靈光寺前，只見吳健、陶雲、冉山、東方義被十幾個青衫大漢圍着厮殺，玉珠駐足靜觀，那十幾個人均是清廷衛士。

他忙向書敏他們使個眼色，幾個人旋風般地殺了上去，刀、劍夾着驚雷勁風，捲將入去，直迫得那些清廷衛士節節後退。

玉珠道：「甩掉他們，跟我走！」

書敏道：「夏苓留下與我斷後。」

書敏與夏苓跑了一段路，便埋伏在路邊巨石後。看着兩個青衫人走近，他們突然躍出，刀劍齊砍馬腿。

兩個青衫人突地被掀下馬背，書敏的霹靂掌帶着凌厲的勁風，寒霜向其中一個砍去。

那人正想還手進招，怎奈書敏出招太快，使他來不及出手便被劈倒，書敏又一掌，結果了他的性命。

另一個青衫與夏苓正打得熱鬧，書敏意欲生擒，呼呼兩掌打在那人的下三盤，劈斷了他的左腿。書敏又提着他的領口喝道：「快說，誰派你來的？」

那人受了書敏的寒掌，冷得上牙打下牙，顫聲道：「魯爺！」

那魯寧受玉珠的一掌只有五成功力，因此，他得活命，一回陸府，又派人四處打探。

書敏道：「要你們來做甚麼？」

「探聽銀飛鷹，霹靂劍的下落。」

「你探到了嗎？」

「沒……沒有……」

書敏也不再問，呼地一掌，結果了他，向八里莊奔去。這是他們約好的第二個聚合地，他知道，玉珠他們定已向八里莊奔去了。

玉珠他們在八里莊隱居下來，每天派人去偵察陸懋宗的消息。陸懋宗很得咸豐帝奕濘的寵幸。他與咸豐爭狎一雛伶朱蓮芬，奕濘嬖此女，常常召幸，陸懋宗恨不得見，遂直言極諫，引經據典，洋洋數千言。

奕濘閱後大笑道：「陸都老爺醋矣。」即手批其奏方：「如狗啃骨，被人奪去，豈不恨哉，欽此。」可見他們之間關係之密切。

所以陸懋宗因强搶民女被李庭儒舉發，不僅不治他之罪，李儒庭反遭到滅門之禍。

一日司馬明回來稟道：「陸懋宗的府第已探聽清楚，在宣武門內大街，門庭赫赫，勢焰萬丈，這是他住宅的草圖。」

當夜，陸懋宗與小妾鬧騰半宿，剛好酣然入夢，只聽有人喊：「後院起火了！」

他揉揉睡眼道：「是何人巡更？」

小妾道：「快去命人滅火要緊。」

小妾語音甫落，只見一條黑影破窗而入，明晃晃的雙劍逼住他們倆。一聲低喝：「不准吱聲，誰要動彈就殺

死誰！」

陸懋宗與小妾嚇得嗦嗦發抖。

黑影又道：「本人明告爾等，讓爾死個明白。我乃李庭儒之女，今日來索你的狗頭，以祭我父之靈。」只見劍光一閃，陸懋宗之頭已被黑影提在手裏。

這黑影正是玉珠，他用劍逼住小妾道：「寃有頭，債有主，留你一條狗命吧。」說罷人影寂然，鴻飛渺渺。

小妾心裏直嘀咕：天神，天神！

其時，玉珠早已與等在外面接應的書敏會合，正準備上房，只聽一聲斷喝：「賊人，那裏走？」一條黑影擋住了他們的去路。

原來陸懋宗早已請得幾個高手日夜值班，並調集一班宮廷一流衛士，想借自身爲誘餌捕捉李玉珠、周書敏。豈知一連數日並不見動靜，這日幾位高手剛飲酒散去，玉珠等就來了。

這時值班的那位衛士聽得陸懋宗卧室聲响異常，急忙趕來，正碰上玉珠、書敏。

書敏一掌飛出兩枚飛鏢連發，直取那衛士胸膛、咽喉。

衛士急忙躲閃，趁那人躲閃之機，兩人飛身上屋，衛士也颼地發出暗器，玉珠用劍一撥，投來是一粒流星石。

那黑影在發暗器的同時也跟着飛身上房，在立足未穩之際，一大團黑色的東西迎面向他砸來，他吃了一驚，不知是何武器，用棍急擋，打得那團東西似炸彈爆裂。

轟的一聲稀溜溜的漿液向外四濺，濺得他滿頭滿臉，連眼睛也睜不開，一股血腥味嗆得他直想嘔吐。用衣袖一抹之時，書敏、玉珠早已不知去向。

他大喊一聲：「你們跑不了，掌燈！」立時，房上房下一片通明，燈籠火把到處舉起。

玉珠、書敏正跑到屋角，要往下跳，一看下面已有一大片清兵，玉珠一拉書敏往花園後門奔去，一跳落在女牆上，又見幾條黑影追了過來。

書敏正想揚手打暗器，只聽黑影中有人叫道：「公子，周相公，往左邊跳。」

原來是吳健、司馬明他們。他們一行人從左邊跳下，皇甫德等正與大隊清兵混戰，一看這人山人海的架勢，玉珠他們人數畢竟太少，寡不敵衆。

玉珠道：「敏哥，你把我們的人領着走宣武門從復興門衝出去，然後上八里莊，你一定要把兄弟們帶出去，我來牽制敵人。」說罷，他撮口一嘯，怪風驟起，刮得那些清兵站立不穩，眼睜不開。

書敏趁機引着皇甫德他們殺開一條血路衝了出去，玉珠仗劍在清兵中狂刺濫砍，風刮得更猛，那些清兵全遭了殃。

玉珠殺了一陣，估計書敏他們已經走遠，正想返身出城。

突然一聲斷喝：「哪裏走！」

一個面目猙獰戴副眼鏡的醜八怪攔住了他，冷冷地道：「想不到你銀飛鷹也還會使妖風，但對我無用。今日有你無我，有我無你，我與你拚個魚死網破。」

玉珠知道不殺死此人絕不能脫身，又返身應敵，雙劍一逼，喝道：「報下名來，本公子不殺無名之輩。」

「哈哈哈！」那人一陣怪笑道：「銀飛鷹，你本是個女子，冒充甚麼公子？告訴你，我就是催命指王元捷，被你燒壞了臉孔，又被那老東西斷了我的催命指，你不是那老東西的兒媳婦嗎？千種仇恨，我今天一齊找你算。」

銀飛鷹也嘻嘻一笑道：「醜八怪，你的催命指已斷，還妄稱甚麼催命指？燒壞你的臉孔不能怪我，是你自討的，師父收養你，教你武功，你反而恩將仇報，我那天手下留情，沒有傷你的性命，今天你又來送死，休怪我手下無情了，看招！」

王元捷害怕玉珠的三陽火焰掌，揮棍上下霧吐，使出一元混沌八卦棍。

玉珠的武功今非昔比，也使出懸空追風劍與之鏖戰，只聽棍風、劍風夾着風雷之聲，殺得飛沙走石。眞個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材，拚得難解難分，王元捷的金鋼棍，暗夜生輝，金光閃閃，玉珠的夜芒劍，銀芒一片，劍花殞落如雨。

王元捷棍風一掃，向玉珠攔腰猛砸。

玉珠不慌不忙，將身一縱，就勢一個猛雷擊頂，直刺王元捷的面門。

王元捷那敢怠慢，一個金蟬脫殼，又一招橫掃千軍，金鋼棍橫着一圈。

玉珠哈哈一笑：「掃吧！」輕靈地一躍，那棍竟把道旁小桶般粗的一棵大樹掃斷。

玉珠合劍於左手，右手一招三陽火焰掌，趁王元捷還來不及收棍之機，猛力向他背心拍去。

王元捷大吃一驚，急忙轉身用棍來擋，雖然擋開，可他背心衣服早已燒焦，他忙擧棍刷刷刷連連進招，直點玉珠璇璣、白海、乳突等大穴。

玉珠靈如飛猱，敏比狸貓。王元捷的金鋼棍雖重，却沾不到他的一根毫毛。

他却舞着夜芒劍，洒開了他的百花劍招式，千百朵劍花，帶着剛勁的香風直罩向王元捷的各個致命大穴。

二百招之後，王元捷疲於奔命，無法進招，他的背又灼疼，只聽他一聲長嘯，棍鋒又振，忽地飄來兩人，一人使連環鈎，一人使青霜劍，齊向玉珠進攻。

原來王元捷長嘯乃喚援兵，這是兩個大內高手，一名盧雲，使一隻連環鈎，一名金彪，使一柄青霜劍。

王元捷一人甩給他們一副眼鏡道：「戴上！」

玉珠這才明白王元捷不怕風，原來是備有眼鏡，也好，我先打掉他們的眼鏡。他手一揚，三隻小雲鏢同時飛出，那三人也是武林高手，忙矮身躲過，又合力向玉珠進攻。

玉珠呀了一聲，知道不可輕敵，初時，他在三人間游劍，如游魚戲水，並不進擊，後來這三人棍、劍、鈎連袂組成一張銀色的光網，又如一座堆瓊砌玉的銀山，直向玉珠壓來，玉珠雖然了得，但一人難敵六手，頓時，游劍受阻，被困核心，他上縱下跳，雙劍護身，有些招數不得不硬接。

金彪的青霜劍狠點玉珠的肩井穴。

玉珠一招楊柳拂風，一柄夜芒劍向上一拂，將青霜劍架開。

盧雲的燦銀連環鈎早到，一鈎刺向玉珠的湧泉穴。

玉珠的另一支劍一撞他的銀鈎，只撞得火花亂迸。

王元捷的金鋼棍又到，玉珠凌空一脚，好厲害的劈劍脚，竟將他的棍蕩開。

三人的招數又同時向玉珠進攻，三面夾擊。

玉珠被逼招招硬接，一絲一毫也不能疏忽，他憑借高超的輕功，翩如飛鳥，起似鷹揚，掠如雁翅，尋暇抵隙，與三人拚命周旋，說時遲，那時快，三人的武器又至。

玉珠拚着全力又連拆百招。

王元捷恨玉珠毀了他的面容，必欲置之於死地，一棍緊似一棍，在玉珠接那兩個人招數時，他就伺機猛攻。

玉珠到底寡不敵衆，一人力敵三個高手，談何容易。

王元捷一棍搠向玉珠的玉背。

玉珠正應付盧雲與金彪，來不及避招，早挨了一棍，哇地吐出一口鮮血，幸喜他的內力深厚，晃了晃，未曾倒下，但體力漸漸不支，險象環生，他想：我不能這樣跟他們硬拚了，要設法巧取，他巧施百花劍，一陣百花劍雨，挾着勁吹的香風，迷得敵人忙亂地應付，當千百朵劍花罩下來時，他們三人剛剛接招，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欺身猱進，向王元捷的胸部猛擊一掌三陽火焰掌，除非他拍不着，只要拍着，就會燒得他喊爹叫娘，何況此一掌玉珠已用十成功力。

王元捷被燒得粗聲怪叫，跌倒於地。

可玉珠在一掌拍出之時，左腿中了金彪一劍，鮮血如注，他怒極，一招反臂刺扎，用甩臂回身之力，一劍插進了金彪的胸膛。

盧雲大吃一驚，心想這銀飛鷹果然名不虛傳，一人敵三個高手，重傷之下，依然有如此威力，自愧鬚眉不如紅顏，本來盧雲此時，從功力，從身體各方面均佔上風，他完全可以戰勝玉珠，甚至可以要他的小命，但他首先在氣質上，精神上輸了一着，所以在玉珠全憑一股毅力支撑着，揮劍向他使出百花劍的絕招「香風貫耳」時，他竟被逼得後退數步，但他迅速醒悟，急忙以鈎相逼，來一招「烏雲蓋頂」。

就在他以鈎護頭面時，玉珠急如鷹隼，快如脫兎竄起，近身一拍：「着！」

盧雲立即「哎喲」一聲，滚到塵埃。

玉珠的絕頂輕功配上他隔物打人的凌空掌，滲入三昧眞火變成三陽火焰掌，更是厲害，饒是你急速避讓，也是難以躲脫的。

故此，盧雲被燒得怪聲大叫，繼而發出一聲長嘯，幾十個清兵一湧而上。

玉珠連發金鏢，哪裏擋得住他們人多，加之他的傷勢又重，剛才拚打力竭，當他還想聚集內力使用三陽火焰掌防身時，一張大網從天而降，終於被敵人兜住，抬着就跑。

盧雲胸前巨痛，王元捷已奄奄一息，金彪死於非命，幾個清兵正要抬走他們。

忽見一人驟馬而至，飛身下馬，一看全是清兵，忙揮劍砍殺，將清兵盡皆殺死。

王元捷這時稍稍清醒，一見是書敏，將手中之棍聚集全身餘力向書敏投去。

書敏一閃道：「金鋼棍！」

用劍指着王元捷喝道：「你是何人？」

王元捷突然爆發一陣笑聲：「哈哈哈！我……我就是王元捷，你的死對頭！周……周書敏，我……我死在你的美人手下，你的……美人也……」

書敏大驚，用劍指着他道：「快說，他在哪？」

盧雲一聽他是周書敏，刺陸御史的要犯，忍痛一躍揮鈎來刺。

書敏忽覺腦後有風，反手一劍，擊落了盧雲的連環鈎，又一劍穿透了他的胸膛，抽出寶劍在王元捷身上擦拭，王元捷身上竟沒有一塊好布，反擦了一劍布灰，他知道這是受玉珠的三陽火焰掌所傷，活不過一個時辰了，趕緊問道：「玉珠在哪？快說！」

「他……他……死……」

「不……不會……不會……」書敏痛苦地大喊，忙在屍中翻尋，口中又不停地呼喚：「小……兄……弟……小兄弟……你在哪裏？你……在哪裏？」

他翻遍了所有的屍體，並不見玉珠。他失魂落魄地跑着，找着，大聲呼喚着：「我的……小……兄……弟！小兄弟……小……弟……」一聲聲似杜鵑

啼血，悲涼而悽惋……我的小兄弟的呼聲劃破夜空，震蕩四野，在大街小巷迴旋……

＊　＊　＊

一隊清兵正抬着玉珠走，突然衝來一隊黑衣蒙面人，殺退清兵，割斷玉珠身上的繩索，一個大漢背着玉珠就跑，其他人從衣兜裏抓出許多石灰，對着清兵猛撒，正值東南風緊，那些清兵無法睜眼，黑衣隊相護着擺脫了清兵，專揀小巷穿越，很快就走得無影無踪了。

玉珠一覺醒來，睜眼一看，這是一間佈置得精美雅緻的綉房。他心裏疑惑這是甚麼地方？想掙扎坐起來，但身子猶如有千斤重，翻個身也要費很大的勁，左臂右腿一陣陣鑽心的疼痛，心口也覺氣悶，他才恍惚記起昨日的一場惡鬥，看看自己身上的傷勢，那雙美麗的鳳眼飽含着憂傷。

門帘一掀，一個丫環走了進來，手裏端着一碗藥和一鍋鷄湯，這丫環竟是小香，她驚喜道：「公子，你醒了，你一直昏迷了一天一夜了，快把藥和鷄湯喝了。」

玉珠道：「這是哪裏？我不是在做夢？」

「不是，公子，這是京城西鐵匠胡同的一棟新房子。」

「這是誰的房子？」

小香道：「是一個絡腮鬍子老大爺接了我與老夫人及老夫人的丫環一起來的，把我們送到了這裡，老夫人送小公子那裡去了，小公子已做了官，這藥也是那位大爺命人送來的，你還在發燒哩！」

「小公子做官我已知道了，他已改名李璆。今後再不要提起他，」一頓他又接道：「你們也眞渾，連人家的名字也沒問嗎？我是誰送來的？」

「我們也曾問過他姓名，他不肯說。你是昨夜一隊黑衣人送來的。」

玉珠想道：「這會是誰呢？」他百思不得其解。

在皇城內，大臣被殺，早已驚動了皇帝，下了一道御旨，責令北京知府李璆及時抓獲凶犯。

玉林接到聖旨後，坐卧不寧，這凶犯上哪兒去找？他猛然醒悟道：「陸御史不正是我們家的仇人嗎？也許是姐姐他們幹的，但是，如果眞是她，我又上哪兒去拿她？她本領高強，我的捕快皆非他的敵手，誰能奈何他？即使能奈何他，他畢竟是我姐姐，我能抓他嗎？聽說兇手是負了傷，被人救走的，如果是姐姐他們幹的，救他走的人必是書敏、吳健他們，他們可能早已回大巴山去了，如何去找？」

從大巴山小鎮逃走的那個陸飛，原是陸懋宗的護院，一貫會奉迎拍馬討主人歡心，從巴山負傷回來，就在陸府養傷，玉珠他們殺陸懋宗那天，他已認出書敏、玉珠。

這些天，他一直在大街小巷游蕩，他也聽說李玉珠受傷被人救走，可能還在城內，當他轉到西鐵匠胡同時，見一店伙計模樣的人，手提幾劑中藥，敲一家大門，出來接藥的人是一個丫環，她似曾相識。

正想上前探問，那丫環接了藥就進去關上了門，他快走幾步，趕上送藥的人，問道：「老哥，你是給誰家送藥？」

「一位公子。」

「那公子姓甚名誰？」

「這我就不知道了。一個管家在我店買了藥，告訴我地址，讓我送來，我就送來了。」

「那管家是誰，你知道嗎？」

「不知道！」

陸飛雖然問不出甚麼來，他細想那接葯的人的模樣，猛然想起，那不是銀飛鷹家的丫頭麼？這一發現，使他狂喜，忙回府稟報陸懋宗之弟——陸熉。

第二日上朝，陸熉奏上一本，說李璆辦案不力，凶犯現已在西鐵匠胡同藏匿，他却不去捕捉云云。

咸豐大怒，又下一道急旨，限期一天，務必將凶犯緝拿歸案，誤期必斬。

玉林接旨後，心急火燎，急忙派捕快，火速往西鐵匠胡同捉人。

正在這時，一位絡腮鬍子的大漢來求見。玉林一看竟是唐先生。忙道：不知唐兄駕到，有失遠迎。請坐，看茶！」

唐能道：「貴府發簽去捕人嗎？且慢，不知捕的是誰？」

玉林道：「下官接到聖旨說：刺殺陸御史的凶犯藏在西鐵匠胡同。所以下官發簽去拿人，不知唐兄有何見教？」

唐能說：「貴府知道那兇犯是誰嗎？」

「下官其實不知！」

「據在下了解，那刺客是令姊，他為父報仇何罪之有？這陸御史不正是李大人家的殺父仇人嗎？」

「此理我亦知道，只是聖命難違啊！」

「如若是李大人的親姐姐，你也要拿他問斬？」

「聖命難違，如若不拿他，我的人頭就會落地了。請唐兄體諒小弟的苦衷。」

唐能只好憤憤地走了。

玉珠傷勢很重，自己功力又無法療治外傷，他所帶的治傷葯物均在安姑娘身上，只有眼睜睜地瞧着受傷的腿和胳臂着急。突然一個滿臉泥污的人撞進門來。

「公子，公子……不好……不好了！小……小公子要派……派人來捉拿你了。」

「如意，你是如意嗎？你怎麼說？」

「我是從地下……地下溝裏爬進來的，外面有陸飛帶的人在監視……」

「你是說小公子要派人來捉拿我？」

「是的，唐先生剛從小公子那裏回來，讓我來給你送信，他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白天不能來救你，要待晚上方能前來，他擔心等不及晚上了。」

「我負傷後是你與唐先生把我救出來的嗎？小公子甚麼時候來捉拿我？」

這如意姓張，長得眉清目秀，一表人材，原來是個孤兒，四年前，在宜昌街上行乞，恰遇玉珠出診歸來。

「公子，老板，行行好……」他攔住玉珠乞求施捨。

玉珠問他何以行乞。他淚流滿面道：「父母雙亡，無依無靠，只得行乞。」

玉珠便把他帶回家中，令他洗浴更衣，才發現他模樣俊秀，聰明伶俐，十分憐愛，常給予他錦衣美食，他與玉林辯嘴時說的玉珠教他讀詩，書敏教他學幾趟拳脚，幾招劍術，那是眞的他對主人也死心踏地侍候。他對玉林沒有好感，玉林為人吝嗇尖刻，對下人常擺主人架子。而玉珠、書敏對下人如同親人一般，從表面上看根本看不出主人與僕人之分。

此時的如意，穿一件綠緞長袍，外套一件青單幾呢馬甲，頭戴瓜皮帽，與玉林家常打扮相似。只不過在泥溝滾得污穢不堪，他聽玉珠問起救她的情況，如意立即將唐能帶領家人蒙面救玉珠，又如何去勸玉林不要捕他，勸不動，才派如意來送信的經過一五一十地告訴了玉珠。

玉珠一聽啪的一下將床前的一隻小茶几一掌拍得粉碎，氣憤地道：「好個忘恩負義的李玉林……」怔怔了一刻，隨又嘆口氣道：「唐先生還眞是個好人。」

如意道：「公子，你道這唐先生是誰？」

王珠道：「唐先生就是唐先生，會是誰？」

「不，唐先生就是賈宗公子，他易了容，使你認不出他。」於是如意便把賈宗為了尋訪玉珠，放着知府不做，改裝打扮上巴山小鎮任教書先生，又帶玉林進京赴考，各處替玉林拜訪主考官，考中後，又為他使銀子謀到北京府知府的美差，為玉珠特備了一棟房子等等全部情況均告訴了玉珠。

玉珠這才恍然醒悟花園吹笛、閨房贈書的眞情，深感賈宗的深情厚誼。嘆口氣道：「他眞是一片眞心，人也好，就是遲了。」

如意與小香都默然無聲。

玉珠又對小香與如意道：「好吧，我也沒甚麼可準備的，小香幫我收拾幾件換洗衣服吧。如意，你快走，給賈兄回信，就說我感謝他的幫助，等來生再報答他吧。」

如意道：「聽說老夫人把你許配給賈公子，我也曾側面告訴過賈公子，說你與周相公早已訂親……」

玉珠揮揮手道：「你別說了，我已知道了。你快走！」

如意流淚道：「我不走，我要設法把公子救出去。公子，我與小香背你從後門逃走吧。」

「不，我的傷太重，單憑你們兩人的力量是救不了我的，讓你去找敏哥又來不及了。我無所謂，人生自古誰無死？報了父仇，死也值得，你與小香能逃出去就逃出去吧！」

如意道：「我不走，要死就死在一塊，我決不離開公子。」

玉珠笑道：「傻孩子，我們都被捉去了，誰給我送牢飯？誰給我洗衣服？誰替我向唐先生傳話？快走吧，如意，你能帶小香，就帶她走，不能帶，你一個人也必須逃出去。你還有一個給書敏他們送信的任務，快走吧！」此時街上已响起咯咚咯咚的脚步聲。

玉珠急道：「如意，你再不走，要誤我的大事的，快走，給唐先生回信後速去找書敏他們。快！」

如意已聽見打門聲，只好匆匆去了。

大門外敲門聲甚急，不久門被打破，玉珠讓小香躲在床的屏風後，囑他不要出來，自己躺在床上暗暗運力聚於右掌之上。

嗆啷一聲，房門被撞開，一個彪形莽漢進得房來，正是武當山逃竄的「魯智深」，一看玉珠左腿右臂均纏着綳帶，臉色蒼白，只有那對鳳眼的兩潭清波仍是閃閃發光，知他不僅有外傷，亦有內傷。因奸笑道：「銀飛鷹，你也有今日！」手拿麻繩去捆縛玉珠，將繩子甩出，他自己卻「啊呀」一聲撲倒在地。原來是玉珠待他走近床前，右掌突然怒吐，一記三陽火焰掌直拍他的胸前，這莽漢立即怪叫怪喊着滾倒於地。後面的人再不敢向前，陸府裏的人叫知府的捕快，知府的捕快推給陸府的人，誰也不敢近前。最後一個捕快哀求道：「銀飛鷹大俠，你可憐兄弟們吧，我們也是出於無奈，若請不到你，我們兄弟都是死路一條。」

玉珠冷笑道：「你們捉了我就好去領賞升官吧！」

捕快道：「大俠見笑了，升官也輪不到我們，只有知府大人辦案有功，即可升官。」

玉珠又道：「好吧，你們若依我的條件，我跟你們走，若還不依，我就一個一個地打死你們。」

捕快道：「請大俠示下。」

「第一，人是我殺的，與家下僕婦人等無關，不能捉拿他們；第二，你們得弄來擔架抬着我走，不准捆我；第三，我的房子誰也不許動，誰動了，有朝一日，我定取他的命。你們有誰不依，這莽漢就是你們的下場。」

原來那莽漢身上被燒得青烟直冒，早已奄奄一息。眾人那敢說個不字

，趕緊弄來了一副擔架抬上了玉珠。

突然小香從屏風後奔出：「公子，我跟你去……」說着，一把拉着擔架哭了起來。

玉珠道：「小香，你放手，你若跟我去了，誰給我送衣送葯？」

玉珠推開小香的手，喝一聲：「走吧！」

衆衙役抬上玉珠走了。

小香失魂落魄地在空蕩蕩的屋子裏轉游，欲待去找如意，又不知他的住處，欲待去找吳健，也不知他們在那裏，他與另一個丫環柳蓮哭一陣，歇一陣，最後欲哭無淚，呆呆地坐着，飯不吃，茶不喝。

忽見牆上翻下幾個人來，正是如意與唐能的貼心家人唐仁，他們一把拉起小香與柳蓮，翻牆越屋而去，他們不敢走正門與後門，因屋外都有陸飛的人把守。

玉林將玉珠捕來打入死囚牢關着，遞呈奏稟皇上，皇上又一道御旨，命他審訊確實，追出餘黨，再行斬首示衆。

玉林捕玉珠下到牢房後，他自己從不露面，怕本衙捕快不力，特請了統領派他的參將協助守衛牢房。

審訊玉珠這一關，又是一個難題。親自審吧，他有何面目去審姐姐？姐姐於他有救命之恩，養育之義，他與母親由於有姐姐供養，才能錦衣玉食，呼婢喚奴。他自己才能讀得滿腹文章，高官顯爵。如今要他去審訊姐姐，這不是要他難堪嗎？至於姐姐的那些餘黨，他不是不知道，但上哪兒去捕他們呢？他有心讓同知代審，又怕暴露了自己，還是自己審吧，走個過場，姐姐那些同黨，只要將他們的名字報上去，在全國行文捕捉就是了。

主意一定，連日來的煩燥不安的心稍覺寧靜。剛想坐下好好歇息歇息，趙氏走來，在太師椅上坐下，問玉林道：「你打算怎樣對待你姐姐？」

玉林道：「沒辦法，我也不能因私徇法。」

趙氏說：「你別跟我說這些沒油沒鹽的話，你打算把你姐怎麼樣？」

玉林道：「只能按皇上的旨意辦。」

「要處她死刑？」

玉林點點頭。

趙氏道：「沒有辦法救她一條活命嗎？」

玉林沉默半時，突然怒吼道：「要我讓她活命，誰能讓我活命？母親，你究竟是要姐姐還是要我？我們兩個人，你只能要一個。我若救了她，我就要丟官，搞不好，還得丟命，何況姐姐平時被那些人捧着，她的那些人根本不把我放在眼裏，我爲何要救她？再者，她是習武之人，只喜歡舞刀弄棒，留着她還會爲我們李家惹禍的。」

趙氏流淚道：「可她畢竟是你的姐姐，這些年還是多虧了她。」

玉林冷哼道：「要不是她，我還不會去馬戲班受罪，到巫山受苦。她是姐姐，就應該撫養幼弟。」

趙氏嘆氣道：「人不爲己，天誅地滅。唉！」

玉林冷笑道：「母親也算個明白人，你要保存李家一脈，也只有讓姐姐……」

趙氏一頓道：「也罷，女兒畢竟是人家的人……只是有些對不起賈公子。」

玉林正想回話，只見跟班來稟：「稟大人，外面有一位大人求見。」他想這麼晚了誰還來找我？跟班明明說是一位大人，也是官場中人物，得罪不得。忙道：「有請！」趙氏見有貴客，忙迴避了。玉林隨後迎了出來，原來是賈宗。

只見賈宗還了他的本來面目，身穿知府官服，後隨一個跟班。直來到後堂分賓主坐下，玉林才發現，那跟班原來是如意。

賈宗道：「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這兩三日不見，李大人官運亨通，財路大進了。」

玉林明知賈宗是挖苦他的，也不好惱怒，只得一聲苦笑道：「賈兄別笑話小弟了。如今雖說得了小小的一官半職，還不是你賈兄所賜，小弟永生不忘賈兄的大恩大德。」

賈宗嚴肅道：「望報？賈某不敢，貪天之功，賈某更是不敢。李大人得有今日，恐怕一位巾幗英雄的恩德最大，難道李大人忘了？」

玉林面孔緋紅，十分尷尬。只喃喃道：「是呀，是呀……」

賈宗又道：「看來李大人還沒有忘記這位巾幗英雄，但聽說李大人却把他捕來，關在死囚牢裏，這大概就是李大人報恩之舉吧。」

玉林滿面愧色道：「賈兄，你不知小弟的難處，姊姊在皇城作案，皇上迫着破案，我無法可想啊！」

賈宗哼了一聲道：「眞難爲李大人絞盡腦汁了，我倒可以替你想個辦法。」

玉林忙道：「賈兄有甚麼萬全之策，小弟一定從命。」

賈宗凝視玉林片刻，那眼光猶如一把利刃直透的五臟六腑。接着又冷笑一聲道：「古時仁人以仁義爲本，李大人飽讀詩書，不會不明仁義二字吧？你現在就將玉珠小姐交給我們，由我們護送她到安全地方，你就報一個犯人越獄逃跑，對你來說，沒甚麼大的妨礙，最多不過是玩忽職守，削職爲民，但你却救了你的大恩人親姐姐的一條人命。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啊！」

玉林聽了賈宗之言，面色一變道：「這我可不敢，我可不敢……」

賈宗道：「你怕丟官？李大人何以

如此不明？眼下國是日非，江河日下，朝廷腐敗，當官就得害民，不害民不能爲官。你要當這千夫指之官何用？一不能爲國，二不能……」

玉林未待賈宗說完，正色道：「賈兄，你也是官宦人家子弟，而今又是朝廷命官，何出此言？人生在世不能求得功名富貴，豈不枉此一行？」

賈宗大笑道：「想不到李大人對功名利祿看得如此之重，哈哈哈……又如此聰明，殺了朝廷要犯，可以繼續高升，又平了自己心頭的嫉妒之火，眞是一舉數得啊？」

玉林臉色驟變道：「你……」

如意見賈宗之言不能說動玉林，心裏一急，給玉林雙膝跪下道：「李大人有難處，我如意受公子大恩，無以圖報，讓我如意去冒充公子，只求你把公子放了，你……你也可以照樣升官，嗚……嗚……」如意說到最後竟痛哭失聲。

賈宗也不覺淚流滿面。

玉林臉色一沉道：「甚麼，公子公子的，姐姐女流之輩，總喜歡冒充男人，我早就看不慣你們也跟着拍馬屁。平常說說還可以，人家驗明正身，你一個男子豈能冒充女子？被人查出來，我可擔當不起。」

如意不聽猶可，一聽之後怒火萬丈，呼地從地上躍起，一手揪住玉林的衣領，抬掌就打：「打你這個忘恩負義的狗奴才！你……」

玉林本無縛鷄之力，臉上早挨了幾下，左臉頰頓起五道紫紅色指印，火辣辣地痛。他怒喝道：「張如意，別逞凶！來……」

賈宗見狀一個箭步上前，捂住玉林的嘴，使他那個「人」字未喊出口，一邊假意道：「如意與你鬧着玩的，你何必當眞。」又忙對如意使眼色。

如意會意，拔脚就走。

這時從屏風後走出一個人來道：「如意別走，小公子才眞是與你鬧着玩的，玉珠是玉林的親姐姐，我的親生女兒，豈能怠慢他。眼前，不過是遮人耳目的，馬上就要設法將玉珠放出來，不然，我拿甚麼女兒給我這個賢婿呀？」說罷大笑。

玉林臉色一沉道：「母親，你有甚麼躭待，叫我放人？」

「混賬東西，你還敢殺你親姐姐！還不快去把你姐姐請到這兒來，與你姐夫見一面。」趙氏說罷，又不自然地歪嘴笑笑。

玉林心想：母親眞糊塗，今後皇上怪罪下來，是要滿門抄斬的呀！但當着賈宗、如意，他又不便發作。忽然心生一計……

他忙吩咐跟班去牢房中提人，又吩咐厨房備酒宴。不一會，玉珠被人抬來了，丫環扶他在椅上坐定，賈宗、如意忙過來與玉珠相見。

玉珠道：「小香他們怎麼樣了？」

如意道：「我與賈老爺把他們救出去了。」

玉珠道：「好，好。賈兄之情，我李玉珠只怕今生難報了。」

賈宗道：「玉珠妹妹說那裏話，我並無他求，只求你們平安無事。」

玉珠更其感動，不覺淚眼模糊。又對趙氏道：「你們把我抬來這裡，是何用意？」

趙氏道：「你們姐弟之間，豈能互相殘害，玉林捕你不過是做做樣子，遮人耳目罷了。今天抬你來，一則讓你與賈公子見見面，二者讓你到後邊來治治傷。」

玉林道：「對，姐姐，我去給你拿葯。」

賈宗暗想：「李玉林的態度變得好快。」

當玉林拿葯來，命丫環抬玉珠到後面裹傷去了時，賈宗道：「李大人對令姊的態度，眞叫人難測呀！」

玉林一楞，又笑道：「剛才對賈兄多有得罪，甚至激怒了姐姐的心腹人如意，我其實是故意裝的，這叫假戲眞做，看你們究竟是眞爲救姐姐，還是假意的，哈哈哈！」

如意忙跪下道：「剛才小人多有冒犯，也是爲了救大公子，一時心急，望大人多多見諒。」

玉林道：「起來，起來，冲着你對姐姐的一片忠心，我也應該原諒你。」

玉珠裹好傷又被抬出來了。酒宴擺好，玉林殷勤勸酒，賈宗本來不善飲酒，玉林力勸，强飲了兩杯。

玉珠冷眼旁觀，滴酒不沾。如意只在周圍侍候，也被玉林强勸飲了一杯。

忽然賈宗昏睡在桌上，如意也立足不穩，倒在地上。

玉珠大怒，一掌拍在桌上，盤盤碗碗乒乒乓乓地飛出一兩丈遠，摔得粉碎。

「李玉林！你爲何將他們毒倒？」

「嘿嘿！姐姐，你心疼甚麼？賈宗又不是你的意中人，我知道，你的意中人是周書敏！」

「卑鄙，賈兄爲你四處奔走，出銀子替你買官，你就這麼報答他嗎？」

「哼，你當我不知道，他哪是眞心對我好？還不是完全爲了你，人不爲己，天誅地滅。他掌握我的把柄，我豈能不殺他。」

玉珠越聽越氣，又道：「原來你是這樣的小人，卑鄙之極！」

玉林陰惻惻地一聲奸笑：「卑鄙？哈哈哈！人不爲己，天誅地滅。」

趙氏冷冷地道：「玉珠，你也不用怪弟弟，他也是出於無奈，爲了李家的後代。」

玉林不待他母親說完就大喊：「來人啦，把這兩人及這個女犯人均抬回牢房。」

玉珠大喊：「這兩人無罪，你放了他們。」

玉林道：「跟班，帶人拿下去，連

這女犯人也一起押下去！他們是捻匪。」

跟班的「是」字還未出口，只見白光一閃，一隻飛鏢牢牢地扎在廳前柱子上。

「誰也別動！誰動，這柱子就是他的榜樣！」

不知甚麼時候，一個蒙面黑衣人已站在玉林面前，一手抓住玉林的衣領道：「李玉林，告訴你，賈大人、如意、銀飛鷹，暫寄居你處，不許為難他們，我們來取人時，他們身上若少了半根毫毛也要拿你是問。」說畢，他一把拔下飛鏢抵住玉林的脖子吼一聲道：「你照不照我的話辦？」

李玉林抖顫道：「謹尊台命！謹尊台命！」

「如有半句假話，定讓你腦袋搬家！」

「是……是……」

黑衣人瞧了玉珠一眼，飛身上屋而去。

玉珠心下疑惑：這黑衣人是誰？

黑衣人上得屋來，忽見東南角兩條黑影直朝他奔來。

他急忙從西北角躍下，躲於牆角大樹背後觀察動靜，兩黑影也隨之落下，只聽其中一人道：「奇怪，人呢？」

「在這裏！」

聲出劍到，一劍正向大樹後刺來，哪知撲了個空。

「甚麼人，膽敢暗施殺手！看招！」

喝聲劍氣竟從這兩人的背後傳來。

拿劍的黑影一招「大鵬展翅」，陡然轉身，從右側刺其人頭顱，哪知又撲了空。那人已飛身出了女牆，已是飛鴻渺渺，形迹一空。

「周相公，這人好身手！會是誰呢？本領高強，却不願與我等交手，竟自走了。」

這兩條黑影正是周書敏與吳健。當下書敏也疑心重重道：「是呀，他會是誰呢？」一頓又道：「我們先探聽玉珠的下落要緊。」

他們上得屋來，尋到哪排牢房，沿着屋檐，倒掛金鈎悄悄察看，可是尋遍了所有的牢房，也不見玉珠的影子。

書敏拉拉吳健，示意讓他跟着。他們來到知府內宅，似兩隻飛鴻，翩然落地。書敏對吳健用內力傳聲：「找到玉林，向他要人。」

一個丫環端着一盆熱水往上房去。

突然一個黑衣人攔住去路，劍芒一抖逼在她胸前，輕聲喝道：「不准聲張！」嘩啦啦噹幾聲巨响，水盆摔在地下，响聲驚動了上房的人。只聽一個蒼老的聲音問：「怎麼啦！春梅？」

「說，不小心，盆子摔了！」黑衣人道。

春梅囉囉嗦嗦地道：「我，我不小心，把……把盆摔了。」

「好哇，養你們這些廢物，摔壞了我的面盆，給我賠來！」

「是，是，老夫人。」

書敏的劍又逼向丫環：「說，李玉林在哪裏？」

「我，我們府上沒有李玉林！」

書敏猛醒，李玉林已改名，這個新來的丫環自然不知，於是又道：「你們知府在哪裡？」

「他剛剛押着犯人，到統制府去了。」

蒼老的聲又問道：「春梅，你在跟誰說話？」

書敏向吳健一揮手：「走！」

＊　＊　＊

統制府裏，燈火通明。大堂之上，李玉林與萬統制正客客氣氣端坐。

李玉林道：「萬大人，就算下官求你，這朝廷要犯，放我那裏，實不保險。想借萬大人虎威保護犯人，下官才將犯人送來，萬望大人幫忙收監，以保無虞，下官自當相謝。」

李玉林受黑衣人的威脅，眞個是心膽俱裂，六神無主。趙氏從屏風後看得明白，也着實替寶貝兒子躭心，忽然想起前日來訪的萬統制，他是武官，手下兵多將廣，何不把犯人放在他那裏，讓玉珠的同黨去找姓萬的。趙氏對玉林一說，他果然照辦。

那知這萬統制亦係老奸巨猾，聽了玉林的話，冷笑一聲道：「李大人太抬舉下官了，一者下官不才，不敢接受這一重大案件人犯；二者讓大人審理此案係皇上御旨，豈是你我隨便移交得了的？何況這也不合手續規定，皇上怪罪下來，恐怕你我都脫不了干係。」

李玉林一聽，猛然醒悟，只怪自己當時被嚇壞了，竟聽信了婦人之言，此刻一急，更加六神無主。

「萬大人，你能幫我想想辦法嗎？李玉珠一黨確實厲害，我怕……」

萬統制陰陰地一笑道：「看李大人也實可憐，我給你出個主意，你不如打點文案申報刑部，由刑部直接審理，你老兄不是免除了許多麻煩嗎？

「謝萬大人指點，下官實在是被嚇糊塗了，就此告辭。」

萬統制的一番話，恰巧被伏在屋上的周書敏與吳健聽見，他們悄悄地隨了李玉林押犯人的車隊出了統制府，一看有三輛囚車，哪一輛是玉珠呢？書敏對吳健耳語幾句，兩人立即返回統制府捉了兩名清兵，借來他們的號衣，施展輕功趕上了押犯人的車隊，書敏靠近押犯人的清兵道：「兄弟請了，我們大人怕你們路上出事，特派我倆來護送。」

「啊！啊！有勞兩位！」

書敏湊近一看，大吃一驚，只見第一輛囚車是玉珠，後面兩輛竟是賈宗與如意，京城之內，四處設防，若

劫了囚車，單憑兩人的力量，如何能保護三個人脫險？看看已是五更天，殘月猶明，參橫斗轉，他們只有暫時忍耐，書敏拱拱手道：「此處離知府衙門不遠，恕不遠送，告辭了。」

那幾個押車的清兵道：「二位請便！」

書敏他們寄居在八里莊一個武林朋友神鏢關宇、關瑞兄弟家，此二人以保鏢為業，廣結天下武林志士。他二人與皇甫德相厚，其父曾與智仙道長有八拜之交。

這日智仙道長也來了，他是不放心書敏與玉珠，特下山探視的。

書敏回去看見了師父自是歡喜，將探監的經過講了，智仙道長聽了他的報告，要他們第二日晚去劫獄。

再說李玉林回府後，讓獄吏將三個犯人關入囚牢，嚴加看管，他自己便入後堂去，趙氏正在等他。

玉林道：「母親怎麼還不歇息？」

趙氏一臉愁雲，急道：「犯人放在統制府了？」

「沒有，不合規定，萬統制不收。」

「那麼怎辦？我看你還是把你姐姐放了吧，她那伙人我們惹不起。」

「那怎麼行？我好不容易當上了知府，豈能輕易丟掉？再說，放了他皇上不要我的命嗎？萬萬使不得。」

「不放，你的性命也不保啊！」

玉林道：「你去安歇吧，吉人自有天相嘛！」

第二日，玉林用重金賄賂萬統制，並上求皇上派兵護獄，皇上就命萬統制率人防守。

玉林又用重金聘請了幾個武林高手，一個是殺手鞭魯竟，一個斷魂鐧譚宣，第三個是飛雲龍簡昌，第四個是賽江湖司馬才，還有兩個宮廷二級衛士，加上萬統制和他的兩名副將拚命三郎閻炎，一棍倒周泰。

這晚，李玉林在內衙擺了宴席款待他們，觥籌交錯，絲竹繞樑，還眞有點華燈豪門宴，金珠玉滿堂之氣派。衆人一直喝了個多時辰，早已有了七八分醉意。

殺手鞭魯竟道：「有我們這些兄弟，李知府你怕甚麼？嘿嘿嘿！」

萬統制陰惻惻道：「魯兄可不能小看銀飛鷹那一伙人，他們的武功可是屈指一數的。」

斷魂鐧哈哈一笑道：「萬大人為何長他人志氣，滅自家威風？銀飛鷹雖然了得，不也成了我們的階下囚了嗎？」

萬統制還來不及答話，只覺得屋子裡有股陰風，忙道：「有人！」

噗地一聲，滿屋燈火突然全部熄滅，來者實在不凡，一口氣竟吹滅了滿屋燈。

萬統制忙吩咐周泰去招集隊伍。

周泰應聲欲走，豈知已被人像抓小雞似的一把提起，往屋裏一摔道：「進去，別想走！」來人定係夜光眼，暗夜辨物如同白晝，又聲若巨雷，震得屋瓦刺刺發响。

李玉林嚇得顫抖着呼人：「來……來人，點……點火把！」

頓時，火把照亮大廳，這時人們才發現站在當廳的乃是一方頭大耳，滿臉絡腮鬍子，僧不僧，俗不俗的黑莽漢子，目光如電，身子如一座鐵塔。

他早已將李玉林提在手裡。

「快說，李玉珠在哪裏？」

「在……在……」

魯竟的鋼鞭，破空生嘯，呼地向黑莽漢子捲來，譚宣的斷魂鐧也帶着呼呼勁風砸向黑莽漢子的腦袋。

這黑莽漢子對這些視而不見，還一個勁地追問玉林。「快說……」

眼看鞭鐧齊至，莽漢的腦袋將立即開花，鞭鐧在距離他的腦袋一寸許時，他猛抬雙臂，將鞭鐧全部震了回去，魯竟、譚宣只覺得雙臂發麻，手腕立腫。

他倆暗暗驚奇，今番遇見了高人，幸好這黑莽漢對打鬥殺人並不感興趣，他所感興趣的是抓住李玉林找他要人。

就在黑莽漢與玉林糾纏之時，萬統制一聲呼哨，趁機率衆向牢房奔去，他們要去轉移人犯，因皇上曾降旨着令他把守牢房，犯人若越獄被劫，唯他是問。

也就在這時一隊黑衣人已殺死獄卒獄吏，砸開牢房，一個書生背起玉珠，另一個大漢砸開賈宗、如意身上的鐐銬，並將所有牢房砸開，犯人一湧而出，一齊飛步出牢房，一直冲出監獄大門。

萬統制等剛剛趕到，一見大驚，大喝一聲：「賊人，哪裏走！兄弟們，追！」五六個人率先追了上去，大隊清兵燃着火把如潮水般地湧了上去。

立即金鐵交鳴，刀芒劍氣破空，一場惡戰展開了。

响天雷吳健掉轉頭大喝一聲：「殺！殺死這些吸血鬼！害人蟲！」

他率領剛剛出獄的賈宗、如意及一衆犯人冲入清兵大隊，一陣混戰起來。

智仙道長迎住了萬統制，手中拂塵一抖，將萬統制搠過去的大刀裹着飛去，萬統制這一急非同小可，武器丟了，道長的要命拂塵又到，急忙雙掌怒吐，震蕩不開道長的拂塵，忙又斜行拗步，金剛搗碓，雙掌發力護身。

道長那把他這幾招偷學來的太極拳放在眼裏，拂塵驟點，天女散花，迫得萬統制節節後退，眼看拂塵直點心窩，他却無力躲避，就在這性命攸關之際，魯竟、譚宣雙雙齊上，鞭鐧並舉，才算救了萬統制一命。

道長拂塵輕搖，却有一股勁力蕩開鞭、鐧，正欲進擊，忽聽書敏大叫

：「不好，師妹不見了！」

原來背負玉珠的正是周書敏，他在皇甫德、安姑娘和幾個武林朋友關宇、關瑞等的護衛下，本已逃出了重圍，正待上馬馳去，忽見狂風驟至，背上一輕，玉珠便不見了踪影。

智仙道長的一條拂塵指南打北，指東打西，清兵紛紛退讓，他很快來到書敏身邊，問清情況後道：「不用問，定是黃風怪將她擄走，徒兒們不須戀戰，快回八里莊再作商議。」

當下衆人紛紛殺出重圍，跟隨關宇兄弟展開輕功走了。

因有智仙道長的拂塵斷後，敵人不敢追趕，只有悄悄尾隨其後，暗夜黑霧茫茫，人影渺渺，不到一個時辰，踪影消匿。

却說扭住玉林的莽漢，正是巫峯之上的蟒妖，他發誓要把玉珠弄到手，聽得李玉林將他姐姐關在牢裏，他即尋來抓住他讓他交人。

玉林嚇得說不出話，只用手指監獄的方向。

蟒妖吼道：「前面帶路！」吼聲如晴天一聲霹靂，嚇得玉林癱倒在地，蟒妖大怒，一把提起飛步向玉林指的方向走去，哪知走去一看，竟是知府內宅，丫環僕婦看見蟒妖，嚇得四處躲藏。蟒妖也不管，逕直往前闖，後面是個小小的花園，小巧玲瓏，四時花卉倒也齊整。

蟒妖一見不對，又一把扣住玉林胸口喝道：「快說，牢房在哪兒，你這兔崽子，怎麼把我領到這兒來了。」一看玉林已嚇得半死，再也說不出話來，才將他推倒於地，仔細一聽，前面吶喊傳來萬聲驚雷，他忙向響聲奔去，哪知又走岔了。

大廳小屋門戶甚多，廻廊曲折，不似巫山青峯峻嶺，可以施展輕功飛躍而過。他東穿西穿，走得火起，又飛身上屋，如履平地，當他從屋頂飛下時，前門已是冷冷清清，雨過天晴。

幾個守門清兵，見屋上飛下一個怪物，慌得大叫着奔逃。

他猛喝一聲：「呔，不准走！」吼聲如驚雷震耳，嚇得一個清兵昏倒於地，他一把提起看了一看，甩於地上道：「這知府衙門怎地都是篾紮紙糊的人兒，又嚇死一個。」

他找不到人問，只好自個兒又回轉尋找牢房。待他七彎八轉尋到牢房時，只見火把橫躺，屍首狼藉，牢門洞開，一個人也沒有了。

他怒極，一使掃帚腿，一間牢房嘩啦啦倒了半邊，還不解恨，口裏嚷道：「叫你們都死了，一個活的也不給我留下。」

提起腿又要掃，一隻手把他的肩頭抓住，輕聲漫語道：「大爺何必動怒，有話只管找我說，我不是個大活人嗎？」

蟒妖目眥賁張，殺機畢露，喝道：「你是誰？敢攔你蟒爺！」

「不敢，不敢，久聞蟒爺大名，如雷貫耳，在下萬國祥，特來為蟒爺效勞，你有甚麼話，盡管吩咐。」

原來萬國祥率人去追趕書敏他們，懼怕智仙道長的拂塵厲害，不敢靠近，尾隨而去，可是不到一個時辰，人迹全杳，他們只好無功而回，犯人被劫走，清兵或死或傷，萬國祥自知不好向皇上交代，忙率人回知府衙門想與李璆商量，聽得牢房巨响，走來一看，認出是蟒妖，心頭忽地一喜，此人有萬夫不擋之勇，若能利用他，凶犯定可拿獲，因之，極恭順地與他交談。

蟒妖吃軟不吃硬，聽他說話恭順，火氣落了一半。因道：「我要你把李玉珠交給我，交出來萬事皆休，若說個不字，我就踏平你這知府衙門，斬盡你們的狗頭。」

「你要找李玉珠？」

「別廢話，交人來！」

「以蟒爺如此英雄，真不該終老泉林，若還能與我等合作，要李玉珠的事，包在我身上！」

「與你等合作，李玉珠不是你們捉來的嗎？你們捉李玉珠即是我的敵人，豈能與你們合作！」

「蟒爺，這你就不清楚了，如今李玉珠已被周書敏、皇甫德搶去了，我們關她在這裏是保護她呀！」

「別給我耍花招，蟒爺要祭五臟廟了，你去給爺弄吃的來。」

「好好好，請隨我來！」

萬國祥立即吩咐周泰去通知李知府，準備酒宴。

周泰剛欲動身，李玉林的跟班來稟：「萬大人，不好了，李大人在後花園暈了，老夫人在後花園哭哩！」

「走，看看去！」

蟒妖一把抓住他：「別想走，拿飯來吃。」

蟒爺這一抓猶如鋼爪，萬國祥哪裏還掙扎得脫？忙道：「蟒爺，不救活李大人上哪兒找飯吃？只有找他才有飯吃啊……」

蟒妖把手一放道：「快快弄來，慢了要你的腦袋。」

蟒妖這一放，少說也有八成推力，要不是萬國祥功力較為深厚，定會跌個鼻青臉腫，這會兒，他只是打了個趔趄，方始站穩，忙應道：「是是！」一溜烟地向後花園奔去。只見丫環正在給李玉林飯水，萬國祥上去給他掐人中，揉命脈，李玉林才慢慢蘇醒。

「你們都是紙人，來，吃一粒丸子，快給我弄飯去。」

話音如雷，原來蟒妖來了。他將一粒黑呼呼的丸子硬塞進李玉林的嘴裏，丫環趕緊餵水。丸藥下肚，只聽咕咚一響，李玉林竟站起來了。

萬國祥道：「快命廚下弄酒飯。」

周泰道：「廚下酒飯菜已備好，各

位大人請。」

這些人折騰了一夜，早就饑腸碌碌了，大家一頓狠吞虎咽。蟒妖酒足飯飽，突說道：「爺去也！」

「蟒爺，我們和你去找李玉珠吧！」

「誰耐煩與你們一路，滾一邊去！」說罷，展開輕功揚長而去。

* * *

却說智仙道長帶領書敏等回到八里莊。書敏道：「師父，師兄，只我一人去巫山一行，你們不必去了。」

智仙道長道：「據說，黃風怪是玉珠義父，不會難為他，只是路途遙遠，你一個人我們不放心，再者，這次大鬧京師，諒大巴山也住不得了，需尋一安身之處，方為上策，因此，我們同去接了玉珠，共同商議一良策。」

皇甫德道：「我倒有個去處，我有個結義兄弟，在張宗禹張大哥手下任頭領，我們何不去投他？」

吳健道：「皇甫兄說得是。我們把女公子接回來，一起去投奔張大哥。」

智仙道長道：「我老了，就求過點安寧日子，待接回玉珠，再作商議吧！大家歇會兒，天明趕路。」

第二日拂曉，關宇兄弟款待他們用過早膳，衆人告辭上路。

皇甫德道：「關宇兄弟，如有不如意就去找為兄，不論我們住不住巴山，巴山定有我們的人，這是玉珠妹妹說過的。」

關宇兄弟與皇甫德等含淚握別。

一路行來，「才見扶桑日出，又看曦馭啣山」，日夜趲程，不幾日來到宜昌集市之上。賈宗離開衆人回衙一趟，為他們準備上巫山的乾糧。吳健見一堆人在觀看甚麼，他也湊上去看熱鬧。安姑娘何等精明，一把拉開他道：「走，哥哥！」

安姑娘悄悄對智仙道長道：「道長，牆上繪影繪形捉拿我等，吳大哥還去看哩。」

智仙道長道：「大家快走，吳健去知會賈公子，我們在十里以外等他。」

衆人等賈宗、吳健來到，將兵士送到的乾糧，分別帶上，立即出發。走過宜昌地界，前面全是重山峻嶺，回溪斷崖，崖岫巉絕，峯巒秀起，雲烟變滅，雲靄之間，千態萬狀。綠水白練繞巉崖而鳴奏，紅牆黃瓦隨翠峯而閃爍。衆人在這罕見的勝景中前進，雖勞累，却也怡然自樂。當夕陽銜山，暮鴉歸林之際，則覓一野人家住宿，乾糧自有也不至饑餒。

不一日來到巫山脚下，遠遠看見石屋道人的石屋前有許多人在拚鬥，打得難解難分，書敏眼尖道：「師父，那好像是師妹在與別人打鬥。」

智仙道長道：「我也看見了，還有蟒妖。」

原來大凡練過功，內力深厚的人眼光多敏銳，因此，他們雖距離甚遠，亦能一目了然。

賈宗道：「我也看清了，還有幾個大內高手。」

書敏領頭疾速向石屋面前馳去，他們來到近處一片樹林，駐足觀看，只見蟒妖正與玉珠對敵，看來蟒妖並不想傷害玉珠，只想擒住他。

玉珠滑如游魚，在他的鐵臂巨掌之間似粉蝶穿花，展翅漫游。

蟒妖怎麼也抓不住他，口裏喃喃道：「小心肝，別跑了，跟你蟒爺走吧。」

魯竟、譚宣、萬國祥亦在旁觀看，見蟒妖不施殺手，立即一湧而上。鞭、鐧、刀齊舉，圍住玉珠殺將起來。

書敏等剛想跳出來助戰。只聽玉珠叫道：「蟒妖，你原來也是清廷鷹犬，帶領他們來捉我的啊！我銀飛鷹定與你誓不兩立！」

「誰說我是清廷鷹犬？」蟒妖又轉身對魯竟等大吼一聲：「呔！殺不死的狗奴才，看你們誰敢傷我的心愛人兒，要你們一個個拿頭來！」

一雙鐵臂使一招猿揉抱拳，橫着一掃，竟將譚宣的鐧掃飛於數丈之外。魯竟、萬國祥乖覺，身形一晃，急如掣電，跳出圈子。

萬國祥道：「蟒爺，這是為何？你不是要與我等合作的嗎？」

蟒妖怪聲大笑：「嘿嘿嘿！與你們合作？狗屁，吃我的鐵臂！」

你道蟒妖、萬國祥等為何還先到？原來蟒妖吃飽後一出門就聽得有幾個士兵在議論，是一陣怪風將銀飛鷹刮走的。他才猛地醒悟，定是黃風怪把玉珠截走了，他當即施展輕功，日夜兼程，向巫山趕來。

萬國祥等也尾隨其後，這可苦了萬國祥等，他們的輕功趕不上蟒妖，也不及蟒妖那鐵打銅鑄的身體，盡了最大努力一個個仍舊趕得氣喘嘘嘘，即使騎着馬也落後蟒妖一截子，連日連夜不得休息更是疲憊不堪，一下子拉垮了好幾個人，只剩下他們三人跟了上來。

這三個人好漢不吃眼前虧，萬國祥嘻嘻一笑：「蟒爺，別誤會，我們是幫你呀？你既然不樂意，我們便不插手就是。」三個人依舊退向一邊，靜觀其變。

蟒妖不再理會，返身又去找玉珠。

豈知玉珠早已飛步去找書敏他們了，他已看見林中觀戰的書敏，智仙道長等人。

萬國祥一見玉珠要走，急忙截住了去路。

忽聽衣袂風聲，一個人已截住了萬國祥，正是書敏。

「萬統領幸會！想與在下過幾招嗎？」

萬國祥道：「周書敏，我勸你早早投效為好，朝廷正是用人之際，歸降以後，定能封侯拜將。」

書敏哈哈大笑：「廉者不受嗟來之食，高官厚祿焉能動我哉！看劍！」長劍一抖，寒氣破空，早已刺向萬國祥肩井穴。

萬國祥斜身挪步，以退爲進，一刀乘隙捌向書敏的心窩。

書敏怒吼一聲：「來得好！」一劍蕩開他的大刀，同時斜肩帶臂的一劈，好險！

這一招急似流星，萬國祥雖然嚇出了一頭冷汗，但他畢竟是沙場老將，忙矮身斜步，乘勢用大刀一格，那知他這一刀根本未格到書敏的劍。

書敏的一支劍如脫兔、矯龍，早已一招烏龍攪海，由上至下殺向萬國祥的下三盤。

萬國祥萬未料到他這一招如此神速，那裏還來得及躲避，忙收刀來格，已是遲了，右腿早着一劍，鮮血立即染紅了褲管。

正待逃走，霹靂劍又到，忙來個就地十八滾，可是無情劍仍從背心穿透了胸膛。

魯竟本欲去救，那裏容他脫身？皇甫德一條蟒龍鞭如兩條蟒龍在半空飛舞，翻江倒海。皇甫德殺得性起，使出了他的「蟒盤泰山」的絕招三招十二式，展圈、伸縮巧妙結合，擋之有力圈之勁遒，縮之氣宏，伸之風張。眞個是快若流星，盤似旋風。魯竟在以鞭拆招的同時伺隙進擊，一鞭猛纏，皇甫德使出展鞭一攬，使他一鞭落空，旋風般地又一圈。

魯竟被蟒鞭圈住，忙使縮身法脫了出來，一招流星鞭反向皇甫德抽來，皇甫德一躍，跳出圈子的同時，一抖長鞭，帶着震耳的呼嘯聲，迅雷閃電似地平地一繞，終將魯竟雙足拖起，拋於半空，復奮臂一展，魯竟一個倒栽葱，撲倒於地，眼見得不動了。

皇甫德正要去會蟒妖，忽然從他們剛站過的樹林中竄出二十幾條大漢，人未到，暗器先發，一粒流星石擊向他的手腕，在他一閃之際，一個癩頭和尚早已站到他的面前，更不答話，一條禪杖盤旋如風，滾滾而來。

皇甫德目眥皆裂，嘿嘿怒吼道：「那裏來的賊禿驢，找死！」展鞭急舞，與這和尚狠鬥起來。

二十幾條大漢齊向安姑娘、吳健、白芷、夏苓、冉山、東方義、郭秀、郭安等撲來。金鐵交鳴，吼聲震谷，火星四迸，如暴風驟雨，似驚濤駭浪，好一場惡鬥。

怎麼林中忽然又來了這麼一批人？此乃落伍的周泰等躭心己方力量薄弱，又去沿路州府邀約了一批高手，前來助戰。

書敏一見這陣勢，直擔心自己人吃虧。展眼一望，只見師父正與兩名精瘦個子軍官對敵。那兩個軍官絕非師父敵手，不需擔心。

玉珠正與斷魂鐧譚宣鏖戰。只見玉珠敏若猿猱，鷹翔隼刺，起落變化，倏忽如電，譚宣被迫得手忙脚亂，接應不暇。玉珠左手劍劈向譚宣頭部，是一虛招，在對方仰身一讓之際，右手劍閃電般刺點其下三盤。

譚宣急急一躍，一鐧由右側砸來。玉珠陡然右轉身一招「大鵬展翅」，雙劍一刺頭部，一刺手臂，在譚宣矮身避招，以鐧護臂之時，玉珠雙歸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掌拍向他的頭部。

譚宣驚呼：「火焰掌！」要想躲避，已是不及，玉珠居高臨下，一拍即着。

譚宣的一顆頭顱猶如一座荒草坵，早已燃起熊熊大火，燒得他焦頭爛額，抱頭一個滾翻，妄圖逃之夭夭，玉珠復趕上一劍，叫他一命嗚呼了。

書敏看安姑娘、如意功力較弱，被三個清軍軍官圍着十分吃力。他正想去增援，忽見賈宗已易了容，正從樹林躍出去增援他們了，心中大喜，又見玉珠已殺入敵羣，去幫助兩個功力弱的白芷、夏苓，他快步去增援郭秀，哪知似一座巨峯的蟒妖攔住了他的去路。

「呔！你是霹靂劍周書敏，蟒爺願與你過幾招。」聲如巨雷。一頓又道：「不過，如若答應我一個條件，我即刻便走！」

書敏怒道：「在下就是周書敏，過幾招就過幾招，難道我怕你不成，有甚麼條件可講！」

「來吧，小子！」蟒妖擺開架式，等待書敏進招。

書敏也不答話，霹靂劍扎、刺、冲、挑、壓、點、鎖、攔、拿，暴風雨般潑向蟒妖，招招毒辣，着着迫人，帶着萬鈞雷霆之力向蟒妖捲來。

這種陣勢，饒是蟒妖這樣武林怪人，也不得不騰挪走避，讓其鋒銳，不過蟒妖畢竟是蟒妖，他的吞吐排打功力已臻神化，殺得性起，舌綻春雷大喝一聲：「小子看招！」一雙鐵臂，如旋風般地狂捲驟至。

書敏這個武林俊彥，靜若山嶽，動如江河，進似龍蟠，落如虎踞，論力，書敏遠不及蟒妖；論技，論智，蟒妖遠不若書敏。

書敏避實就虛，乘隙進擊，蟒妖早已着了他兩招，但並未傷着，因他練就一副刀劍不入的鋼鐵之軀。

可書敏就不同了，蟒妖用鐵臂粘住書敏的霹靂劍，就勢一記毒痧掌向他迫來。他想躲已是不及了，被迫硬接。要是這一硬接，書敏定會死於非命。

周書敏的性命若何，暫且擱下。

那邊賈宗正遇見了强手，賈宗的武功本來平平，當他助安姑娘、如意除掉了清軍三個下級軍官以後，已是力竭了。

這時又來三個，其中一個强手飛雲龍簡昌找上了他。這飛雲龍的武功奇就奇在無門無派，拳路皆一般人聞

所未聞，見所未見的。

賈宗自然不是他的對手，賈宗的進招，被他輕易化解，而他的進招，卻使賈宗着着受制，終於被他來一個躍身入雲，眨眼間又落於地上的旋風腿掃倒在地，簡昌復一招鬼見愁的催命掌向賈宗天靈蓋迫來。

這一拍，賈宗定會永遠告別這個世界了。

在這性命攸關之際，一道白光直刺簡昌，只聽他哎喲一聲撲倒於地。

原來是玉珠見賈宗危急，奔來相救已是不及，忙將手中的夜芒劍往簡昌胸口狠命一擲，救了賈宗。他忙奔過來扶起賈宗道：「賈兄，沒傷着吧？」

賈宗爬起來，一起握住他的纖纖玉手道：「玉珠妹妹，謝謝你的救命之恩。」

玉珠臉一紅，忙抽出手，從簡昌身上拔出夜芒劍道：「賈兄，你的武功較弱，不宜單獨作戰，跟着我當個幫手吧。」

賈宗忙道：「好好好！」

他們立即轉身幫助安姑娘與如意擊斃那兩名軍官，其中就有賽江湖司馬才。

智仙道長見皇甫德久戰和尚不下，上去揚起拂塵助戰。在和尚禪杖橫掃皇甫德之時，他拂塵一點和尚手腕，那根禪杖傾倒於地。

和尚大驚，雙掌霧吐，以進爲退，明是進掌，暗藏走勢。在皇甫德以鞭格掌之時，他立即跳出圈子逃之夭夭。

其他清軍見大勢已去，紛紛逃命。智仙道長命皇甫德等不須追趕。

却說玉珠放眼一掃，整個戰場只有書敏正與蟒妖對壘了。此時書敏已搖搖欲墜，石屋道長跨步上前將他扶着。

蟒妖的巨掌又至，玉珠大驚，猛發一鏢，雖未刺入蟒妖的手掌，却蕩開了它，又急急奔了過來，扶住書敏道：「敏哥，怎麼了？」

書敏微微一笑道：「中了蟒妖一掌，沒關係。」

復聽石屋道長以一支劍抵住蟒妖道：「蟒妖，以你數十年修練之身欺負一個孺子後輩，不嫌害臊？你要打需找他父親智仙道長過招，才是正理，也才不會被武林朋友笑話。」

蟒妖哈哈大笑道：「石屋老道言之有理，智仙老兒，來來來，貧道與你過幾招玩玩。」

智仙道長因見書敏負傷，正待過來瞧他傷勢，聽蟒妖一說，嘿嘿一聲冷笑道：「你連小兒也鬥不過，還想與貧道過招。來吧，看你有多大能耐。」

忽然一陣怪風，一位清瘦文靜的道長站在蟒妖面前道：「不勞智仙兄動手，待我來收拾這手下敗將。」說畢，輕輕舞動雙袖，只見袖管飄飄，清風習習，突然化作千百絲白練，在蟒妖周身飛舞。

蟒妖的鐵臂也舞得風捲雷鳴，他們由地面鬥到半空。

只見白龍和烏龍在半空翻捲，倏忽之間又落於地面。那白龍立即變成兩條白練緊緊纏住了蟒妖的兩條鐵臂。

黃風怪道長左腿橫掃，手指如戟，直戳蟒妖腋窩，蟒妖立即癱軟倒地，滿面羞慚，伏地等死。

黃風怪道：「貧道不慣殺生，望你從今後修心養性，別生邪念，要知道一念之差，就會壞你幾十年修煉之功的。」說罷，一掌拍向他的後頸，解了他的穴道，喝聲：「去吧！」

蟒妖得了性命，羞慚而去。

黃風怪向智仙道長一揖道：「師兄，受驚了。」

智仙道長仔細一看驚喜地道：「師弟，果眞是你！」

智仙道長想與黃風怪道闊別之情，又聽玉珠在喊，忙忙走了過去。

「師父，快來……」

這時書敏立足不穩，賈宗忙上前幫玉珠將他扶住，只見他雙目緊閉，牙關緊咬，面色漸漸變青，玉珠嚇得大喊道：「師父，你快來看師兄怎麼了？」

智仙道長忙過來抱起書敏，送到石屋中躺下，掀開他眼瞼一看，大驚道：「不好，中了蟒妖的黑痧掌，這如何是好？」說罷，不覺老眼含淚。

玉珠一聽，忍不住哇地一聲哭了起來：「敏哥，敏哥，你快醒醒，睜開眼看看我們。」

可是千呼萬喚無應聲。黃風怪一聽，忙走進屋，將書敏面色審視了一番道：「徒兒！」

矮道童忙應聲道：「在！」

「你快去蟒妖處走一趟，找他要兩粒解毒藥來，快去快回。」

玉珠道：「義父，讓我與師兄一道去。」

矮道童道：「你去做甚麼？我的脚力比你快，決誤不了事。」說罷，他邁開大步向山上奔去，倏忽不見。

玉珠等守着書敏，度時如年，眼看書敏面色漸漸轉黑，黃風怪忙握着書敏的手導氣，用自己體內眞氣，幫他抵禦毒氣。

智仙道長一見，感動不已，忽推開黃風怪，自己爲書敏導氣。

雖說書敏臉色不再轉黑，但也不見好轉，如還有半個時辰，解藥不到，書敏便決然無救了。

「呼呼」一陣怪風，只見一座小山似的蟒妖低頭闖進屋來，也不打話，從懷中摸出一粒黑色藥丸，掰開書敏的嘴放了進去，復又運功，助其下咽，不到半個時辰，書敏腹內咕咕作響，面色由黑變青，又由青變白，又過了半個時辰，書敏哇地一聲吐出許多黑涎。

此時，蟒妖又摸出一粒紅丸送入

他嘴裏，用溫水服下，又過了約莫一個時辰，書敏面色由白轉紅，眼睛微睜。

智仙道長忙向蟒妖致謝。蟒妖道：「謝甚麼，我是還命來的。」說畢，出屋飄然而逝。

黃風怪道：「這黑痧掌劇毒，是蟒妖獨門功夫，所以也只有他有解藥，蟒妖是從不肯施藥救人的，今天還算他講交情。」

矮道童道：「他一聽我說明來意，起身便奔出洞去，待我追出來，他已跑得無影無踪了，把我急出了一身冷汗，以爲他不來救了，我回來見他正在施救，方才放了寬心。哈哈哈，這蟒妖也眞怪。」

「甚麼眞怪，他害得我好苦，我定要去尋他報仇。」書敏從牀上一躍而起。

玉珠把他按住，勸道：「躺下躺下，你剛好，身體還未復原，報甚麼仇？再說，蟒妖救了你，你還得謝他呢。」

智仙道長接着將蟒妖救他經過告訴了他，命他躺着休養，必須靜臥兩個時辰，方能起身。

書敏只得躺下。

皇甫德與智仙道長等議定好去尋找張宗禹的路綫，只待書敏病好，便一起動身。

書敏道：「皇甫兄，非是小弟不願跟你去，父親年事已高，我想待老父天年以後，再去找兄長。」

智仙道長道：「也好，敏兒體內毒氣還須行功排除，一時不能動武拚殺，讓他上峨嵋山療養些時，再去也不遲。」

賈宗見玉珠與周書敏情深意篤，他立即忍着內心痛苦向衆人告別道：「賈某不才，不能與衆位英雄奉箕帚，就此告辭。」

衆人挽留不住，只有送他下山。

皇甫德命吳健帶領白芷、夏苓、郭秀等送賈宗回去，並囑咐一定要送到宜昌才能回轉。

又過了兩個時辰，書敏起來，智仙道長道：「敏兒，皇甫賢侄，快過來拜見你師叔。」

原來黃風怪是智仙道長的師弟，曾經參加太平軍，在軍中參贊軍務，只因天國內鬨，他不願捲入，亦知大勢將去，便毅然上了巫山，修眞養性，了却俗念。他原名了眞道長，俗名李眞。後來練就了喚風呼雨的功夫，才改了名，連智仙道長亦不知，後聽玉珠介紹他義父的形象，智仙道長方疑惑，黃風怪會是他師弟？來此一看，果眞是師弟，師兄弟見面，不勝之喜。

黃風怪對石屋道長道：「石屋道長，爲何不來認女兒？」

石屋道長一聽，方取下假面具，玉珠一見，撲了上來抱住父親道：「父親，原來是你，眞是你嗎？該不是在夢中吧？眞眞想煞女兒了。」

石屋道長含着熱淚道：「我也想你啊！」父女抱頭流淚。

玉珠問道：「父親，你是怎麼逃脫性命的？」

黃風怪哈哈大笑道：「是我從刑場上把你父親搶來的。」

原來黃風怪一日從京師經過，見刑場上在斬犯人，他一看李庭儒相貌，決非歹徒，知其必有寃情，故把他救來，安在石屋中住下，遂號石屋道人。後知他的女兒即江湖上知名的銀飛鷹，遂命他將兒子帶來，引來女兒，便有拜義父學藝之舉。這次黃風怪好久不見義女，十分想念，遂命道童去打探。這道童先穩住李玉林，又在他們劫獄時，截走了玉珠，直把他帶到巫山，由黃風怪運功施藥給他治傷。傷好以後，玉珠掛念師父、書敏他們，拜別義父、師兄，獨自下山，又碰見蟒妖，便廝殺起來。

智仙道長忽然想起一樁心事，對石屋道長道：「李大人，貧道與大人也久違了。今日相見，眞令人高興。有一事想同你商量，小兒書敏與令嬡玉珠，長期在一起，患難與共，兩小無猜，我們做父母的倒不如成就他們的好事，不知你意下如何？」

黃風怪看看書敏，又看看玉珠，不待石屋道長說話便道：「玉珠是石屋道長的女兒，也是我的女兒，我作主，成就他們的好事。」

書敏、玉珠互相偷看一眼，復滿面漲得通紅，智仙道長推書敏道：「還不快拜見兩位岳父！」

書敏忙傾金山倒玉柱拜了三拜：「岳父在上，受小婿一拜！」

石屋道長扶起他，看了又看道：「眞吾婿也！」書敏又拜了黃風怪，樂得黃風怪捋鬚大笑。

矮道童嘻嘻笑着羞玉珠：「師妹，不羞，有了佳婿，也不謝我探監之勞。」

書敏道：「那晚躲於大樹後的原來是你，怪不得好身手，只是不該招呼也不打一個就把玉珠妹給弄走了。」

「怎麼，不謝我背他回來治傷之情，還怪罪我呀！」

「豈敢！豈敢！」

黃風怪道：「我有一個提議，你們大家都上我那兒去暫住些時候，把書敏、玉珠的婚事辦了，你們看如何？」

大家無不贊同，一齊向巫山奔去。由道童留在石屋等吳健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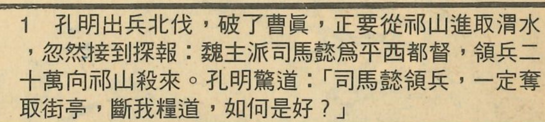
一輪紅日冉冉上升，人們披着朝陽在烟霧漫鎖，突瀑懸崖間飛進！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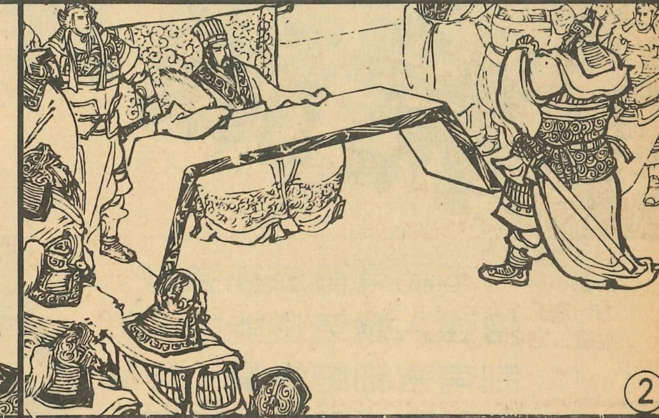
三國演義之卅七

空城計（一）

徐正・編繪



1　孔明出兵北伐，破了曹眞，正要從祁山進取渭水，忽然接到探報：魏主派司馬懿爲平西都督，領兵二十萬向祁山殺來。孔明驚道：「司馬懿領兵，一定奪取街亭，斷我糧道，如何是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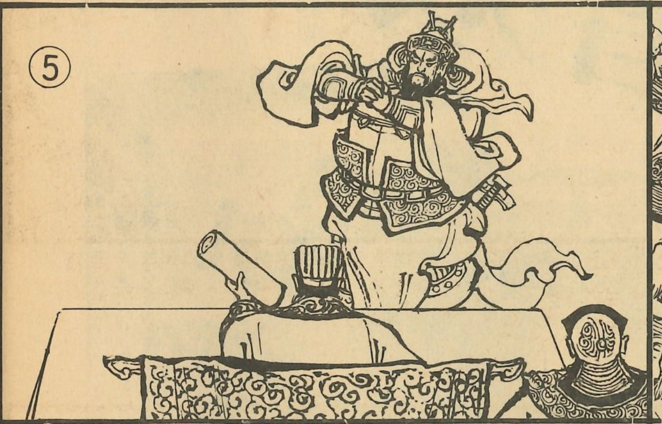
2　他召集衆將商議道：「街亭雖小，却是咽喉要地，萬一失守，就壞了大事。哪一位將軍敢去把守？」話聲未畢，帳下有人應聲道：「馬謖願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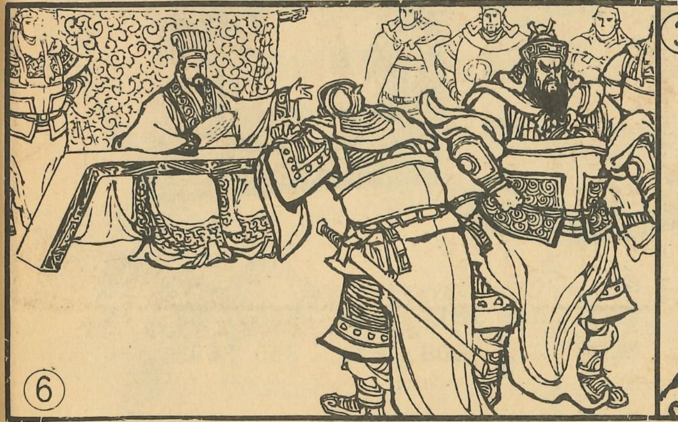
3　孔明望望馬謖，遲疑着說：「你雖深通謀略，但街亭一無城墻，二無險阻，很難把守。」馬謖道：「我從小熟讀兵書，深通兵法，小小街亭，怎麼把守不住？」



4　孔明沉思了一會，只怕馬謖敵不住司馬懿。馬謖大聲道：「不要說是司馬懿，便是曹睿親來，我也不怕。倘有差失，願受軍法處分！」孔明只管沉思着，馬謖不禁心頭着惱，大踏步跑出帳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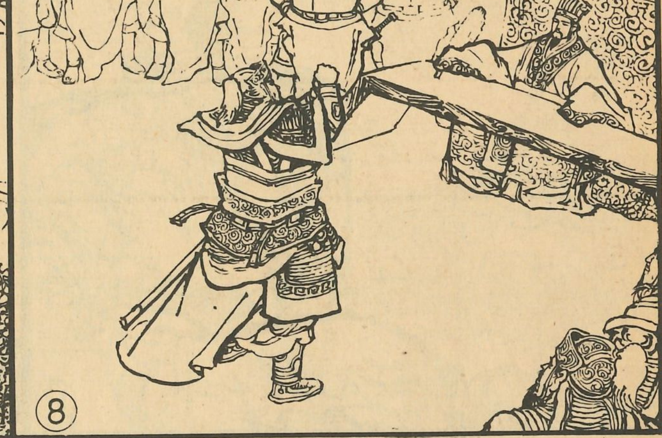


5　不一會，馬謖把寫好的軍令狀，送到帳上。孔明接了軍令狀，叮囑道：「我給你兩萬五千精兵，再撥一員上將，相助你去；須要處處謹愼，免得失誤。」馬謖連聲答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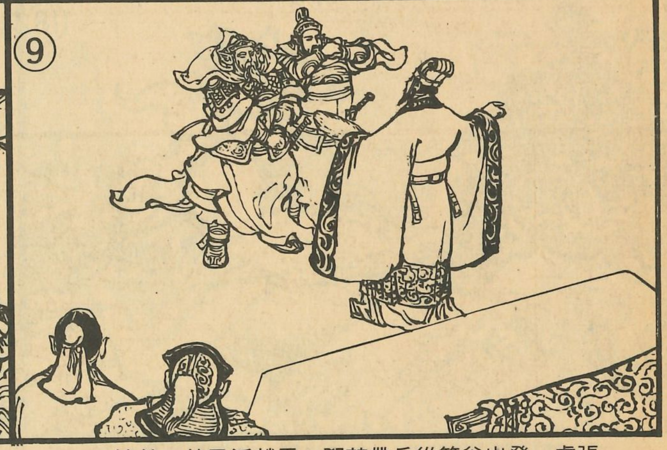


6　孔明看看兩旁，叫王平來到面前，吩咐道：「我知道你小心謹愼，所以叫你相助馬謖。兵到街亭，便在要道下寨，不讓敵兵偷過。安營以後，趕快畫一張地圖差人送來。」

7　馬謖、王平出帳點兵去了。孔明想了一會，又派高翔領兵一萬，去守街亭東北的列柳城，倘若街亭危急，便可領兵接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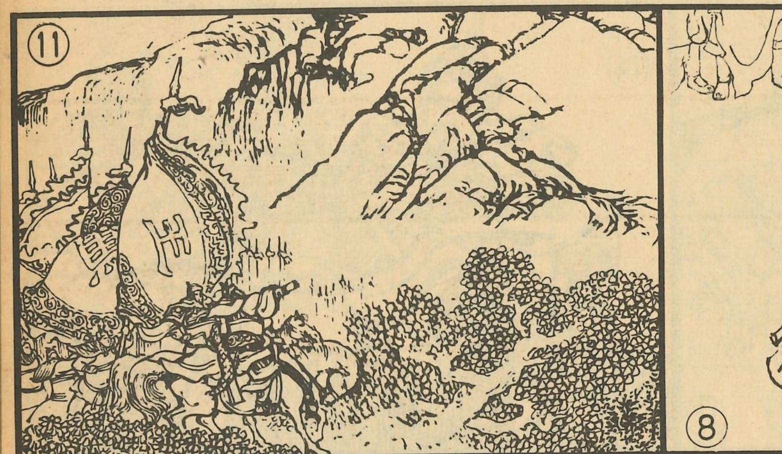


8　孔明又想，高翔不是魏軍先鋒張郃的對手，要派一員大將，屯在街亭後面，以防萬一。便喚魏延率領本部人馬，到街亭後面屯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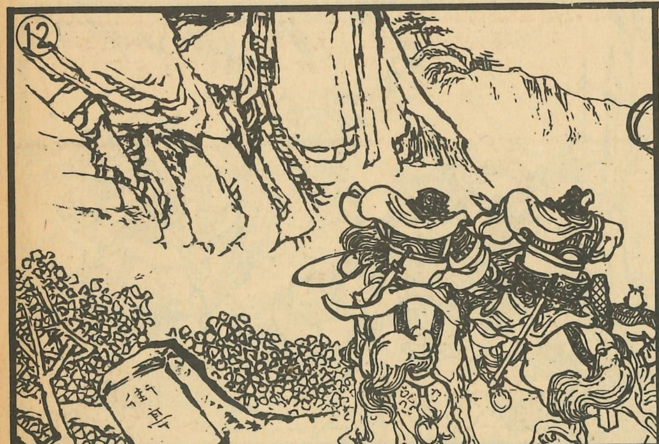


9　接着，他又派趙雲、鄧芝帶兵從箕谷出發，虛張聲勢，威脅魏兵後路。

10　安排完畢，孔明自統大軍，令姜維爲先鋒，從斜谷向郿城進兵，準備渡過渭水，直撲長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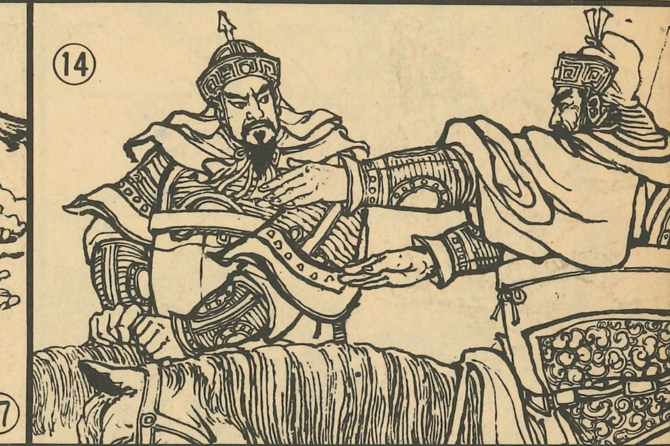
11　且說馬謖和王平來到街亭，看了地勢，都是些山僻小路。馬謖笑道：「丞相眞是膽小，這樣一個地方，魏兵哪裏敢來！」王平道：「不管魏兵來不來，且在這五路總口紮下寨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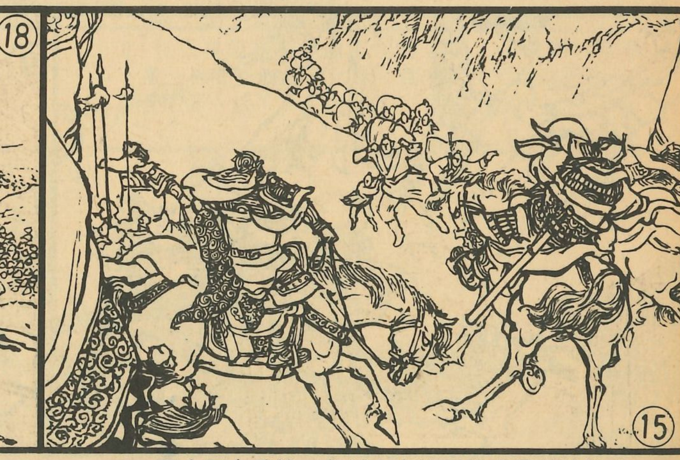
12　馬謖眉頭一皺，四面望去，望見路邊一座小山，便笑道：「路口不是下寨的地方。你看這座山，眞是天險，可以上山紮寨，萬無一失。」



13 王平道：「當路紮寨，敵兵無法偷過；如果棄了路口，屯兵山上，敵兵一到，四面包圍，你怎樣應付？」馬謖大笑道：「兵法說，居高臨下，勢如破竹。敵兵敢來，我敎他片甲不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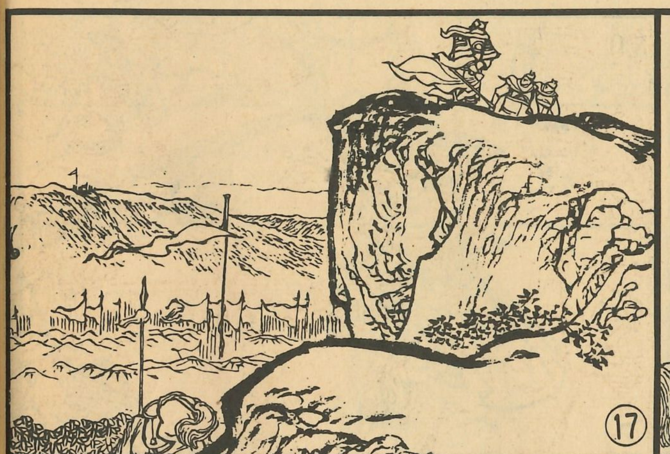


14 王平搖頭道：「這山乃是絕地，敵兵只要斷我水道，我軍就亂了。」馬謖嘆道：「帶兵的不讀兵書，就不懂用兵的奧妙，兵法說，『置之死地而後生』，敵兵斷我水道，我軍就能拼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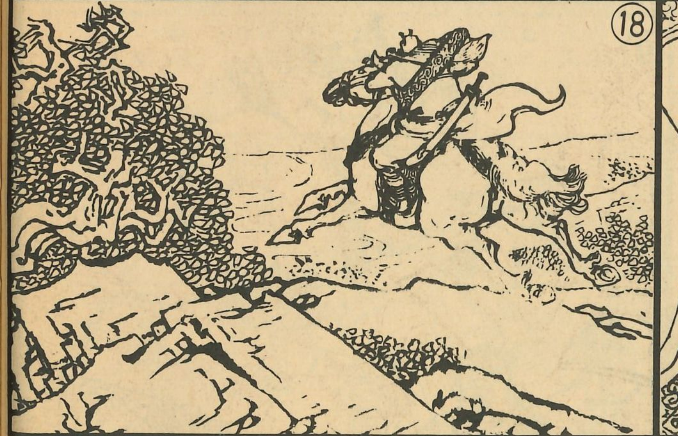


15 兩人正在爭執，忽然山裏的百姓成羣結隊的跑來，說魏兵已向這裏殺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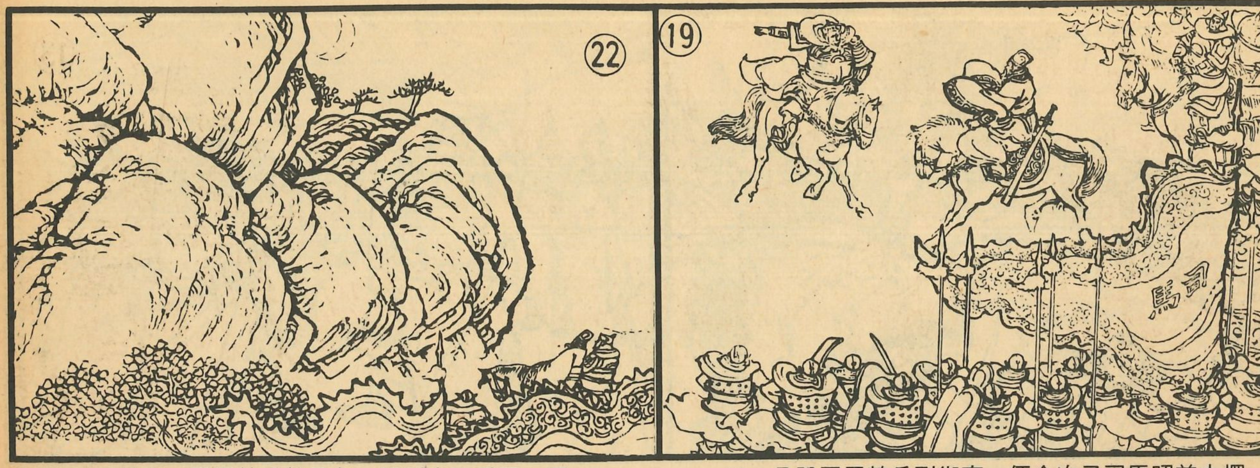
16 馬謖見情况緊急，勉强撥出五千人馬，交與王平道：「你自去立寨，待我破了魏兵，不要到丞相面前爭功。」便帶了兩萬人馬上山去了。



17 王平看看五千人馬，無法扼守大路，便在離山十里地方，看好地勢，紮下一個小寨，與山上大寨成了犄角的形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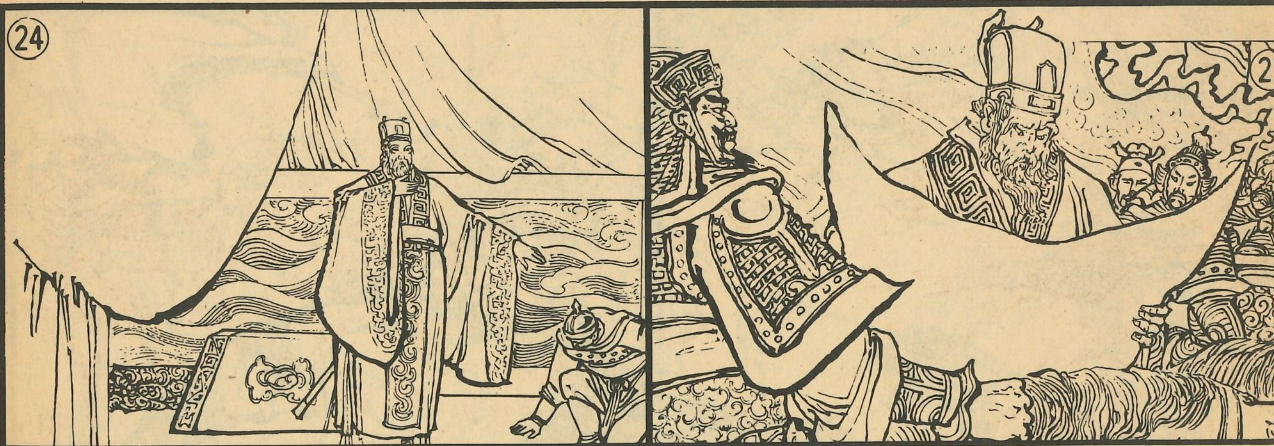
18 然後把兩寨地勢，畫成地圖，說明爭執情形，派人送到孔明大寨去。



19 且說司馬懿兵到街亭，便令次子司馬昭前去探路。如果有兵守禦，就另作打算。司馬昭回來報告，說街亭早有蜀兵立寨。司馬懿嘆道：「孔明果然厲害，看來只有退兵了。」



20 司馬昭笑道：「攻取街亭不難，父親何必喪氣。」司馬懿道：「街亭位於山僻小路，易守難攻。蜀兵已經立寨，你怎敢口出大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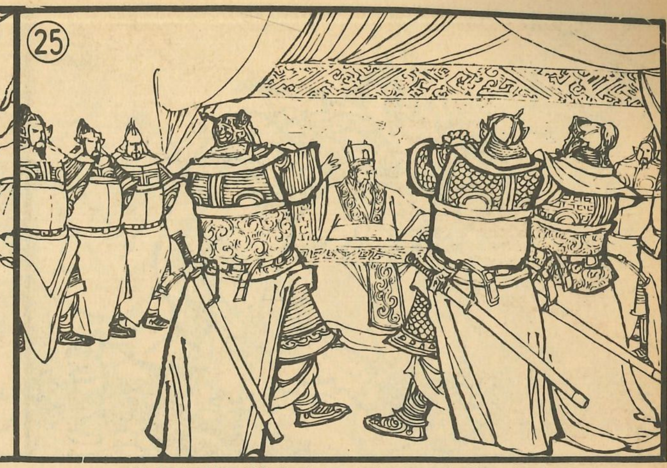
21 司馬昭送上一張地圖道：「父親請看，蜀兵不在當路立寨，却屯在山上，破它不是難事。」司馬懿還不敢相信，便道：「待我親自看來。」

22 當夜，司馬懿乘着月色，親到山下看了一遍，不覺大喜道：「果然這樣，蜀兵可以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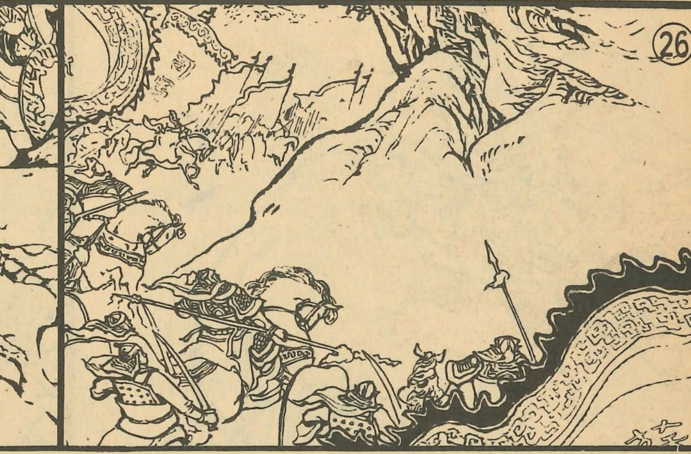


23 馬謖在山上見了，大笑道：「敵人倘要性命，就不敢來圍山。」他傳下命令：「倘有敵兵進攻，只看山頂上紅旗搖動，便四面衝殺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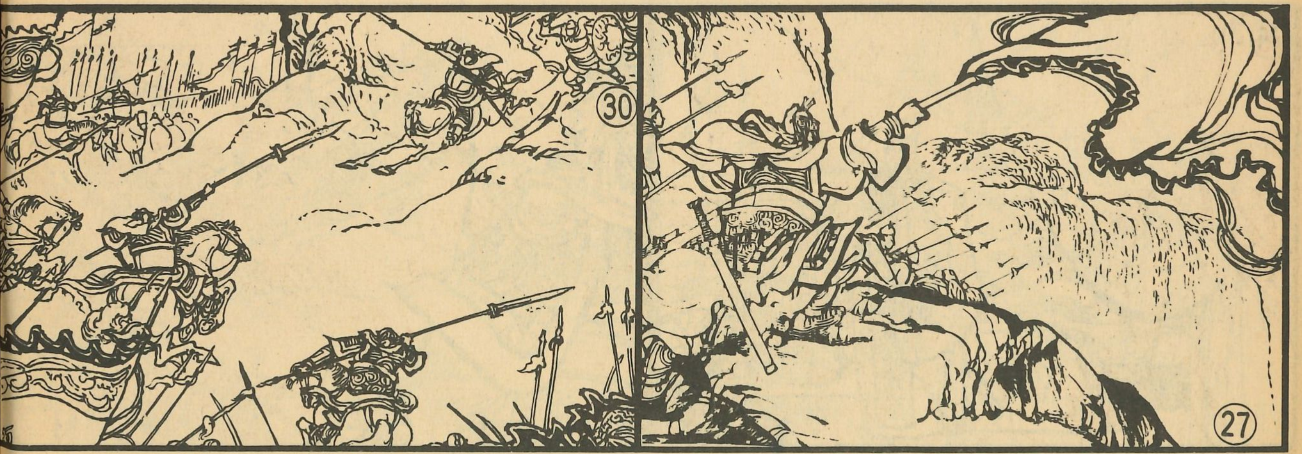
24 司馬懿回到寨中，使人打聽蜀將姓名，知道是參軍馬謖，笑道：「只有虛名，實在是庸才，孔明用這樣的人物，怎能不誤事！」



25　他又打聽到離山十里，有王平安營，便命張郃帶領一軍，攔住王平來路。又命申耽、申儀各領人馬，斷絕蜀軍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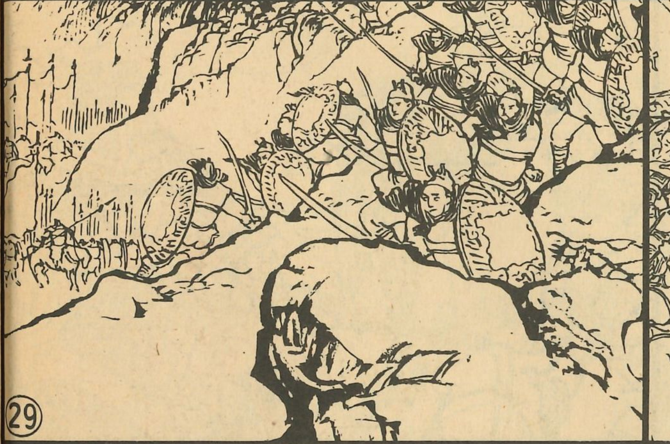
26　當夜調度停當，第二天一早，司馬懿領了大軍，一擁而進，把山四面圍定。



27　馬謖在山上望去，只見魏兵漫山遍野，聲勢浩大，慌忙揮動紅旗。蜀兵見魏兵勢大，非常害怕，任憑馬謖連連揮動紅旗，只是不敢下山。



28　馬謖大怒，拔出寶劍，把兵將趕下山去。衆兵將沒奈何，只得下山來衝魏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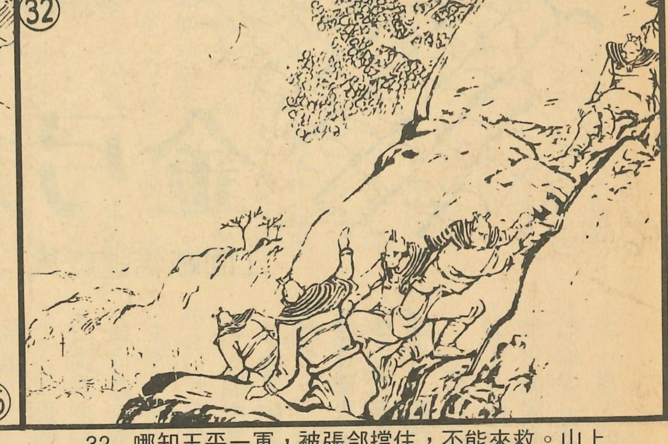


29　蜀兵衝到半山，魏兵動也不動，一個個橫刀攀槍，等待厮殺。蜀兵心慌，發一聲喊，又退上山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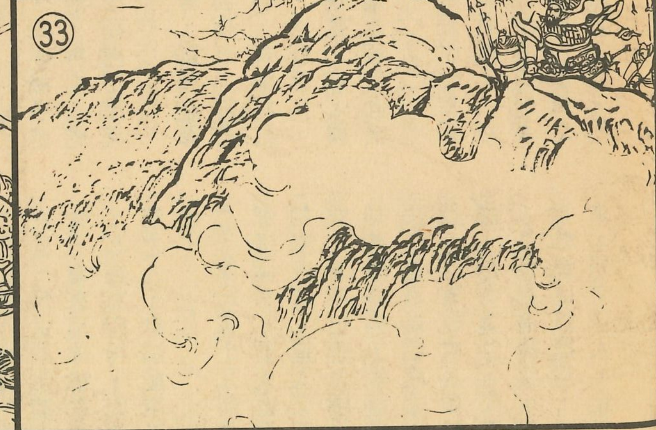
30　馬謖斬了兩員偏將，親自下山來衝魏兵。連衝幾次，都被魏兵殺退。



31　他看看衝不下去，只得命令緊閉寨門，等王平一支軍來救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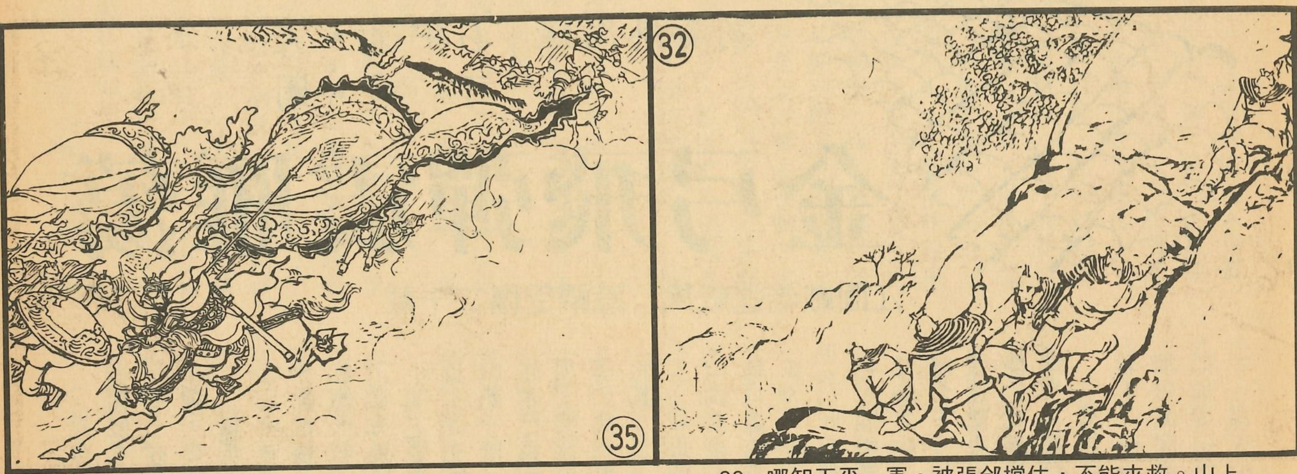


32　哪知王平一軍，被張郃擋住，不能來救。山上蜀兵被圍了六個時辰，又被截斷了水道，軍心就亂了。到了半夜時分，山南的蜀軍耐不住飢渴，開了寨門，下山投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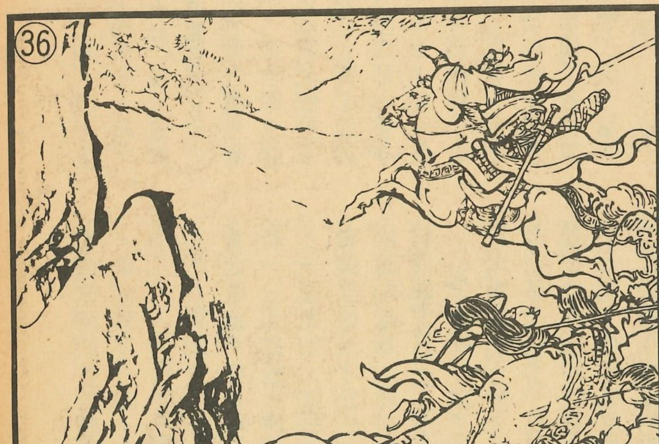


33　馬謖禁止不住，正在心慌意亂，又有哨探來報，說魏兵放火燒山。他出寨望去，只見滿山通紅；四下裏又是魏兵一片喊殺之聲。

34　眼看守不住，馬謖只得帶領殘兵，乘夜從山西殺了下來。



35　魏兵讓條大路，放過馬謖，隨後掩殺，把大部蜀兵殺散。



36　馬謖帶了幾百殘兵，拼命奔逃，背後張郃緊緊趕來。正在危急，前面閃出一彪人馬，打着魏延旗號。馬謖大叫：「魏將軍救我！」(待續)

金弓飛彈震雁蕩

湖海恩怨錄／石中蓮・文　可飛・圖

江面戲老逞威風　惹禍受傷二十載

浙西遂安縣西有條小溪，原本沒有甚麼名稱，但自這小溪旁有人建了一所小莊，名為「含翠水莊」後，這條小溪，也就有了含翠溪這個名了。

這是一處山地低窪荒僻之所，滙合山中流泉，成為溪澗，這含翠水莊，就在幾十道流泉滙合之處，依着天然的形勢，略加佈置而成，背山面溪，築有幾所精舍，此外到處都有茅亭小閣，遇流泉寬處，則架上小橋，由於水源充沛，到處生長青苔綠蘚，沿山麓一帶，則林木茂密，更有一大片林木已為砍倒，作了建造精舍亭閣之用，開發出之地，則已種植了各種藥草，排列整齊，畦畛分明，也可用作欣賞。

莊正門上有個大潭，正承接各處山澗流泉，滙成一個碧池，再由一處缺口溢瀉下澗道，成為小溪向下流流去。

莊內沿流泉所經之旁，都種起翠竹，間中雜以各種不知名花卉，可是花卉之中，祇有粉白黛綠，卻無姹紅嫣紫，一切都素淡無比，清雅絕俗，遠遠望去，教人有拔俗脫塵之感，穠艷的桃源仙境，怕也無這水莊如此清幽令人神往。

細雨迷濛的清晨，水莊中一片翠碧，一位少年相公，正背負雙手，在精舍高閣上來往踱步，他眼看這迷濛如仙境似的水莊，到處籠罩在水氣之中，傳來的是一片淙淙流泉之聲，他在這如詩如畫的境地中，卻心神不定，來往踱了一陣，再看看臨窗的一張小几，又復踱起步來。

小几正中，有一座小鼎爐，鼎爐香烟嬝嬝。可是在鼎爐旁卻有二支袖箭，三寸長短，箭鏃上發出暗藍光芒，一望而知，這暗藍光芒，定是經過毒藥淬煉，才如此發亮，這種江湖上陰毒的暗器，如何會在這仙境似的小閣鼎爐旁放置？大大的出人意表。

少年相公踱了一陣，突然有所發現，走到小几旁，取起這二支袖箭，放在鼻上嗅了一嗅，眉頭立即皺起，他把二支袖箭仔細看了一眼，嗅嗅右手一支，再嗅嗅左手的，他似發現這二支袖箭上所淬的毒藥，有點不同，在同一形式的袖箭上，卻有不同的氣味，看來用這種袖箭之人，對於用毒，必極有心得，而且秉性陰險，使中箭之人，無法能用上一種解藥而去解毒。

他正在小几前凝思，突見水莊前那道溪旁，有人直向水莊這面走來，相隔既遠，這人又戴了笠帽，身穿簑衣，看不出是怎麼的一個人？他心中卻甚感奇怪，知道這含翠水莊的人，決不會沿溪澗而來，因這一帶路既難行，又有幾處必須越過六七尺闊的溪澗，始有道路，不是普通人能走過的，莊側另有捷徑，知道水莊之人，一定知道這條捷徑，決不會從這溪澗而來，想來這人，定必初次前來，不知

是甚麼人？來這水莊有何事？」

這少年相公正在注意這人，這人已來到莊前，正想繞過莊前那道溪澗，可是莊側樹林內，卻閃出一個人來，也是一身簑衣，攔住了這人去路，似在詢問，接着似在爭論，雙方都祇是手勢晃動，突然之間，兩人都動手打了起來，看得這小閣上的少年相公為之大奇。

他看出這兩人，都不是水莊中人，怎會路遠迢迢的走到水莊門前來相打？這含翠水莊一直是平靜寧謐，從無外人到此，原因是水莊地處隱蔽，又是一個絕路，不是外人所經之處，自水莊建成以來，從未見有外人闖入過。

細雨下得極密，地下濕滑，地勢又傾斜，這兩人身上所穿的簑衣，都笨重寬大，可是兩人動上了手，不但出手極快，身形也一點即起，看來都是有極高武功，直看得那少年相公心中大大凜駭。

因為今晨水莊中下人，起身整理花草時，就在天籟亭中的木柱上，發現這兩支袖箭，插進甚深，好不容易拔了出來，自己正在奇怪，懷疑這水莊昨晚有江湖中人光顧，且在莊內格鬥過，但想不出怎會在莊中格鬥？現時這兩人在莊外相遇，是不是昨晚兩個？這樣打了起來，究竟是為了甚麼？

莊外兩人越打越烈，在雙方翻騰身形中，這少年相公看到來的人在簑衣下露出的是絳色長褲，心中更驚疑不定，難道這來的是個女子？否則怎會穿這種顏色的長褲？他慌忙走下了小閣，穿起油衣和釘鞋，向莊外趕去，他一到莊外，一看兩人，一個是二十左右，貌相艷麗的少女，正是沿澗道而來的，另一個則是鬚眉花白的老者，他一看清這兩人，不禁驚呼起來道：「兩位快快住手，都不是外人！」

這兩人在惡戰中，雖已看到莊內有人出來，但都感到對方身手高强，疏忽不得，故還是全神貫注在對方掌法上，無暇注意莊中出來的是甚麼人？現時一聽驚呼，都慌忙不迭撤身急退，身形一停，同時欠身叫了一聲，「宗相公！」

那少年相公也欠身拱手，叫了一聲：「谷姑娘，俞老丈！兩位快快請進莊內，此處不是談話之所。」

這兩人都有點忸怩，可是這位宗相公已側身讓客，兩人祇得互望一眼，由那老者先行，進了這含翠水莊。

到了精舍廊前，三人都脫去了笠帽簑衣，這少女身上穿的是一套絳色衫褲，可是除去笠帽之後，粉頰上已飛起了一朵紅雲，老者一套灰布長衫，都濺上不少泥漿，三人走進小廳落座後，這位宗相公對少女道：「兩位有甚麼怨氣？一見面就打了起來？小生來替你們和解和解如何？」

兩人又都不約而同的想說話，可是一見對方欲開口說話，便大家都停了下來，結果還是那少女先開口道：「宗相公，我和這位並不相識，他欲阻我進莊，才動手打了起來。」

那老者卻笑道：「老朽不知姑娘和宗相公相識，否則不會屢次阻攔姑娘了，姑娘幾次前來探索，老朽還當對宗相公有所不利……倒要請姑娘恕老朽魯莽了。」

這位宗相公一聽老者所說，倒是一怔，對那少女看去，那少女立即滿面飛紅，宗相公眼珠一轉，立即笑道：「原來兩位還未相識，那根本沒甚麼怨氣，小生便替兩位引見。」他對老者說：「這位姑娘姓谷，芳名嬌嬌，乃是谷老丈『活鍾馗』的千金！」

老者聽了不禁渾身一震，起立拱手道：「令尊盛名，如雷貫耳，怪不得姑娘身手如此了得！」他不等那位宗相公介紹，便道：「老朽俞大公，當年在富春江上，曾與令外祖申老前輩見過幾次面，但與令尊卻緣慳一面。」

谷嬌嬌起身見禮道：「原來是『金桿釣客』俞前輩，小輩失禮了！」她說到這裡，美眸一瞥到宗相公面上，笑說：「宗相公！你是幾時和俞前輩論交的？」

宗相公笑道：「俞老丈與小生論交，也是萍水相逢而已，不是見到與姑娘動手和提起俞老丈的外號，小生還當俞老丈不是江湖中人呢？」

俞大公也說道：「這事說來話長，十五年前，老朽獨霸富春江，不想在無意之中，得罪了太湖西洞庭的一位水路中前輩，這位前輩退隱已久，早與世無爭，此次因去大雁門山訪友，不想露出本來面目，不走水路，改由陸路而走。直到桐廬上流渡江東行時，他老人家也沒有雇船，卻祇用『一葦渡江』之法，用一塊木板，由上流順流斜向東岸，老朽這時正當壯年，適在近處垂釣，見狀還當他老人家有意在富春江上炫露武功，認為有藐視老朽之意，一時鬥氣，就隨手把釣鈎甩了過去，鈎住了木板一抽，他老人家單足踏在木板上，快到岸了，也不防有人會打他主意，因老朽小舟在四丈以外，他老人家不知道老朽這釣絲，長有十丈，因此噗冬一聲跌進江中，他半身露出水面，就踏水游到岸上，見老朽正在釣鈎上取下木板，就對老朽看了一眼，微微一笑，轉身就走。這時老朽倒感覺過意不去，因已到初冬，天時已寒，這樣老年紀的人，渾身水濕，明知老朽作弄，卻一聲不響而走，可見這位老人家的涵養極深，既有這等涵養功夫，怎會炫耀武功？想是急於趕路，一時雇不到船，才這樣渡江，再說他有這樣上乘輕功，必不是平庸之輩，這樣受辱，不來與老朽理論，這倒反教老朽心有惴惴不安了。

「隔不了半月，突然有個壯年漢子，自稱姓沙，由七黑瀧總寨來拜訪老

朽，他警告老朽，若不查問出十天以前用釣鈎抽那渡江老者落水之人，他將封鎖這地水面，不許江面上船隻來往，語氣十分狂傲，老朽怒他目中無人，這富春江正是老朽地界，他有何本領能封鎖不容江面船隻往來？老朽就當面出言譏諷他，叫他有這本領，儘管封鎖那江面，告訴他抽那老者落江的，正是老朽本人。他聽了冷笑而去。

「第二天中午時份，老朽手下來報，不論上駛下行船隻，都停在那老者落水之處上下十丈以外，大部份都靠岸停泊，上下行船隻，約莫大小百餘艘滯留當地，有幾艘不服照常行駛的，但無緣無故都會沉下江中去。老朽聞訊趕去，情形果如所說，老朽立即召集人手，準備下水搜索這古怪，江中突然冒起十幾個人來，都是一色青緞水靠，當先二個五十開外老者，手中都持有三稜峨嵋刺，老朽一看，識得是台州灣海道中『巡海雙怪』姜氏兄弟姜雄、姜礁，他們身後十幾人，無一不是海道中朋友，有兩個還是三門灣中人。

「姜氏兄弟和老朽有點交誼，他們一出水面就對老朽說，乃奉命封鎖這江面八個時辰，時間一到，不想太難爲客商，就與手下撤離水底，勸告老朽不可下水，否則免不了要傷和氣，還是等時辰過後再說，這事後局，仍有人會來與老朽商談。

「這時老朽眞是又驚又怒，姜氏兄弟在浙東海道上，是成名人物，水底功夫冠絕一時，他不勸告，老朽也不敢下水和他們爭霸，他兄弟倆尚且奉命行事，則主持這事的人，在江湖上輩份之高，可以想見。

「結果老朽爲封鎖江面上之事，被剝盡了面皮，等八個時辰之後，由他們自動撤離，且還把事前被擊沉的船隻浮起，方始走路，做得乾淨俐落。

「他們剛一走，這姓沙的漢子立即現身，冷笑着對老朽說，除非是老朽放棄了這富春江水面，否則隨他去西洞庭向那位被我抽落水的前輩陪罪。

「老實說，老朽在當時，早覺對這位水路前輩十分愧疚，若來人出言警告，老朽定必自認不當，前去西洞庭陪罪，至少敬老是不會受人訕笑，壞就壞在姓沙身上，老朽想到封鎖江面被剝面皮之恥，便遷怒姓沙的身上，也決心放棄這個富春江的水面霸權，立即不顧一切，先把姓沙的拿下再說。

「這姓沙漢子的功力也眞不弱，老朽翻面和他動手，他足足化了老朽『排雲廿八掌』中廿一掌，才爲老朽一掌擊倒，老朽本不想趕絕，不道他在起身後搖搖欲墜的身法中，却破口大罵，惹得老朽火起，一掌疾劈而出，正當這時，橫裡二點寒星，帶起尖銳破空之聲而到，老朽若是身形向側閃避，到無後果，偏生老朽在怒火頭上，心想對方來了援手，一閃就便宜了這斷，反而向前疾撲，這二點寒星擦身而過，所發掌風也將這斷掃跌出去，可是另一股强勁掌風，也側面攻到，老朽百忙中翻掌硬硬接了一記。

「沒想到對方這一掌，功力深厚，老朽身形立爲對方掌勁震出了七八尺，震得氣血翻騰，定睛一看來人，是個矮小老頭，一字眉，朝天鼻，嘴角微向左斜，貌相極爲醜怪，他開口喝駡老朽不但目無尊卑，更心狠手辣的趕盡殺絕，老朽正想喝問他是誰，可是猛覺翻騰的氣血逆封，開不得口，知道這一掌已震傷內臟，慌忙運氣，强自按耐，可是中氣似有阻滯模樣，知道所傷不輕。

「這醜怪老頭，一邊爲那壯漢療傷，一邊對老朽怒目瞪視。這時人影連閃，有二人先後趕到，老朽看清這來的二人，乃是大雁門山的『梅花劍』沙玄子，和一個老尼，大雁門山和七黑瀧相隔不遠，因是毗鄰，當初老朽立寨在七黑瀧時，曾拜訪過他，彼此有一面之緣，他對老朽搖頭道：『小兒粗魯，老夫得知他來尋你，必起爭端，尊駕下手，也未免太狠心一點。』老朽就將他咄咄逼人之事相告，沙玄子聽了，便道：『尊駕可知那受你戲侮的老者是誰，這位老人家乃是當今水路中唯一前輩『湖海神君』戚老前輩，以他老人家功力，當時如要出手，尊駕那有命在，可是他老人家近年已與世無爭，此次東來，乃是探望這位心如大師，不想爲你弄得渾身水濕，他老人家先來老夫處換衣衫，適有海道中幾位前輩在座，得知內情，都欲趕來問罪，還是他老人家阻止，說是不知者不罪，小兒前來警告，誼在鄰居，也有替尊駕化解之意，就想查問出戲侮之人，向他老人家當面賠一個禮就是了，沒想小兒粗魯，尊駕也是氣盛，如今事已至此，老夫不再過問此事，小兒若是無救，是他命該如此，但尊駕今後恐怕永無寧日了！』

「老朽聞言，確是心驚，這沙玄子走上前去，向那醜怪老頭施了一禮，口稱胡師叔，然後抱走兒子，醜怪老頭對老朽冷哼了一聲，和那位心如大師同走，老朽祇知那心如大師是壺源溪畔青雲庵中老住持，沒想到她也是江湖中前輩，但始終不知這醜怪老頭是誰？但從『梅花劍』沙玄子稱他爲師叔來看，必是江湖中一位前輩無疑。

「此後，老朽就離開富春江，沙玄子所說不錯，太湖水路朋友聞訊，幾乎全面出動，南下來的好手，不下百餘名，但老朽一離富春江，他們沒了目標，也沒難爲老朽手下，便指派老朽一個手下主持，管領這富春江。

「老朽震傷內腑之後，運氣不能通順，有中斷現象，屢經醫治，總未能治好，一用上勁，便氣促心跳，一身武功，便無法施展，祇得到處訪尋名醫診治，都不知傷在那裡，一直拖延

了十多年，近二三年老朽因愛會稽城禹陵一帶山明水秀，就在當地療傷，今年春初，宗相公去禹陵小遊，老朽駕舟相送，搖櫓時氣促，無意之間問起，老朽詭說當年爲人一竹篙點傷，經宗相公診治，才知關門穴被封，祇要穴道解開，傷患自然痊癒，不用葯物治療，並診出老朽傷在左太陰肺經，祇要用『子午流注』手法，按時尋穴解法便可，老朽找到一位江湖中點穴高手，經他照相公所說日期時辰，在肺經井穴少商上解穴，果眞把封住的穴道解開了，再養傷二個多月，十多年的痼疾盡去，恢復了原狀，這位點穴高手，問起老朽穴道被封經過，因事隔十多年，老朽就據實以告，從這位高手口中，始知和老朽對掌的那位醜怪老頭，正是名震東南的『擒龍手』胡鼎老前輩，是丐幫幫中元老，一手分筋錯骨絕技，爲武林中一絕，無怪能用內勁把老朽穴道震閉。

「老朽痊癒之後，第一步就是上遂安來向宗相公拜治診之德，不想宗相公已遷居在含翠水莊中，在城中探聽，很少有人知道水莊在何處，老朽想到宗相公是著名的神醫世家，乃向藥材舖中探聽，並花了二兩銀子，請一位來過水莊藥材舖中夥伴領路前來，在路中，這夥伴和老朽閒談，才知宗相公爲了培植幾本稀有藥材，始在這裡建莊，因愛此地土地滋潤，是個理想培植草藥之地，老朽來拜謝相公之後，不忍離去，但恥於出口，欲寄居莊中，祇得就在莊外林中，臨時築了一間小茅屋居住。

「前後見到姑娘二次前來這水莊探索，沒與姑娘對面，都用坭塊把姑娘驚走，但從苗條的身形上看出來人是個女的，昨晚則情形不同，老朽在水閣前，見一條人影，形態高大，上前低聲喝問，這人猛然出手來襲，老朽與之過手，這人身手不錯，接下了老朽幾掌才爲老朽一掌劈在肩膊上，老朽正想上前喝問來意，這人身形一旋，脫手便是二件暗器飛射過來，老朽一閃身，他便縱身而過，老朽由後追去，直至翻越過三四個土崗，始失去其踪跡，腳程之快，頗出老朽意外。

「老朽回到莊中，尋覓這二件暗器，昏黑之中，難以尋覓，又值細雨紛紛，祇得回到所居茅屋中，剛才谷姑娘前來，老朽頗疑這人與姑娘是一條路，祇當暗探未成，想明來尋事，因此前來阻攔，蓋老朽知宗相公居此之後，從不與外人來往，何況是江湖中人，沒想到宗相公和令尊與姑娘是素識的，眞是弄巧反拙，反倒得罪姑娘手下之人了。」

谷嬌嬌聽了一愣，不禁一怔道：

「我沒有甚麼人作件？祇單獨一人，來時在遂安城中探聽宗相公，有人告知我宗相公居住在城西山中，便在這週圍一帶尋覓，祇有這裡有莊院，此外都是荒涼一片，二次進莊來，都爲前輩發出警告驚退，又在週圍二三十里內探索一遍，並無其他莊院，今晨便決心闖上門來問個明白。昨晚前輩與那人動手，決不是和我一路，宗相公素來不與江湖中人來往，他不會武，有人尋上門來，事情顯見十分嚴重。」

說到這裡，俏臉上顯出一片惶急關心之狀，一雙美眸不住的在宗相公身上亂轉。

這宗相公乃是遂安名醫安澤之後，名少卿，今春受一位世交父執應東海之邀，前去會稽山背，採取一種奇卉，名「紫背龍牙」草，以煉解毒良葯「迴元靈丹」以濟世，一路上遭遇之奇，也出人意表，他就在這潛龍谷中認識「活鍾馗」谷離父女。

因這位江湖怪客「活鍾馗」當年誤食武陵山中蠻地一枚朱菓，中了怪毒，渾身生了毒瘡，雖經醫治，總有一處不能痊癒，膿血淋漓，奇臭難聞，致愛妻也避不見面，他一怒之下，携了愛女，到處覓醫，醫治這怪毒。

由於這怪毒在體內流竄影响，性情因之變得極爲暴戾乖僻，喜怒無常，加上他又有一身蓋世武功，東南一帶，乃爲之鬧得天翻地覆，江湖中人對他似見鬼神而遠之，近年久未見他父女踪跡，不道是結廬潛龍谷中隱居，也在等候採取那曠世奇卉來療毒。

原來「活鍾馗」在百藥罔效之後，窮研天下奇書，冀在書中尋覓這種醫治怪毒之方，終爲他覓到了一個秘方，就是先用以毒攻毒的方法，再覓解毒奇葩去治毒。他多年來窮研奇書，早就胸羅萬象，知道天下有至毒之物，如蛇豸之類產生之地，當地必有能解奇毒的奇卉異花，這是相生相尅的天然定律。蓋這種蘊有至毒的毒物，一到了氣候，本身毒發，非覓解毒之藥以解本身之毒不可，他根據這定理，乃覓有毒蛇蟲豸產生之地去守候，這潛龍谷中適是無數怪蟒毒蛇生化之地，結廬而居，等氣候長成，不想宗少卿却誤闖這「活鍾馗」所居禁地，經過一番兇險，才化敵爲友。

後來宗少卿與父執應東海和應東海友好「楓嶺三義」中鄔奎元、桂賓陽憑宗少卿家傳辨別百草常識，覓到了「紫背龍牙」草，合煉成解毒良藥「迴元靈丹」之後分手，宗少卿前去探望他父女，不想「活鍾馗」已命在頃刻之間，蓋他醫療怪毒，週身却遍塗蛇血攻毒，但所取解毒草葯，却爲對頭在緊要關頭之時，派人偸竊了去，換以假葯，致奇毒攻心，無法善後，適宗少卿趕到，以分得之「迴元靈丹」和採下自用的「紫背龍牙」草相贈，不但救了「活鍾馗」一命，更把多年的怪毒治癒。

宗少卿不但宅心仁慈，人更長得秀逸俊美，早爲這谷嬌嬌傾心，暗中愛戀，「活鍾馗」因宗少卿對他有救命之恩，也有將女兒許配他的主意，不想這宗少卿是個正人君子，雖也愛谷嬌嬌貌美心孝，但施恩不望報，救活

了「活鍾馗」，便與他父女分手，回到遂安，埋首培植各種葯卉，以備濟世。

他沒有想到隔不上幾個月，這谷嬌嬌會獨自尋上門來，這時見她滿面惶急之情，和一雙美目不住在他身上亂轉，不禁大窘，俊美的臉上也紅了起來，道：「谷姑娘不用着急，小生有生以來從未與人結怨，不會有甚麼仇家尋上門來，來人也許知小生是世代名醫，來向小生討點稀有草藥也說不定。」

谷嬌嬌臉色更形焦急道：「宗相公，你那裡知道江湖兇險？來人若是討藥，儘可以白天上門，何必夜來窺探？你從何確定他是來討取草藥的？」

宗少卿笑道：「二位請上閣樓，小生給你們看一樣東西便知道了。」說完站起身來，當先領路，谷嬌嬌和俞大公便跟隨上去。

到了小閣上，宗少卿指着小几上二支袖箭：「這是今晨莊中園丁清理花草時，在天籟亭的木柱上發現拔了下來的，小生仔細觀察過，這二支袖箭，都淬了毒的，且不是一種毒藥，可能施這袖箭之人，極善用各種毒藥，小生與這種人既無仇怨，他來這水莊上，除想向小生討一點藥去配毒方外，怕是別無其他企圖，這是小生今晨細想到的理由。」

俞大公開口道：「宗相公想的雖然不錯，但谷姑娘所說江湖凶險，也是至理，未明來人眞正心意之前，倒不得不防，好在老朽居在附近，現時又有谷姑娘在莊，即使眞有人來對宗相公爲難，有谷姑娘和老朽兩個，倘來上幾人，想也可以應付得了，這倒不用擔心。」

谷嬌嬌道：「既有這等情形，我留在莊中不走，遂安城內客店內，祇有一個包袱，宗相公命人去取來吧，同時也把借來的蓑衣還了店家，俞前輩也不必住在林中茅屋內，就請遷入莊中來，要方便得多！」

俞大公道：「老朽也有此意，但不知宗相公意下爲何。這仙境似的水莊，能容老朽否？」

谷嬌嬌一聽俞大公這樣說，不禁滿面通紅，未得主人同意，自己怎擅作主張起來，宗少卿笑道：「俞老丈說那裡來話，小生歡迎不迭，那有不同意之理。」

俞大公看出谷嬌嬌對宗少卿有情，剛才過手，覺出谷嬌嬌功力不在自己之下，又長得端秀，和宗少卿正是天造地設的一對，便識趣的對谷嬌嬌一拱手道：「目前强敵隨時可能闖進莊中來，谷姑娘最好緊隨宗相公身旁，以防受驚，老朽有點零星雜物去取來，現時請谷姑娘陪宗相公一會。」說完，對谷嬌嬌看了一眼，然後微微一笑，便匆匆下閣而去。

谷嬌嬌看了俞大公神情，面上又是一紅，但俞大公所說却是十分中聽，尤以教自己緊隨在宗相公身側，以防受驚，但心中却也害羞，好似自己心事爲那俞大公看破得知自己心意，一定要和宗相公接近似的，因此俞大公下閣之後，就臨窗觀看這水莊景色，這時雨較前爲大，山泉也流得較急，宛如幾十條銀蛇，在滿莊蜿蜒，直注入莊口一個碧潭中，再從缺口外翻翻滾滾，溢出溪澗去，四週則一片清翠，這景色眞是奇觀。

她正在凝神觀看雨景，而宗少卿也在她身後偸窺她的倩影，她突覺四周寂靜，便回頭一望，祇見宗少卿在對她注視，便嫣然一笑道：「相公看我作甚？」

宗少卿笑道：「姑娘越發長得秀麗了，妳不是和谷老丈去鼎山探望令堂的嗎？」怎會光臨小莊？谷老丈呢？」

谷嬌嬌道：「當年爹患毒瘡時，娘嫌爹膿水淋漓，常時藉故避開，到外祖家去，爹才一怒携我出門，這次爹病癒後，本想到鼎山外祖家去接娘的，但一想起前事，爹這一口氣還未消，不想和娘見面，我就提議來探望相公了，爹本來和我一起來的，走到半路上，突然想到雷峯尖去探訪一個朋友，送我過江，教我先來拜訪相公，爹辦好兩件事再來。」

宗少卿道：「拜候不敢當，歡迎谷老丈和姑娘蒞臨，可是小生的含翠水莊，完全着重在那十幾畝藥圃，別的地方有閒暇時種點花草，但也都是入藥用的，景色不如姑娘潛龍谷中那般好。」

谷嬌嬌笑道：「相公的水莊，超凡脫俗，爹看了不知要多麼羨煞你了，潛龍谷與這水莊一比，顯見庸俗不堪了。」

宗少卿也笑道：「姑娘若是喜歡這水莊，就常住在這裡，好似一家……」他一個人字還未說出，猛覺這樣說來大大不妥，再也說不下去。

可是谷嬌嬌聽來十分受用，道：「常住在這裡，宗相公不怕我們打擾嗎？」說時一雙美目逼視宗少卿臉上，神情上大爲歡愉。

宗少卿被她看得不知所措，紅着臉期艾了好一會，才道：「怎會嫌姑娘與谷老丈打擾呢？莊中原本冷落，祇有小生和幾個下人，常時躭心蛇虫野獸侵入，不能對付，有老丈和姑娘居住，那可高枕無憂了。」

谷嬌嬌還是對他看着，但嘆了一口氣道：「爹若不與娘見面，我們已無第二個較爲親切的人了，相公當知爹在患病期間，秉性乖僻，沒有一個知交能和爹交往的，爹病癒也說過，我們離潛龍谷，祇怕唯有到相公處了，爹受相公救命之恩，無以爲報，有意……」谷嬌嬌說到這裡，也說不下去，粉頰都緋紅，宗少卿瞪大眼睛看着她，等她說下去。

谷嬌嬌臉雖緋紅，但終於說了出來道：「爹一切都任我意，知道我對相

公的情……意……有意……把我……許配相公！」說到這裡，已羞不自勝，扭轉了頭又道：「我長得這麼大，一直隨爹流浪各處，盡住的都是荒僻之處，從未和甚麼男子接觸，爹病危時，相公來探望，我一時情急，第一次倒在男子懷中哭泣，這時我已感到非相公不嫁了，相公若是嫌我貌醜，對我無意，我祇有削髮爲尼，終身不嫁人了。」

宗少卿對谷嬌嬌本早有意，但是救了「活鍾馗」谷離後，反倒不敢向谷嬌嬌表達愛意，否則，便有挾恩圖報之嫌，現時一聽谷嬌橋這樣說，忙道：「小生手無殺鷄之力，惟恐高攀不上姑娘，以姑娘國色天香之姿，小生早已愛慕極了，怎會捨得姑娘去削髮爲尼呢？」

谷嬌嬌自小爲「活鍾馗」寵愛慣了，一切任性，從不顧忌男女之嫌，聞言撲到了宗少卿的懷中道：「那麼相公要了我了，我就不愁了，今後我就住在這水莊中，等爹回來後，我們就成親……」

宗少卿輕拍她香肩問道：「爹爲甚麼中途上雷峯尖訪友，不先來此處？」

谷嬌嬌道：「爹已聽從相公勸告，今後不再妄傷無辜，不過對北雁蕩老賊蒼茫這一夥人，却是念念不忘，這老賊一直暗中算計着爹，這次以普通的藥草，偸掉了這『紫背龍牙』草，害得爹幾乎喪命，這份仇爹是必報的，老賊在震天寨中，人手衆多，爹上雷峯尖，乃是找孫老乙前輩，邀他老人家一起去，多一個幫手，同時離雷峯尖不遠的楓嶺，爹與『楓嶺三義』也有一份怨氣，想一得兩便，上楓嶺拜訪三義，出這一口怨氣。」

宗少卿聽得跳了起來道：「這『楓嶺三義』和小生一位父執是生死知交，上次小生給爹服的『迴元靈丹』，並不是大慈師太所留下的，乃是小生和這位父執應東海世伯以及『楓嶺三義』中二位，採到『紫背龍牙』草和早準備好的其他葯物臨時煉成的，爹靠『迴元靈丹』治癒怪毒活命，這三義也有一份功勞，小生當時沒有說明，爹去尋他們出怨氣，變成了恩將仇報了，這事快要去阻止爹，請爹化了這口怨氣吧！因這『迴元靈丹』是不少種稀世草藥合成，才有清百毒效能，其他稀有草藥，都是三義花費極大心血尋覓而來的。」

谷嬌嬌忙道：「爹和『楓嶺三義』不是有甚麼大仇恨，別說三義對爹有恩，就憑相公一句話，爹也會聽從，爹上雷峯尖，怕有幾日躭擱，不會一時便去找『楓嶺三義』。既要阻止爹，我們得立刻趕去，遲恐不及，莊中之事，到時可拜托這位俞前輩。」

宗少卿便和谷嬌嬌下了小閣，招來莊中老蒼頭，吩咐他們去莊外林中找俞大公，托他照顧莊中，他們有事要動身去雷峯尖了。

谷嬌嬌取了一件下人的油布衣，就和宗少卿冒雨抄捷徑出莊，向雷峯尖趕了去。

他們原想由遂安乘船到白沙，循新安江去永昌，渡過富春江到蘭谿，東行五十里左右近黃昏，過港口至白沙一段河面，因有幾條水道滙合，水勢極急，黑夜行船，不大方便，祇得在港口過夜，二人就連袂上岸，想到港口鎮上找一家酒樓，好好的飽餐一頓，因爲他們趕着到午前下船，祇吃了一點乾糧和現成買的飯菜，所坐又是帆船，地方不大，沒有飲食地方。

他們上岸還未到大街，谷嬌嬌已發現有人緊隨其後，她回頭一看，共有三人，二個是四十上下年紀的中年人，一個則是二十多歲公子哥兒模樣的人物，身上都穿得華麗，谷嬌嬌一看其中一人，似是十分面善，在那裡見過的，這時三人的目光，都落在谷嬌嬌身上，一見谷嬌嬌也在看他們，那個公子哥兒似的人物對她笑了一笑，谷嬌嬌慌忙扭轉頭去。

他們上了一家三春園的酒樓，剛上樓落坐，這三個人也跟踪而上，谷嬌嬌一邊和宗少卿說笑，一邊則在留意這三個人的行動。

那邊一個中年人招呼店小二一副沙啞嗓音，谷嬌嬌猛然記了起來，這人是自己來時渡江至建德時，曾在酒樓見過一次，後來到了遂安時，也在客店中見到他的踪跡，當時還當凑巧，彼此同路，照現在情形，這人似有意跟踪自己似的。

酒菜來後，二人吃喝時，谷嬌嬌向那邊三人一桌偸視了一眼，發現那個公子哥兒人物，正目光灼灼的注意視自己，那個中年人則凑在他身邊在耳語，心中明白，這三個人準不是好東西，在打宗相公主意了，一股莫名怒火，突然昇了起來，她悄聲問宗少卿道：「相公，離開我們一桌那三個人，你認不認識？」

宗少卿抬頭望去，祇見三人正對谷嬌嬌注視，在評頭論足，便笑道：「小生沒有見過這三個人，他們倒好似認識妳，祇對妳看着在說笑，大概他們是看中姑娘長得秀麗了。」

這二人一個是文弱書生，一個是身懷絕技，可是極少在江湖上走動，都不知道江湖上兇險和規避，谷嬌嬌一聽宗少卿這樣說，反對宗少卿媚笑道：「我秀麗不秀麗，祇有相公可看可說，這三個傢伙再要看着我說笑，我非射瞎他們的眼和拍爛他們的嘴不可。」說完，突然扭頭對那三人一桌瞪了一眼，面上也顯出了怒容。

那個公子哥兒似的人物一見谷嬌嬌那副嗔形狀，越發見得艷麗，不禁呵呵的笑了起來，這一笑，顯出了輕薄之態，宗少卿心中也不釋，面上現出了慍色，谷嬌嬌一見宗少卿面色，對三人便有了敵意，對宗少卿道：「相公莫動氣，這裡是酒樓，人多動手

不便，等會出了酒樓，到了人跡稀少的地方，我來教訓這三個狗頭。」

谷嬌嬌天眞純樸，又嬌養任性，她渾不覺這三人對她顯得輕薄，還當有甚麼地方得罪了宗少卿，敎他不歡，她目前是一心一意在宗少卿身上，正當熱戀頭上，得罪了宗少卿，比較得罪她更不得了。

他們酒飯將用好時，谷嬌嬌猛覺腰間有一樣東西撞打了一下，俯首一看，却是一塊鷄骨，宗少卿怒說一聲：「無禮！」谷嬌嬌突然於站起來，走到那邊桌邊叱喝道：「是誰丟這鷄骨？快說？」

這酒樓有二十多張桌子，一半以上坐了客人，有不少心水淸的客人，早看出這三個人在存心調戲這個少女，從這三個人衣着和氣概上看來，這一對少男少女，定必受辱無疑，現在一看這少女居然趕過來叱問，倒大出意料之外，那個坐在中間的公子哥兒却指着旁坐一個中年人道：「是他見到姑娘身上有條虫兒在爬，特用鷄骨替姑娘打掉這條虫兒的。」

谷嬌嬌對那中年人看了一眼，冷笑道：「你這狗頭眞好心。」這個心字才出口，早已玉掌一揮，「吧」的一聲，打了這中年人一個滿臉花，身形也從椅上向側直跌了出去，這公子哥兒剛啊了一聲，想站起身來，谷嬌嬌早已一脚踢在桌上，嘩啦聲中，桌上酒菜，都倒在這公子哥兒和那個中年人身上。

另一中年人身形一縱，正想一手向谷嬌嬌抓去，那公子哥兒手一伸攔住道：「不許動手！」接着一邊抖去身上菜汁酒水，一邊仍對谷嬌嬌含着笑意。

那個被摑了一巴掌的，縱身而起，左臉給打得腫起高高，口角血水直流，谷嬌嬌一看到這三人狼狽之相，不覺好笑，指着三人嬌叱道：「你三個狗頭，再對姑娘無禮，姑娘再給你們吃點苦頭！」說完，便回到自己座位上。

全樓酒客，看了這種情形，莫不心中大快，這三個輕薄傢伙遇到了一頭雌虎了。

谷嬌嬌悄聲對宗少卿道：「相公，不吃了麼，我們走吧！」宗少卿便立起身來，和谷嬌嬌下樓付賬而去。

他們回到船上，一看船上情形，大感爲難，原來船艙小，祇有艙板上舖了一層薄墊和一張薄被，二個船夥，則在後艙早蜷伏在一起睡了，二人落船，你看我，我看你，不知如何是好，還是谷嬌嬌開口在宗少卿的耳邊悄聲道：「相公你先睡吧，我坐在一旁好了，若是倦了，我，我會睡在你身邊的！」

宗少卿道：「這怎麼可以？還是姑娘睡吧！」

谷嬌嬌笑道：「我在坐着時還可乘機運運功，再說這三個狗頭，決不會無緣無故如爲此受辱的，我看另一個狗頭縱起時的身形，武功不錯，晚來怕會尋上船來鬧事，倒不可不防！」

宗少卿聽了，祇得和衣睡倒在艙板上，谷嬌嬌把薄被拉起，蓋了一點在她胸腹上，然後吹熄了燈。

過了一會兒，艙中原本就是漆黑一片，漸漸顯得光亮，一是當地停了不少船隻過夜，鄰船上燈火透了過來，同時下弦月色也照了進來，谷嬌嬌發現宗少卿正睜大了眼對她注視，谷嬌嬌除面對老父外，從未與其他男子單獨相處過，與一個少男這樣相處在狹小船艙中，這少男又是她的未婚夫婿，心頭早如鹿撞，在光亮之處，她還會害羞，好在現時還在黑暗中，祇隱約可見，她尅制不住心頭愛意，輕輕伏到宗少卿胸前，輕聲叫了聲：「相公！」

宗少卿也情不自禁，用手撑起了身，把谷嬌嬌摟在懷中，二人相偎相依，無言無語，宗少卿更不時親她粉臉，谷嬌嬌似害羞把臉埋在他懷中。但過不一會，又仰起面來，受他相親。

二人就在這樣甜情蜜意之中，迷迷糊糊的依偎着，不知過了多久，突覺船身輕輕一晃，谷嬌嬌立即驚醒，抱住了宗少卿在他耳邊道：「有人上船來了，你莫驚，睡着別動。」手掌輕輕一撑，身形已竄到船頭，她伸出頭去一看，後梢那邊，正有一人晃起火摺子，似在點甚麼似的，谷嬌嬌一看，知道這是江湖上慣用悶香之類，鼻中暗自冷哼一聲，隨手在身畔取了一顆飛丸，用指疾彈了出去，只聽「啊」一聲，船一晃，便聽得「噗咚」一聲，那人已跌在水中裡去。

岸上有二人疾趕過來，到了河邊，谷嬌嬌一看，正是那個中年人和那公子哥兒，那中年人對河中一瞥，道：「是怎麼回事？」

河面上冒起一人，道：「雄兒，小弟中了暗算，傷在小腹，使勁不得。」

那中年人解下腰帶，向下一抛，水中人一拉，嘩啦一聲提了上來，谷嬌嬌也在這時一縱身飛到岸上，這二人慌忙把那中暗器的中年人放下。

谷嬌嬌冷笑道：「我早知你這三個狗頭不懷好意，姑娘非敎你們爬着回去不可！」

那個未墜落水中的中年人臉上腫了一塊，一個箭步竄了上來，伸手便向谷嬌嬌胸前抓來，谷嬌嬌玉手一翻，疾扣他腕脈，這個人手法也很快速，右手一縮，左手已駢指向谷嬌嬌肋下點去，谷嬌嬌右手向外一格，掌緣順向他臂彎削去，左手屈指反抓他肩頭，這人左手一沉，右肩斜晃，脫出了谷嬌嬌一抓之勢，正想雙臂一圈，縱身一招「餓虎擒羊」，不料谷嬌嬌突飛起一脚，早踢在他縱起身形膝蓋骨上，聽他一聲「哎！」身形被踢飛七八尺外，「叭達」一聲，跌得極爲狼狽。

谷嬌嬌身形疾起，已撲到那公子哥兒身前，這個公子哥兒一看谷嬌嬌只一招二式就把他手下打發了，雙手早已往腿肚一探，一對精光閃閃的分水刺已握在手，谷嬌嬌冷哼一聲，一招「靈蛇吐信」掌尖向他咽喉點去，這公子哥兒右手刺輕輕一舉，橫封頸前，神情也不慌不忙。

谷嬌嬌一看他這一封擋，知不如剛才那一個那樣沒用，身形斜斜一閃，雙掌已連環劈了出去。

那公子哥兒身法也極快速，一見谷嬌嬌雙掌連環劈出，早斜閃而開，身形又一晃，雙刺左扎肩頭，右刺小腹，出手極爲陰毒，谷嬌嬌右手向他腕脈推去，左脚飛起，踢他持刺手腕，同時左掌已斜劈而出。

那公子哥兒不虞谷嬌嬌身手如此高强，手脚齊施，且犯險猛進，慌忙撤刺，向後急縱，但已爲谷嬌嬌劈出掌風掃着一點，身形爲之搖晃不定，谷嬌嬌不等他身形立定，早已如影隨形趕上，這公子哥兒祇得揮刺上下飛舞，護住全身。

谷嬌嬌不管他雙刺鋒利，施展擒拿手法，硬奪他雙刺，一對玉掌不離他腕脈，這公子哥兒功力較二中年人强得多，硬撑了十多招，才被谷嬌嬌一脚踢翻，他被踢出身形，就地一滾，便拔脚飛縱而逃。

谷嬌嬌本想追去，但一想到船中宗少卿，立即停步，走到那二個中年人身邊一看，落水一個，不但痛得身子蜷縮，還因落水關係，凍冷得渾身顫抖。谷嬌嬌看了他一眼，道：「這是你自己找死！」說完，從身上取出三顆藥丸，道：「你且吞下止痛，姑娘還沒有施出全力，否則定然把你這狗肚打穿，你去治好了是你的狗命長！」就把三顆藥丸塞進他手中後，便走向另一個，見那人一手護膝，一手探在鏢囊旁，她冷笑道：「你想暗算本姑娘嗎？你一出手，姑娘就不饒你狗命。」

那中年人聽了，果眞放開了手，谷嬌嬌走了過去，看他放下的是二支短箭，隨手取起一看，正是和宗少卿小閣上所見的二支袖箭一模一樣，冷笑道：「昨晚來水莊鬧事的，是不是你？爲甚麼？」

那中年人啞着嗓音道：「我是奉命探視姑娘的，沒有別的原因。」

谷嬌嬌把他鏢囊摘了下來，內裡有三十多支短箭，便道：「你帶這種淬毒暗器，那一個又想施悶香，都不是好東西。姑娘看在沒甚麼怨仇面上，饒了你們的狗命，這惡毒東西，姑娘帶走，免得你再害人！」說畢，拿了一袋短箭，就回到船上。

到了船上，她把情形說給宗少卿聽，就拉開一點船篷，看看外邊情形，只聽那中年人發出一聲口哨，遠處船上走下幾個人，把另一中年人抬走了。

經過一場鬥爭，谷嬌嬌仍伏在宗少卿懷中，再次享受她這溫柔滋味，直到天色發亮，所有停泊過夜船隻都紛紛起航，行不多久，水流漸漸湍急，船就順水而下。

谷嬌嬌一看前後有不少船隻同行，始定了心，一夜警惕不敢入眠，至此才在宗少卿懷中睡了過去。

中午船到壽昌縣，他們上岸匆匆吃了一點東西，因爲在黃昏前，必需渡過江去，有許多帶有乾糧的船，則不靠岸，已直駛向前去了。

他們坐船，因輕巧靈便，順流而下，極爲快速；由壽昌縣開船，到了酉初，已入富春江口，準備斜到對岸到蘭谿，不道船還未航至中心，突然有五六艘快船，每艘有四人操槳，直向她們的小船圍攏了過來。

谷嬌嬌看了大奇，猛然見到了一艘快船船頭上，立着一人，正是那個被他逃脫的公子哥兒，心中倒是一凜，這船在江心中，自己功力再高，在船上也難施爲，何況還有宗少卿在船中，慌忙取來了那袋淬毒短箭和自己鏢囊的暗器，繫在左右腰上，準備在他們的船一逼近，必要時就用暗器招呼。

突然間，所坐的小船已停了櫓，谷嬌嬌喝問船夫，船夫哭着臉道：「姑娘，這夥都是江上的强人，小的若是不停槳，不但以後不敢過江，恐還有性命之憂，因此小的不敢不停。」

谷嬌嬌雙眼一睜道：「你管你搖，有甚麼事姑娘擔當，你不搖姑娘就先宰了你！」

就這幾句話之間，六艘快船已隔開不滿三丈，那公子哥兒在船頭笑道：「姑娘好身手，但在這江面，怕插翅也難飛出你少寨主手掌，少寨主念在你不傷我手下之情，也決不難爲你那個腐儒，少寨主要的便是你姑娘一個人。」

谷嬌嬌聽了，冷笑道：「你別以爲可以難倒我！」一拍腰際鏢囊又道：「姑娘有這二袋暗器，足夠對付你這羣狗頭，不信你就試一試！」一伸手，握了把銀彈。

那自稱少寨主的公子哥兒一聲朗笑，道：「倒要看看姑娘怎樣對付！」

谷嬌嬌這時正急怒交加，左右雙手揚起直向這公子哥兒和另一艘最近快船上發出一串飛丸，一片驚呼聲中，這二艘操舟的八個人，每人手背或手臂上都中了彈，槳都脫手了，二艘快船都橫了過來。

谷嬌嬌喝道：「你再要阻攔，莫怪姑娘要打瞎你雙狗眼！」

那公子哥兒一揮手，谷嬌嬌還當他命所有船隻退下，不料「噗通」連聲，另四艘船上，各有一人跳入水中，谷嬌嬌心知不妙，但已來不及發彈阻止，谷嬌嬌所坐之船，已不搖自行，向下流駛去，那邊另一艘快船早搖了過去，接那公子哥兒，相隔谷嬌嬌的船只有三四丈外，並行而駛。

那二個船夫失聲叫道：「姑娘，他們要把船推進水港中擊沉了，你還是求求那少寨主吧！我們熟悉水性的，還可以逃命，姑娘和這位相公便難以逃生了，這般強人，水底功夫都十分高强，從來沒有人能逃得過他們的手掌。」

谷嬌嬌聽了，眞是又急又怒，宗少卿在船上也渾身發抖，谷嬌嬌不禁犯了兇性，從鏢囊中取出兩段彎鐵枝，一拍一推，接了起來，再扣上弦，便成了一張短弓，她扣上滿把銀彈，高聲嬌喝道：「狗賊，你聽着，再不教他們停船，姑娘連珠手法，在沉船前，先殺你十個八個，你這狗賊也休想逃命！」說完，滿滿拉了弓弦，對準那公子哥兒。

和這公子哥兒前後而駛的一隻快船，站着一個老者，見狀便喝道：「少寨主，若無深仇大恨，便放了這位姑娘，讓他們上岸吧！」

這公子哥兒一面準備閃避谷嬌嬌的飛彈，一邊却在沉思，正在這時，後面一聲長嘯，一艘快船如飛而來，那老者聽到嘯聲，「啊」了一聲，高聲一叫停船，他這一叫，四艘快船立即停了下來，在船上一個操槳的，用二枝鐵棍伸進水中一敲擊，發出「叮」一聲，谷嬌嬌的船也立即停了下來。

後面趕來一艘快船，四支槳翻飛，轉眼便駛近，谷嬌嬌一看船頭所立的人，登時大喜，對宗少卿道：「相公，俞老前輩趕來了！」

這趕來的人正是當年富春江上霸主「金桿釣客」俞大公，他船到近前，對那老者喝道：「潘琪，你好大膽，誰教你敢攔江劫持過客？」

這老者慌忙拱手爲禮道：「小的不敢，那是姜寨主名下小輩，和人有點小糾紛，才鬧至如此。」

俞大公喝道：「是姜南嗎？快叫他過來，老朽有話問他！」說到這裡，對那公子哥兒瞥上一眼，問道：「這是何人？」

老者躬身道：「是是，小的立即發放信號，這是姜寨主名下少寨主姜保！」便對那姜保道：「快見過俞老寨主。」

這姜保在聽俞大公大剌剌說的話，和要去叫他父親，心中已大不樂意，潘琪又連連應諾，認爲潘琪太老糊塗，對方即使大有來歷，也不應如此自卑，弱了富春江水路的威風，當俞大公問他是何人時，正想發作，一聽潘琪說是前老寨主，不禁倒抽了一口氣，難道這位便是十五年前曾對水路唯一前輩「湖海神君」抛落江面的「金桿釣客」？由不得欠了一欠身，算是見禮。

俞大公鼻中冷哼一聲，對他瞪視了一眼，然後轉身對谷嬌嬌含笑抱拳道：「小輩們沒教養，姑娘切莫動氣，宗相公呢？」

谷嬌嬌道：「相公在船艙中，我們靠了岸再敘談吧！」

俞大公對潘琪道：「快靠岸！」

潘琪立命二艘快船上撥出四個人來，跳上谷嬌嬌小船來，槳櫓齊施，向對岸划去，同時船上放出了信號，一股黑烟，隨着信號直飛天空，烟頭指向蘭谿一帶。

船靠了岸，衆人跳上了岸，俞大公忙對宗少卿道：「相公受驚了！」

宗少卿笑問道：「老丈怎麼也趕來了？」

俞大公道：「老朽不知相公與姑娘有甚麼事，去得這麼匆忙，初時還以爲相公和姑娘去遂安城中，入夜後不見相公回來，再仔細一問，始知去雷峯尖，爲了前晚的事，老朽心頭放不下，知道相公不慣騎馬，必由水路而走，故連夜趕來，天明趕到港口，從水路朋友口中得悉谷姑娘已和人動過手，聽說對方是江上朋友，老朽知道谷姑娘和江面上朋友動過了手，路過這裡，定必吃虧，而你們又走了一個時辰，老朽知道這一帶水勢是順流而下，乘船追趕，決來不及，乃臨時僱了一匹快馬，由陸路抄捷徑而來，老朽一趕到，往水卡上一問，知道分寨已出動了六艘快船去江中，知道你們已到達，因此坐水卡上快船趕來了。」

谷嬌嬌便將姜保率人跟踪她過手經過情形相告，直聽得俞大公灰眉倒豎，原來夜探含翠水莊之人，還是他富春江的手下，這時江面有十幾艘大小快船急駛而來，船未停定，人卻由船上飛縱上岸。

俞大公一看，除分寨寨主姜南外，尚有各水卡頭目，衆人一見到俞大公，都躬身到地，站立一旁，神情十分恭敬。潘琪上前對姜南道：「老寨主找你，因此兄弟發出信號。」

姜南恭恭敬敬上前，先向俞大公請了安，俞大公替他介紹引見了宗少卿和谷嬌嬌，然後指着谷嬌嬌對姜南道：「令郎在谷姑娘渡江去遂安時，命人跟踪，夜鬧含翠水莊，來人還與老朽對過幾掌，爲老朽趕走，老朽在那邊職責護莊，想不到當年手下，却來和老朽爲難。這且不去說他，宗相公護送谷姑娘東來，令郎率人在酒樓調戲之外，還敢深夜用下三門行徑，施放悶香，惹惱了姑娘，才出手懲罰他們，谷姑娘倒念在他們沒甚麼怨仇，制服他們後沒有趕盡殺絕，他們却在宗相公、谷姑娘渡江時下手挾持，幸老朽趕了來，否則事情各走極端，富春江便有一場浩劫，憑老朽身份，還祇配替宗相公守護莊院，其他概可想見。至於這位谷姑娘，令郎得罪了她，就教令郎如何善後吧！」

姜南聽了，對谷嬌嬌深深一揖道：「姑娘莫動氣，老夫回去，定必好好處罰！」

俞大公笑道：「憑你處罰，怎有這等便宜？谷姑娘的尊大人，便是聞名天下的『活鍾馗』谷離老前輩，他老人

家的脾氣，你也總有個耳聞？」

姜南渾身一震，怨視了姜保一眼，向俞大公求情道：「老寨住，這富春江還是在你老寨主庇蔭之下，由你老作主這事，如何處罰吧？」

俞大公道：「老朽怎敢代谷姑娘作主，你怎不向原主求情去，谷前輩祇聽谷姑娘的話。」

谷嬌嬌把手中短弓一揚，柳眉一豎道：「姑娘早在船上說過，要打瞎這狗頭一對賊眼！」

姜南、姜保俱各大驚，連俞大公也爲之一怔，想不到這姑娘乖戾之處，不下於她老子。

這時宗少卿上前對谷嬌嬌道：「看在俞大公和姜寨主面上，饒了他吧！請姜寨主禁閉他三年，不許在外闖禍就是。」

谷嬌嬌一聽宗少卿說話，一臉怒容，立即收斂，嬌聲應了聲「是」，然後道：「相公既然這樣說，倒是便宜了這斷！」

姜南慌忙令姜保叩謝了宗少卿，俞大公知道他們要到雷峯尖，此去尚有五十里左右路程，便命姜南尋來三匹快馬，並命他代向各寨兄弟致意，過一時期，再來和他們相會敍舊。

俞大公陪同宗少卿、谷嬌嬌前去雷峯尖，快馬一個時辰，便已到達，找到了「追風叟」孫老乙所居九如堂一問，始知「活鍾馗」到了那邊，曾命人去楓嶺探聽，得知三義不在山中，二人却於午前連袂去北雁蕩了。

谷嬌嬌聽他爹說，北雁蕩震天寨老賊「陰陽雙追魂」蒼茫，功力不在她爹之下，何況手上尚有九大高手，爹同孫老乙同去，祇怕吃虧在人手太少上，祇得硬着心腸，要宗少卿留在雷峯尖，邀了俞大公向北雁蕩去。

二人急趕了一夜，天明前到了縉雲縣，人馬已疲乏不堪，祇得落店，休息至午再啟程，到了傍晚，已進了潘坑鎭，過去都是山路，夜來極爲難行，祇得休息一晚。

第二日一破曉就趕路，到了北雁蕩，已是晌午時份，二人不顧一切，直闖震天寨，一到寨門，谷嬌嬌已知不妙，祇見寨門前已有六七人屍橫就地，爲人雄厚掌力擊斃，知老父和孫老乙已到。

二人棄了馬，俞大公隨手撿了一根桿棒，展開身形，向上急縱，因震天寨依山而建，層次漸高，到處都是斜坡，馬已不能用。

越過大廳，大廳後是一盆地，靠山壁那邊，建有一排房屋，向東一面，空空蕩蕩，可望到東海，氣勢雄偉，就在這盆地上，正有五六十人包圍了二老者惡鬥，和二老者過手的，祇有十二三人，其餘的都圍在四週，谷嬌嬌看出老父手中施的，正是一桿烏黑細長的鈎桿，孫老乙則是一柄長劍，地上已躺了三具屍體。

谷嬌嬌奇怪老父怎不用他的稱手兵刃孫臏拐，却會用這細長不便的鈎桿？但一看之下，立即明白，在那依山壁房屋之上，正立有一排弓箭手，不時以冷箭偷襲，慌忙把右腰上一袋淬毒的短箭交給了俞大公道：「俞前輩，這是我撿來的一袋毒箭，你應用來對付和爹與孫伯伯對敵的這幾個惡賊，我先把屋面的弓箭手解決再說！」

俞大公接過了箭袋，祇見谷嬌嬌裝好了她那張小弓，二人身形漸漸掩了過去，谷嬌嬌便拉開彈囊，握滿了銀彈，縱上大廳屋面，待等這一排弓箭手引弓暗算，全神貫注「活鍾馗」和孫老乙之時，突然連珠飛丸發了出來，弓弦亂响，嗤嗤之聲不絕，左側屋面站立的二十多個弓箭手紛紛滾了下來。

這一邊俞大公早一聲大喝道：「『活鍾馗』，老夫找得你好苦！」隨着語聲，身形疾向場中撲去，看他手舞起桿棒，聲勢洶洶飛縱而撲來。

一般人聽語氣還當這老者是來找「活鍾馗」晦氣，俱都讓開了路，圍着二人惡戰的十幾個高手，正苦於收拾不了這二人，一聽有人提名來找「活鍾馗」不期然都是一怔，縱開了身形，連「活鍾馗」谷離也出意外，橫桿等待。

俞大公身形縱到，一見十幾人中，有一個鬚眉雪白，身材高大，貌相威猛，手持金刀的，料是老賊蒼茫，便對準他道：「蒼朋友？」

這人正是「陰陽雙追魂」蒼茫，一聽這人招呼他，正想請問來人名諱，身形踏前一步，不道這人繼續道：「請你試試老夫的毒箭！」話出箭發，六七支短箭如雨般疾射過去，接着又往後一揮手，又有幾支箭照顧圍着身後之人射去。

事出突然，蒼茫在猝不及防下，相隔又近，出手之人又是一個高手，故雖應變得快，身形隨着短箭來勢，向後倒翻，可是這六七支箭，射得極妙，三支直飛蒼茫之外，其餘四箭，照顧他兩旁之人，二個疏忽已中箭之外，其餘二箭却爲二個高手閃避開去。

蒼茫身形倒翻出，雖能把三支箭閃開，却倒霉了他身後之人，而剛才二個高手閃開的二箭，恰巧又飛到他落足之處，他百忙中見自己身形正迎向來箭，怕中上面門要害，慌不迭用臂掩面，一箭正射中在臂上，不疼而微覺痳癢，果眞是毒箭，立伸手把這中箭右臂的臂臑穴和天泉穴點住，一縱身往後山便去。

這一邊，俞大公一揮手向後，射出四箭，又有三人應手而倒。那一邊，谷嬌嬌連珠飛丸，打下了屋上弓箭手，飛丸轉向場中打來，弓弦响處，場中外圍的四五十人中，有八九人倒了下來，立即一陣大亂。

可是和「活鍾馗」、孫老乙惡鬥的高手，除震天寨中高手外，尚有海道中高手，看了來人原來是「活鍾馗」一

方之人，立即大怒，重又攻了上去。

俞大公一根桿棒，不但招數精奇，且不時射出短箭，故撲向他之人，都有顧忌，屋脊弓箭手受制，既不能放冷箭，「活鍾馗」谷離立刻一手撤出了孫臏拐，有二件兵刃在手了，孫老乙的長劍也發揮了威力。

俞大公一看「活鍾馗」另有兵刃在手，桿棒一使勁，硬闖了過去，和「活鍾馗」一接近，便道：「谷前輩，請把手中的釣桿給在下！」

谷離問道：「尊駕是那一位？怎會出手相助老夫？」

俞大公道：「在下『金桿釣客』俞大公，與令嫒嬌嬌同來，令嫒正以連珠手法對付屋上的弓箭手！」

谷離一聽，忙把細長釣桿拋給了他，自側另撤出一柄短拐，這俞大公趁手兵刃在手，立即大發神威，這釣桿有一丈七八尺長，在俞大公抖舞之下，猶如滿空柳絲亂晃，中上一桿，雖不喪命，也必皮綻肉開，他面對一方，早把對手身形逼在二丈外。

谷離雙拐在手，身形撲出，如虎入羊羣，擋者披靡，加上谷嬌嬌的連珠飛丸，不時偷襲，更是彈無虛發，這時盆地上已橫躺了十幾具屍體，形勢業已扭轉。

震天寨本早已震於「活鍾馗」之名，因一開始祇見二人，又在寨主蒼茫主持之下，一面力戰，一面仗着弓箭手牽制，才算把二人困住，「活鍾馗」套上長桿，祇凌空撥落冷箭，憑孫老乙一柄長劍，應付十幾個高手，自然被困死。

俞大公和嬌嬌趕到，一個對付弓箭手，一個用詭計傷了幾人，最主要的，還是先把老賊蒼茫射傷，一是蛇無頭而不行，二是谷嬌嬌未露面前，祇暗中以飛丸傷人，使震天寨中人，不知虛實，猜不透對方來了多少個人援手？加上「活鍾馗」、孫老乙、俞大公功力都單獨較震天寨中人高出多多，因此三人身形到處，都如入無人之境，尤以俞大公的釣桿，江湖中人，從未見到有以這種釣桿爲兵刃，更難應付，不得不紛紛退避，幾個一走，其餘人心中一虛，立即一哄而散。

「活鍾馗」谷離還想趕盡，谷嬌嬌早在大廳屋脊上現身高叫道：「爹！快莫追了！」說完便縱身下來，她這一叫，眞還靈驗，滿面殺氣的谷離，立即停下了手，等谷嬌嬌撲近，這父女一見面，谷嬌嬌拉了谷離耳語一陣，面現喜色，谷離也呵呵大笑。

谷嬌嬌才始向孫老乙見禮，然後替俞大公重新介紹，論輩份，俞大公實較這二個江湖中怪客低了一輩。四人一見盆地上已躺了近二十具屍體，加上寨前幾人，也可說是震天寨一場浩劫。

谷離還是念念不忘老賊蒼茫給他溜去，俞大公鏢袋中拔出一支短箭，遞到谷離面前道：「老賊中了一箭，這箭上不知淬上了甚麼一種毒？老賊是否能解？這也一個問題，或許喪在這毒箭之上也說不定。」

谷離取箭一看，才點點頭，總算有點氣平，想到蒼茫當年和他爭雄，在西華山惡戰了六個時辰，沒分勝負，終因天降大雨，地下濕滑，「活鍾馗」谷離施出鴛鴦連環腿法，踢了他一交。

後來蒼茫稱霸東南，不忘這一脚之恥，仗着手下衆多，谷離父女足跡所到之處，必有他手下暗中跟踪，此次在潛龍谷中。（詳細情形請翻閱本刋第十一期）正當谷離在生死關頭，却將他一份解毒的「紫背龍牙」草，調換了普通的藥，使他踏入死亡境界，才造下這仇恨，但現在既喪了他這許多手下，他也中了一支毒箭，死活不知，總算可以扯平了。

這時的震天寨已杳無人跡，逃得一個都不剩，四人在馬棚中，選了四馬，便離寨下山，谷嬌嬌心有所屬，一到山下，就匆匆先行，孫老乙知道這父女不可以常情理喻，見怪不怪，一笑置之，谷離却到俞大公笑道：「老夫這個女兒，一直隨在老夫身邊，久居草野，放任慣了，沒一點禮數，老弟莫見怪，聽小女說，老弟和宗相公也有一段淵源，這再好沒有，老夫身受宗相公活命之恩，無以爲報，想將小女許配宗相公，以報萬一，小女品貌差强人意，但不知宗相公心意如何？據小女剛才相告，宗相公對小女也有一份愛意，但無媒不成婚，老夫想請老弟你作個大媒，不知老弟能否玉成這件婚事呢？」

俞大公聽了心中大爲歡喜，忙道：「令嫒不但品貌端莊秀麗，一身武功也已進入一流高手之列，宗相公有這樣如花美貌，多才多藝的夫人，眞可說是佳偶天成，在下怎會不喝這杯現成的媒酒？」

谷離聽了呵呵笑了起來，然後笑道：「老弟二十年前之事，老夫也有耳聞，大雁門『梅花劍』沙玄子的兒子，經老花子胡鼎以蓋世內功運氣治療，祇休養了半年，業已痊癒，老夫與沙玄子、老花子都有交情，由老夫出面化解，諒無問題，至於『湖海神君』戚老前輩，與老夫岳父是八拜之交，老夫和你同去太湖，請他老人家向戚老前輩說一聲，想不會有事，這算是老夫謝媒和報今日出手相助之德如何？」

俞大公慌忙恭身相謝，三位江湖豪客，便並騎向雷峯尖趕去。

茲後宗少卿先替「楓嶺三義」向谷離化解了怨氣，再和谷嬌嬌假雷峯尖「追風叟」孫老乙的九如堂結爲夫婦，宗少卿在愛妻指導之下，於含翠水莊中習練武功，加上「活鍾馗」谷離以畢生功力相傳，三十年後，隱居於祁山九陽谷，稱爲祁山大俠，夫婦倆並創祁山派，成爲外道十大派中前五派，此是後話不提，本故事暫且一小結。



鬼音洞

江湖詭異傳奇錄／凌　雲・文
　　　　　　　　／可　飛・圖

魔教門百年一現　鬼音洞內有乾坤

這是一個深邃的山洞甬道，由於陽光不能透射，因此，這一甬道是黑黝黝的，沒有一點光線，陰濕而有一些氣悶，可說是蝙蝠盤踞的好地方，一到了黑夜，就能聞得一陣怪叫，然後是噗噗一陣聲響，蝙蝠出洞覓食了，這個地方就變得更寂靜，靜得有些令人可怕，當然，這個似地獄一般的鬼地方，就不能希望有人跡的往來，總之，這個地方如果是人就難躭得住，就算膽大，也得嚇出了病來的。

偶然，來了一兩聲尖叫，大概是蝙蝠或者其他的異物聲響，不過，讓人——該是活人——聽了就不自然，難免有些毛骨悚然的感覺，這附近，我說是洞外，總算是人的世界，因此，時常能聽到駝鈴的聲響，那是藏民、蒙族，甚至漢客的商旅經過，他們對這個深邃的山洞，都十分有戒心，全當它是個惡魔的住宅門口，或者是非人的居住寓宅，由於時有異聲傳出，因此，經常走這條路的商旅，就將它稱之爲「鬼音洞」，這個名字聽來有些悚然，不過，倒也眞正的有點名副其實的味兒。

鬼音洞外，有着縱橫的途徑，風砂的捲揚，又加上這地方人們（這祇是指那些行商）也祇是偶然的經過，不敢逗留，更沒有人在附近紮營留宿，還有這「鬼音洞」的名稱，這名稱對活人全有一股震懾之力。說老實話，是人，總是怕鬼的，也不想聽那些鬼音的喧叫，除不得已爲討近路的經過，全都是想越早離開越是好，在這個鬼地方，多躭一會，就像會被鬼拉去聽音樂似的，一股兒的提心吊膽，鬼音洞就這樣的爲熟悉之人所怕，陌生人……可也不見得能到了這個鬼地方。

是一個秋雨的夜晚，鬼音洞前，更顯得陰沉沉，天色已是傍晚時分，該走的行商，全已離得很遠很遠，幹他們正事，到此時分，就人跡絕踪的一刻，可是，遠處有馬蹄聲傳來，令人感到奇怪，不多一會，蹄聲更清晰，漸漸的，一陣黃沙飛揚，看清來了一人一騎，這馬背上的人，宛如生了對大翅膀，在風雨沙中，飄呀飄的，更有些兒詩意，不過，這人不見個頭，原來他伏在馬背上，大概是怕那些風砂的刮面吧！馬是四蹄騰起，跑得正快，正在那鬼音洞掠過，可還沒有到呢，就聞得一陣噪音，異聲立起，噗……一陣繁響，洞中就像噴出一股黑雲，剎那間，亂了個滿天滿地，原來是鬼音洞中的鬼使者——蝙蝠——到了牠們覓食的時候，想來也是爲了這一陣馬蹄所驚醒，就此飛出洞來，吱吱的尖嘯聲中，向左側天空，盤旋而上。

可是，聞得一陣馬嘶聲，又是一聲重物墮地聲音，馬是停住了牠的急步，而那個馬背上人，却是給摔了下來，馬戀故主，就不肯離開他，一味

的呼嚕呼嚕口噴白霧，依這情形看來，馬可是走了不少路。

而那馬主人，却是在地上轉輾，漸漸的，祇見他在支撐着起身，再看一看清，雨水已淋了他一身，全身雖有雨衣水靠的穿戴，却也濕淋淋的，又加摔了一跤，沾了水泥，顯得更爲狼狽，雖說是在掙扎，可也很費力，才見他一手抓住了馬韁繩，一咬牙，又是「嚶」的哼了一聲，很勉强的，看他立直了身軀，嘿，原來是個女的，還是個年紀很輕，也很俏麗的女郎，這未免有些奇怪。

行商的，就少有女人作這一行，就算有吧，也不能單身獨騎，看一看清楚，這女的全身輕裝紮束，啊！這腰間還掛着甚麼似的，嘔！對了，是兵刃，嘿！這就是啦，一個走江湖的，不錯，是走江湖的，不過，一個女的，這是有些蹩扭，何況，依她目下的情形看來，還有些兒病吶，或者，該有些傷吧！否則，她那能好好端端的，就給馬摔了下來，女的是很吃力的，讓她再跨上馬背，可是，後面已傳來幾聲尖嘯，女的聽了，不由一陣慌張，一抖馬韁，催開坐騎，看來……她是怕那幾聲尖嘯……

馬剛撥開四蹄，可不料一陣慘嘶，慢慢的，馬給跪了下來，女的不由一驚，氣喘喘的叫了一聲：「快……快……」但是，坐騎可不聽牠主人的叫喚，跪下了地，非但無法起身，反而有臥倒的可能，這就令得這女的面色更爲凄厲，她一回頭，看了看來路，天空中，已有幾點紅綠火星在爆發，她是一咬牙，手一按腰間，把她所帶的長劍抽了出來，臉現苦笑的說了一聲：「海哥哥……我對得住你……」言聲才畢，她是將長劍向頸上抹去，不好，看來她是想自殺了……

一聲鬼嘯，自鬼音洞發出，這聲音令人聽了毛骨悚然，這女的大概也爲這一聲鬼嘯，凛了一凛，手可就是一慢，臉色茫然的對這黑黝黝洞口看了一眼，可是，她這裡慢了一慢，後面又有怪聲傳來，這女的一回頭，祇見一條黑影飛來，向她背後襲到，女的大概是心神一亂，不自然的回手就是一劍，她却忘了抹頸子——這黑影是嘿嘿冷笑了一笑，右手中指突出，彈得一彈，「噹」的一聲，女的手臂一麻，這一彈的勁力，的確是大得驚人，女的長劍脫手，她順勢一個翻身，怪人又是嘿嘿冷笑，左手已伸，向她胸前抓到，女的吸一口氣，貼地就是一個地堂滾，身形就此向前直竄而出，目下，她全是糊裡糊塗，根本不清楚這一前竄又是有甚麼用？還有，依黑影的來勢觀察，像她這樣的人，是難以脫出了「他」的手掌。不過，她既然奮力前竄，可以看得出，她還是不想落入此人的手中。

黑影是桀桀一聲怪笑，身法極快，祇一躍，已掠過馬背，向女的緊緊追來，後面又有人影飛到，乃是一個短小精悍的少年壯漢，一到就向黑衣人說了聲：「遲叔叔，不必迫得太緊，慢慢與她說好話商量……」

黑衣人桀桀又是一聲冷笑道：「依你，事實上，她也走不到那裡去，桀……」少年壯漢跨前一步，對女的看了一眼道：「大小姐，妳也不必如此一股子死勁兒，回去吧！難道妳要爹爲妳活活的急死？」

女的一見少年，她是眼含痛淚，一言不發，少年又跨前一步，剛想彎身扶起她時，就聞得一聲凄叫，少年眼前一花，祇見少女又是一個地堂滾，人向前又滾出了老遠，巧也眞巧，這幾個轉折，女的就此滾入了那個鬼音洞內。

黑衣人一見少女滾入洞中，他是一聲怒斥，身形如風，祇一晃，就勢搶入，可是他人剛竄入洞中，就爲黑暗所阻住眼光，雖然他練的是眼神，但是在猝然而入，環境未免陌生，這一陣黑暗，使他不得不閉一閉眼睛，不一會，才算爲他看清那甬道，是如此陰沉黑暗，但是，這女的却踪跡不見，他不由一陣驚疑，略一巡視，在他以爲這少女可能是伏身在暗角之處，但是，這一條甬道，早就說過深邃無比，看來也是一直到底，既不是曲折環繞，也沒有甚麼山石横阻，不過，這女的確是不見了，這不是件怪事？

黑衣人身懷絕技，眞個是藝高人膽大，他是一聲厲喝道：「藍素瑩，除非妳能隱身法，否則，妳想走出老夫之手，除非是老夫立時盲了雙眼，嘿嘿，就是盲了雙眼，諒妳也難逃脫得了身……」這話聲震得四壁全起了回音，在這地形隱詭之處，回音傳來，更是令人心惻，可還有一聲聲鬼啾之聲發出，對了，這裡本來就是鬼音洞，洞中的鬼音，看來就是天生的自然聲響，也祇有這個江湖强人，才敢這樣的大膽，毫不畏懼的，向前摸索探視而進。

藍素瑩大概就是那個少女的姓名，自從無意之中滾入此洞中，就此形聲不見，莫非是出了意外？但是，那黑衣老人是立即循踪而入的，那能就這樣在刹那間失了所踪，看來，此地眞有些怪異？鬼音洞，難道眞有惡鬼守洞？藍素瑩莫非眞的爲惡鬼所吞沒了？這可有些令人難以置信，也不得不有所驚疑，黑衣老人一路摸索前進，他或也發覺這地方有些不對勁，因此，已將週身功勁全部運起，以防不測，他那大無畏天刑神功，已暗暗護住全身，然後是四處留意，一路戒備而入，可是，洞外却傳來一聲驚叫，而且是同件在招呼：「遲叔叔……快來……」

黑衣老人心神一震，略一尋思，暗道一聲不好，莫非這女的是根本未入此洞中，讓自己上了這個當，或者

，她是精靈乖巧，乘自己一時未習慣黑暗，當自己一入洞，她已乘機再行出了洞口，想到這裡，他是身法疾動，宛如一縷黑烟，向洞外竄去，不知是走得匆忙，還是一個疏忽，黑衣老人竟然一個合仆，向前直跌了出去，因爲他勢速力疾，這一前仆，也是無法收勢，這一跤，竟然是跌出老遠，黑衣老人不由暗叫一聲怪事，人已跌出洞口，頭一抬，他已看清了洞口外情況，一個少年面容驚惶的兀立洞口，一見黑衣老人跌出，他是更爲驚駭，連忙走了過去，伸手想扶，突的一聲驚叫道：「你……你是遲叔叔……」

黑衣老人可就被弄得有些糊塗了，他不由身形一動，人已起立，走到洞外，對少年看了一眼道：「尙賢侄，你見了鬼不成？」

少年是雙手掩了頭臉，眼光由手指縫中透出，兀自渾身抖戰，戰聲連連的道：「可怕……可怕……」

黑衣老人莫名其妙，衣袖一抖，環身注視，毫無異狀，不由令他有了些不忿，一聲怒斥道：「你這是幹甚麼來的？」

少年依然雙手掩在臉上，戰聲連連的道：「可怕……可怕……」

黑衣老人抬起雙手，突往少年肩頭抓住，一用力，搖了那少年幾搖，沉聲問道：「怕些甚麼？你是在搗甚麼鬼？」

少年猛一用力，掙脫了黑衣老人的手，回頭拔足飛奔，這一來，黑衣老人更是難堪，怒斥一聲，身形一動，快疾如箭，祇幾個起落，就將那少年阻住，他可是衷心疑惑，再加有些氣忿，劈手一把，將那個少年當胸抓住，然後他冷冷的對那個少年看了一眼道：「小尙，你與我玩甚麼把戲？好好的說出來，免得惹我發火。」

「可怕……可怕……」還是這兩個字，黑衣老人又再追問了一句：「何事如此可怕？」

「你！」少年好似是緩過一口氣來，對黑衣老人看了一眼，並立即低下了頭，嚅嚅的說道：「遲叔叔，你的臉，你的臉……」

黑衣老人不由一陣驚奇，用手一摸面容，不料這一摸之下，連他自己也是一跳，心中一陣驚惶，口中就發出一聲怪嘯，這嘯聲却有三分像個惡鬼。

你道爲何？原來這黑衣老人用手一摸自己臉部之時，立即發覺自己臉部凹凸不平，顯然，他的一張臉，不知這麼一來給誰毀了，黑衣老人本來不是甚麼小白臉，但也算是五官端正，就是有些詭邪之味，總比這凸凹不平，看來舒服些，現在却是七高八低，再從少年口中的連叫可怕，依此推來，自己這一張臉，不知變成了甚麼鬼樣子，黑衣老人那得不怪叫示意，可又不明白，自己進入山洞，一路均有神功護體，老實說：就算有人來偸襲，絕不能毫無所覺，說得誇大一點，離身三尺，就得爲其發覺，再說自己一路行來，眞是連個鬼影也不見一個，那能讓人把自己面容毀了，而又一無所知，難道，這洞中眞有甚麼妖魔鬼怪不成？

黑衣老人實在是莫名其妙，而少年好似已將心神鎮靜下來，又一抬眼，雖還是露出驚惶之色，却也算好了不少，他又遞過一塊白麻布，聲音抖戰的說道：「剛才……我接到一份東西，叔叔……你瞧瞧……」

黑衣老人一手取過，祇見是塊尺來長，七寸寬的白麻布，上面却有血也似的字跡，寫着：「鬼音洞是鬼世界，入門是人出是鬼，天堂有路不去走，何必闖入鬼門關……」下面並無具名，祇是這二十八個血字，黑衣老人看了，不由又恨又怒，沉聲問道：「這鬼東西是那裡來的？」

少年答道：「當你入洞之時，不多一刻，洞口冒出一陣綠烟，烟中出現一個披頭散髮，白衣曳地，形容可怖的鬼物來，對我只齜牙一笑，我只見那白牙森森，鬼瞳如豆，就嚇了我一大跳，剛叫得一聲，這惡鬼手一抬，就見這份麻東帖飄來，我不由自主的一接，可是『滋』的一聲響，綠烟又起，那鬼東西却不見了。我更是害怕，不料又見人影一晃，你從洞中竄出來，不過，却面目全非，當時我還以爲是另一個鬼物出現，你一打招呼，我可是更加怕了，明明你進去出來，沒多大時候，却不料變化有這麼大，所以，我……只是叫可怕……叔叔……你……想想看，是不是可怕……」

黑衣老人這才明白，可是，他却更加憤怒，一聲厲嘯，身形如飛，向那鬼音洞直撲，一面走，一面怒聲大叫：「是好的，你與我滾出來……遲老爺會會你們……」

少年嚇得容面煞白，拖又拖不住，阻更沒法阻，誰不知道，在甘陝道上的惡魔頭之厲害，他那天刑神掌，威震黑白兩道，連雄踞祁連山的黑山雙秀，也莫奈何地，讓其作了手脚，鬧了個家破人亡，自己在凉州虎藍元英手下，也只是個二路貨，那能阻得住這老人家的身手，見他又是發了狂一般的向前撲去，他祇在後面高聲大叫：「遲叔叔，你何必如此衝動啊，萬事得看看清楚，掏摸出個底細，這才算正經，就算要出氣，不會將藍二爺兄弟及遲世兄，他們一起請來，人多也可幫個手，您又何苦的自己匹馬單槍的亂闖……」

黑衣老人那肯聽從，老實說，他這一次莫名其妙的讓人毀了容，可說是畢生大耻，想惡魔頭，天刑神遲欽，出了名的手辣心毒，萬事祇有自己人吃虧的，那能讓人來毀了自己容貌？這一個猝然的打擊，就令他怒發如狂，不報仇，不鬧一個天翻地覆，

這眞對不住他的祖宗十八代。

少年緊隨其身後，眼見老人二次入洞，他可是沒這個膽子跟進去，沒法子，祇能站在洞口死等。

天色已越來越黑，四外風砂飛揚，雨，總算是停了，月色濛迷掛在天邊，光不强，照在地上，更顯得陰陰沉沉，冷冷清清，山石嵯峨，怪形惡狀，少年雖說也是江湖强人，可是有了先入爲主之見，躭在這裡，心中不住的打鼓，馬還在一聲聲的悲嘶，少年明白，這匹畜牲已中了遲欽的陰魂刺，一時三刻還不能死，可也難想活，這悲嘶正表示牠的痛苦，可是，在少年聽來，就覺得更形凄涼而有些鬼氣，襯得這個鬼地方，如個寒冷地獄似的。

遲欽二次入洞後，迄今也算有了不少時候，少年可是比等了一年還長，老是在提心吊膽，這日子也眞有些不好過，一晃眼，已到了半夜時分，少年也不想再躭了下去，突然，他想到了一個主意，如何不趕回老君廟，將遲欽二個兒子叫來，合同藍元英之手下，到這裡來好好的勘察一下。假使遲欽無恙脫身，老君廟是他們集合地方，總該找得到，不過，依這情形看來，遲欽是百分之八十，陷入這個鬼地方，這樣，就得有人來救他脫身才是正經，因此，他是略一盤算，身形一動，向來路飛返而去。

天還沒明，一羣蝙蝠飛過洞中，天明了，有一批商旅經過鬼音洞，當然也看見那一匹馬倒在地下。有個好心人將牠料理好了，鬼音洞外，又是一片寂靜，至於遲欽入洞甚麼的，除了那個姓尚的少年，就沒有別人知道，當然，也沒有人來研究甚麼的。

天黑的時候，蝙蝠又出去覓食了，異聲如潮，爭先恐後，遮住了月光，使得洞口顯得更陰森，天沒亮時，又是一窩蜂的飛回，鬼音洞外，依然是靜悄悄，偶然，有些行商經過。

天下一樣沒甚麼大變化，遲欽，可也沒有見到他再出現過。總之，鬼音洞中多了兩個人，不過，沒有甚麼人能夠知道，這個鬼地方已出了些不少的事故。

不過，在第三天的晚上，蝙蝠才出了鬼音洞，風砂中就傳來了幾聲馬嘯，向鬼音洞那邊飛馳而來，看一看清楚，祇見來了五匹馬，馬上人全是精神抖擻，爲首一個，年約三十來歲的漢子，一張長馬臉，一對掃帚眉，却配了一對豬眼，兇光四射，右肩扣了一排鋼叉，右耳下，有一綹黑毛，爲風吹了，飄呀飄呀顯得更有殺氣，後面一個就是那個姓尚的少年，再後面，兩個白面老人，精神抖擻，一個腰掛長劍，一個沒帶兵刃，再後面則坐了一個垂頭喪氣的老婦人，這五騎一到鬼音洞外，就見他們全翻身下馬，那爲首的漢子叫了一聲：「尚沛，你說老爺，就是進了這個石洞，然後就沒有見他出來?」

這個叫尚沛的少年應了一聲道：「遲大哥，我看這地方有些古怪，藍小姐一滾之下，進了洞就沒有見她出來。遲叔叔也是進了洞，一出來就變成了個鬼樣子，然後又怒又叫的飛撲而去，依我看，有八成是陷入了洞中，說不定，這兒藏有甚麼厲害人物，咱們該斟酌斟酌的辦才好。」

後面傳來了一聲呻吟，四人一齊回頭，遲姓漢子恭恭敬敬的對老婦人一拱手道：「煩惱婆婆，妳看這地方可有些邪門……」

那老婦人冷冷的看了四週一眼，然後是一陣咳嗽，突見她手一抬，就聞得錚錚連响，三道尺長的紅光，直打洞口，突然，洞中傳來一聲厲嘯，衆人不由一陣心凛，剎那間，立即轉爲寧靜。

那老婦人又是一陣咳嗽，然後緩緩的說道：「看來，遲老兒是被陷在洞中，剛才這一陣厲嘯，據我推測，就是由他發出。」

爲首那漢子不由面色大變，身形一動，想往洞中撲去之時，不料這老婦，別看她垂頭喪氣，說話還得咳嗽連聲，這出手却快得出奇，那漢子身法也算是快，可不料爲老婦人一伸手，一把就抓住，聞得老婦連聲咳嗽中說道：「大郎，你想與你老子作伴不成?這地方分明有極厲害的人物埋伏，一個弄得不好，救不了人，是不去說他，還得有極大的煩麻呢！」

遲大郎焦急的道：「那麼，莫非就讓家父被困在洞中不成?」

「少安毋躁，一切事，急不如謀定而動，一切有老身在，就不相信沒有法子進得洞中去。」

後面又有車聲响動，老婦又是面色一整，略一咳嗽道：「這小子來了，可就好啦。」

不多時，祇見一輛大車，在四個壯漢的拱衛下，來到了洞口，老婦對四人看了一眼，道：「將那個小子押了出來。」

當時，就有人將車門打開了，推出一個年約二十來歲的小夥子，此人生相不壞，而且有些個氣度，一下車，差些還摔了一跤，可是，他還是倔强的支持着，挺直了身軀，不過，其左脚依然有些戰抖的現象，看一看清楚，原來，在他左腿的腿彎之處，有一形如鳥爪的東西，深嵌入肉，血跡殷殷，分明是中了暗器，怪不得他有些戰抖，照情形看，這傷勢却是不輕似的。

老婦對那少年看了一眼，陰森的笑了一笑道：「好小子，夠硬朗，這金鳳爪的味道如何?嘿……咳……」

少年是面露卑夷之色，恨聲說道：「老妖婦，別說是這金鳳爪，就是把你小爺千刀萬剮，如果我哼了一聲，就不算是黑山雙秀的子侄，小爺今生無法報仇，來世再與妳們碰碰頭……」

「有志氣，不過，靈海賢侄，你難道就不想你母親……」旁邊有一老人插了嘴，這少年雙目圓睁，對老人唾了一口道：「想不到素瑩妹子有了你們這兩個老匹夫的叔叔……老賊，你別對我假惺惺，總之，小爺認得你們就是了……我娘，哼哼，雖是女流之輩，可比你們兩個沒有廉耻的老匹夫强硬得多。」

兩老人剛想發作，老婦是嘿嘿一笑，一陣咳嗽過後，她緩緩的對少年道：「隨你如何說法，我看你也難能捨得一死。」

「放屁，妳何不一掌把我斃了……」

「好，你就與我向洞中走一遍，我看你就沒有這個膽量。」

少年一回頭，看了看山洞，他是注視了各人面色，他仰天一陣大笑道：「我明白你們又有甚麼詭計而已，小爺偏不上你們的當……」

老婦冷冷一笑道：「可惜藍素瑩也在這山洞之中，至今生死存亡也不知，你說過『但願她平安無事，你就死了也心甘，』可惜，她爲我們追到了此地，就往洞中一跑，就從此沒有出過來……」

少年聞言，不由面色一變，突然，他又向遲姓漢子看了一眼道：「遲其興，你死逼活逼，難道就此罷了手?」

那人微微一笑道：「逼也無用啊！嘿嘿，你老兄是情有獨鍾吧，你就請。」

少年略一尋思，一昂頭，向那山洞就走，並還說了一句：「如果我眞能與素瑩妹子一起死，這可謝謝你們了。」

可是，當少年人才走出幾步，背後突然的一緊，他一回頭，祇見一根細鍊，鍊頭一隻金鳳爪，已緊緊扣住了他的腰帶，他不由心中一動，又尋思了一陣，不由長嘆了一聲，心想：「誰叫自己技不如人，目下家破人亡，父親與叔叔爲人所害，母親則與自己同落人手，藍家因與母親有些戚誼，總算將她護住，可是自己，却成了他們眼中之釘，本來，老早已爲遲其興所殺，風聞是藍素瑩用計緩住，現在，她又暗中走脫，據說臨走留書，要遲其興不要毀了自己，她則出外訪師，如果三年不能救出自己，她就甘心情願嫁與遲其興爲妻，如果，在這期限之中，他們將自己殺害，那麼，一拍兩散，她就伏劍自刎，大家沒有……」

少年萬分感激藍素瑩的好心，再說，聽其貼身丫環傳言，此行若不成功，她也以死明志，總之，她對自己心意不渝，那怕是死了，也得死在一起，不過，要他好好的保重，忍辱等候，天見可憐，如她成功，那麼，大家還可以團聚，不到萬分無望，不可自暴自棄，少年想到這裡，他不由一陣心酸，現在，他聽到藍素瑩出奔，遲欽親自出馬阻截。他就替她躭心，今天，聽到了這個消息，他疑信參半，可是，他却是渴望能見到了藍素瑩，因爲，在當今之世，憑她一人之力，想扭轉大局，實是一百個不可能的，既然有同生共死之誓，自己是十死無望，還不如乾脆死在一起的好，因此，他毫不怠慢，忍了傷痛，向那鬼音洞中直闖，大凡一個人，除死無大難，一念求死，鬼音洞就算恐怖萬分，也嚇不倒他了……

少年一入洞中，就是爲一陣黑暗所籠罩，伸手不見五指，洞中難辨方向，他是一步一叫，不料却引起了陣陣鬼啾，洞外的細鍊，有那老婦扣住，突然，老婦發覺手中一陣緊，宛如這少年墮入無底深淵一般，她不由一震，一陣咳嗽，手一用力，祇一抖，將那長鍊抖回，果然，又聞得一陣厲嘯，一條人影被她的金鳳爪抓住，且爲其一手抖了出來，可是，衆人一聲驚叫，老婦眼力本强，她已看出不妙，剛叫一聲：「遲賢弟……」

而這人影已掙脫金鳳爪，一回頭，衆人立見一張可怖面容，向衆人胡胡亂叫，而且身形一動，其疾如箭，向衆人撲來。

老婦已爲其面容所懾，又見這般形勢，心中已經明白大事，戰聲喝道：「諸位速退。」

但是，這人的身手快得出奇，就算在場中人個個身手不弱，却依然有兩個壯漢無法脫出，爲其一手一個，抓住兩人，就聞他桀桀一笑怪笑，雙手一攏一放，兩聲慘叫，又是噗的一聲响，這兩個壯漢爲他以頭相撞，撞了個腦袋開花，死於非命。

老婦大叫一聲，一片金光抖起，口中却在一迭聲招呼：「大郎，向左，藍老二，你繞到他身後，藍老三，擊他左邊，尚沛、朱亮、洪欣，你們各用兵刃護身，分散他的注意力，待我乘機困住他……」

老婦一面招呼，一邊已將金鳳爪抖成一彎金虹，遲其興早已鋼叉出手，祇是眼含痛淚，因爲，這個怪形怪狀面容的人，從其出手及衣服看來，正是自己父親遲欽，可就不知道，爲何會瘋了的，藍氏雙老藍元明、藍元光，早已聽了老婦說話，各自守住一邊，一個長劍出手，一個鐵索月牙槍抖出，將這個瘋了的遲欽狠狠的困在中央。

老婦雖說是咳嗽不斷，而且看來有些垂頭喪氣，但是出手發招，却是詭異莫測，遲欽這天刑神掌，如此雷厲風行，可是，實也無法能撞出這個重圍，一則，他是神智糊塗，人已形成半瘋狂的狀態，二則，在場人已知道他的能耐，就一味的設法來掩護自己的弱點，不讓他出手入圍，何況，他們配合得不錯，再說老婦的本領，本就比他略高一籌，這一個大助力，牽制了他的大半功力，這在他們防衛

一方面，起了極大的作用，不過，卻是倒霉了兩個手下，在猝不及防之情形下，為遲欽送了性命。

終於，在幾經費力之下，老婦的金鳳爪扣住了遲欽，可是，遲欽在瘋狂狀態之下，力大如牛，依然是死命掙扎，老婦實在無法，她是一狠心腸，一抖手，一個虛浮神力，將遲欽狠狠的摔了一跤，遲欽剛怒吼一聲，掙扎起身，可是老婦得手就不放鬆，她之出手本就快疾狠辣萬分，就勢又是一按勁，金鳳爪再行扣住，復又一抖手，叭的一聲，遲欽又給摔了一個狠的，接連為老婦連摔了七跤，遲欽也已氣息微弱，再也不能掙扎起身，而老婦也是一身大汗，咳嗽更加厲害了，眼神卻轉為陰森，當遲欽無法行動之時，老婦是身法疾動，一飛身，來到遲欽身邊，起手就是連點三指，點住了三處大穴，這才喘過一口氣，連連說好險……好險……

老婦是對藍元明、藍元光及遲其與等人看了一眼，道：「不想魔教中第一尊者昆耶叉，尚有後代在此出現，據前輩故老傳言，魔教每百年開山一次，可是自南宋末年，出現了一位大白衣法王後，就寂沒無聲，迄今已有一百五十餘年，尚未聽說有這一系的魔教人士出現，本來，我還以為遲老兒中了邪門的蝕骨散，現在，依我推測，卻是這一系的魔教人士弄的手腳，想來此地是他們的魔宮地闕，看來也無法報此仇的了，好在魔教中人，不入其地，不傷其身，而且，也不能出外追殺，我們且回老君廟，料理遲老兒的傷毒，才是正經，走……」老婦一聲道走，遲其與首先將遲欽抱上了大車，剛想起程之時，不料聞得一聲爆音，一蓬綠火現處，衆人就見一個白衣人影，但見此人長髮披拂，白衣曳地，一聲怪笑，手一動，一份麻帖，載沉載浮的向老婦面前撞來，老婦伸手接住，而綠火斂處，這白衣人就此踪跡不見，老婦打開麻帖一看，上面血紅字跡，萬分刺目的寫着：「三個月圓，三個人頭，六副手腳，一顆心。」

老婦看了以後，兀自不明所以，但是，她卻一陣心震，依稀感到，該有不幸事件發生，因為，上面的三個人頭，六副手腳甚麼的，總不是件好的事情……

但是，這也不是死僵在當場能料了事的，老婦祇能一聲號令，將人馬向來路奔去。

太陽又已升起了，蝙蝠也如一股黑雲般飛也似的飛了回來，鬼音洞中依然有着莫名其妙的怪聲，洞口還偶然發現行商的腳跡，駝鈴等响聲，可以打破一時的沉寂，不過，沒有人知道這鬼地方曾經有武林人士的來過，而且又死了兩個人，總之，這個鬼地方，還保持一些詭異的色彩。

不過，在石洞中，卻有一個受傷的少年，面對一個白衣人在叙談，這少年是誰？原來，正是為老婦逼入洞中以探虛實的那個少年，當他一見這個白衣人時，起先也有些驚駭之色，可是，當時間一長，少年比較鎮靜，白衣人說話語氣極冷，而且極簡單，對少年看了一眼，就問道：「你可叫做瞿靈海？為甚麼來到此地……」

少年應了一聲，他慨然說出了自己的遭遇，原來瞿靈海是黑山雙秀中老大瞿方的兒子，瞿方與弟瞿連，雄踞祁連山多年，與涼州虎藍元英有極好的交誼，藍元英有一女兒，閨名素瑩，與瞿靈海可算是青梅竹馬的幼年伴侶，兩家老人看了喜歡，就代他們訂了親事，瞿靈海與藍素瑩當然萬分滿意，可是，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的禍福，藍素瑩因偶然出手管了一件閑事，為甘陝道的一怪遲欽之子遲其與看上了眼，並且，當時就出面與藍素瑩打交道，不想藍素瑩看遲其與不上眼，她睬也不睬的一走了之。

但是，藍素瑩可以不理遲其與，卻也無法阻止遲其與對她的糾纏，更想不到遲其與能通過了他老頭子，由老頭子出面，遲欽本來是個獨行大盜，當然也對涼州虎有個耳聞，這才親自上門求教，代其子說親，藍元英說出了黑山雙秀的名頭，藍老的意思，無非是抬出黑山雙秀的名頭，將遲欽給擋了回去，不料遲欽年老成精，而且又是城府極深的人，略一用心計查訪，就為其打聽出黑山雙秀與岷山煩惱婆婆有着過節，又為其查出雙秀曾阻藍元明、藍元光一些不合理的買賣，藍氏兩老對黑山雙秀也有心病。

就在這一段時間之中，遲欽更查出黑山雙秀乃是他師門深仇，醉仙翁覃傑的門下，這一來，非但要代子奪婦，更定下一網打盡的毒計來陷害黑山雙秀。

遲欽不惜費盡心機，先行聯絡了藍氏雙老，又將這隱居多年的煩惱婆婆請出了山，將自己兒子過繼在婆婆名下，然後命藍氏雙老出面，邀黑山雙秀及其手下八飛熊，在涼州城外引起衝突，這一仗，遲欽若沒有煩惱婆婆的金鳳爪相助，非但制不了黑山雙秀，險些兒讓雙秀的仙人拐所斃，可也仗雙老用計，毒害了八飛熊，否則雙秀還是有脫身之道，這一次的激鬥，就將黑山雙秀全料理在涼州城外，遲欽再上祁連山時，湊巧藍元英帶女兒藍素瑩上山拜訪親家，遲欽一露面，藍元英就知不妙，再聽遲欽的說話，心中大怒，本想出手，可是煩惱婆婆一現身，便將藍元英就此制住，藍素瑩心中悲痛，但是，她卻另有心機，要遲欽之子其與答應兩個條件，第一，不許傷害瞿靈海母子生命，第二，讓她代瞿老服喪三年，當時，遲其與一心在素瑩身上，一口答允了，那知藍素瑩揀個時機，留書出走。

藍素瑩留書寫得明白，為了要盡

自己一份心力，她不得不代未過門的公公報仇，好在有三年之期，她是要尋師復仇，三年不成，心意已完，也可讓武林人士知道，她已算盡了本份。

遲欽首先發覺，立即追出，可不料誤入鬼音洞，煩惱婆婆卻是陰狠得緊，當尚沛報信之時，煩惱婆婆就帶上了瞿靈海，為了怕武林邪門蝕骨散的埋伏，她須要看個究竟，因此，逼靈海入洞，讓她有個準備，不想鬼音洞中，有着極厲害的人物，非但困住了遲欽，還用大天魔攝神方法，將他弄得神智昏迷，並在靈海入洞之時，用迅雷手法，將遲欽換出了洞外，並將靈海挾入諸天神魔宮內，詢問來歷。

瞿靈海說出前事，他滿以為自己身落入人手，也是難討得好了，再說這白衣人，貌相之難看，令人心驚，在這個陰森所在，分明不是甚麼好來路，因此說出前情，他是向白衣人作了一個揖道：「聽說藍家妹子陷身此洞，不知已遭毒手沒有？」

白衣人冷冷的說道：「一個孩子，不思報生身父母之仇，祇是想着女孩子，如此的沒天性，我也懶得理……」

靈海是抗聲的道：「想我身受重傷，而且又為那惡婆婆用了破血金鳳爪，壞了鍊門，一身武功盡失，再也無法恢復，雖有報仇之念，卻無復仇之法，並非不念血海深仇，實是無法而已，我之所以關心藍家妹子，因為她對我情至義盡，我不得不想見她一面，將這身後之事，拜托於她而已，今聞她失陷於此，想起了她的身受，均是為我一家之事，而得此慘報，故而動問，你為何斥責小可……」

白衣人聞得此言，對瞿靈海看了一眼，突的一伸手，向他當面抓到，靈海聞得一陣腥味，一隻黑綠色手掌，已在他眼前晃動，本能的一偏頭，這手已抓住他肩頭，就聞得此人微微一哼，手一鬆，對他看了一眼道：「你可知此地是何地方？實告訴你，這裡是三危山，地底魔宮，你所說的那個女子，已為我所救，祇是中了這山洞中的陰閉之氣，令致面容毀了，我且問你，這女子現在是一個鳩盤嫫母一般的人物，你能否如以前一般的愛憐她……」

靈海聞言，不由驚喜交集道：「前輩……她沒有死……」

「沒有死，祇是變了個極醜怪的女人而已……」

瞿靈海撲拜在地上道：「人之相知，貴乎知心，素瑩妹子對我，如此恩重義厚，別說是變了醜八怪，那怕是個活骷髏，祇要她依然是個活人，我也是此心不變……」

白衣人對他看了一眼，沉聲道：「祇怕以後，你要見異思遷……」

「小子若有此事，天誅地滅……」

白衣人略一沉思，對靈海看了一眼道：「若是心口如一，非但我讓你恢復武功，助你報仇，還可令你與她團聚，不過，若有一絲虛言，莫怪這天魔門中三十六種大刑，令你死活均難，這就不可怪我言之不早。」

瞿靈海連連叩頭，道：「前輩若能如此開恩，將來，就是粉身碎骨，瞿靈海也口無怨言……」

白衣人道聲「走」，就聞得轟隆隆一聲响，四壁一陣變動，兩人已存身在一座金碧輝煌的宮殿中，原來，這裏是魔教中第一尊者所建的地底神宮，從此以後，瞿靈海就在白衣人門下習技。用魔教門無上妙法，助其再行復功，此是後話不提。

至於這個白衣人又是誰？原來，他乃是魔教中的唯一傳人，名叫石難量，他為何不出門行道，這乃是魔教門中一項規矩，並且一入門中，就必須不見天日，平常人若是不在這三危山的鬼音洞中出手，他們也不來招惹，救人也祇能在鬼音洞中，也是藍素瑩機緣巧合，一個轉折，墮入洞中，否則，也是無法為此人所救了。

至於將來，在三年之後——剛好是魔教第三代開山之期——江湖上出了一對鬼面夫妻，仗了一身詭異莫測之神功，作了不少大事，可是在第七年上，就此失了踪跡，這一對夫妻就是瞿靈海與藍素瑩，他倆奉了師命出門，行道七年，重回三危山，魔教就此又與世隔別了。

（全文完）

上文提要：、金兵雖主帥被擄，但誓不肯退，且奮力迎戰，義軍見此只好開倉劫糧，與此同時，金兵更脅持百姓威迫義軍等撤出城外，在無奈何下，經商議便到梁山建寨立業，選錢無我爲總舵主，定名「四旗會」與金兵斡旋，但寨中因糧草不足，便由余顧南下山打探金兵動態，準備劫糧，途中卻遇上血骷髏，知其在這幾年間厲兵秣馬，擴大人數，今次亦準備打金兵糧草主意……



天涯俠客無刃刀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烽火大俠

獲知愛徒音訊　深入金國皇宮

辜行難訝然問道：「爲何是次只去了半個月，便可找到這許多人？」

樓師逵道：「俺打出招義軍打金兵的旗子，嘿，每至一地，便有數十人來報名，要挑三十多名還不容易？俺本想可挑多幾個，又記得老大說過貴精不貴多，人多若都是些飯桶，徒浪費糧食之話，是以改變初衷，只挑三十多名回來。」

楊沐陽道：「那倒未必，金兵數萬兵集在一處，咱們人數若太少，如何抵擋得住。」

樓師逵瞪他一眼道：「你這想法跟俺以前一樣，宋兵人數還少？見到金兵還不是聞風而遁？有個屁用。」

楊沐陽過了半晌方道：「人數少始終起不了大作用。」

薛滿地此刻方作聲。「不要太死心眼，像咱們這類人，只想盡盡作宋人之責任，保衛家園，又非準備攻城略地，劃地爲王，人數太多，頭痛問題亦很多，單只吃飯一途，便教你解決不了，咱們只想吃掉分散了之金兵，教金兵每至一處，便得留下許多兵馬，才敢前進，如此一來他們的速度便慢了，魔爪亦伸展不至太開，朝廷便可爭取時間，重新調軍佈署，楊兄弟，你認爲薛某之見如何？」

楊沐陽想想深覺薛滿地所言極是有理，不由嘆息道：「薛當家的，在此方面，見解確比咱們高明多了，回去之後，敝會也得重訂計劃，不過你們是以游擊爲主，咱們是佔山立寨，性質不同，人數始終應較多。」

「這點薛某不反對，各有各的特點，只是不管如何，在未解決糧草之前，始終須採精兵之策！」薛滿地哈哈笑道：「不是薛某自誇，別人想學咱弄一大隊鐵騎，還眞不容易，告訴你，咱們如今之實力，比之五六年前，更加强盛了。」

楊沐陽目光一亮。「這幾年你們仍然厲兵秣馬？」

「不錯，以前居無定所，很多事做不來，在此定居之後，便開始動手培養良駒，造軟革衣，加强各種技能之訓練，年紀大的，退了下來，做些押糧炊食造兵器之工作，年輕力壯的，衝鋒陷陣，日日操練，務求在陣上，人人均能以一擋十。」

樓師逵道：「咱們訓練的包括馬上的、馬下的、弓箭法、甩手箭、暗器！還加强短刀匕首之訓練，在被人打下馬，失去兵器之後，能以匕首繼續殺敵。」

辜行雄接道：「每十二人一隊，每兩隊着重訓練一種技能，如弓箭隊，鐮槍隊，這是專破敵人之鐵甲馬的，籐盾隊，還有飛虎隊和飛鴿隊。」

楊沐陽問道：「此兩隊又有甚麼特殊技能？」

「飛虎隊之騎術特別好，善於突襲，飛鴿隊則是專攻刺探敵情的，只有十二人，這隊人馬輕功佳，心細膽大

，再加上九名伙頭軍和咱們三兄弟，一共一百二十人。」

薛滿地道：「老三又招了三十多人，咱們再擴充，每隊加至十八人，反正咱們已準備了二百匹良駒，二百副軟革和大量之兵器，再過一兩天兩位便可看到他們之表演。」

楊沐陽長嘆道：「眞是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佩服之至。」

余顧南舉杯道：「來，小弟先敬三位一杯，願血骷髏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教金兵聞名喪膽，爲大宋百姓多立功勞。」

血骷髏三巨頭齊舉杯道：「彼此一樣，多殺金兵，還我河山。」五人盡興方撤去酒席，忽然一位漢子跑了進來，辜行難問道：「何事？」

那漢子道：「屬下是飛鴿隊的，剛由北方回來，金兵押糧大隊，大概明日黃昏便會到達咱們預定設伏之地點。」

辜行難道：「好，且你下去休息。」

那漢子續道：「咱們在路上還有三四個弟兄，他們會輪番回來報告近況。」言畢方退下去。

薛滿地道：「明午早點吃飯，先到三刀口埋伏，老二，把地圖攤開，讓楊兄弟知道咱們之詳細計劃，請他們配合。」他抬頭道：「楊兄弟，是次金兵只有三四百人，咱們希望能夠全滅之，否則此處會暴露，說不定很快便會引來金兵圍剿。」

楊沐陽激動地道：「全滅金兵，正是咱們之目的，希望成功，待敝會副總舵主大軍趕到，把兵力佈在外圍，專殲逃兵，料能成功。」

五人談至半夜，薛滿地方送余顧南及楊沐陽進客房安歇。「貴會數十名弟兄都已安頓妥善，兩位不必擔心。」

楊沐陽謝了一聲，低聲道：「大哥，咱們早點休息，明早須將計劃告訴各弟兄，讓他們都知道自己之任務。」

一宿無話，次日一早，兩人到四旗會之駐紮土屋裡，楊沐陽在沙地上畫出三刀口之地形，詳細說出計劃，再徵求下面的竟見，那些大漢都無意見，楊沐陽見他們實無法跟血骷髏比較，決心回去之後，嚴加訓練。

四旗會弟兄對血骷髏之駐地環境十分羨慕，楊沐陽看得出來，連忙提出警告。「咱們聚在一起是爲了打金兵，不是爲了享受。」

余顧南沉聲道：「不錯！咱們父母兄弟鄉親有不少人死在金兵刀下，咱們是爲了報國仇家恨方聚在一起，隨時要準備爲國家戰死沙場，大丈夫立於世，當幹一番無愧天地良心之事業，雖死亦榮，若論享受，我和楊兄弟條件比諸位都要好，而且不怕金兵找上門來，但咱們都肯放棄安逸，爲了甚麼？便是要殺金兵復仇。」

四旗會的義軍聽了這席話之後，均心生慚愧，不敢作聲。楊沐陽又道：「如今請大家先休息一下，稍後便出發。」

由於四旗會的弟兄沒有坐騎，因此巳牌未過，便吃了午飯，辜行難還特別關照，着伙頭軍每人派兩個大肉包子，然後又派人引路，帶他們先出發去三刀口埋伏。

由血骷髏之駐地——臥虎村至三刀口，足足有十來里路，大軍走了一個時辰，便已到達，余顧南抬頭一望，只見路旁聳立着三座小山，佔地不大，但高而峻，山上全是石頭，就像在路旁豎着三柄匕首般，十分觸目。

四旗會之人馬埋伏在左側兩座山之間，按計劃血骷髏一半人在右側，另一半人包抄金兵之退路，左右前後夾攻，稍嫌人馬不足，是以余顧南十分緊張，把寶刀抽了出來，不斷伸手撫摸，嘆息道：「寶刀啊寶刀，你丟廢了幾年，今日教你飽嘗韃子的鮮血。」

俄頃，對面又出現人影，定睛一望，原來薛滿地已率了五十四騎人馬抵達，正向他招手，一個血骷髏的漢子跑過來，道：「余大俠，咱們已探得金兵就快到達。」

余顧南見公孫錦大軍尚未至，心頭焦急，嘴上却道：「請回報大當家，說咱們已經準備好了。」

那漢子又道：「敝上說貴會大軍未至，未必能全殲金兵，就以劫糧爲目的。」余顧南又答應了，他心急難耐，爬上山頂瞻望，見西南方遠處有一羣像螞蟻般大小之人羣，估計是公孫錦大軍，方放下心頭大石。

余顧南正想下山通知楊沐陽，猛一回頭，又見北方也來了一隊長長之隊伍，看情況兩邊之距離相等，余顧南心頭怦怦亂跳，忙不迭跑下山，高聲道：「快派一個人去通知公孫錦副總舵主，說金兵已至，並將咱們之計劃告訴他們。」

楊沐陽道：「林義，你去，着他們就地暫停，待金兵到了咱們之包圍圈，然後方火速趕來，免得打草驚蛇。」一個漢子應聲而去。

當下義軍們屏息靜氣等候金兵到達，人人均是又緊張又興奮，互相緊緊地抓住刀柄，金兵們由黃豆般大小，漸次變成花生般大，再變成茄子般高低。

金兵十分狡猾，派了三個先頭軍，騎快馬先行，余顧南抬頭望向對面，只見薛滿地打了個手勢，表示先將那三個解決掉，便回頭跟楊沐陽商量一下。

當下兩人伏在路旁，但聽馬蹄聲響，三騎快馬急馳而至，余顧南、楊沐陽和薛滿地一齊行動，飛上對方馬鞍後，金兵尚未知發生甚麼事，已被制住暈穴，二人拉轠，將馬趕進左側的兩峯之間，這件事寫來雖慢，實則疾如閃電，快得後面那些金兵，只道他們三人有意自兩峯之間穿進去，是以在未收到危險訊號下，大軍繼續前

進。

余顧南三人鬆了一口氣，眼看金兵人馬漸近，但至三山前，突然停下來，接着又見他們派人探路。薛滿地當機立斷，用力一揮手，血骷髏之鐵騎首先出發。

馬蹄紮了厚布，點地無聲，但第一隊是大刀隊，眨眼即至，衝進金兵陣中砍殺，金兵弓箭手，根本來不及反應，霎時間，五十多騎人馬均已殺入敵陣，薛滿地亦騎馬衝了過去。

余顧南回頭道：「楊兄弟，你率人馬。」他扯下金兵探子，躍上一匹馬也急馳過去，殺聲震原野，公孫錦大軍，本來接到消息已經停了下來，此刻立即揮軍全速前進。

余顧南殺進人叢之中，見人便殺，他內力雄渾，左掌右刀，擋者披靡，聰明的紛紛閃避，余顧南長驅直入，向糧軍馳去。

血骷髏訓練有素，無須臨陣指揮，見薛滿地亦同樣孤軍殺入腹地。金兵一開始，因猝不及防，被殺個措手不及，死傷頗多，但他們不愧是能征善戰之軍，在督糧官之指揮下，很快便鎮定下來，不過大勢已去，只有抵抗之份兒。

血骷髏之弓箭手，守在外圍，一見有金兵逃脫或落單，便一箭過去，幾乎百發百中，楊沐陽所率之義軍雖已是四旗會之精英，但根本沒法跟血骷髏比較，幸好金兵人數不多，一開始又已丟了好幾條性命，因此仍能保持優勢，俄頃，公孫錦大軍一至，立即四面包抄，把金兵困在一起，進行殺戮。

那金兵督糧官責任在身，一味下令手下死守糧車，但幾名百夫長見形勢不妙，則又下令突圍，督糧官勃然大怒，喝道：「此行到底誰是指揮官？誰敢擅自放棄糧車逃跑，軍令處置。」

一位百夫長道：「但此刻不突圍，稍後便再無機會。」話音剛落，一枝長箭射至，透甲而入，幾乎將他射下馬去，幸好他馬上功夫了得，一手圈住馬頭，方免落馬。

督糧官吃了一驚，但他若失掉糧車，回去便得被處死，是以仍下令，「守住糧車，慢慢向東突圍！」向東突圍，仍是因公孫錦大軍由西而來，繞到東面去的人數尚不多，可是他打錯了如意算盤，金兵守着糧車，行動緩慢，尚未突圍，公孫錦的大軍已掩至。

薛滿地呼道：「弟兄們，這正點子於我有益，萬萬殺不得。」他縱馬向前，找那兩個百夫長廝殺。余顧南來至糧車附近，索性棄馬躍落地上廝殺，有金兵殺至，他先以掌風將其掃開，再一刀過去，結束其性命，金兵至後來，一見他至便散開。

薛滿地之情況與余顧南差不多，他用的是毒掌，許多金兵被他罡風掃及，亦暈倒地上，人馬過去，活活被踩死。兩人殺至糧車旁邊，將金兵驅散。

與此同時，楊沐陽見公孫錦已至，將人馬交給他，亦殺入腹地，背後之辜行難及樓師逵，亦漸漸殺近核心，那受傷之百夫長遇到樓師逵，只三個回合便到閻王殿報到。

此刻，督糧官見狀，亦知大勢已去，突然改變初衷，下令道：「立即放火，毀掉糧草。」

羣豪一聽，大吃一驚，立即奔向糧車，同時齊聲呼手下保護糧草。余顧南躍上一輛馬車，用女眞話喝道：「誰敢動糧草一下，便教他死無葬身之地，這本是我大宋百姓之物，落在咱們手中，只是物歸原主，乖乖投降，便放你們一條生路。」

督糧官又驚又怒。「誰敢投降，格殺勿論。」

樓師逵虎吼一聲。「誰殺了這烏金將，重重有賞。」如此一來，血骷髏之鐵騎，便紛紛向督糧官迫去。督糧官冥頑不靈，大喝一聲，揮刀反向羣豪射過去，可惜他人未至，十來枝長箭已向他射去。

女眞人騎術精湛，雙腿挾馬腹，馬兒吃痛竄前，避過長箭，可是由背後射來的一枝長箭却落在馬臂上，馬兒吃痛，人立而起，督糧官左手圈住馬頭，上身緊貼，不動分毫。

他騎術雖精，但此刻余顧南却自糧車上抱刀平射，督糧官一見，大吃一驚，連忙滾落地上，余顧南脚尖在馬鞍上一點，躍落另一邊，揮刀砍下。

說時遲，那時快，旁邊一個金兵持槍橫刺過來，此人臂力甚强，一杆攔在余顧南身前，余顧南殺得性起，左手抓住槍杆，身子微側，右手寶刀過處，已將那金兵之腦袋劈飛，如此一躭擱，督糧官已狼狽地自地上爬上來，怪叫一聲，向余顧南撲去。

余顧南用女眞話喝道：「不怕死的便上來吧！」督糧官死命衝過來，余顧南寶刀虛晃一刀，那廝看也不看，雙手握刀力劈而下，看情況是存心拚命。

幸好余顧南反應快，身子一偏，寶刀回劈，雖然砍中其臂膀，却因有鎧甲抵擋，入肉不深。督糧官虎吼一聲，回身又揮刀劈過去。

余顧南冷笑一聲，左腿獨立，上身後仰，右腿蹴出，正中其小腹，督糧官龐大之身軀，如皮球般往後倒飛。

他後臀剛落地，一位四旗會之義士，恰在旁邊，一刀過去，督糧官的腦袋立即離頸跳起，那義士喜得手舞足蹈。「我殺了那斷啦，我殺了……」冷不防一枝冷箭飛來，正中其心窩，立即仰天而倒。

余顧南大怒，反身殺過去，兩個起落，一刀便將那弓箭手劈爲兩截。督糧官一死，金兵軍心更亂，餘下來

的兩名百夫長見狀立即下令突圍。

薛滿地高聲呼道：「請楊護法帶來的弟兄保護糧車，公孫副總舵主的弟兄守住四周，凡我弟兄請盡力拚殺，一個不留。」

霎時間，喊殺之聲，震耳欲聾，血肉橫飛。百來騎血骷髏之弟兄及五位高手，在金兵陣中左右砍殺，外面之義士又逐漸將包圍圈收縮，金兵死傷漸多，人數越少，抵抗能力越低，是以倒地之屍體，亦越來越多。

余顧南見金兵已不成氣候，而已方死傷亦不少，乃氣貫丹田，高聲用女眞話喊道：「汝等聽着，立即棄械投降，饒你們一條性命。」

金兵軍令十分嚴厲，一時間無人投降，余顧南大怒。「全部殺了！」不知是誰帶頭棄械，立即有人效尤，抛了一地之刀槍，不想投降的，在形勢比人强之下，亦只好棄械，霎時間歡呼聲震四野。

薛滿地沉聲道：「弟兄們還不快動手。」

樓師逵頭一個衝上前，一刀一個，把那些投降了之金兵殺掉。余顧南急標上前，喝問道：「三當家的，你幹甚麼？」

樓師逵道：「斬草除根，今日放了他們，明天又要找機會殺之，麻煩！」

余顧南見他不住手，乃上前攔阻。

薛滿地道：「余大俠，這裏面還有一個道理，今日若走漏一個，咱們便會暴露了，金狗豈肯甘心？明日必然派大軍來圍剿。」

「但余某已答應放他們一條生路。」

辜行難道：「余大俠何效婦人之仁。」

余顧南道：「大丈夫一諾千金，話已出口，不能後悔，日後還有誰肯投降？」

樓師逵道：「將金狗殺盡，消息不外洩，有誰知道。」話音未落，突然飛來一枝冷箭，直奔樓師逵後背，待樓師逵發覺勉力一閃，長箭仍射進其臂膀，他雙眼圓睜，怪叫一聲：「不殺光你們這些狗雜種，樓師逵便自刎。」他撲掠而去，見金兵便殺，血骷髏見狀亦紛紛效尤，四旗會之義士則靜靜站着，無人參加。

金兵兵器在手，尚且不是血骷髏之敵，何況此刻手無寸鐵，眨眼間，已全部死淨。余顧南心中暗嘆：「從這方面看，四旗會質素又在血骷髏之上。」他覺如此做法跟金兵戮殺大宋百姓，無甚分別。

薛滿地走了過來，道：「余大俠，也許你仁心宅厚，但相信日後必然會贊成咱們之做法。」

余顧南微微一笑，轉頭見樓師逵就在旁邊，乃走上前。

「三當家，不好意思，因余某而累你受傷。」

樓師逵道：「大丈夫恩怨分明，誰會怪你？」

耳畔又聞薛滿地高聲道：「四旗會之朋友，咱們把糧車分了吧，望日後還有合作機會。」

公孫錦滿面笑容地道：「咱們亦希望能與血骷髏的朋友合作。」

薛滿地道：「按原先之協議，咱們佔三分之一，老二快派人分糧，早點回去準備撤離大本營。」

公孫錦問道：「薛當家準備遷至何處？」

薛滿地道：「如今尚未有去處，日後自會與貴會聯絡。」回頭又對余顧南道：「余大俠到敝處再做兩日客吧！」

余顧南道：「下次再去吧，如今余某得護送糧車回山，希望三位當家有空到梁山一叙，並同商大計。」

樓師逵道：「下次去咱們那大本營，可就面目全非了。」

余顧南笑道：「那就到新的大本營去吧！」

辜行難問道：「余大俠，你會一直在梁山麼？」

余顧南沉吟道：「這個可也難說，總之咱們密切聯系，携手驅逐金狗，還我河山，後會有期。」言畢拱拱手，當下雙方分手，一方走南，一方走西。

公孫錦料不到是次劫糧這般順利，心花怒放，令人騎馬先回梁山報訊。轉頭問道：「余護法怎會跟血骷髏扯上關係？」余顧南乃將經過簡要地說了一下。公孫錦嘆息道：「這些好漢都有很好之功夫，可惜桀驁不馴，是次順利得手，下次可能會敗在他們手中，以後合作可得小心。」

余顧南聽後心中頗爲不快，忍不住道：「這次劫糧他們一早便有嚴密之計劃，並先把各種可能發生之意外鋪陳出來，逐項解決，我覺得他們行事比咱們還仔細。」

公孫錦乾笑道：「某不是指這個……他們都是些江湖好漢，不受指揮，適才之情況你也見了，你的話他們都可以不聽，還有誰能指揮得了。」

余顧南不吭一聲，心中暗想：「他們都有先見之明，就我沒想到，要將兩種完全不同的人擰在一起，簡直難比登天。」

由於有了糧車，大軍行動速度不如來時，不過上下精神煥發，人人與高采烈。

公孫錦恐金兵來奪回糧車，不斷派人到遠處打探消息，也幸虧樓師逵把金兵全殺了，消息不會太早洩漏，因此一夜下來，平安無事，看看天色將亮，公孫錦方下令就地休息，然後又架起大鍋燒飯。

上下飽餐了一番，又休息了一個時辰，然後再上道。一路上，公孫錦和楊沐陽均十分緊張，但却又一路平安到達梁山之下。

山上之錢氏昆仲早已接到消息，敲鑼打鼓，親自率人下山迎接。錢無

我一見到余顧南即道：「余護法，告訴你一個好消息，前天歷城方面來了消息，令徒原來已被送往會寧(金之首都)，聽說他還是位重要之人物。」他語氣一轉，又問：「令徒到底是甚麼身份？朝廷命官之後？」

余顧南一得悉徒弟之下落，心急如焚，恨不得立即飛往大都(今北京城)，更不想在此環境下，暴露徒弟之身份，是以急急地道：「總舵主，在下趕着去救小徒，有話待回來之後再慢慢說。」

錢無我一把將他抓住，道：「余護法就這樣走，某可不能向嫂夫人交代，請莫陷我於不義。」

余顧南愕然問道：「此話怎說？」

「嫂夫人有話在先，不許某在山下告訴你，就怕你不上山，余護法，你好歹也得上山跟嫂夫人說一聲。」

余顧南沒奈何這才跟他上山，去劫糧之義士回來之後都口沫橫飛，口述此行之輝煌成就，人人均似大英雄般。錢無我自亦高興。轉頭道：「有余護法出馬，某早認定是次必能大獲全勝，凱旋而歸。」

余顧南謙虛一番，這才扼要地將此行經過告訴他，剛說畢，人馬已至大寨，寨營比之下山前，已有很大的發展。錢無我笑道：「留守山上之弟兄亦沒有吃閑飯。余護法，你先去跟嫂夫人打了個招呼，廳內已準備好接風宴，請嫂夫人亦出席。」

余顧南點點頭，道：「總舵主，今晚屬下找你談話。」

錢無我道：「好，某一定等你。」

當下余顧南返回自己之營房，方菱和兒子早已站在那裡等候，余固北一見到父親，便飛跑過去，余顧南一把將兒子抱起，在他頰上親了一口，問道：「北兒，爹不在家時，可有聽娘的話？」

「孩兒一直很乖，爹不信可以問娘。」

方菱含笑問道：「大哥，一切順利麼？」

「出乎意料地順利。」余顧南道：「菱妹，愚夫遇到血骷髏他們，咱們合作劫糧……」他想說詳情，却讓妻子拖進去，斟了一杯茶給他，余顧南這才想起，忙道：「菱妹，廳有接風宴，總舵主請你一道去。」

方菱點頭道：「待小妹先換件衣服。」她換好衣服，然後帶着兒子，隨丈夫去聚英廳，只見大廳內已坐着二三十個人，錢無我將他們三個拉去首席坐。

所謂接風宴，實際就是慶功宴，義士們均興高采烈，尤其是三杯酒下肚之後，更加滔滔不絕，論及前途都充滿希望，連錢無我亦喝了不少酒。

方菱不喜這種場面，酒過三巡，便拿兒子作藉口，先行告退。余顧南見四旗會上下均如此興奮，受到感染，亦喝了不少酒，本來欲跟錢無我長談，但兩人都喝醉了，各自回營休息。

余顧南一覺醒來，已是日上三竿，方菱還特地爲他弄了醒酒湯。余顧南酒一醒，便自床上跳下，道：「菱妹，爲夫得立即啓程去會寧救懷南……」

方菱瞪了丈夫一眼，道：「你剛回來便走？總舵主那裡交代過沒有？」

「但救兵如救火，豈能躭擱？」

方菱道：「懷南落在他們手中，若生命有旦夕之憂者，有十條命也早已死了，急也不急在於一時，依小妹之見，必是其父母尚未落在金廷手中，是故欲以他來脅迫之。」

余顧南更是心急如焚，道：「如此爲夫更不能躭擱，如今我是望他倆能招集遼國舊部，在金廷後方搗亂，以作牽制，則咱們也較易對付金人，唉，眞是十年河東，十年河西，想昔年，咱們千方百計欲聯合女眞人，對付遼國，如今却反之，希望契丹人合作驅逐女眞人，思之能不令人感嘆！」

方菱亦嘆息道：「是的，說起來眞是洩氣，總之是大宋積弱，方會吃小國之欺凌，也是我百姓沒福，飽受戰火蹂躪，也不知何時方能安定下來。」

余顧南道：「爲夫先去找總舵主說話去。」

方菱急道：「速去速回，小妹尚有事與你商量。」余顧南到錢無我住所裡，錢無我亦剛醒來，正在盥洗，見他來了，着他先坐下，又吩咐部下送上一壺熱茶。

兩人斟了茶，面對面而坐，余顧南首先介紹了血骷髏之性質，以及他們之作風。「如今他們亦重出江湖，欲與金兵周旋到底，屬下認爲咱們大可以跟他們聯盟，互相支持，互爲犄角，對彼此都有利。」

錢無我大喜。「若能如此，那眞是敝會之福，希望護法能爲此事盡點力，引他們上山，大家開誠布公談談。」

「他們如今正忙於搬遷，若有良機，屬下自不會放過，此事便包在我身上。」余顧南言畢又將自己跟耶律玉之關係仔細說了一遍。

錢無我心中奇怪。「他今日跟我說這些，是何用意？」心念來了，又聞余顧南道：「小徒蕭懷南乃耶律玉之大子，當時遼國已陷於險境，是她冒險救了羣豪，然後將她兩子交給屬下調教，屬下感其恩，義不容辭……」

錢無我失聲叫道：「原來如此，難怪金廷要抓他。」

余顧南目光灼灼地瞪着錢無我。「總舵主認爲屬下這樣做，是對抑或錯？」

錢無我微微一怔，道：「當然對。」

余顧南問道：「總舵主爲何認爲是對？」

「第一，那耶律玉對你中原英雄均有恩，在她有難時替其撫養子女，理

所當然，亦是大丈夫應爲之事，第二，斯時宋遼雖然仍是敵對之國，但遼國已日薄西山，不足爲患，且孩子無辜，撫養教導之，有何不可？」

余顧南忍不住讚賞地道：「總舵主果然明理，當時屬下亦是基於上述原因方負起教導其兩子之責，却一直怕人非議。」

錢無我笑道：「大丈夫做事只要無愧於天地，無愧於良心，又何懼他人閑言？畏首畏尾又豈是英雄行逕？」

余顧南再問：「然則屬下準備去會寧救小徒，總舵主亦不會反對？」

錢無我是次沉吟良久方道：「從道義上說，自無反對之理，但此刻金狗如日方中，會寧乃金之朝廷所在地，屯兵既多，也必有許多能人，余護法千里迢迢，單槍匹馬要想救出令徒，焉是易事？弄個不好，把你困住，不但折我一名大將，也非百姓之福，願護法三思。」

余顧南又闡述了自己之見解。「小徒個人生死尚在其次，怕的是金主以他之生命作脅，則其父母若現身，必爲其所乘，於己實無好處。」

錢無我想了一陣，知沒法阻止他，只好道：「如此請護法千萬小心，本座派兩個人隨你去吧，萬一有事，也有人通風報訊。」

「不可，人多反而誤事，再說眞要有事，莫說兩人，兩千人亦不濟，屬下與金主有八拜之誼，諒他對屬下也不會太過份。」余顧南長身告辭。「若無他事，屬下明早便下山了，事成之後，將立即回山。」

錢無我送他出營，余顧南返回自己之居所，妻子正在做飯，兒子則蹲在地上堆泥沙，余顧南想起兒子身上有病，心頭惻然，忍不住將兒子抱在懷內。

俄頃，方菱燒好了飯，一家三口便坐在一起吃飯，余顧南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乃問道：「菱妹，怎地不見林三七侄兒？」

方菱哦了一聲，道：「你下山後兩日，他也走了，說未稟告過其師，未敢多勾留，」一頓又問：「總舵主反對你去會寧吧？」

余顧南搖搖頭，「他只囑我一切小心。」

「奇怪，」方菱霍地站了起來。「他瘋啦，怎地沒勸阻你？難道他梁山不在乎你？」

余顧南含笑將妻子按下。「因爲他知道沒法勸服爲夫，別緊張，爲夫又非未歷過風浪。」

「但會寧是金廷京師，正是龍潭虎穴，不比別處……」

「就算是龍潭虎穴，也困不住爲夫，更何況我與金主有八拜之誼，料他亦不敢撕破臉皮，是否能救出懷南，未有太大信心，但却絕對能平安回來，放心。」

「你憑甚麼這般有信心？女眞人若乃念恩義，會至今尚扣住徽、欽二帝？」

一年前金廷兵分兩路南侵，一路勢如破竹，徽宗見勢色不對，退位逃亡，把帝位傳給兒子趙桓(宋欽宗)。後金兵圍困汴京，欽帝獻出西河五十個府，上降表自稱侄，金廷猶不滿足，卒之攻破汴京，扣押徽、欽二帝，並大肆搜捕宋之皇親國戚。最後扶植張邦昌爲兒皇帝，國號楚，然後擄走二帝，凱旋而歸。

此乃大宋舉國上下之奇恥大辱，方菱一提起，余顧南胸膛內便燒燃起一堆烈火，脫口道：「不管如何，會寧之行更不能取消，菱妹，你不必多說，爲夫明早便下山。」

方菱幽幽地道：「可惜山上沒有甚麼好東西，否則小妹眞該弄幾個你喜歡吃的小菜……」

余顧南笑道：「此刻爲夫也無心情吃，待回來再說吧！」

方菱很擔心丈夫此行之安危，要將那件由千年陰陽蟒蛇蛇皮製的背心給丈夫，却爲丈夫所拒。「爲夫自信能應付一切危險，還是讓我兒穿吧，山上亦未必安穩。」

方菱想想也覺有理，便依了他，她整天都跟在余顧南身邊，生恐明日一別，便再也見不着面，反而把余顧南弄得心頭沉甸甸的。夜裡，方菱有說不盡的話，但翻來覆去，都是那幾句，余顧南只好極力安慰她。

次日一早，余顧南吃過早飯，先到聚英廳，跟四旗會之大小頭目告辭，又叮嚀楊沐陽一番，然後回居所取包袱，方菱又弄了一袋子乾糧及一囊清水給他，送他至山路旁，余顧南忙道：「菱妹，你回去吧！」

方菱眼圈兒一紅，道：「大哥，你速去速回，路上須小心。」

余顧南回頭道：「辦了事，爲夫便立即趕來。」他不敢多說，怕妻子難過，展開輕功下山，一路上往北行，早起晚宿，走了兩天，方找到一匹好馬，然後再乘馬北上。

由山東西路，至金廷之京師會寧府，路途絕不短，迢迢三千多里路，換作別人非走兩三個月不可，但余顧南仗着藝高，無所畏懼，穿州過府，走了一個月，已深入金廷腹地。

此時路上漢人已甚少見到，余顧南換了金人之衣束，碰到女眞人盤問，他又因懂得女眞話，都被他混過，花了四十天工夫，終於平安抵達會寧府。

那會寧雖是金廷京師，但無法與漢之大城比較，在余顧南眼中，仍甚荒涼，只是金廷如日方中，商業還十分繁盛，城內亦有不少歸化了之漢人在做生意。

余顧南僕僕風塵，饒得他功力深厚，此時亦覺疲累不堪，找了家麵店，飽餐一番，便忙着去客棧投宿，先洗了個澡，一上床便睡熟了，待他一

覺醒來，日已近午，這一覺足足睡了六個時辰。

醒來之後，腦袋有點昏沉，余顧南先盤膝運功調息一番，然後方打水洗臉，最後才出店去找飯館。會寧府內做漢菜之酒樓飯館還眞不少，且顧客多數是女眞人。師傅的手藝兒十分普通，但吃在女眞人嘴裡，如嘗山珍海錯，難怪漢人在此多經營飯館及成衣店。

飯館內品流最是複雜，很多消息亦都由此傳遞出去，但余顧南一頓飯吃飽，却沒聽見甚麼，只好抱着失望的心情回客棧。

這家客棧上下都是漢人，起初他們聽余顧南說女眞話，且是完顏族之口音，又見他穿女眞服飾，未悉其身份，都不敢與他攀談，待接觸多了，余顧南終於露了餡，那小二訝然問道：「客官，瞧你不在此處生活，怎會懂得女眞話？」

余顧南知道瞞不過他，只好道：「小時候住過，後來便回國了，最近才來的。」

小二興緻勃勃地問道：「如今家鄉情況如何？您仙鄉何處？」

「家住山東東路。唉，說來令人洩氣，金兵南侵之後，勢如破竹，幾乎半壁江山落在他們手中，老百姓焉有好日子過。」

小二再問：「客官不向南遊，反向北走，是何道理？」余顧南恐有人聽見，乃塞了一把錢給他，示意他到房內去，小二仍站着。「客官，您有何吩咐？」

余顧南道：「小二哥你貴姓？在此多久？」

小二道：「小的姓龔，家父那一代已在關外生活，小的年輕時曾回去過一次，本擬回祖籍定居，却因生活困難，最後還是再度回此。」

「在下問你一件事，你最近有否聽人提及金廷抓到一個契丹後裔，是由宋國那裡轉送過來的？」

小二哥搖頭道：「小的不曾聽過，但可以替您打聽。」

余顧南問道：「你有門路打聽？」

小二道：「我表哥在官府內辦事，今夜小的回去問他，若有消息，必來告知，客官且安心住幾天。」

余顧南喜道：「若能打聽到消息，重重有賞。」小二當下告辭，余顧南獨自一人歇了一下，黃昏又出外，在京師內走了一匝，摸一下地形，會寧府內漢人頗多，但女眞人有絕對之權威，對漢人甚是驕橫。

一宿無話，次日一早，店小二便興沖沖地跑進來。「客官，告訴你一個好消息，表哥說，他好像聽人提及……有人自南方押來一位重要的人……」

余顧南見他說話吞吞吐吐，知其心意，忙塞了一錠銀子進其掌中。「請您說個端詳。」

店小二也不客氣，收起銀子，道：「這不是小的要的，是答應給表哥買酒喝，他方肯透露的……」

余顧南心中有點討厭，但有求於人，沒奈何只好又塞了一塊碎銀給他，誰知小二却不要，一個勁地搖手。「客官莫誤會，適才小的所說，句句屬實。」

「在下感激之至，亦十分焦急，請您指點。」

「不敢當。」小二乾咳一聲。「聽說那人才二十出頭，是由兩位漢人押送來的，好像是前遼國之皇親國戚！」

余顧南急再問：「可知其姓名及被關押在何處？」

「那人叫甚麼名字，我表哥不知道，但聽說他人一至，當晚便被解進大內關押。」

余顧南目光一亮又問：「囚在大內何處？有多少人看守？」

「這個小的倒不知道。」小二吃驚地問：「客官，你跟那人是甚麼關係？準備去劫獄？千萬不可！金廷大內，你道是客棧，可以自由進出？那是龍潭虎穴。」

余顧南笑道：「放心，我只是受人所託，打探其下落而已，我一個人又怎能去大內劫獄？除非是壽星公吃砒霜！」

店小二這才放心，告退一聲才出去，又問道：「客官準備在此住幾天？」

「我明天便起程去東京遼陽府探望個親戚。」余顧南先把房租錢算了，然後出店信步走向金國皇宮。那皇宮雖然雄偉壯觀，但比起宋國來，又顯得簡陋樸實，規模亦遠遠不如。

余顧南繞着高牆而行，大概金國能高來高往的人不多，是以圍牆之高度只及三丈，這可攔不住余顧南，但牆外不斷有御林軍巡戈，任何人不得走近五丈之內，這倒是件頭痛的事。

余顧南在街道上漫步，表面上似在觀看路旁之店舖，心中却不斷在思索進入皇宮之計劃。京師店舖雖然林立，但却無賣暗器的，余顧南只買了一個鐵鈎，一條長繩，便返回客棧。

天色已黑，余顧南開始緊張起來，他已決定今夜闖進皇宮，不管能否成功，此行不能更易，夜越來越深，余顧南推開窗子望外，估計已近三更，換了套黑色之夜行衣，便跳了出去。

深夜長街無人，余顧南一路蛇行鼠伏，來至皇宮後面，他等了一會兒便見一隊御林軍巡邏而過。由他藏身之處至圍牆，有十丈遠，他必須在兩隊巡邏的御林軍之間穿過，而且須成功地越過圍牆方可，否則一旦被御林軍發現，便休想進去。

當第二隊御林軍巡邏過去，余顧南立即標前，急竄幾步，振衣拔身而起，人在半空，抽出刀來，揮刀在牆頭上一砍，借力再竄起幾尺，凌空一

個折腰，已翻進牆內。

余顧南雙脚落在地上，只發出一道輕微之聲音，他見旁邊有座假山，忙竄過去匿起來。附近掛了幾盞氣死風燈，看情況此乃御花園，竟然仿宋式而建，余顧南見四周無人，便往內走去。

到底是敵國皇宮，不比尋常，余顧南有點緊張，小心翼翼，步步爲營，一步一回頭。御花園內沒有固定之守衛，只偶爾有一隊六七個人之巡邏隊進來，草草看了一下，園內假山小亭密佈，要避其耳目，難不倒余顧南。

可是御花園與大內之間橫着一道矮垣，月洞門外却有人把守。余顧南躍上一座假山瞻望，矮垣外面有巡邏之御林軍，通道寬及丈五，之後是一排矮房，看樣子是太監或宮女、大內侍衛之住所，再進去方有高大之宮殿，却不知金國皇帝住在何處。

既來之則安之，余顧南不再猶疑，覷準落足之處，倏地自假山躍出，越過矮垣，落在通道上，再一個起落，已竄到對面矮房走廊上之柱子後面。

那些守衛只微覺一道黑影閃過，便甚麼也看不到，一陣慌張之後，便歸於平靜，余顧南這才鬆了一口氣。

余顧南吸了一口氣，借柱子之遮掩跳躍前進，終於來至邊緣，此處另有一條通道，甚是開闊，御林軍不斷地巡戈着，余顧南又不禁猶疑起來。

忽然天上飛來一片烏雲，把月亮包裹起來，大地一片漆黑，他聽見有人用女眞話喝道：「快多點幾盞燈！」

有人低聲回道：「隊長何須緊張，片刻月亮便又出來，何況誰敢來捋虎鬚！」

「漢人常說一句話：小心駛得萬年船，萬一有事，大家都得奉上腦袋。快點燈！」

余顧南趁他們說話，已穿過那片開闊地，來至一棟殿宇前，黑暗之中，看不清是甚麼名堂，余顧南正在沉吟間，忽然門聲响起來，連忙匿在一根柱子後面，再慢慢探頭偸窺。

只見一名太監，手提宮燈，自一扇門裡走出來，接着向余顧南藏身之處的方向走去。余顧南當機立斷，自黑暗中撲出去。

那太監懵然不覺，余顧南一指封了其暈穴，左手一落，接住其宮燈，右手像提小鷄般，將他扯至另一根柱子後面，看看周圍無人，這才封了其啞穴，然後解開其暈穴。

那太監睜開雙眼，見眼前是位陌生人，大吃一驚，張口欲叫，却發不出聲音來。

余顧南又伸手在其身上戳了幾指，太監只覺體內似有無數之小蛇在鑽動，身子如篩米般急抖，滿頭均是大汗，伸手在身上亂抓。

余顧南待他受夠了方低聲問道：「你要活，還是要死？」那太監一味亂點頭，余顧南仍不解其穴道，那太監「噗」地一聲跪在地上。

余顧南再將他扯起來，低聲道：「你想活，便得聽我的話，否則，哼哼……」太監身子又猛抖一下，余顧南方解了其穴道，那太監似大病一場，無力地靠在柱子上，大口大口地喘息着。

余顧南又道：「如今我解開你之穴道，但不許你大呼大叫，否則先殺了你！」太監無奈地點點頭，余顧南遂伸手解開其啞穴。

太監有氣無力地問：「你是甚麼人？」

余顧南臉色一沉。「你不必知道，你們皇上住在何處？最近被宋人押解來的一位後生小子，囚在何處？」

「皇上每夜均在不同之地方過夜，小的也不知道，」太監見他能說女眞話，心中甚是奇怪，嘀咕地道：「甚麼後生小子，我不清楚。」

余顧南提起右手，食中兩指合併，怒聲道：「便是早幾天，被人送進此處的一名契丹後裔，年在二十間，再說一聲不知道，便不客氣了。」

「哦，原來你要找的是那個姓蕭的小……英雄，他住在一心殿裡，生活得不錯，吃得好，住得好。」

余顧南喝道：「少廢話，帶我去了一心殿！」

太監急了。「那裡有許多御林軍把守，你進不去的。」

余顧南將燈吹熄。「你不必替我擔心，快帶路！」他抓着太監之背衣，順手又封了其啞穴。余顧南左顧右盼，幸而金廷皇宮腹地，巡邏之御林軍極少，是以走得甚是順利，不久便至一棟小殿前。「此處便是一心殿？」

太監道：「不錯，上面有塊牌匾，不信你可進去看看，不過那裡有人把守。」

余顧南看不到人，乃問：「把守的人藏在裡面？」

「這個小的不知道，那裡通常囚困重要的人物，不可能無人守護。」

余顧南心頭一動，問道：「宋國的兩位皇帝也囚在裡面？」

「好像不是，他倆另有囚困之所，不在大內。」

「殿裡有甚麼厲害的人物？金國有甚麼厲害的高手？」

「小的只是位小太監，這種事怎會知道？」

余顧南料他不敢欺騙自己，乃又封了其暈穴，再將他塞在暗處，然後向對面那棟宮殿飛去！他三個起落已至殿前，抬頭一望，依稀見到牌匾上寫着一行女眞字，他只認得一個一字，估計沒錯，遂仗着藝高，把刀抽出來，便走向殿門。

他先將耳朵貼在門上，凝神靜聽，却甚麼也聽不到，乃深深吸了一口氣，把刀伸進門隙中，輕輕一撬，那

殿門竟然開了。

殿門開了，裡面沒有動靜，一片漆黑，伸手不見五指，余顧南提起眞氣，佈滿全身，緩緩跨進門檻內。

入門是座殿堂，余顧南雙眼慢慢適應黑暗，方見殿裡放着一張大龍椅，他心中有點奇怪，此處怎會放龍椅？繞過龍椅，左右各有一條甬道，余顧南略一猶疑，乃向左首走過去。

忽然「咿呀」一聲，殿門被人關起，余顧南立即一個風車大轉身。

與此同時，燈光亮起，余顧南雙眼刺痛，連忙舉臂擋住光線，耳畔又聽到一陣腳步聲，他憑記憶，向龍椅方向飛去，雙腳落在椅上，方放下手臂，只見殿裡已多了二十多位大內侍衛。

這些侍衛也不知是從何處鑽出來的，分兩層將余顧南圍住，爲首三個年紀均逾五十，一個白鬚的用漢語喝道：「大膽狗賊，竟敢來皇宮放肆，速速報上名來！」

余顧南道：「大丈夫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余顧南是也，報上名來！」

「老夫乃大內侍衛隊長完顏春光，這兩位是老夫之副手韓通古及僕罕！你來此所爲何事，速速投降，免你一死！」

余顧南道：「速將你們近日抓來的蕭懷南放出來，否則余某絕不客氣！」

完顏春光大怒。「眞是吃了豹子膽！上，此人與蕭懷南那小子必有重大的關係，要活的！」他背後的侍衛立即湧上前。

余顧南自龍椅上跳下來，決定大開殺戒，他見一位侍衛撲來，迎面衝過去！那侍衛見他來勢洶洶，雙手持刀急劈，余顧南待到其身前，方突然閃開，左掌反拍，擊在其脅下。

「噗！」那侍衛肋骨斷了兩根，碎骨倒刺進內腑，張口噴出一股血箭。

余顧南去勢不絕，寶刀過處，又將另一名侍衛之手臂斬落地上。

他幾個動作一氣呵成，一個照面便解決了兩個人，乾淨俐落，震懾全場。余顧南大喝一聲，又衝向其他侍衛，那侍衛爲其氣勢所懾，趦趄不前，欲逃還退，余顧南虛晃一刀，引開其視線，順勢飛起一腿，將他踢倒。

如此一來，那些侍衛都有點害怕，見他衝過來，便忙不迭閃開。完顏春光喝道：「誰敢再退，全家抄斬！上！捉住他重重有賞！」

完顏春光既然下了此命令，衆侍衛不敢再退，重振旗鼓，迎了上去。余顧南喝道：「擋我者死！」他揮刀向暗廊殺去。

韓通古急道：「大家合力，死死困住他，不怕他能飛上天去！」邊又指揮其他侍衛將兩邊暗廊堵死。

余顧南殺紅了眼，道：「你們既然要自尋死路，便怪不得我了！」他剛進皇宮，還有點忐忑不安，此時反而將自己生死置之度外，越殺越勇，刀鋒已沾滿了鮮血，刹那間，倒在地上之屍體已有五六具。

僕罕如何按捺得住，抽出刀來，親自向余顧南殺去，同時道：「活捉不行，死的也要！」

余顧南聽見風聲，知道他不是省油燈，急忙閃開，改攻別人，刀鋒過處，又砍中一個金國武士之腰際，再一個風車大轉身，一招「龍躍於淵」，飛擊僕罕。

僕罕見他如蒼鷹撲擊，夷然不懼，舉刀一格。「噹」地一聲響，金鐵交鳴之聲，震得殿堂內的人，耳鼓嗡嗡作響。僕罕虎口幾乎迸裂，手臂酸軟，這才知道厲害，大驚而退。

余顧南喝道：「往那裡逃！」正欲標前，不料兩旁之侍衛一齊上前攔阻。余顧南怒道：「你們便當替死鬼吧！」一招兩式，分襲兩人，其他侍衛見狀，紛紛圍上去。

僕罕舉袖拭汗。「給我亂刀殺了吧！」

余顧南大發神威，他刀法如今已是武林第一人，時而施展神龍刀法，時而用自己所創之招式，十分凌厲，而其左掌亦不遑多讓，遠發劈空掌，近則拍、印、抓、打，甚至用點穴功夫，似矯龍般，在雲海中遨遊，何似被圍困？

過了一陣，地上又多了四五具屍體，金人命令雖嚴，但生命攸關，銳氣一洩，又再畏縮不前。

完顏春光本身兼學金漢兩國之武功，見狀忖道：「這廝到底是甚麼人？怎地如斯厲害？」

韓通古見識亦不凡，走了過來，低聲道：「隊長，看來非向上稟告不可，否則出了紕漏，咱們更加擔當不起。」

完顏春光咬牙道：「好，你與僕罕上前纏住他，老夫自有主張！」隨又回頭交代一名手下出去稟告，又對一名侍衛低語一陣，那侍衛點頭退開，悄悄由左首那條暗廊走進去。

韓通古的武功未見得比僕罕高，但他機智奸詐，懂得避重就輕之道，是以比僕罕難纏得多了。韓通古邊鬥還邊指揮手下進退。

余顧南一怒之下，倏地躍起空中，殿堂甚高，他凌空打了個沒頭觔斗，翻出丈餘遠，落地之後，蹲在地上，揮刀一掃，一道慘呼，一名侍衛足踝已被砍斷，摔倒地上。

余顧南標前，抓住其另一隻足踝，將他提了起來亂舞，乘亂又殺了一名侍衛。僕罕勃然大怒，揮刀撲了過去，余顧南心中想道。「今日若救不到人，好歹也得把這廝殺死，方知我大宋也有能人！」

主意打定，余顧南故意避開僕罕，惹得他暴跳如雷，不斷追逐，看看即將追及，僕罕揮刀力劈，但見余顧南猛地轉身，將屍體向僕罕揮去，僕罕不由自主揮刀一砍。

「噗！」刀鋒嵌在屍體上，余顧南用力將屍體甩掉，僕罕手中刀脫手飛出。

說時遲，那時快，余顧南飛撲過去，刀勢乍展，已是漫天刀影，將僕罕緊緊籠罩住。僕罕有刀在手，尚且非余顧南之敵，此刻赤手空拳，又何能抵擋？

「刷！」刀鋒過處，僕罕一條胳臂首先落地。韓通古撲了過去，口中呼道：「快救副隊長！」

兩刀一槍自旁刺過來，余顧南斜閃一步，心恐僕罕逃脫，正想伸手去抓他，不料僕罕性子甚烈，雖然失去一臂，却似瘋狗般撲上去。余顧南大喝一聲，左拳乘機擊出。這一拳力蘊千鈞，疾如星火。

「蓬！」鐵拳擊在僕罕的胸膛上，但見他上身向後一仰，冲天噴出一股鮮血。余顧南大喝一聲，標前躍起一腿，將他踢飛，再一個風車大轉身，反向侍衛殺去。

那些侍衛們大吃一驚，忙不迭閃開。韓通古脫口呼道：「隊長！」

完顏春光見余顧南這般了得，心底發毛，本望手下能先傷了對方，他便下去領功，不料手下一個個倒下去，而對方反而越鬥越勇，如意算盤再也打不響。耳聽韓通古的叫聲，知不能再等待，便乾咳一聲，沉聲道：「讓老夫來會會宋國的高手！」

那些侍衛恨不得他早下命令，立即閃開，空出一條路來。余顧南冷笑一聲。「番狗，就怕你不敵時，又要手下相助！看刀！」他急於救徒弟，不肯延誤，是以標前幾步，全力進攻。

完顏春光使的是長劍，他武功顯然在僕罕及韓通古之上，難怪能當上大內侍衛長之職，但比起余顧南來，尚差一大截，余顧南攻了七招，他才能回二三招。

余顧南精神大振，刀法一變，施展「神龍刀法」來，完顏春光再也抵擋不住，緩緩後退。

韓通古見勢色不對，揮刀上前，攻余顧南後背。余顧南冷笑道：「早料到你有此一着！」

他頭也不回，寶刀向後一伸，便將其刀擋開，生似背後長了一對眼睛。他心頭一動，突然一矮身，讓過一刀一劍，脚底一頓，向暗廊方向射去。

完顏春光及韓通古虞不及此，來不及攔阻，但有位侍衛却及時閃出，余顧南舌綻春雷，喝道：「滾開！」聲若霹靂，那侍衛耳鼓被震得嗡嗡作响，不由呆了一呆，余顧南刀鋒過處，已將他劈翻在地，去勢不止，在他身旁竄過，直奔暗廊。

余顧南一進暗廊便呼道：「南兒，南兒！」

那暗廊十分長，兩旁都有房門，却無人應他，就在此刻，裡面忽然衝出一隊人來，原來完顏春光適才着手下去討救兵，此時終於趕到。

余顧南大吃一驚，立即轉身殺回去，幸好在殿堂內的侍衛尚未衝過來，否則在暗廊內，腹背受敵，後果堪憂。

完顏春光見來了救兵，精神大振，又發起威風來了。「不要急，死死將他困住，御林軍亦將到了，不怕你能插翅飛掉！」

余顧南看情況，估計今夜救不了愛徒，便決定走爲上着，返身向外殺去。「擋我者死，避我者生！」他先發兩記劈空掌，掃開前面的侍衛，再揮刀殺過去。每出一招都用了六七成眞力，來不及抵抗的侍衛固然非死不可，就算擋得及的，兵器不是齊柄而斷，便是脫手飛出。

一陣瘋狂的進攻，使余顧南殺出重圍，他飛越過龍椅，見大門有人把守，脚尖落地一點，改了個方向，射向窗子，門後那些侍衛都來不及阻攔。

「嘩啦」一陣响，余顧南穿窗而出，舉目一望，吃了一驚，原來外面已被御林軍圍住，火把照得四周如同白晝，余顧南不再打話，向前殺去。

他一動，御林軍亦同時發動攻勢，可是這些人雖然平日訓練有素，馬上功夫可能稱霸，但在平地上，對抗像余顧南這等高手，還不如大內侍衛。余顧南拳打足踢，掌拍刀砍，眨眼間已擊倒七八個人。

直至此刻，殿內的侍衛方衝了出來，完顏春光道：「這廝跟蕭懷南必有關係，不可讓他走脫！」

御林軍隊長喝問道：「大膽逆賊，快快報上名來！」

「逆賊？」余顧南放聲大笑。「逆賊正是你們！當初是誰助你們消滅遼國的？你們剛佔領了契丹人之國土，又來鯨吞我大宋河山，且將我大宋皇帝擄來此處，大宋子民殺你們這些忘恩負義之徒，乃天經地義之事！」

御林軍隊長臉不改容地道：「你們漢人常說一句老話：勝者爲王，敗者爲寇！消滅遼國，乃敝國以自己之力量克之，大宋只是想混水摸魚而已，實際上沒有咱們，大宋亦早已被遼滅亡了。今日咱們亦以自己之力量攻打大宋，憑的是眞材實學，沒有半點取巧，你們應該心服口服才對……」

他一席話未說畢，余顧南又殺了四五名御林軍，而他仍夷然無損。余顧南惱羞成怒地喝道：「少放屁！你們若不退開，徒添死亡而已！」一語未畢，一腿蹴出，把一名御林軍踢飛，他水牛般之身軀，將背後幾名同袍全都撞倒。「余某以孤犯衆，憑的是眞材實學，你們服不服！」

不料那御林軍隊長竟道：「服！口服心服！咱們打大宋，亦是以寡凌衆，將貴國上下打得望風而逃，連皇帝也讓咱們抓來，爲何你不服？」

（未完・十四）

上文提要：李秀文遇到陳達海的屬下追殺，幸遇一個叫華雲龍的傷病老人將她救走，而華雲龍身上的毒針又得李秀文協助除去，便將自己的武功傳授給她，李秀文有時在許爺爺家中住十天八天，又回到華雲龍老人處學藝數天，兩處走動，一天回許爺爺家裡遇到蘇奴和阿曼來避大風雪，還有陳達海也來了，蘇奴無意中談到李秀文身世，陳達海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便追查那戈壁迷宮地圖……



俠義奇情中篇連載／麥中蓮・文　可飛・圖

大漠恩仇

血手帕發現地圖　探迷宮全是漢物

陳達海道：「此事千眞萬確，你若是將這幅地圖尋出來給我，自當重重酬謝。」說着從懷中取出二隻銀元寶來放在桌上，燭光照耀之下，閃閃發光。

許老人沉思片刻，緩緩的搖搖頭道：「我從來沒有見過。」

陳達海道：「我要看看那小姑娘的遺物。」

許老人道：「這個……這個……」

陳達海左手一起，拔出銀柄小劍，登的一聲插在木桌上，說道：「甚麼這個那個的？我自己進去看看。」

說罷立即點燃了一根羊脂蠟燭，推門進房，他先進去的是許老人的卧房，一看陳設不似，隨手在箱籠裡翻了一下，便到李秀文的卧室中去。

他看到了李秀文匆匆換下的衣衫，說道：「哈！她長大了才死啊！」這一次他可檢得十分仔細，連李秀文幼時的衣服也都翻了出來，李秀文因這孩子衣服都是母親的手做，自己年紀雖然大了，不能再穿，但還是一件件好好的保存。陳達海一見到這幾件女孩子的花布衣服，依稀記得十年前在大漠中追趕她的情景，歡聲叫道：「是了，是了，便是她了。」可是他將那卧室幾乎翻了一個轉身，每一件衣服的裏外都割開來看，却那裡找得到地圖的影子呢？

蘇奴見他這樣糟踏李秀文的遺物，幾次拔刀欲起，每次都給阿曼阻住。

許老人偶爾斜眼看李秀文一眼，只見她眼光望着火堆，對陳達海的暴行似乎是視而不見，許老人心中難過：「在這暴客的刀子之前，她有甚麼辦法呢？」

李秀文看看蘇奴的神情，心中又是淒涼，又是甜蜜：「他一直記着我，他爲了保護我的遺物，竟要跟人拔刀子拚命。」但心中又是奇怪：「這惡强盜說我偷了他的地圖，到底是甚麼地圖？」當她母親逝世之前，將一幅地圖塞在她的衣內，其時危機緊迫，沒來得及稍加說明，母女倆就此分手，從此再無相見之日，威遠鏢局那一干惡人，十年來足跡遍及天山南北，找尋她的下落，李秀文自己却半點也不知情。

陳達海尋找很久全無頭緒，心中沮喪之極，突然厲聲問道：「她的墳葬在那裡？」

許老人一呆，道：「葬得很遠，很遠。」

陳達海從墻取下一柄鐵鋤，說道：「你帶我去。」

蘇奴站起身來喝道：「你要去幹甚麼？」

陳達海道：「你管得着麼？我要去挖開她的墳來看看，說不定那幅地圖給她帶到了墳地裡去。」

蘇奴橫刀攔在門口，喝道：「我不許你去動她的墳墓。」

陳達海舉起鐵鋤，劈頭便打下，喝道：「閃開。」

蘇奴向左一讓，手中刀子遞了出去。陳達海舉開鐵鋤，從腰間拔出長劍，叮噹一聲，刀劍相交，兩人各自向後躍開一步，隨即同時攻上，鬥在一起。

這屋子的廳堂本不甚大，刀劍揮處，許老人和阿曼都退在一旁，靠壁而立，只有李秀文仍是站在窗前。

阿曼搶過去拔起陳達海插在木桌上的小劍，想要相助蘇奴，但他二人鬥得正緊，却插不下手去。

蘇奴這時已盡得乃父眞傳，刀法變幻，招數極是兇悍，初時陳達海稍落下風，心中暗暗驚異：「想不到這個哈薩克小子，武功竟不在中原好手之下。」

便在此時，背後風聲微响，左臂已被蘇奴的短刀劃了一道口子。陳達海大怒，刷刷刷一連三劍，施展出他威名絕招「青蟒劍法」來，蘇奴但見眼前劍尖閃動，猶如蟒蛇吐信般，不知他劍尖要刺向何處去，一個擋架不及，敵人的長劍已刺到他面前，急忙側頭避閃，但頸旁已然中劍，鮮血長流。

陳達海得理不饒人，又是一劍，刺中蘇奴手腕，噹郞一聲，短刀掉在地下。

眼看第二劍跟着刺出，蘇奴無可抵禦，勢將死於非命，李秀文踏出一步，只待他刺到第三劍時，便施展「大擒拿手」抓住他的手臂，却見阿曼一躍而前，攔在蘇奴身前，叫道：「不能傷他！」

陳達海見阿曼貌美如仙，却滿臉惶急的神色，心中一動，這一劍便不刺出，劍尖便指在她的胸口，笑道：「妳這般關心他，這小子是妳的情郎麼？」

阿曼臉上一紅，點了點頭，陳達海道：「好，妳要我饒他性命也使得，明天風雪一止，妳便得跟我走！」

蘇奴大怒，吼叫連聲，從阿曼身後撲了出來。陳達海長劍一抖，已指他的喉嚨，左脚又在他小脚上一掃，蘇奴撲地摔倒，那長劍仍是指着他的咽喉。

李秀文站在一旁，看得甚準，只要陳達海眞有相害蘇奴之意，她立時便出手解救。這時，以她的武功，要對付這人實是游刃有餘。

但阿曼怎知救星便在身邊，情急之下，只得說道：「你別刺，我答應了便是。」

陳達海大喜，劍尖却不移開，說道：「妳答應明天跟着我去，可不許後悔。」

阿曼咬牙道：「我不後悔，你把劍拿開。」

陳達海哈哈一笑，道：「妳便要後悔，可也逃不了！」將長劍收入劍鞘之中，又把蘇奴的短刀撿了起來，握在手中，這麼一來，屋中祇有他一人身上帶有兵刃，更加不怕各人反抗。他向窗外一望，說道：「這會兒不能出去，只好等天晴了再去掘墳。」

阿曼將蘇奴扶在一旁，見他頭頸汩汩流出鮮血，很是慌亂，便要撕下自己衣襟給他包紮傷口。

蘇奴從懷中掏出一塊大手帕來，說道：「用這手帕包住吧！」阿曼接過手帕，替他包好了傷口，想到自己落入到這强盜手裡，不知是否有脫身之機，不禁掉下了淚來。

蘇奴低聲罵道：「狗强盜，賊强盜！」這時早已打定主意，如果這强盜眞要把阿曼帶去，便是明知要送了性命，也是决死一拚。

經過了剛才這一場爭鬥，五個人因在火堆旁邊，心情都是十分緊張。陳達海一手持刀，一手拿着酒碗，時時看看阿曼，又看看蘇奴。

屋外北風怒吼，捲起一團團的雪塊，拍打在墻壁屋頂上，誰都沒有說話。

李秀文心中在想：「且讓這惡賊再猖狂一會，不須急忙要這麼快殺他。」突然間火堆中一個柴節爆裂了起來，啪的一聲响，火頭暗了一暗，跟着十分明亮，照得各人的臉色清清楚楚。

李秀文看到了蘇奴頸中裹着的手帕，心中一凜，目不轉睛的看着。許老人見她目光有異，也向那手帕望了幾眼，問道：「蘇奴，你這塊手帕是那裡來的？」

蘇奴一怔，手撫頭頸，道：「你說這塊手帕麼？就是那死了的阿秀給我的，小時候我們在一起牧羊，有一隻大灰狼來咬我們，我殺了那頭狼，但我也給狼咬傷了，阿秀就用這手帕給我包紮傷口……」

李秀文聽着這些話時，看出來的東西都模糊了，原來眼眶中已充滿了淚水。

許老人走進內室，取了一塊白布出來，交給蘇奴，說道：「你用這塊布包紮傷口，請你把手帕解下來給我看看？」

蘇奴道：「爲甚麼？」

陳達海當許老人說話之時，一直對蘇奴頸中那塊手帕注意細看，這時突然提刀站起，喝道：「叫你解下來便解下來。」

蘇奴怒目不動，阿曼怕陳達海用强，替蘇奴解下手帕，交給了許老人，隨即又用白布替蘇奴包紮好了傷口。

許老人將那染了鮮血的手帕鋪在桌上，剔亮油燈，俯身細看。陳達海瞪視了一會，突然喜呼：「是了，是了，這便是戈壁迷宮地圖！」一伸手便抓起了手帕，哈哈大笑，喜不自勝的狂喜。

許老人右臂一動，似欲搶奪手帕，但終於强自忍住。

便在這時，忽聽遠處有人叫道：

「蘇奴，蘇奴……」又有人大叫：「阿曼，阿曼……」

蘇奴和阿曼一起躍了起來，齊聲叫道：「爹爹來找我們啦。」蘇奴跑到門邊，待要開門，突然頸後一涼，一柄長劍抵在頸上，陳達海冷冷的說道：「給我坐下，不許動。」蘇奴無奈，只得頹然的坐了下來。

過了一會兒，兩人的脚步走到了門口，只聽蘇魯克道：「這是那賊漢人的家嗎？我不進去。」

車爾庫道：「不進去？却到那裡去避風雪？我耳朵鼻子都凍得要掉下來啦。」

蘇魯克手中拿着個酒葫蘆，一直在路上喝酒以驅寒氣，這時已有八九分酒意，醉醺醺的道：「我寧凍掉腦袋，也不進入漢人的家裡。」

車爾庫道：「你不進去，在風雪裡凍死了吧！我可要進去了。」

蘇魯克道：「我兒子和你女兒都沒有找到，怎麼就到賊漢人的家裡躲藏？你……你半分英雄氣概也沒有？」

車爾庫道：「一路上沒有見他二人，一定是在那裡躲了起來，不用擔心，別要兩個小的沒找到，兩個老的先凍死了。」

＊　＊　＊

蘇奴見陳達海拔起長劍，躲在門邊，只待有人進來便是一劍，情勢極是危急，叫道：「別進來。」

陳達海瞪目喝道：「你如再出聲，我立即先殺了你。」

蘇奴見父親處境危險，提起櫈子便向陳達海撲將過去。陳達海側身躲避，刷的一劍，正中蘇奴大腿，蘇奴大叫一聲，翻倒在地上，他身手甚是敏捷，生怕敵人又是一劍砍下，當即一個打滾，滾出數尺。

陳達海却不追擊，只是舉劍守在門後，心想這哈薩克小子轉眼便能料理，且讓他多活片刻，外來的二人却須先行砍翻。

只聽門外蘇魯克大叫道：「你要進該死的漢人家去，我就打你。」說着便是一拳，正好打在車爾庫的胸口。

車爾庫知他是個醉漢，雖吃了重重一拳，自也不會跟他計較，但這時肚裡的酒也湧了上來，伸足便是一勾。蘇魯克本已站立不定，給他這一絆，登時摔倒，他趁勢抱住了他的小腿，兩人便在雪地中翻翻滾滾的打了起來。

突然間，蘇魯克抓起地上一團雪，塞在車爾庫口中，車爾庫急忙伸手亂抓亂挖，蘇魯克樂得哈哈大笑。

車爾庫吐出了口中的雪團，砰的一拳，打得蘇魯克鼻子上鮮血直流，蘇魯克並不覺得痛，仍是笑聲不絕，却揪着車爾庫的頭髮不放，兩人都是哈薩克族中千里馳名的勇士，但酒醉之後相搏，像頑童打架一般。

蘇奴和阿曼心中焦急異常，都盼望蘇魯克打勝，便可阻止車爾庫進來。但聽得門外砰砰彭彭之聲不絕，你打我一掌，我踢你一脚，又笑又駡，醉話連篇。

突然之間，轟隆一聲大响，板門撞開，寒風夾着大雪撲進門來，同時蘇魯克和車爾庫互相摟抱，着地翻滾而進。板門這一下突然撞開，却將陳達海夾在門後，他這一劍便砍不下去，只見蘇魯克車爾庫進了屋裡，仍然是扭打不休。

車爾庫笑道：「你這不是進來了嗎？」

蘇魯克大怒，手臂箍着他的頸子，只嚷道：「出去！出去！」兩人在地上扭打，一個要拖對方出去，另一個却想按着對方，不讓他動彈。

忽然間，蘇魯克唱起歌來，又叫：「你打我不過，我是哈薩克第一勇士，蘇奴第二，蘇奴將來生的兒子第三……你車爾庫第五……」

陳達海見是兩個醉漢，心想那也不足為懼。其時風勢甚急，只刮得火堆中火星亂飛，陳達海忙用力關上門。

蘇奴和阿曼見自己的父親滾向火堆中，忙過去扶，同時叫道：「爹爹，爹爹。」但這兩人身軀沉重，一時那裡扶得起來。

蘇奴叫道：「爹，爹，這人是漢人强盜。」

蘇魯克雖然大醉，但十年來念念不忘漢人强盜的深仇大恨，一聽「漢人强盜」四字，登時清醒了三分，一躍而起，叫道：「漢人强盜在那裡？」

蘇奴向陳達海一指，蘇魯克伸手便在腰間拔出刀，但他和車爾庫二人亂打一通，將刀子都掉在門外雪地之中，他摸了個空，叫道：「刀呢？刀呢？我殺了他。」

陳達海用長劍一指，指着他咽喉，喝道：「跪下。」

蘇魯克大怒，和身撲上，但終是酒後無力，沒撲到敵身前，自己便已摔倒。陳達海一聲冷笑，揮劍砍下，登時蘇魯克肩頭血光迸現，蘇魯克大聲慘叫，要站起拚命，可是兩條腿便如爛泥似的，說甚麼也站不起來。

車爾庫怒吼縱起，向陳達海撲了過去，陳達海一劍刺去，正中他右腿，車爾庫立時摔倒。

許老人向李秀文看去，只見她神色鎮定，竟無懼怕之意。

陳達海冷笑道：「你們這些哈薩克狗，今日一個個都把你們宰了。」阿曼奔上前去擋在父親面前，戰抖道：「我答應跟你去，你就不能殺他們。」

車爾庫道：「不行，不能跟這狗强盜去，讓他殺我好了。」

陳達海從墻上取下一條套羊的長索，將圈子套在阿曼的頸上，獰笑道：「好，妳是我的俘虜，是我的奴隸，妳立下誓來，從今不得背叛我，那我就饒了這幾個哈薩克狗子。」

阿曼淚水汨汨的流下，心想自己

若不答應，父親和蘇奴都要給他殺了，只得起誓道：「安拉眞主在上，從今以後，我是主人的奴隸，聽他一切吩咐，永遠不敢逃走，不敢背他的命令，否則死後墮入火坑，萬劫不得復生。」

陳達海哈哈大笑，得意之極，今晚既得戈壁迷宮地圖，又得了一個如花美貌的少女，當眞是快活勝過登仙，他久在回疆，知道哈薩克人迷信回教，只要憑着眞主安拉的名起誓，終生不敢違背，於是，一拉長索，說道：「過來，坐在你主人的脚邊。」

阿曼心中十分委屈，只得走到他脚邊坐下，陳達海伸手撫摸她的頭髮，阿曼忍不住的大哭。

蘇奴這時那裡還忍得住，縱身躍起，向陳達海撲去，陳達海長劍挺出，指住他的胸膛。蘇奴只須上前半步，便是將自己胸口刺入了劍尖。

阿曼叫道：「蘇奴，退下。」蘇奴雙目中如噴出火來，咬牙切齒，站在當地，過了好一會，終於一步一步的退了回來，頹然坐倒在地。

陳達海斟了一碗酒，喝了一口，將那塊手帕取了出來，放在膝頭上細看。

許老人忽道：「你怎知道這是戈壁迷宮地圖？」說的是漢語，陳達海心想：「反正你們這些人一個個都活不來，跟你說了也不妨。」他尋訪了十二年，心頭終於得償，滿腔歡喜，原是不吐不快，許老人就算不問，他自言自語也要說了出來。他雙手拿着手帕，說道：「我們查得千眞萬確，戈壁迷宮地圖是白馬李三夫婦得了去，在他們二人屍身找不到，定是在他們女兒手裡，這塊手帕是那姓李小姑娘的，上面又有山川道路，那自然不會錯了。」又指着手帕說道：「你看，這手帕是絲的，那些山川沙漠的圖形，是用棉織在中間，絲是黃絲，棉絲也是黃色，平時看不出來，但一染上了血，棉線吸血比絲多，那便分了出來了。」

李秀文凝目向手帕看去，果如他所說，黃色的絲帕上染了鮮血，便顯出圖形，不染血之處，却是一片黃色。當日蘇奴受了狠咬，流血不多，手帕上所顯圖形只是一角，今晚中了劍傷，圖形便顯了大半出來，她至此方才省悟，原來這手帕之中，還藏着這樣一個大秘密。

蘇魯克與車爾庫所受的傷都並不重，兩人心裡均想：「等我酒醒了些，定要將這漢人强盜殺了。」

車爾庫道：「老人，給我些水喝。」

許老人道：「好，」站起來要去拿水，陳達海厲聲喝道：「給我坐着，誰都不許動。」許老人哼了一聲坐了下來。

陳達海心中盤旋，「這幾個人如果合力對付我，一擁而上，那可不妙，乘着這兩條哈薩克老狗酒還沒有醒來，先行殺了，以策萬全。」於是慢慢走到蘇魯克身前，突然間拔出長劍，一劍便往他頭上砍了下去。

這一下拔劍揮擊，既是突如其來，行動又是極快，蘇魯克全無閃避的如裕，蘇奴大叫一聲，待要撲上相救，那裡還來得及！

陳達海一劍正要砍在蘇魯克頭上，突聽得呼的一聲响，一物擲向自己面前，來勢奇急，慌忙中顧不得傷人，疾向左一躍，乒乓一响，那東西撞在墻上，登時粉碎，却原來是一隻茶碗，一定神，才看清楚用茶碗擲他的却是個瘦弱的青年李秀文。

陳達海大怒，一直見這哈薩克小子瘦弱白晰，有如女子，才沒有去理他，誰知竟敢到老虎頭上拍蒼蠅，挺劍指着他駡道：「哈薩克小狗！你可是活得不耐煩嗎？」

李秀文慢慢解開哈薩克外衣，露出裡面的漢裝短襖，以哈薩克話說道：「我不是哈薩克人，我是漢人。」左手指着蘇魯克道：「這位哈薩克伯伯以為所有漢人都是壞人强盜，我要他知道，我們漢人並非每個都是强盜或是壞人，也有好人。」

剛才陳達海那一劍，人人都看得清楚，若不是李秀文擲碗相救，蘇魯克此刻早已斃命，聽得她這樣說，蘇奴首先說道：「多謝你救我爹爹！」

蘇魯克却是十分倔强，大聲道：「你是漢人，我不要你救，讓這强盜殺我好了。」

陳達海踏上一步，問李秀文道：「你是誰？你是漢人，到來這裡幹甚麼？」

李秀文微微的冷笑道：「你不認得我，我却認得你，搶劫哈薩克部落，害死不少哈薩克人的，就是你這批漢人强盜。」

說到這裡聲音甚是苦澀，心中在想：「如果不是你們這批强盜作了許多壞事，蘇魯克也不會這樣憎恨我們漢人。」

陳達海這時大聲道：「是老子，你又怎麼樣？」

李秀文指着阿曼道：「她是你的女奴，我要奪她過來，做我的女奴。」

此言一出，人人都是大出意外。

陳達海怔一怔之下，哈哈大笑道：「好，你有本事便來奪吧！」長劍一揮，劍刃抖動，嗡嗡作响。

李秀文轉頭阿曼道：「妳憑着安拉眞主之名，立過了誓，一輩子跟他做女奴，如果他打我不過，妳給我搶過來，那麼妳一輩子的就是我的女奴了，是不是？」

哈薩克人與別族打仗，俘虜了敵人便是當作奴隸，回教的可蘭經中原有文說明規定，奴隸身份和牲口無別，全無自主之權。聽憑主人支配賣買，主人若是給人制服，他的家產，牲口奴隸都不免屬於旁人，阿曼聽他這樣說，心想：「我反正已成了女奴，與

其跟這惡强盜去受他的折磨，不如奉他爲主人。」於是便點頭道：「是的。」跟着又道：「你……你打不過他的，這强盜武功很高。」

李秀文道：「那妳不用擔心，我打他不過，自然給他殺了。」雙手一拍，對陳達海道：「上吧！」

陳達海奇道：「你空手跟我鬥？」

李秀文道：「殺你這樣的惡强盜，用得着甚麼兵刃嗎？」

陳達海心想：「這裡每個人都是敵人，多挨時刻，便多危險，他自己托大，再好不過。」於是喝道：「看劍！」利劍刺出，一招「毒蛇出洞」向李秀文當胸刺去，勢道甚是急勁。

許老人叫道：「快退下！」他料想李秀文難於抵擋，那知李秀文身形一晃，輕輕巧巧的避過了，身形搶到陳達海左首，左肘後挺，撞向他的腰部。

陳達海叫道：「好！」長劍圈轉，削向她手臂。

李秀文飛起右脚，踢他手腕，這一招「葉底飛燕」是華雲龍的絕招之一，李秀文苦練了七八天方才練成，輕巧迅速，眞是了得。

陳達海急忙縮手，已然不及，手腕一痛，已被踢中，憑着對方脚力不甚强勁，陳達海長劍才沒有脫手。他大聲怒吼，躍後一尺。許老人「咦」的一聲，驚奇之極。

陳達海撫了撫手腕，挺劍又上，和李秀文又鬥在一起。

這時，他心中已然絲毫不敢小覷這個瘦弱的少年，眼見他舉手投足，功力實在了得，當下施展「青蟒劍法」，招招毒辣，要努力將這少年刺死。

李秀文得師父華雲龍傳授，身手靈敏，招式新奇，只是從未與人拆招狠鬥，臨陣全無經驗，初時憑着一股仇恨之意，要殺此惡强盜爲父母報仇，鬥到後來，對敵人的劍法已漸漸摸到了門路，心神慢慢的寧靜下來。

許老人這茅屋本甚狹窄，廳中又生了火堆，陳、李二人在火堆上縱躍相搏，劍鋒拳掌相去往往間不逾寸，似乎陳達海每一劍都可以置李秀文於死命，可是她總是或反打，或閃避，一一拆解開去。

蘇魯克只看得張大了口。許老人越看越是心驚，全身不住戰抖。

兩人鬥到酣處，陳達海一劍「靈蛇吐信」劍尖點向李秀文咽喉，李秀文一低頭，從劍底下撲了上去，左臂一格敵人右臂，將他長劍擋向外門，雙手已抓住陳達海腰間的兩柄金銀小劍。一拔一送，噗的一聲響，同時插入了他左右肩窩。

陳達海「啊」的一聲慘叫，長劍脫手，跟蹌的接連倒退，背靠牆壁，只是喘氣。這兩柄小劍插入肩窩，直沒至柄，劍尖從背心透了出來，他筋脈已斷，雙臂更是無半分力氣，想伸右手去拔左肩的小劍，右臂却那裡能抬得起來呢？

只聽得屋中歡呼之聲大作，大叫：「打敗了惡强盜，打敗了惡强盜！」連蘇魯克也是縱聲大叫，蘇奴和阿曼擁在一起，喜不自勝。祇有許老人仍是不住的發抖，牙關相擊，格格有響。

李秀文知他爲了自己擔心而害怕，走過去握住他粗大的手掌，將嘴巴湊到他耳畔，低聲道：「許爺爺，別害怕，這惡强盜打我不過的。」只覺他手心冰冷，仍是抖得十分厲害。

李秀文轉過頭來，見蘇奴緊緊的擁着阿曼，心中本來充溢着的勝利喜悅刹那間化爲烏有，只覺得自己也在發抖，許老人的手掌也不冷了，原來自己的手掌變成冰冷了。

她放開許老人的手，走過去穿着仍是套在阿曼頸上的長圈套，冷冷的道：「妳是我的奴隸，一輩子跟着我。」

蘇奴和阿曼心中同時一寒，相接相抱的四隻手都鬆了開來，他們知道哈薩克世世代代相傳的規矩，是無可違抗的命運，兩人的面色都變成了慘白。

李秀文嘆了一口氣，將繩圈從阿曼頸中取了出來，說道：「蘇奴喜歡妳……我不會讓他傷心的，妳是蘇奴的人！」說着輕輕將阿曼一推，讓她依偎在蘇奴的懷裡。

蘇奴和阿曼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齊聲問道：「是眞的麼？」

李秀文苦笑道：「自然是眞的。」

蘇奴和阿曼分別抓住她一隻手，不住的搖晃，道：「多謝你！多謝你！」

他們狂喜之下，全沒有發覺自己的手背多了幾滴眼淚，是從李秀文眼中落了下來的淚水。

蘇魯克掙扎站了起來，大手在李秀文肩頭重重一拍，說道：「漢人之中，果然也有好人，不過……不過，恐怕祇有你一個！」

車爾庫叫道：「拿酒來，拿酒來，我請大家喝酒，請哈薩克的好人喝酒，請漢人的好人喝酒，慶祝抓住了惡强盜，咦，那强盜呢？」

衆人回過頭來，却見陳達海已然不知去向，各人剛才都注意看李秀文和阿曼，却給這强盜乘機從門後逃走了。

蘇魯克大怒，叫道：「咱們快追！」打開板門，一陣大風颼進來，他脚下兀自無力，身子一晃，摔倒地上。

寒風夾雪，兇猛難當，人人都覺氣也透不過來。阿曼道：「這般大風雪中，諒他也走不遠，勉强掙扎，非死在雪地中不可。待天明後風小了，咱們再到雪地中找這惡賊的屍首便了。」

蘇奴點點頭，關上了大門。

蘇魯克瞪視李秀文，過了半晌，說道：「小兄弟，你是哈薩克人，是不

是？」

李秀文搖搖頭道：「不是，我是漢人。」

蘇魯克道：「不可能的，你是漢人，爲甚麼反而打倒那漢人强盜，救我們哈薩克人？」

李秀文道：「漢人中有壞人，也有好人，我……我不是壞人。」

蘇魯克喃喃的道：「漢人也有好人？」緩緩的搖了搖頭，可是他的性命，他的兒子性命，明明是這個少年漢人救的，却不由他不信。

他一生憎恨漢人，現在這信念動搖了，他惱怒自己，爲甚麼偏偏昨晚喝醉了酒，不能跟那漢人强盜拚鬥一場，却要另一個漢人來救自己的性命？

他一生之中，甚麼事情到了緊要關頭，總是那麼不巧，總是運氣不好，然而，剛才那强盜的長劍砍到自己的肩頭，幸好那少年及時相救，難道這也是不巧嗎？也是運氣不好嗎？

* * *

到了黎明時，大風雪終於止歇了。

蘇魯克和車爾庫立即出發去召集族人追踪那漢人强盜，雪地裡足跡十分清楚，何況他受了重傷，一定逃走不遠，最好是他和其餘的漢人强盜相會，十二年來的大仇，這次就可以得報了。

哈薩克人的精壯男子三百多人立即組成了第一批追踪隊，其餘第二、第三批的陸續追來，單是捉拿陳達海一人，當然用不着這麼多人，然而目的是在一鼓消滅爲禍大草原的漢人强盜。

蘇魯克和車爾庫作先鋒，他們要其餘族人遠遠相隔十幾里路，在後慢慢跟來，免得給陳達海發覺了，就此不去與同夥相會。

蘇奴昨晚受了傷，但傷勢不重，要跟父親去，阿曼堅持也要跟着父親，但誰都知道，她是不願意離開蘇奴。

車爾庫挑選兩個徒弟相隨，一個敏捷的桑斯兒，一個是力大如駱駝的青年，綽號「駱駝」，人人都叫他做駱駝，他的本名反而給人忘記了。

李秀文也要參加先鋒隊，蘇奴首先歡迎。

經過了昨晚的事後，李秀文已成爲衆人尊敬的英雄。車爾庫並不反對她參加，蘇魯克有些不願意，但反對的話說不出口。

許老人似乎是給昨晚的事嚇壞了，早晨喝羊奶時，失手打碎了奶碗，李秀文斟茶給他，他雙手發抖，接過茶碗時將茶濺潑在衣襟上。

李秀文問他怎麼樣？他眼光中露出又恐懼又氣惱的神色，突然回身進房，重重的關上了房門。

遍地積雪甚深，難以乘馬，先鋒隊七人都是步行，沿着雪地裡的足跡一路追踪，眼見陳達海的足跡筆直的向西，似乎一直還往戈壁沙漠去。

料他雙臂雖然受傷，脚下功夫仍然是十分了得，六個哈薩克人想起自古相傳沙漠中多有惡鬼，都不禁心中嘀咕。

蘇魯克大聲道：「今日便是明知撞到惡鬼，也非要去把這個惡强盜捉住不可。蘇奴，你替不替你媽和你大哥報仇？」

蘇奴道：「我自然跟爹爹同去，阿曼，你還是回去的好。」

阿曼道：「你能去，我也能去。」她心中却在說：「要是你死了，難道我一個人還能活嗎？」

蘇魯克道：「阿曼，你還是跟爹爹回家的好，車爾庫膽小得很，最怕鬼。」

車爾庫狠狠的瞪了他一眼，搶先便走。

戈壁沙漠中最令人害怕的事就是千里無水，只要携帶的清水一喝光，便非渴死不可，但這場大雪一下，俯身即是冰雪，少了主要的顧慮，雖然不能乘坐牲口，却也少了黃沙撲面之苦，越向西行，眼見陳達海留下的足跡越來越明顯，到後來他足跡之上已無白雪掩蓋，那自是風雪停止之後所留了下來的了，車爾庫喃喃的道：「這惡賊倒也厲害，這場大風雪竟然困他不死。」

蘇魯克忽然叫道：「咦！又有一個人的足印！」他指着地上的足印道：「這人每一步都踏在强盜足跡之上，不留心就看不出來。」衆人仔細一看，果見每個足印之上都有深淺兩層。

大家紛紛猜測，不知是甚麼緣故，駱駝忽然道：「難道是鬼？」這是人人心裡都想說的話，給他突然說了出來，各人忍不住打了一個冷戰。

一行人鼓起餘勇繼續西行，大雪深沒及脛，行走甚是緩慢，當晚就在雪地中露宿，掃開積雪，挖掘沙坑，以毛毯裹身，臥在坑中，便不覺得太寒冷。

李秀文的沙坑是駱駝給她掘的，他的膂力很大，心中敬重這位漢人英雄，便給她掘了沙坑，那是在駱駝和蘇奴之間，七個沙坑圍成一個圓圈，中間生着一堆大火。

天空一片漆黑，明亮的星星眨着眼睛。一陣風吹起，捲起了地上的白雪，在風雪中飛舞，李秀文望着翻飛中的白雪，自言自語道：「眞像一對玉蝴蝶。」

蘇奴接口道：「是，眞像，很久以前，有一個漢族小姑娘，曾跟我說個蝴蝶的故事，說有一個漢族少年和一個漢人姑娘，二人十分要好，可是那個姑娘的爸爸不許那少年娶他的女兒，那少年很傷心，生了一場病便死了。有一天，那個姑娘經過情郎的墳墓，就伏在墳上痛哭。」

說到這裡，在蘇奴和李秀文的心

底，都出現了八九年前的情景，在小山丘上，一個男孩和一個女孩並肩坐着照顧羊羣，女孩說着故事，男孩悠然神往地聽着，說到那漢人姑娘伏在情郎的墳上哭泣，女孩眼中充滿淚痕，男孩也感到傷心流淚。

只是，李秀文知道那男孩便是眼前的蘇奴，蘇奴却以爲那小女孩已經死了。

蘇奴繼續道：「那個姑娘伏在墳上哭得很悲傷，突然之間，墳墓裂開了一條大縫，那個美麗的姑娘就跳了進去，後來這一對情人變成了一雙蝴蝶，總是飛在一起，永遠不再分離。」

阿曼插口道：「不錯，就是她，那老漢人說她已經死了。」

李秀文道：「你還記得她麼？」

蘇奴道：「自然記得，那怎麼會忘記了？」

李秀文又道：「你怎麼不去看看她的墳墓？」

蘇奴道：「對，待我們殺了這批强盜，我要那賣酒的老漢帶我們去看看。」

李秀文道：「要是那墳墓上也裂開了一條大縫，你會不會跳進去？」

蘇奴笑道：「那是故事中的傳說，事實是不會這樣的。」

李秀文道：「如果那小姑娘非常想念你，日日夜夜盼望你去陪她，因此墳墓上眞的裂開了一條大縫，你肯跳進墳去永遠陪伴她麼？」

蘇奴嘆了口氣道：「不，那個小姑娘只是我小時候的好朋友。這一生一世，我是要陪阿曼的。」說着伸出手去，和阿曼雙手相握。

李秀文不再問了，這幾句話她本來不想問的，她其實早已知道了答案，可是忍不住還是要問。現在知道了答案，徒然增添傷感。

忽然間，遠處有一雙天鈴鳥輕輕地唱起歌來，唱得那麼婉轉動聽，那麼凄涼哀怨。

蘇奴道：「從前，我常常去捉天鈴鳥來玩，玩完之後就弄死了，但那個小女孩很喜歡天鈴鳥，送了一隻玉鐲子給我，叫我放了鳥兒，從此我不再捉了，只聽天鈴鳥在半夜裡唱歌，你們聽，唱得多好。」

李秀文嗯了一聲，問道：「那隻玉鐲子呢？你有帶在身邊麼？」

蘇奴道：「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早就打碎了，不見了。」

李秀文幽幽的道：「嗯，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早打碎了，不見了。」

天鈴鳥不斷在唱歌，在寒冷的冬天晚上，天鈴鳥本來不是唱歌，不知道牠有甚麼傷心的事，忍不住要傾吐？

蘇魯克、車爾庫與駱駝他們的鼻鼾聲，可比天鈴鳥的歌聲還要響亮。

＊　＊　＊

翌日天亮，七人起身吃過乾糧，隨即繼續追踪足印而去。陽光淡淡的，照在身上微有暖意，但有了陽光，誰也不怕惡鬼了。

追到下午，沙漠中一道足印變成了二道。那第二個人顯然不耐煩再踏在前人的足印之中走去，蘇魯克等都歡呼起來。這是人，不是鬼，然而那是誰？

七人這時所走的方向，早已不是李秀文平日去見師父居所的途徑。她忽然想起：「這强盜恐怕不是去和盜夥相會，而是照着手帕上所織的地圖，獨自去尋那戈壁迷宮去了。」她說出了心中的推測，蘇魯克呆了一陣，齊聲稱是，桑斯兒道：「這一帶沙漠平日半點水也沒有，漢人强盜不會到這裡來的。」

蘇魯克大聲道：「他逃去找尋迷宮，咱們就追到迷宮，就是追到天邊，也要捉到這惡强盜。」

部族中世代相傳，大戈壁有一座迷宮，裡面有數不盡的珠寶，只是誰也不認識往迷宮的道路，在大戈壁中迷了路可不是玩的。因此從來沒有人敢去冒險。但現在有了地圖，沙漠中的冰雪二三十天也不會流盡，後面又有大隊人馬接應，那還怕甚麼？

何況，蘇魯克向來自負是大草原上的第一勇士，他只盼車爾庫示弱，不敢再追，可是車爾庫絲毫沒有畏縮的模樣。

李秀文道：「對，我們一起去看看，到底世上是不是眞有一座大戈壁迷宮？」她想起父母因此而喪命，如果自己能找到迷宮，也算是完成了父母的遺志。

阿曼道：「族裡的老人們都說，戈壁迷宮中的寶物能讓天山南北千千萬萬人永遠過着快活的日子，千百年來都是這樣流傳下去，可是誰也找不到。」

蘇奴喜道：「要是我們找到了，大家都過快活日子，實在太好了。」

蘇奴又搖搖頭，續道：「快活得很，快活得很。」他實在想不出，世上還有甚麼東西，能令他過得比現在還快活。

李秀文却在想：「不論戈壁迷宮有多少奇珍異寶，也不能讓我的日子過得快活。」

在第八天早上，七人依着足跡，進入了叢山。山石嶙峋，越行越是艱難，好在雪地裡足跡極是明顯，只是山勢險惡，道路崎嶇，其實根本沒有路徑，只是跟着前人的足跡在山坡山谷中穿行而過，眼見前面路途無窮無盡，雪地裡的兩行足跡似乎直通到地獄中去。

蘇魯克和車爾庫見前路凶險，心中也早已發毛了，但兩人你一句，我一句兀自鬥個不停。

蘇魯克道：「車爾庫，你在渾身發抖，嚇破了膽可不是玩的，不如就在這裡等我吧。倘若找到寶藏，一定分給你一份。」

車爾庫道：「這會兒逞英雄好漢，待會兒惡鬼出來了，看你是先逃還是你兒子逃跑？」

蘇魯克道：「不錯，咱們爹兒倆見了惡鬼還有氣力逃去，總不像你那樣，嚇得跪在地上發抖。」

兩人說來說去，總是離不開沙漠中的惡鬼，再走一會，四下裡已漆黑一片。

蘇奴道：「爹，咱們在這裡歇宿，明天再走吧！」

蘇魯克還沒有答話，車爾庫笑道：「很好，你爹兒倆在這裡歇着，以免危險，阿曼，你跟爹爹來，駱駝、桑斯兒，咱們不怕鬼，走！」

蘇魯克「呸」了一聲，在地下吐了口唾液，當先便走。李秀文眼見他們二人在賭氣逞强，誰也不肯示弱，只得也跟在後面。阿曼却累得快要支持不住了。

蘇奴、桑斯兒撿了些枯枝，做成了火把。七人在森林中繼續尋覓足印而行，黑夜裡走在這般鬼氣森森的所在，誰都心驚膽跳，倘遇到夜鳥一聲啼叫，或是枝上掉下一塊積雪，都會使人嚇了一大跳，奇怪的是，森林之中竟有道路，雖然長草沒脛，但古道的痕跡還依稀可辨。

七人在森林中走了很久，阿曼忽然叫道：「啊喲，不好！」

蘇奴忙問道：「甚麼事？」

阿曼指着前面路旁的一隻閃閃發光的銀鐲，說道：「你看，這是我先前掉下的鐲子。」那鐲子在七人面前兩三丈處，却不知何以忽然會在這裡出現。

阿曼道：「我掉了鐲子，心想只得回來時再找，怎麼會在這兒呢？」

車爾庫道：「你再看清楚，到底是不是你的？」阿曼不敢去拾，蘇奴上前拾起來，不等阿曼辨認，他已認了出來，道：「沒有錯，是她的鐲子。」說着將鐲子遞給阿曼。

蘇奴道：「難道眞是惡鬼玩的把戲？」火光之下，七人的面色都十分古怪。

隔了半晌，李秀文道：「說不定比惡鬼還要糟，咱們走上老路來啦。這條路咱們先前走過的。」

剎那間，各人都想起了那著名的傳說，沙漠中的族人迷了路，走啊走啊，突然發現了足印，他大喜若狂，跟着足跡走去，却不知道那是自己的足跡，循着舊路兜了一個圈子又是一個圈子，直走到死了爲止。

大家都不相信李秀文的話。可是明明阿曼掉下鐲子已久，走了半天，忽然在前面路上見到鐲子，那自然是兜了一個圈子，重又走上老路了。

黑夜之中，疲累之際，誰也沒辨明剛才路上的足跡到底只是兩個人的，還是加上了七個人的。

駱駝走上幾步，拿火把一照雪地裡的脚印，叫道：「好多人的脚印，是咱們自己的！」聲音充滿懼意，七個人面面相覷，蘇魯克和車爾庫也不能自吹自擂，譏笑對方了。

李秀文道：「咱們是跟着那强盜和另一個人的足跡走的。倘若他們在兜圈子，那麼過了一會，他們還會走到這裡，咱們就在這裡歇宿，且看他們來是不來。」到了這地步，人人都同意了她的話，當下掃開路上積雪，打開毛毯，坐了起來。

駱駝和桑斯兒生了一堆火，七個人圍圈的圍坐着。誰也睡不着，誰也不想說話，他們等候陳達海和另外一個人走來，可是又害怕他們眞個出現。倘若他們兜了一個圈子又回到舊路上來，只怕自己的命運和他們一樣。

等了很久很久，忽然，聽到了脚步聲。

七個人聽到了脚步聲，一齊躍了起來，却聽那脚步停頓，在短短那一剎那之間，七個人連自己的心跳聲都聽得到了。

突然間，脚步聲又響了起來，却是向西北方逐漸的遠去。便在此時，一陣疾風吹來，颳起地下一大片白雪，都打在火堆之中，那火立即熄了，四下裡黑漆一片。

只聽得刷刷幾响，蘇魯克、李秀文等六人刀劍一齊出鞘。阿曼「啊！」的一聲驚叫，撲在蘇奴懷裡。

白雪映照之下，刀劍的刄鋒發出閃閃的光芒，那脚步聲越走越遠，終於聽不見了。

直到天明，森林再沒有異狀，早晨第一縷陽光從樹葉之間射了進來，衆人精神爲之一振，於是又再覓路而行。

又走了一會，阿曼發覺左首的灌木壓斷了幾根，叫道：「看這裡！」

蘇奴撥開樹木，見地下有二行脚印，歡呼道：「他們從這裡走了。」

阿曼道：「那强盜自然是看錯了地圖，兜了個圈子，再從這裡走去了，累得咱們驚嚇了一晚。」

蘇魯克哈哈大笑道：「是啊！車爾庫一家的膽小鬼嚇了一晚。蘇魯克一家的兩個勇士都祇盼惡鬼出現，好揪住惡鬼的耳朵來看個明白。」

車爾庫一眼也沒有看他，似乎沒有聽見，突然之間，反過手來揪着了他的耳朵，蘇魯克大叫一聲，砰的便是一拳，打在他的背心。車爾庫身子一晃，揪住蘇魯克的手却沒有放開，只拉得他耳朵上鮮血長流，再一使力，只怕耳朵也拉脫了。

李秀文見這兩人都已四十來歲年紀，兀自和頑童一般爭鬧不休，一半是眞，一半是假，當眞令人可笑。

祇見蘇魯克和車爾庫砰砰的互擊數拳，這才分開，一個鼻子青，一個眼兒腫。

兩個人一路爭吵，一路前行，這時道路高低曲折，十分難行，一時繞

過山坳，一時鑽進山洞，若不是有雪地中足跡領路，是萬難辨認。

李秀文心想：「這迷宮果是隱蔽之極，若無地圖指引，怎能找尋得到。」

行到中午，各人都一晚沒有睡，都已疲累之極，祇有李秀文此時內功修爲已頗有根基，仍是神采奕奕。

蘇奴道：「爹，阿曼走不動啦，咱們歇一歇吧！」

蘇魯克還未回答，只聽得走在最前的車爾庫大叫一聲：「啊！」

蘇魯克搶上前去，轉過了一排樹木，只見對面一排石山上嵌着兩扇鐵鑄的大門，門上鐵銹斑斑，顯然是歷時已久的舊物。

七人齊聲歡呼：「戈壁迷宮，」快步上前，蘇魯克用力伸手向鐵門一推，兩扇門竟然紋絲不動，車爾庫道：「那惡賊在裡面上了門閂。」

阿曼細看鐵門周圍有無機括，只見那門宛如天生在石山中一般，竟無半點縫隙，阿曼拉住門環，向左一轉，轉之不動，這迷宮建成已不知幾百年，雖然大漠之中十分乾燥，但鐵門也必生銹，就算有機括也該轉不動了，那知她再向右一轉，居然甚是鬆動，她轉了幾轉，蘇魯克和車爾庫在大力推動，突然鐵門向裡打開，兩人出其不意，一齊摔了進去，兩人一驚之下，大笑着爬起身來。

門內是條黑沉沉的甬道，蘇奴點着火把，一手執火把，另外一手拿着長刀，當先領路。走完了甬道，眼前出現了三條岔道。

迷宮之內並無雪地足跡指引，不知那兩人向那一條路走去，各人俯身細看，見左首和右首兩條路上都有淡淡的足跡。

蘇魯克道：「四個走左邊的路，三個走右邊的，待會兒再在這裡會合。」

李秀文道：「不好，這地方既然叫作迷宮，道路一定很是曲折，咱們還是一起的好。」

蘇魯克搖搖頭道：「諒這山洞之中，能有多大地方？漢人生來膽小，眞沒法子。」他話是這麼說，但七個人還是一齊走了，見右邊一條路寬些，便都向右行。

只走了十餘丈，蘇魯克便想：「這漢人的話都是不錯。」只見前面又出現了岔道。七個人細細辨認脚印，一路跟踪而進，有時岔路上兩邊都有足跡脚印，只得任意選一條路，走了好半天，山洞中岔路不知凡幾，每到一處岔路，阿曼便在山壁上用刀劃下了一個記號，以免出來時找不到了原路，突然之間，眼前豁然開朗，出現一大片空地，盡頭處又有二扇大門，嵌在大山岩中。

七個人走進空地，來到鐵門之前，蘇魯克又去轉門環，不料這門是虛掩的，輕輕一碰，便「呀」的一聲開了。七個人走了進去，只見裡面是一間殿堂，四壁供的都是泥塑木雕的佛像，從這殿堂進去，連綿不斷是一列房舍，每一間房中都供有佛像，偶然在壁上見到有幾個漢字，寫的是「高昌國么王」、「文泰」，「大唐貞觀十三年」等等字樣，有一座殿堂中供奉的都是漢人塑像。中間一個老人，匾上寫的是：「大成至聖先師孔子位」左右各有數十人，寫：「顏回」、「子路」、「子貢」、「子夏」、「子張」等名字。蘇魯克一見到這許多漢人塑像，眉頭一皺，轉頭便走。

李秀文心想：「這裡的人都信奉回教，怎麼迷宮裡供的既有佛像，又有漢人？壁上寫的又都是漢字，眞是奇怪之極。」

七人過了一室，又是一室，只見大半宮殿已然毀圮，有些殿堂裡堆滿了黃沙，連門戶也有堵塞的，迷宮中的道路，本已異常複雜曲折，再加上牆倒沙阻，更是令人暈頭轉向，有時甬道上出現幾具白骨骷髏，宮中的器皿用具都不是回疆所有，李秀文依稀記得，這些都是中土漢人的物事，只把各人看得眼花撩亂，稱異不止，但傳說中的甚麼金銀珠寶却半件也沒有。

七人沿着一條黑沉沉的甬道向前走去，突然之間，前面一個陰森森的聲音喝道：「我在這裡已安安靜靜的住了一千年，誰也不敢來打擾我，那一個大膽過來，立刻就死！」說的是哈薩克語，音調十分純正，聲音並不甚响，却是聽得清清楚楚。

阿曼驚道：「是惡鬼，他……他說在這裡已住了一千年。」拉着蘇奴的手，向後退了幾步。

駱駝叫道：「這是人，不是鬼。」高舉火把向前走去。桑斯兒不甘示弱，搶上幾步，和他並肩而行，剛走到一個彎角上，突然兩人齊聲大叫，身子向前摔了出來，衆人大吃一驚，蘇魯克和車爾庫抛去手中火把，搶上扶起，只聽前面傳來了一聲桀桀怪笑，那聲音道：「我在這兒住了一千年，進來的一個個都死。」

車爾庫更不多想，抱着駱駝急奔而出，而蘇魯克抱了桑斯兒，和餘人跟着出去。但聽得怪笑之聲充滿了甬道，來到了天井，看駱駝和桑斯兒時，兩人口角流出鮮血，竟已一齊斃命。五人面面相覷，又是難過，又是驚恐。

阿曼道：「這惡鬼不許人進去……打擾，咱們快走吧！」

到了這地步，蘇魯克和車爾庫那裡還敢逞甚麼英雄，抱着兩具屍體，循着先前所劃的記號，回到了迷宮之外。

車爾庫死了兩名心愛的弟子，心裡十分難過，不住的拭淚，蘇魯克也不忍再譏諷他了，反而出言安慰，又道：「那兩個漢人强盜進了宮之後，影踪全無，定也是給宮裡的惡鬼弄死了，那也好，叫那兩個漢人强盜沒好下

場。」

阿曼道：「咱們從原路回去吧，以後……以後永遠別來這個地方了。」

車爾庫道：「咱們族人大隊人馬就快到來，可得告訴他們，別讓兄弟們闖進宮去，一個個的死於非命。」

蘇魯克道：「對！只要是在迷宮之外，那……那就沒有關係！」

是不是眞的沒有關係？那可誰也不知道，爲了安全起見，五個人直退出六七里地，到了一大片曠地上，這才停止。

蘇魯克道：「惡鬼怕太陽，要走過這片曠地，非晒到太陽不可。」

阿曼道：「晚上呢？」蘇魯克搔搔頭皮，無法回答。

* * *

幸好沒到晚上，第一隊人馬已經到，蘇魯克等忙把發現迷宮，宮中有惡鬼害人的事說了。

雖然人多膽壯，但誰也沒有提議前去探索。過得兩個時辰，第二隊，第三隊先後到來，數百人便在空曠地上露宿，每隔得十餘人，便點起一堆大火，料想惡鬼再兇，也必怕了這許多火堆。

李秀文倚在一塊岩石之旁，心裡在想：「我爹爹媽媽萬里迢迢的從中原來到回疆，爲的是找戈壁迷宮，他們沒有找到迷宮，就送了性命。其實就算找到了，多半也會給宮裡的惡鬼害死了，除非他們一聽到惡鬼的聲音立刻退出，可是爹爹媽媽一身武功，一定不肯聽惡鬼的話，唉，人的武功再高，又那裡鬥得過鬼怪？」

忽然背後脚步聲一响，一人走了進來，低聲叫道：「阿秀。」

李秀文大喜道：「許爺爺，你也來了？」

許老人道：「我不放心妳，跟着大隊來看妳。」

李秀文心中十分感激，拉着他的手，說道：「道上很難走，你年紀這麼大了，辛苦得很，快坐下歇歇。」

許老人剛在她身邊坐下，忽然聽得西方响起了幾下尖銳的鳥鳴之聲，異常刺耳難聽。

衆人不禁向鳴聲來處望去，只見白晃晃一團事物，從黑暗迅速異常的奔來，衝到離衆人約莫四丈之處，猛地直立不動，看上去依稀是個人身，火光照耀下，只見這鬼怪身披白蔴罩袍，滿面都是鮮血，白袍也是血跡淋淋，身形高大至極，比常人高了五丈，靜夜看來，恐怖無比，那鬼怪陡然雙手前伸，十根指甲比手指還長，滿手都是鮮血。

衆人屏息凝氣，寂靜無聲的望着他。

那鬼怪桀桀的怪笑，尖聲道：「我在迷宮已住了一千年，不許誰來打擾，誰叫你們這樣大膽？」

他說的是哈薩克語，正是李秀文日間在迷宮中聽到的聲音，那鬼怪慢慢的轉身，雙手對着三丈外的一匹馬，叫道：「給我死。」突然間回過身來，疾馳而去，片刻間走得無影又無踪。

這鬼怪突然而來，突然而去，氣勢懾人，直等他走了好一會兒，衆人方才驚呼出聲，只見那鬼怪雙手指過的那匹馬四膝跪倒，翻身斃命，衆人擁過去看時，但見那匹馬周身沒有半點傷痕，口鼻亦不流血，却不知如何竟是中了魔法而死。

衆人都說：「是鬼，是鬼。」

有人說：「我早說大戈壁有鬼。」

又有人道：「那迷宮千年無人進去，自然有鬼怪看守。」

亦有人道：「聽說鬼怪無脚印，傳說是鬼怪沒有脚的。」

當衆人拿了火把，順着那鬼怪的去路看個竟究，但見沙地上每隔五尺便是一個小小的圓洞，人的脚印既不會這樣細細的一點，而兩點之間，相距又不會這樣遠。

這樣一來，各人再無異議，都認定迷宮中的鬼怪作祟，大家都說：「不論迷宮中有甚麼東西，那也不能要了，明天一早，大家快快趕回去。」

整晚人人心驚膽戰，第二天太陽一出來，忽然之間，每個人心裡之間都不怎麼怕了，有些青年人商議着要去迷宮看看。

（未完・四）

上文提要：程明山按照林秀宜的口信，直上靈山島求取解藥，遇上崆峒島主派兩弟子想去劫走靈山島主的女兒，要脅靈山島主參加日月堂，便跟踪至一屋內，將二人點了穴道，屋內有一中年婦人，說靈山島主女兒已回家，請求協助護送她回靈山島去，程明山正求之不得，便答應護送，此時又有兩個崆峒島主的弟子跟踪，中年婦人用化血針將二人殺死，不久又來了崆峒島主，追查程明山是甚麼人……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方玉·文　可飛·圖

刀開明月環

天地一劍勝勁敵　揚帆渡海往靈山

蟹臉老者道：「因為他們中了化血針的時間不久，而這裏只有你小子一個人，不是你還會是誰？」

正說之間，從來路上又有兩條人影如飛而來，這兩人一身黑衣，打扮和谷東昇師兄弟一模一樣，顯然也是蟹臉老者的門下了。

程明山目光一注，發現其中一人，正是上午自己和中年婦人在路旁坐下休息之時，他從大路上奔行過去的那個黑衣漢子。

只見那黑衣漢子一眼看到程明山，就大聲叫道：「師父，就是他，刁村打尖，一路行來的，只有一個年輕人和一個中年婦人，那年輕人就是他了，今天上午弟子還看到他們一起在路邊休息，對了，他抱的這隻黑狗。」

蟹臉老者口中發出一聲沉嘿，說道：「小子，你還有何話說？大概在靈山山上，用化血針殺死老夫兩個徒兒的，也是你了？」

程明山暗暗攢了下眉，說道：「這是誤會，在下和令徒無怨無仇，怎麼……」

「你還要抵賴？」蟹臉老者洪喝了一聲道：「快說，你會把司空靖的女兒藏到那裏去了？」

他死了四個徒弟，似乎漠不關心，關心的只是司空靖的女兒。

程明山道：「老丈說的話，在下實在不知道，在下既不認識你老說的司空靖，連你老是誰都一無所知，這……」

「老夫竇金樑，你會沒聽人說過？」蟹臉老者怒聲道：「你和那中年婦人從靈山來的，總不錯吧？」

程明山含笑道：「在下是從即墨來，並不是從……」

「好小子，老夫面前，你還敢撒謊？」竇金樑洪喝一聲，厲笑道：「不給你吃些苦頭，你大概不肯說實話的了。」

右手一探，五指箕張，朝程明山左肩抓來。

他這一抓，出手如閃電，但程明山豈會給他抓着？左脚斜跨半步，就輕易的避了過去。

竇金樑一抓落空，不由得一怔，目光如炬，朝程明山望來，豁然笑道：「好小子，有你的！」

右手落空，左手把黑杖輕輕往地上一拄，左手又快速絕倫的朝程明山抓了過來。

他出手雖快，但程明山「醉仙步」不用太快，只要舉足跨出，像醉漢一般，身子稍為斜傾，就避了過去。

竇金樑身為崆峒島島主，連出兩手，均被程明山輕易躲開，而且連對方使的甚麼身法都沒有看出來，心頭不禁大為驚凜，口中又是一聲沉嘿，雙爪連發，朝程明山抓來。

這一下他含怒出手，雙爪收發之間快如閃電，不過眨眼工夫，就一連抓出了十八記「擒龍爪」，這是他崆峒

島的絕藝，爪無虛發，記記都抓向人身關節和大穴。

但見一片爪影，縱橫交織，上下飛舞，簡直把程明山一個人籠罩住了；但不論你抓出的雙爪如何快速，爪勢如何綿密，程明山雙手依然抱着小鳥，舉止從容，忽跨左脚，忽跨右脚，每次跨步，上身總要微微斜傾，有時向左，有時向右，但無不恰到好處，總是在竇金樑手爪抓到之時，才傾下去。

這一傾，也正好避開爪勢，擦身而過，就這麼分毫之差，始終無法抓得着他，甚至連衣角都無法沾上一點。

和崆峒島島主竇金樑同來的道人，叫做惡洞賓蕭道成，他自從飛身落地，一直沒開過口，此時兩道炯炯目光，只是一霎不霎的注視着程明山，對他離奇的步法似乎大感興趣。

那後來的兩個黑衣漢子眼看師父出手去抓程明山，先前指認程明山的那個漢子朝另一個使了一個眼色，低聲道：「看來那中年婦人一定躲在樹林裏的，咱們進去搜。」

另一個漢子點點頭，兩人一言不發，身形縱起，一左一右分頭朝林中撲去。

他們原意是左右包抄過去，那知左首一個堪堪撲到林下，就「啪達」一聲，仰摔在地，接着又是「啪達」一聲，右首一個相繼仰跌下去，這兩人仰跌在地，雙腳一伸，就再也沒動。

兩聲「啪達」，因為下面是草地的關係，聲音並不太響，但惡洞賓蕭道成就站在林前觀戰，自然聽得清楚，目光一轉，口中沉喝一聲：「你敢躲在林中暗箭傷人！」

喝聲出口，一個人雙腳離地，「呼」的一聲，筆直朝林中直射過去。

他身如電射，堪堪撲近樹林，但見一縷極細的銀芒一閃，朝胸前射到。

蕭道成口中發出一聲怪笑，身形未停，手中鐵拂塵揚處，便把那一縷銀芒捲得不知去向。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惡洞賓去勢如電，捲飛銀芒之後，手中一抖，一蓬烏黑拂絲朝蜷伏樹後的一團黑影當頭罩落。

就在此時，從那黑影身邊，陡然飛起一道雪亮的銀虹，朝他鐵拂塵上削來。

蕭道成大笑一聲：「好個婆娘，你在道爺面前，還敢頑抗！」

他口中雖然說得託大，但因對方劍光森寒耀目，一望而知是一柄削鐵利器，他這柄鐵拂塵，乃是百煉精鋼煉成的拂絲，柔可繞指，不懼利劍，但依然不願和對方利器硬拚，是以喝聲中，手腕輕轉，一蓬烏絲反向對方手腕拂去。

那團黑影正是中年婦人，她手中執着一柄二尺長的短劍，劍身銀光吞吐，一削不成，也立即變招，身形一側，避過拂絲，突然欺身而進，刷刷刷，一連三劍急攻，灑出一片流動銀芒，寒光四射，居然十分凌厲！

她告訴程明山不會武功，但出手劍法，却大有名家氣勢。

蕭道成喉頭發出一陣嘿嘿冷笑道：「瞧不出你還有一手！」

他成名多年，自然不會把一個瞧不起眼的婦道人家放在眼裏，是以並未拔取肩頭長劍，只以一柄鐵拂塵揮起千百縷烏絲，朝中年婦人捲拂過去。

林外程明山手抱小鳥，東跨一步，西跨一步，一連躲過竇金樑一十二記「擒龍手」，正待出聲喝阻。

恰好撲入林去的兩個崆峒島門人又中針倒下，惡洞賓相繼搶入林去，在林中飛起一道雪亮的銀光和一蓬烏黑的拂絲，上下飛騰，光影掩映，顯然兩人已經動上了手。

這下可把竇金樑激怒得雙目兇光暴射，沉笑道：「好小子，原來你同黨果然躲在林內，接連誘殺老夫四個門人，老夫不把你們兩個碎屍萬段，我就不叫崆峒島島主了。」

他十八「擒龍手」只使到十二式，眼看依然傷不得程明山分毫，突然退後三步，右手一探，握住了插在地上的黑杖，抬手一杖，揮起笆斗大一圈杖影，朝程明山像泰山壓頂一般當頭擊來。

這一記他在怒極之際出手，杖勢如山，風聲勁急，當眞有風雲驟變之勢，連一丈附近的野草，都成了草上之風必偃，不住的搖擺。

程明山也可以感到一股令人窒息的無形壓力，先杖而至，光看他這一杖的威勢，就不可硬接，急忙施展「醉仙步」連跨了兩步，才算避開。

他心中對中年婦人是不是那道人的對手更是惶急，因為只有中年婦人才能帶他上靈山島去，只有到了靈山島，才能求取「冬眠」的解藥，萬一中年婦人不是那道人的對手，喪了性命，這一求取解藥的機會，不是也幻滅了麼？

他閃出杖影，急忙右手一把握住紅毛寶刀，「嗆」的一聲拔出來。

竇金樑一杖落空，洪笑一聲，道：「小子，看你躲得老夫幾杖？」

口中喝着，又揮杖攻來。

他心切徒兒之仇，出手自然不會絲毫放鬆，黑杖飛舞，刹那之間，有如無數條黑龍，張牙舞爪，迎頭飛來。

這一杖來勢之猛，程明山縱然藝出無名道長，武功極高，却也不敢出手封拆，脚尖輕旋，便已移退數尺。

竇金樑一杖落空，口中怒吼一聲，黑杖抖動，又是一杖疾掃過來。

程明山劍一剔，右手紅毛寶刀使了一記「旋轉乾坤」，人隨刀轉，一下轉到右側，刀勢才順着杖身橫削過

去。

這一刀去勢方位巧妙已極，逼得竇金樑向後躍退。

程明山想中年婦人只怕是靈山島的一個下人，不是那道人敵手，逼退竇金樑，正待朝林中掠去。

竇金樑因兩個門人喪生在靈山，四個門人又先後死在林前，心頭怒火迸發，那容程明山走脫？一退即上，手中一支五尺長的鑌鐵黑杖連連揮動，但見一片如山杖影起處，隱挾風雷之聲，連續劈到。

這一陣杖勢，力道威猛，確有風雲變色之概。

程明山心中大急，手中寶刀隨着一緊，施展出崑崙絕學「天龍劍法」來，把一柄刀使得矯若游龍，招招都是和竇金樑左右搶攻，奇奧絕倫。

兵刃之中，刀劍本來同屬輕兵器，但劍身狹長，比刀還要輕，所以有「劍走青，刀走黑」之說法，那是因爲刀力尚猛之故。

程明山把崑崙劍法用紅毛寶刀使出，威力自然比使劍要猛得多了，這一輪以攻還攻，以刀敵杖，當眞刀光四射，凌厲已極。

竇金樑身爲崆峒島島主，起初以爲對方一個年輕小子，絕難在他杖下走得出三五個照面，那知十數招下來，不但未能佔得上風，反而被逼得需要不時迴杖自保，這一下眞把他看得又驚又怒，不住提吸眞氣，加重杖勢。

程明山但覺壓力愈來愈重，就是崑崙絕學「天龍劍法」，也已有力拙之感。

就在此時，突聽林中傳出中年婦人的一聲驚呼，同時又響起惡洞賓得意的大笑之聲：「婆娘，你再接道爺一掌！」

程明山聽到驚呼，心頭猛然一緊，自己如再不趕去援救，她可能會遭了那道人的毒手！

心念這一動，不由得口中大喝一聲，手中寶刀突發，將師父再三叮嚀不可輕易施展的「天地一劍」突然使了出來。

這下，當眞像混沌初開，一道青濛濛的刀光，陡然間光芒萬道，奇亮無比，加之劍氣迸發，嘶嘶有聲，五丈方圓，奇寒刺骨，刀鋒之厲，大有無堅不摧、無物不毀之威。

崆峒島島主竇金樑在武林中也算得一流高手，這一招「天地一劍」，他幾乎連聽都沒聽人說過，天底下竟然有如此厲害的刀法，等他發覺不對，急忙揮杖護身，從身邊湧出一幢黑龍繚繞的杖影，急急後退，已是遲了。

但聽一陣「噹噹」急響，手中鑌鐵黑杖少說也被截作了十幾段，他在刀光逼體連後退都已不及之際，慌忙和身撲倒地上，一連打了十七、八個滾，滾出去八、九丈外，才算避過了刀勢。

驚魂稍定，抬目看去，程明山早已連人帶刀，化作一道青光長虹，直向林中射去，但聽樹林間一路樹枝紛紛斷折之聲，宛如龍捲風掃過一般，一片密林，刀光射過之處，就開闢出丈許寬一道斬削整齊的坦衢。

直把崆峒島島主看得目定口呆，暗暗倒吸了一口涼氣，一時那裏還敢逗留，一躍而起，疾奔而去。

再說程明山使出「天地一劍」逼退崆峒島島主，他心急切救人，刀招未收，就連刀帶人衝入林中。

這時惡洞賓蕭道成鐵拂一記「倒捲珠簾」，一蓬烏絲，捲飛了中年婦人的銀刀，右手一記「驚濤拍岸」，一團奇猛掌風直撞過去。

中年婦人口中發出一聲驚叫之後，踉蹌閃避，腳下又被樹根一絆，幾乎摔倒，蕭道成右手鐵拂一抖，像烏雲蓋頂，當頭罩落。

中年婦人手中沒了兵刃，更是惶急，雙足一點，像豹子竄出。

蕭道成大笑一聲，左手又是一掌追擊過去。

中年婦人堪堪竄出去五尺來遠，掌風已經壓體而來，砰然一聲，撲倒在地，口中登時噴出一嘴鮮血，兩眼一黑，昏死了過去。

蕭道成嘴角間不期流露出一絲冷笑，正待跨步，突聽身後樹林發出一陣斷折的異響，來勢奇快，聲音入耳，已經到了頭頂之上，眼前頓覺青光一閃，枝葉斷柯紛落如雨。

蕭道成還沒弄清楚這是怎麼一回事，一道人影隨着瀉落身前，那正是和崆峒島島主在動手的程明山。

他只當程明山不是崆峒島島主的敵手，才逃入林來的，一時冷嘿一聲：「小子，你還往那裏逃？」

鐵拂隨身拂出，一蓬烏絲已經到了程明山胸前。

他那裏知道程明山這一式「飛龍經天」，是挾着「天地一劍」的餘威飛衝而來，人影瀉落，刀勢餘勁未衰，看到惡洞賓拂塵拂來，橫刀朝前推出。

所謂刀勢餘勁未衰者，就是「天地一劍」尚未收住，刀上依然佈滿了劍氣，這一推，刀光又閃起一片青芒，但聽一陣「嗤嗤」輕響，把惡洞賓一柄百煉精鋼烏絲一齊削斷。

惡洞賓做夢也沒想到這少年人手上會是一柄削金切玉的寶刀，心下一驚，急忙往後疾退。

程明山大喝一聲：「給我站住，你把大嬸怎麼了？」

惡洞賓雖知對方手中寶刀鋒利，但想來這年輕人功力未必勝過自己，不覺獰笑道：「小子，你和她一同上路吧！」

揮手一掌，拍了過去。

他鐵拂被削，這一掌上自然蘊集了十成力道，一團陰寒勁風直奔程明山胸腹。

程明山左手還抱着小鳥，發覺對

方掌勢之中含着濃重陰寒之氣，心中暗暗冷笑，急忙鬆手放下抱着的小鳥，大笑道：「在下就接你一掌，又有何妨？」

要知他練的「九陽玄功」，正是異派旁門各類陰功的尅星，左手豎掌迎着來勢擊出。

雙方掌風乍然一接，惡洞賓但覺自己擊出的一團掌風，如湯沃雪，立被對方熾熱如火的勁氣消滅，心知遇上了尅星，但此時再待後退，已是不及，掌心如中雷殛，口中悶哼一聲，點足飛退出去。

程明山也無暇追擊，一步跨到中年婦人身側，定睛看去，她撲臥在地上，竟然一動不動，身上覆蓋了無數斷枝殘葉，那是方才自己衝入林來，被刀光削斷的。

那小鳥跳落地面，似乎十分惶急，口中發出嗚嗚之聲，不住的用兩隻前爪去扒開樹枝殘葉。

狗，當眞是最有義氣的小動物了，大概一直是由中年婦人餵牠長大的，是以對中年婦人有着極深的感情。

程明山暗暗攢了下眉，他一時不知中年婦人是傷是死？傷還不要緊，若是死了，自己求取解藥的希望，豈不也落空了？他收起寶刀，緩緩俯下身去，拂去了中年婦人身上的斷枝殘葉，伸手一摸，她身上還是溫的，敢情只是中了惡洞賓一掌，傷勢不輕，才會昏死過去了。

心下不覺一寬，這就緩緩把她身子翻了過來。

小鳥看到程明山把中年婦人翻過身來，立即搖着尾巴，用鼻子去嗅她臉頰，還用舌頭不住的在她臉上舔着。

程明山看她雙目緊閉，氣若游絲，立即伸手入懷，取出一個瓷瓶，打開瓶塞，傾了三顆救傷靈丹，蹲着身子，再伸手撥開她牙關，把藥丸納入口中。

只是中年婦人此時氣若游絲，藥丸放在她口中，也無法下嚥，除非自己哺她一口眞氣，才能把藥丸送入她腹中，只是對方乃是一個婦女，自己怎好……

他躊躇了一會，心中暗道：「這位大嬸已有四十多歲了，比自己大上二十歲，就算她是妙齡少女，此刻除了自己，別無他人可以救她，自己總不能因避男女之嫌，見死不救。」

一念及此，就立即徐徐提吸眞氣，俯下身去，嘴對嘴把一口眞氣緩緩度了過去，直把藥丸送入她腹中，聽到她腹中咕咕作響，才抬起頭來，站起身子。

他餵給中年婦人服的傷藥，雖是無名道長煉製的救傷靈丹，但中年婦人中了惡洞賓一掌，除了傷及內俯，但惡洞賓練的是旁門陰功，陰寒之氣，侵入體內，可不是救傷靈丹所能袪除。

幸好程明山練的是「九陽玄功」，也幸好哺了她這一口眞氣，才算把她侵入體內的陰寒之氣盡行化去，方保無事。

服下了救傷靈丹，至少也得有一盞茶工夫，藥性才能散開，人才會清醒，程明山就只好守着她等候，這就找了一棵大樹底下盤着的虬根倚住樹身坐下。

小鳥始終在一面搖尾，一面舔着中年婦人的臉頰，口中還不時發出輕微的嗚嗚之聲，作出對中年婦人十分關切和親暱之狀。

程明山也不去理牠，只是倚着樹身，閉目養神，忽聽不遠處傳來「嘶」的一聲輕響。

那聲音雖然極輕，程明山卻聽得甚是清楚，不覺睜開眼來，只見小鳥口中銜着一張乳白的東西，急急忙忙跑了過來，向自己作出搖頭擺尾之狀。

程明山不知牠銜來的是甚麼東西？伸手抱住小鳥，攤開手掌，說道：「小鳥，快給我瞧瞧。」

小鳥依然搖着尾巴，卻不肯把口中的東西給他，只是一顆頭東搖西擺的。

程明山笑道：「你眞淘氣，快拿來。」

一手按着牠的頭，另一隻手從狗嘴中把東西取出，低頭一看，竟是一張薄如蟬翼，只有手掌大小的人皮面具，不覺奇道：「你從那裏咬來的？」

口中說着，不覺舉目朝四周打量起來。

四周靜悄悄的不見有半個人影，當然這張人皮面具也絕不會是方才和自己動手的道人遺下的了。

這一注目，忽然看到那仰臥地上的中年婦人，此時長髮披散，竟然變成了一個容貌秀麗絕倫的小姑娘了。

她雖然雙目緊閉，臉色蒼白，但睫毛甚長，一張鵝蛋臉上，挺直的瑤鼻，薄薄的櫻唇，看去不過十七、八歲年紀。

這下，程明山明白了，敢情這姑娘就是靈山島主的女兒了，她一個人居住在靈山之上，前晚那兩個黑衣漢子在門外停身之時，他聽到小鳥的吠聲，才臨時改扮成中年婦人的了。她年紀不大，自知武功不如崆峒島的人，聽了自己的話，怕崆峒島的人半途攔截，孤掌難鳴，才要自己護送她回島去的。

他想起方才自己嘴對嘴哺她眞氣時情景，一時不覺心旌爲之一蕩。

難怪小鳥對她這般親暱了，因爲她是牠的主人。

小鳥被程明山從牠口中奪下面具，牠就從程明山膝上一躍而下，又朝牠主人身邊跑去。牠似乎不喜歡主人臉上戴那勞什子的面具，如今面具給牠撕下來了，牠搖着尾巴，走到主人身邊，又用舌頭去舔着主人的臉頰，

和她長長睫毛覆着的眼睛，口中還不時發出低低的嗚嗚之聲，好像在叫牠主人，怎麼還不醒來呢？

程明山要待叫牠過來，不可去吵擾主人，但目光方注，發現那姑娘眼珠在轉動，敢情她給小烏用舌頭舔她眼睛，昏迷之中，已經有了感覺。

果然、她眼珠滾動了幾下之後，就緩緩的睜開眼來。

程明山連忙站起身走了過去，問道：「妳……現在是不是覺得好些了麼？」

他因她只是一個姑娘家，自然不好再叫她「大嬸」了，是以只好用妳作稱呼了。

那姑娘口中「嚶嚀」了一聲，目光顯得毫無力氣；但當她看到程明山走近，又變成了中年婦人的聲音，有氣無力的道：「程……相公，他們人呢？」

程明山道：「他們給我打跑了，妳傷得不輕，剛醒過來，現在覺得怎麼了？」

那姑娘眨眨眼睛，說道：「我……被那賊道士一掌擊中背後，是你救了我麼？」

程明山道：「在下餵妳服了傷藥，大約再有一頓飯的工夫，就不礙事了。」

那姑娘道：「程相公，你來扶我一把，我想坐起來……」

她是小姑娘家，當着一個大男人的面前，這樣的躺卧着當然不雅觀了。

程明山道：「妳不能坐起來……哦，坐起來也好……」

那姑娘睜大眼睛，說道：「程相公，你說話怎顛三倒四的，一會說不能坐起來，一會又說坐起來也好，這話怎麼說呢？」

程明山笑了笑道：「妳服了傷藥，本來不應該坐起來的，但在下想到咱們還得趕路，妳負了傷，行動不便，因此坐起來也好，妳既然會武功，自然懂得運氣了，在下助妳運氣行功，妳已經服過傷藥，傷勢已無大礙，再以本身眞氣療傷，很快就可以恢復體力了。」

那姑娘遲疑了下，說道：「這個如何使得？你……」

她想說：「你年紀不大，怎麼能給我引導眞氣呢？」

要知替別人引導眞氣療傷，少說也要有幾十年勤修苦練，內功精純的人，方可施爲，若是本身功力不濟，勉强施行，兩個人都會蒙受其害，導致走火入魔。

程明山不待她說下去，笑了笑道：「在下如無把握，豈會說出來麼？妳傷及內腑，眞氣受損，就算服了治傷靈丹，傷勢可以無礙，但也得休息上兩三天，才會痊好，若是由在下替妳引導眞氣療傷，只須半天時間，就可以恢復體力了。」

他是急於上靈山島求取解藥，自然越快越好，不能夠躭誤時間了。

那姑娘給他們一說，心思有些動了，她自然希望快些好，這就點着頭道：「我只怕連累了程相公。」

「不要緊。」程明山接着道：「在下從前也給朋友引導眞氣療過傷。」

說着，已經俯下身去，說道：「在下這就扶着妳坐起來。」

那姑娘臉上一紅，說道：「這怎麼好意思？」

程明山伸出手去，半扶半抱的扶着她坐起。

先前她只是一個中年婦人，程明山把她翻過身來，口對口哺她度入眞氣，自然無動於衷，這會她是一個嬌美如花的姑娘家了，他雙手攙扶着她坐起，就覺得她軟綿綿的嬌軀，柔若無骨，鼻中也可隱隱聞到從她身上散發出來的淡淡幽香，一顆心不由得狂跳起來。

扶着她身子，讓她自己緩緩的盤膝坐好，然後自己也在她背後盤膝坐下，左手扶住她肩頭，右手立掌按在她背後「靈台穴」上，說道：「現在妳要摒除雜念，隨着我度入眞氣，緩緩運行。」

那姑娘道：「我知道。」

「好！」程明山道：「那就開始了。」

隨着話聲，運起玄功，一股滾熱的氣流從他掌心緩緩朝她「靈台穴」度去。

此處已在林中，而且距大路也已有一段路，故而也不虞有人驚擾。

小烏敢情平日看牠主人靜坐慣了，知道靜坐的時候，是不能吵的，是以也只是在主人身邊靜靜的坐下，不敢去跟兩人耍頑皮。

這樣足足過了一頓飯的時光，程明山已助她運行了一小周天，發現那姑娘運行的眞氣已經通行無阻，氣血和平，這就緩緩收回右掌，說道：「現在妳可以自己運氣了，但還須靜坐片刻，方可停止。」

那姑娘正在運氣，自然不好開口。

程明山站起身，走出數丈之外，從地上拾起姑娘被惡洞賓蕭道成震飛出去的那柄短劍，但覺劍身銀光吞吐，分明是一柄斬金削鐵的好劍，這就把短劍和那張人皮面具一起放到她身邊，自己就在她不遠處倚着樹身坐下。

那小烏看到程明山已經不打坐了，就搖着尾巴過來。

程明山閒着無聊，就逗着小烏玩耍。

不多一會，那姑娘運功完畢，一張鵝蛋臉上也已呈現出春花般嬌艷，睜開眼來，笑道：「程相公，小烏和你玩熟了，牠……」

她忽然發現身邊放着自己短劍和一張面具，不覺臉色微變，哼道：「程相公，是你揭下我面具的麼？」

「這眞是紅蘿蔔上在蠟燭帳上冤枉了好人。」程明山笑着聳聳肩道：「在下怎麼會知道妳戴了面具？就算妳戴了面具，在下又何必把它揭下來？」

那姑娘道：「那是甚麼人把我揭下來的？」

「沒有人。」程明山含笑指指小烏道：「是牠從妳臉上把面具舔下來的。」

那姑娘氣道：「小烏，你眞該死。」

小烏搖着尾巴正待朝她跑去，聽到主人的斥罵，立即垂下兩耳，伏在地上，作出害怕之狀。

程明山笑道：「姑娘不用責罵牠了，小烏也許是番好心，方才牠看妳昏迷不醒，才去舔妳臉頰的，妳爲甚麼要裝成中年婦人騙我呢？」

那姑娘臉上一紅，說道：「我又不是存心騙你的，我奶娘說，行走江湖，最好不要以眞面目示人，所以我身上經常帶着兩張面具，那晚，如果沒遇上你，我也可以充得過去了。」

程明山道：「那麼姑娘後來總應該告訴我了，也好教我少叫妳幾聲大嬸了。」

那姑娘噗嗤笑道：「叫我大嬸，也是你自己叫的，我不是說不敢當麼？再說，那時我不知道你是好人還是壞人？」

程明山看着她，含笑問道：「妳倒說說看，在下是好人？還是壞人？」

那姑娘臉上一紅，說道：「你壞死了。」

程明山道：「在下那裏壞了？」

那姑娘道：「你一直看着人家，就不是好人。」

程明山道：「妳如果不看着我，怎麼會知道我一直看着妳呢？」

那姑娘忽然別過頭去，說道：「我不理你啦！」

程明山道：「姑娘要不理在下，自無不可，只是這樣就不理我，未免太不公平了。」

那姑娘回過頭來，問道：「那裏不公平了？」

程明山：「妳已經知道我叫程明山了，我却連妳叫甚麼名字都不知道，如果姑娘不理我了，在下豈不是一輩子都不知道妳是誰了，妳說這不是不公平嗎？」

那姑娘臉一紅，披披嘴道：「原來你想知道我叫甚麼名字，哼！你又不好好的問我，想這樣套我，我偏不告訴你。」

程明山道：「在下不是好好的問過妳麼，妳也沒有說呀！」

他確曾問過中年婦人。

那姑娘道：「你幾時問過？」

「妳忘記了那就算了。」程明山道：「姑娘既然不肯說，在下問也白問的了。」

那姑娘用手指撥弄着她秀髮，看了他一眼，輕輕的道：「我就是告訴了你，也不知道以後你還會不會記得？」

程明山忙道：「在下記性最好了，聽過一次，就會牢記在心，永遠也不會忘記。」

那姑娘臉上不禁一紅，心裏却十分喜歡，這是他說的，永遠也不會忘記自己，她一顆頭緩緩垂下去，幽幽的道：「我叫玉蘭。」

程明山道：「原來是玉蘭姑娘，其實妳就是不告訴我，我想也想得到。」

玉蘭奇道：「你怎麼會想得到呢？」

程明山看着她道：「姑娘生得如花似玉，又有蘭花般的香氣，這玉蘭兩個字，不是就在其中了麼？」

玉蘭姑娘被他說得滿臉暈紅，嗔道：「你……壞……」

她隔了一會，又道：「我告訴你名字，你可不許隨便告訴人家，我從沒跟人說過。」

程明山道：「姑娘的意思，只許在下放在心裏了？」

玉蘭口中「嗯」了一聲，心裏覺得甜甜的，但臉上却有羞澀之容，低低的問道：「你已經知道我姓司空了。」

程明山點點頭道：「在下知道。」

司空玉蘭道：「那你以後叫我司空姑娘好了，名字可不能亂叫。」

程明山道：「那妳呢，妳叫我甚麼呢？」

司空玉蘭嫣然一笑道：「我自然也不叫你名字，我不是一直都叫你程相公麼？」

程明山心裏覺得好笑，相公，姑娘，這不成了鼓詞上的稱呼了？他心裏想着，臉上也不覺有了笑容。

司空玉蘭望着他，問道：「你笑甚麼呢？」

程明山道：「沒有呀！」

司空玉蘭飛紅着臉，說道：「你一定在笑我了，快說出來，你笑我甚麼？」

程明山道：「眞的沒有，在下是想起那兩個人，剛才狼狽逃走的情形，覺得可笑。」

「哦！對了！」司空玉蘭眨着眼睛，說道：「你還沒告訴我呢，你怎樣把他們打敗的？」

程明山把剛才動手的情形，大概說了一遍。

司空玉蘭睜大着一雙烏溜溜的眼睛，直望着程明山，問道：「那天你說，你是路過靈山，聽了兩個黑衣漢子的話，才跟他們上去的，那麼你本來是到那裏去的呢？」

程明山心中一動，暗想：「我如果直接說出求取解藥來的，可能會引起她的誤解，認爲我明知她的來歷，有意利用她了，倒不如讓她自己說出好。」

想到這裏，就微微一笑道：「在下是到嶗山去的。」

司空玉蘭問道：「程相公去嶗山做甚麼？」

程明山笑道：「在下是去找一位異人的。」

「異人？」司空玉蘭對這句話，大感興趣，問道：「你去找怎樣的一個異人呢？」

「我也不知道。」程明山道：「到了嶗山，再去找當地的人打聽。」

司空玉蘭道：「你連人家姓名都不知道嗎？」

程明山道：「聽說嶗山有一位道人，專治疑難雜症，到了嶗山脚下，一問便知。」

司空玉蘭問道：「你是找他治病來的？」

程明山點點頭，說道：「是的。」他沒多說，就是要讓她問下去。

司空玉蘭果然問道：「是你甚麼人得了病呢？」

程明山道：「很多人。」

「很多人？」司空玉蘭越聽越奇，說道：「很多人得了病，那是甚麼病呢？」

「不知道。」程明山道：「就是因爲不知道是甚麼病症，羣醫束手，所以只好上嶗山找那位專治疑難雜症的道人來了。」

「哦！」司空玉蘭偏着頭，問道：「那是怎麼樣的病症呢？」

程明山就要她問這句話，說道：「其實那也不是甚麼病症，只是昏睡不醒，許多天了，一直不飮不食，如果說他們是病，那只是昏昏的睡着，沒有甚麼大病，如果說他們不是病，怎麼一直沒醒過來？請了幾個有名的大夫，都說不出所以然來，連藥方都不肯開就走了。」

司空玉蘭「哦」了一聲，笑道：「這麼說，你眞是找對人了。」

程明山心中一動，忙道：「妳認識那位道長？」

「沒名沒姓，我怎麼會認識？」司空玉蘭道：「不過你陪我上靈山島去，我保證你可以取到靈藥。」

程明山問道：「靈山島上眞有治得好昏睡的草藥嗎？」

司空玉蘭朝他笑了笑說道：「你幾個朋友得昏睡症，叫做『冬眠』，像蛇蟲一入冬天，就穴居不出，不食不動一樣。」

程明山道：「那是吃了甚麼毒藥呢？」

「不是毒藥，那叫做『冬眠散』！」司空玉蘭道：「我爹有一種解藥，專治『冬眠』的，你隨我到島上去，我會跟爹去要的。」

程明山故做不信的道：「令尊會治病嗎？」

「人家還會騙你不成？」司空玉蘭又道：「我爹不是大夫，自然不會治病，但『冬眠散』是我爹師門傳下來的藥，自然也有解藥了。」

程明山聽得心裏暗喜，說道：「姑娘此話當眞？」

司空玉蘭嗔道：「你這人……」

她忽然口氣一頓，說道：「你反正答應護送我回島上去的，到時我給你的解藥，你拿去讓朋友服了，就會知道，現在我說破了嘴，你也不會相信的了。」

程明山道：「姑娘說的話，在下自然相信的了。」

司空玉蘭聽他說相信自己，登時心裏大爲高興，含笑道：「我傷勢已經好了，我們現在可以走了吧？」

程明山點點頭，伸手招了招，叫道：「小烏，快來，我們要走了。」

小烏果然一下跳了上來，程明山抱起小烏，司空玉蘭也依然戴上了面具，兩人繼續上路。

程明山因她傷勢初癒，趕到塔埠頭，就找了一間小客店休息，第二天又相偕趕路，傍晚時分，才到了靈山衛。

這裏是沿海的一個大鎭集，司空玉蘭領着他走到大街上的一家較大的酒樓，找了一個臨窗的座位坐下，然後朝程明山嬌笑道：「程相公，累你陪着我走了三天路，也救了我的命……」

程明山沒待她說下去，就截着道：「姑娘莫要說甚麼救命的話，這樣說，豈不就見外了？」

司空玉蘭戴着面具，她臉上微微一熱，心裏甚是受用，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眨了眨，點頭道：「你聽我說下去呢！我是說，你爲了我走了三天路，今晚應該由我請客，你不許跟我搶着會帳。」

程明山點頭道：「好吧。」

「我話還沒說完呢！」司空玉蘭又道：「從現在起，都由我來安排，不用你操心了。」

程明山道：「好吧！」

司空玉蘭朝他一笑，才招來了堂倌，站起身，低聲的說了幾句，堂倌領命而去。

程明山問道：「姑娘和他說甚麼呢？」

司空玉蘭笑道：「我們說好了，不許你多問嘛，你怎麼又問了？」

程明山道：「好，好，我不問就是了。」

不多一會，堂倌陸續送上菜來，另外還有一小壺酒。

司空玉蘭一把接近酒壺，替程明山和自己面前斟滿了酒，然後舉起酒杯，說道：「程相公，我不會喝酒，只能喝這一杯，我先敬你。」

說完一口把酒喝乾了。

程明山道：「應該在下……」

司空玉蘭道：「這一杯是我敬你的，我只有一杯的量，你不該再敬我了。」

程明山和她對喝了一杯，連連點頭道：「好，好。」

司空玉蘭手中拿着酒壺，又替他在杯中斟滿了酒，說道：「現在只有你一個人喝了，來，先吃些菜。」

程明山道：「怎好教姑娘給我斟酒呢？」

司空玉蘭道：「我們不是說好了的，從現在起，甚麼都不用你管，現在你只要喝酒吃菜就好了。」

「好，好。」程明山拿起酒杯說道：「那麼這一杯是我敬妳的。」

司空玉蘭伸手一攔道：「我說過不許你再敬我嗎？」

「你說過。」程明山道：「在下敬妳，是因爲妳敬了在下，禮貌上能回敬，也表示在下對姑娘的敬意，妳只有一杯量，不用喝酒，在下乾了就好。」

說完果然把一杯酒乾了。

司空玉蘭嬌笑道：「你既然敬我，我自然也要乾了。」

急忙在自己杯中斟滿了一杯，也一口喝了。

程明山不及阻攔，說道：「妳不會喝酒，爲甚麼還要喝呢？」

司空玉蘭看他這般關心自己，心裏一甜，說道：「誰要你敬我的？」

程明山道：「好了，現在姑娘可以把酒壺給在下了。」

「不！」司空玉蘭眼中情意脈脈的道：「你只顧喝酒，我閒着沒事做，就給你斟酒，這有甚麼不好？」

程明山拗不過她，只得由她拿着酒壺，給自己斟酒，心中暗道：「可惜她戴着面具，不然有一個如花似玉的人給自己斟酒，豈不是秀色可餐？」

司空玉蘭看他一直看着自己出神，不覺輕啐道：「你這樣看人家則甚，還不快些吃菜？」

程明山被她說得臉上一紅，就夾了一箸菜，低着頭吃了。

這一壺酒只有半斤，但菜餚却十分豐盛，一盤盤的送上來，都是海鮮，廚師手藝做得非常好，有許多菜，程明山根本叫不出名稱來。

司空玉蘭替他斟酒，要他慢慢的喝，多吃菜，程明山果然都聽她的。

一會工夫，已把半斤酒喝完，菜也吃得很飽，堂倌撤去酒菜，又泡了兩盞香茗送上。

司空玉蘭望着程明山嬌聲道：「程相公請用茶。」程明山喝了半斤酒，一張俊臉已經通紅，朝她含笑道：「姑娘好像把我當作客人一般。」

司空玉蘭低低的道：「程相公本來是我的客人咯！」

說到這裏，不知怎的想到古人有一句「相敬如賓」的話來，一時不由大羞，連全身都覺得有些熱烘烘起來，急忙移開眼去，捧起茶盞，低頭輕輕喝着。

兩人沉默有頃，程明山抬目道：「時間不早，我們該去找家客店落脚才是。」

司空玉蘭噗嗤的笑道：「我不是和你說過，今晚的事，不用你操心麼？你又問了。」

程明山道：「好，我不問就是了。」

司空玉蘭沒有再說話，只是自顧自的低着頭喝茶。

程明山不知她葫蘆裏賣甚麼藥，她沒有說話，他也只好不問。

這樣又過了一會，只見那堂倌匆匆走來，朝司空玉蘭垂着手道：「姑娘，船已備妥，可以上船了。」

司空玉蘭點點頭，站起道：「程相公，走，我們到埠頭去。」

伸手摸出一錠銀子遞給了堂倌。

堂倌不敢伸手去接，連連躬着身道：「小的給姑娘辦事，是應該的，姑娘……」

「拿去。」司空玉蘭道：「這是我賞你的，你只管拿了。」

那堂倌連聲應「是」，雙手接過，又連連稱謝不止。

兩人站起身，程明山也沒見她去會帳。

堂倌早已搶在前面道：「小的給姑娘領路。」

兩人跟着他出了酒樓，一路往海邊走去。

程明山忍不住問道：「司空姑娘去會帳麼？」

司空玉蘭輕笑道：「我沒會帳，那不成了白吃麼？店裏肯讓我們離開？」

程明山看她神情，心中暗道：「是了，這家酒樓，一定是靈山島開的了。」

司空玉蘭回頭笑道：「告訴你吧，這酒樓掌櫃的是我大師兄，我吃了東西，還用得着付帳麼？」

堂倌一直把兩人領到海邊一處埠頭上，才指着一艘兩道桅的木船說道：「姑娘請上船了。」

這時從船上走出一個中年船家，急步上岸，朝司空玉蘭垂着手道：「小的見過姑娘。」

司空玉蘭回身抬着手道：「程相公請上船啦！」

程明山看那木船共有上下兩層，相當寬闊，他隨着司空玉蘭走上跳板，進入中艙。

中年船家就指揮着水手撤去跳板，幾個水手用木篙撐離了岸，又升起一道風帆，船就緩緩的朝港外駛去。

中艙，地方相當寬敞，艙板也擦得很乾淨，中間放着一張矮几，几上泡好了一壺香茗，瓷盤中放了兩個精緻的茶盅，另外還有一盤瓜子和一盤蜜餞，一隻銀燭台上，點着一支兒臂粗的紅燭，燭光熒熒，把這間中艙照得十分明亮。

司空玉蘭含笑道：「程相公，你請坐下來呀！」

程明山依言席地坐下，也放下了小烏。

司空玉蘭從臉頰上輕輕揭下面具，收入懷中，就傍着他身邊坐下，一手拿起茶壺，斟了兩盅茶，朝他甜甜一笑，說道：「程相公請用茶。」

（未完・十八）

上文提要：

十郎不想再欺騙別人，拿着神秘老人所贈黃金入城買人參時，便向學馭鳥的人表白，並把以前所得的銀兩歸還他們。回程經過野店時，莊懷古、劉大年欲想從十郎口中知道于世爭下落，在酒中下藥，爲十郎用銀簪悉破，十郎嫁禍說白衣女知道，莊懷古等爲明瞭眞相，準備夜入廢園。而桂夫人得人參幫助，蛤蟆功大有所成，並要月秀見機按戈堡主計劃行事……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廢園刀聲

傳言廢園有財寶　各路人物齊來到

桂夫人笑笑，道：「一個錢逼死英雄漢，本事再大，不能去偷去搶，你說是嗎？」

湯十郎忙應道：「當然，當然。」

桂夫人道：「我女月秀，今年二十，公子今年多大了呀？」

湯十郎的心頭一震，這是快要話入正題了。

他臉色微熱的忙回應：「在下今年也二十了。」

桂夫人看看女兒，再看看湯十郎，只這麼一個動作，便令湯十郎迷了心竅。

桂夫人眞會捉弄湯十郎，她又笑問道：「你說過，你們家在關外，是嗎？」

湯十郎道：「淞花江畔！」

桂夫人道：「公子，我想明白一件事，因爲我心中有個很大的決定，是……」

她再看看女兒，又道：「也許是關我女兒終身吶。」

湯十郎忙抬頭應道：「伯母想明白甚麼？」

桂夫人道：「我想知道，你們母子二人準備何時回關外去呀？」

湯十郎道：「伯母，老實說，還不一定。」

桂夫人道：「爲甚麼？」

湯十郎頓了一下，道：「這事我娘才知道。」

桂夫人心中不快。

她心中想，這小子把話推給他媽，眞狡猾。

但她表面仍然微微笑道：「那麼，你們爲甚麼要在這裡住呀？」

湯十郎臉色一緊，道：「實不相瞞，我爹同幾位大叔就死在這左家廢園中，已經五年多了。」

桂夫人道：「眞凄慘。」

她頓了一下，又道：「你們打算要做些甚麼了？」

湯十郎道：「此地死了上百口人，屍骨已碎，堆成一堆而無法辨認，我們無法把屍體運回家鄉，我娘思丈夫心切，我們便在這兒守節，至於多久，由我娘決定了。」

桂夫人眨動眼睛，道：「就爲了守節？」

湯十郎不回答了。

他們當然是爲了報仇，但他此刻口風緊。

桂夫人又道：「我以爲守節其次，如換是我，此仇必報。」

湯十郎雙目見紅，道：「報仇？如何去報？都已經五年多了。」

桂夫人道：「難道你們住在此處不爲報仇？」

湯十郎再一次不開口了。

他娘說過，此刻絕不能對人提到報仇之事，那會替自己引來大的痲煩，敵人是不容許有人替左家翻案的。

桂夫人看湯十郎不回答，深深一嘆，道：「湯公子，另外有一件事，不

知公子聽過否？」

湯十郎道：「甚麼事，伯母知道甚麼事？」

桂夫人道：「公子可認得有個白衣女嗎？她們是何來路？」

湯十郎驚訝的道：「原來伯母也知道那白衣女子呀，在下曾見過她兩次。」

桂夫人道：「湯公子，防人之心不可無，那白衣女子也說不準就是你們的仇人呀！」

湯十郎道：「我會小心的，伯母。」

桂夫人道：「那就好，你多吃吧，我不陪了，我身子弱，得躺下了。」

湯十郎立刻站起來，道：「伯母，我也吃好了，如果沒事，我收拾了回後面去了。」

桂夫人對女兒道：「妳閒着也去幫幫忙吧，這些事本應由女人做的。」

桂月秀低聲應「是」，她幫着湯十郎收拾着。

她也不時的偷看湯十郎，發覺湯十郎對她笑，她便也報以一笑。

她送湯十郎出門，立刻又回到小屋內。

桂夫人道：「他回後面了？」

「是的，娘。」

「眞是個鬼靈精，哼，看外表忠厚，心眼似那花果山上下來的猴子，我小覷他了。」

「娘，他也沒說假話呀。」

「妳爲他說情了？」

「我看他是老實人嘛。」

桂夫人咬咬嘴唇，道：「我不能再往下問他，怕的是他心犯疑。」

桂月秀道：「娘，咱們對戈大叔實話實說。」

桂夫人道：「還有妳這一關，女兒，妳下點功夫，總會在他的口中套出他們眞正的企圖，聽說這左家廢園中埋藏着大批金銀寶物，否則……」

桂月秀道：「戈大叔就是爲了寶藏才……」

桂夫人手一抬，止住女兒說下去。

她低聲的道：「不可隨便說出口，妳忘了當初來時我對妳說過的話了？」

桂月秀道：「女兒並未忘記。」

桂夫人道：「去吧，盡早摸清他們母子二人的眞正企圖，咱們也好對妳戈大叔有個交代！」

桂月秀點點頭，却也黯然了……

＊　＊　＊

這夜有月色！

月光照在雪地之上，立刻把大地像鍍了一層銀似的，看上去是那麼柔美。

湯十郎拉着桂月秀的手，兩個人緩緩的走在竹林間，兩人的影子拖曳在地上，歪歪的，長長的，也緩緩的游動着，這光景能說不美妙嗎？

湯十郎未開口。

桂月秀也沒有，兩人就是夜遊似的併肩走着。

就在一處斜坡大樹下面，桂月秀拉住湯十郎不走了。

湯十郎立即面對桂月秀，然後，二人擁抱在一起，湯十郎的雙臂有力的擁抱住桂月秀的腰肢！

「湯公子！」

「叫我十郎吧，月秀。」

「十郎！」

「月秀！」

然後，湯十郎低頭吻着懷中的桂月秀！

桂月秀回吻，而且她變被動爲主動！

她幾乎吸吮着湯十郎的「靈舌」出聲。

湯十郎似也忘我了，然而這地方不適宜席地而臥！天太冷了，夜間當然更冷。

二人吻着，也撫摸着對方，直到……

湯十郎忍不住的忽然雙手托抱起桂月秀，他展開身法便往左家廢園裡奔去！

桂月秀毫不反抗，她的一臂勾住另一臂，緊緊的圈在湯十郎的脖子上。

湯十郎鼻孔發出粗重的聲音，宛似下山一頭豹，剎時間他抱着桂月秀進入左家廢園的第二進大廳中。

只不過他看了一下，又不對，抱着桂月秀又到了後面的大廳。

眞急人，這兒的一切很髒亂，無奈何，他有些飢不擇食的把那道假墻推開了！

他把桂月秀放下來，道：「你等着，我去取盞燈。」

不料桂月秀却又抱緊他，道：「不要燈，憑你我的武功，雖暗也可視物呀！」

湯十郎一笑，他扶住桂月秀，指向地下室，道：「我扶你走下去！」

桂月秀故意問：「下面甚麼呀？」

湯十郎道：「沒甚麼，至少下面乾淨又不寒冷，很適合咱們……」

桂月秀道：「你壞……」

湯十郎道：「不是壞，是太愛妳了。」

桂月秀已到了地室下面了，她極目就看到一堆東西，是用被單覆蓋着的。

她當然知道那是一堆骷骨，但她並不放在心上，這也許就叫藝高人膽大。

她也準備在這裡出刀，當然是向湯十郎出刀，因爲她也無奈！

如果湯十郎是爲了寶藏，更爲了報仇，桂月秀便只有出刀了。

她如果在這時候對湯十郎出刀，相信湯十郎一點防備也沒有，湯十郎非死不可。

湯十郎怎麼也不會相信，他心愛的桂月秀，竟然會對他下毒手。

然而，湯十郎此刻却很坦然！

他又抱住桂月秀，灰暗的地室下面，只在假墻處轉彎抹角的反射來幾許月光，但也足以分辨出人體來了。

湯十郎不但吻着桂月秀，他也在桂月秀的身上撫摸不已，口中還喃喃的自語着。

「我……愛妳……」

「我……也是……」

「阿秀……啊……」

「十郎……你……」

湯十郎只稍稍用力，桂月秀便躺下去了。

地面雖然涼，但二人全身在發燙。

地面未鋪被，但湯十郎把外衣鋪在地上了。

桂月秀把雙目半閉上，但她却輕聲的道：「阿郎，這事之後，我便是你的人了。」

湯十郎有動作，他似乎在解衣褲！

他回應的聲音很低，道：「這事之後我娶妳！」

桂月秀却突然緊抱着湯十郎不鬆手。

她似乎臉上微紅，全身微抖，不能自己。

湯十郎不及脫完衣褲，忙又將桂月秀抱入懷中，他以爲應該先加以安慰，雖然這還是他有生第一次如此，但他相信桂月秀也一樣。

湯十郎開始愛撫着桂月秀，他還不知道，當桂月秀一旦問出他的企圖目的之後，就會很痛苦的對他出刀！

他以爲桂月秀此刻只是女人本能的反應。

有許多女子，當她們第一次同男子如此之前，也都會有她們的這種反應！

湯十郎解去了桂月秀身上的衣扣，長袖之下他似乎發現有刀，但他不在意。

他把手按在桂月秀的胸上，那麼文明的揉搓着，桂月秀被揉得不停的嚶嚀！

桂月秀摟抱得更緊了，她還左右搖着頭。

湯十郎大膽的往桂月秀的肚子下面摸着，他完全進入情慾狀態了！

男人如果到了此刻，那會喪失一切理智而不會顧忌一切後果的。

湯十郎好像就是這樣，他低頭去吮着那隻尖尖而又堅挺的奶子。

桂月秀幾乎要爆炸了，她抓住湯十郎的長髮！

這二人已半迷惘了。

如果此刻天塌了，他們也不去再管了。

但就在湯十郎欲上馬馳騁巫山之時，桂月秀却低聲的問他道：「阿郎，我似乎已是你的人了！」

湯十郎有力的雙臂猛一抱，道：「我說過，此事之後我一定娶你。」

桂月秀道：「我……相信你會娶我……可是……可是我想知道……你與伯母二人何時才能回家鄉。」

她來個遠交近攻手法，先把她想知道的說向遠方。

湯十郎道：「也許快，也許再等到明春吧！」

「爲甚麼等到明春？」

「這是我娘的主意！」

「伯母爲甚麼一定要住在這兒？只不過伯父等幾人死於此？」

湯十郎不由得回頭看，他父親的屍體就在這裡！

這一看令他心一寒！

他有些囁嚅的道：「也算爲我父守幾日孝吧！」

桂月秀又問：「也要爲伯父報仇，對嗎？你做人子的，能不爲死去的父親報仇？血海之仇呀。」

湯十郎輕吻着桂月秀，似乎剛才的衝動收斂一些，但他有一隻手，仍然在桂月秀的下面摸得很文明。

桂月秀當然吃不消，但她沒有迴避！

這也是她的任務呀！

湯十郎道：「報仇，當然要報仇，父仇不共戴天，我們是不會放棄的！」

桂月秀暗中去握刀把了。

她準備出刀，湯十郎仍然不知道。

湯十郎又道：「等我們結過婚以後，妳就是我們湯家的人了，妳也有爲公公報仇的義務吧！」

桂月秀道：「是的，我有義務，因爲你已是我丈夫了，我當然嫁夫隨夫。」

她又把身子扭了一下……不，應該是不停的扭動，因爲湯十郎好像忍不住拉開了她的褲子，她的左手似乎也摸到湯十郎的東西了。

桂月秀很緊張，這短促的一刻，她出刀？或是把身子交給湯十郎？

湯十郎對她太好了，在這樣的寒天裡，照顧得她母子二人幾乎是無微不至，她能對他下殺手嗎？

桂月秀便又低聲的問：「阿郎，我猜妳們也在此地尋找甚麼？」

湯十郎道：「我們等……」

「等甚麼？是等甚麼人？」

湯十郎堅定的道：「等人，妳猜對了！」

桂月秀忽問：「等甚麼人？」

「仇人，阿秀，我們在等仇人找來，如今又有妳的協助，我們報仇更有希望了！」

桂月秀道：「你的仇人一舉殺了上百口的忠義門之士，你我才幾個呀！」

湯十郎冷笑道：「我怕他們不來！」

他吻了桂月秀的唇，又道：「妳不已經殺過一些人嗎？那些人必然是我們仇家的鷹犬。」

桂月秀是殺過，她也知道那些是戈大叔外圍的人，雖然她殺了也無關緊要，但那些人始終還是戈大叔的忠

心之人！

她似乎不必再問了，湯十郎在此果然是爲了報仇。

他們報不了仇，但却妨礙尋找寶藏的工作，戈大叔是不容許有人妨礙他的計劃！

如果湯家母子不在，就也許有左家相關的人暗中前來取寶，忠義門還是有人的！

於是，桂月秀欲出刀了。

她的手已握緊了刀把。

湯十郎的手已到了她巫山之下撫摸着。

桂月秀在咬牙，她還對着湯十郎咬牙，這叫湯十郎看起來，好像她在承受他的愛撫似的。

湯十郎去褪下桂月秀的褲子了。

桂月秀却又問道：「阿郎，難道你至今還未有甚麼心上人嗎？」

這句話如同棒喝，桂月秀及時提醒了湯十郎。

湯十郎不由得望向那堆骷骨，便也立刻打個冷顫！

他心中在唸叨：「爹，爹……我……怎麼辦？」

他再一次的收斂了那股子慾念，也立刻拉起桂月秀的褲子，却碰到桂月秀的右肘，桂月秀正欲出刀的右肘，碰得湯十郎一怔！

他彈身而起，道：「阿秀，對不起，我冒犯妳了，我忍不住，我該死。」

說完，他立刻往地室上面奔去，眞怕桂月秀强行拉住他似的。

湯十郎一口氣奔出後大廳，一個人站在一堆枯草地上，仰天看着圓月，幾乎要哭出來了。

桂月秀只差未對湯十郎用刀。

她本欲在湯十郎回答她問話的時候，突施殺手的，但湯十郎却突然退縮了。

湯十郎不但退縮，他甚至也「臨陣逃脫」，倒把桂月秀一人留在地下室中了。

桂月秀是個姑娘，有湯十郎陪她下來，雖面對一堆骷骨，她並不害怕，如今留她一個人，漸漸的，她有些膽怯的樣子。

帶着幾分幽怨，桂月秀緩緩的走出地下室，她不知道，爲甚麼她問了湯十郎那句話，就會把湯十郎問得丟了她不管而去。

其實，湯十郎也痛苦，當桂月秀忽然問他，心中可有意中人的時候，這眞的如一盆冷水澆在他頭上一般。

他這次進關來，那不只是爲了報仇，更重要的乃是尋找他那未見過面的心上人。

他懷中藏的是一塊鳳雕玉珮，那就是他爹爲他掛在身上的信物，如今人未找到，他爹湯百里的屍骨就堆在他的面前，他又怎能在此一刻，違背他爹的遺言，而同桂月秀在此綢繆雲雨？

他不能，便再不孝的人，也不能找這地方吧！

他爹與忠義門生死結盟，他幾乎是半個忠義門的人，這種事不能幹！

湯十郎就是想到這節骨眼上，他溜上去了。

他當然很痛苦。

他也一時間無臉再回去，於是，他往竹林這邊繞過來了！

就在湯十郎剛到竹林邊，林子裡白影一現，那不是白衣女來了嗎？

湯十郎對白衣女無好感，他站在竹林邊不動！

只不過一瞬之間，白衣女已到了他面前！

「妳……」

「我在找你！」

「妳找我幹甚麼？」

「提醒你呀！」

湯十郎道：「妳有甚麼事要來提醒我？」

白衣女指指遠方小河方向，對湯十郎道：「我看到有兩個惡人，往這邊過來了！」

湯十郎道：「惡人？甚麼惡人？妳是好人嗎？」

白衣女嘆口氣，道：「你說我是好人或惡人？」

湯十郎道：「一個美姑娘，夜裡往荒林跑，我不知道妳是不是惡人！」

白衣女一跺脚，道：「好，你這是說我惡人呀，我這就走了。」

她轉身就走，湯十郎却冷冷道：「以後少來打擾。」

白衣女忽回頭，道：「打擾？我打擾你了？」

湯十郎道：「我不喜歡再看見妳！」

白衣女道：「就是因爲我叫那人殺你？」

湯十郎道：「那已足夠叫人討厭妳了！」

白衣女道：「好吧，你既討厭我，我也叫你不快樂！」

湯十郎滿腹火，道：「妳想怎樣？」

不料白衣女又道：「我找人來殺你！」

湯十郎冷笑了。

「你不相信？」

「我等妳把妳的兩個跟班叫來！」

「用不到她們出手。」

湯十郎怔怔的道：「還有別人？」

白衣女道：「當然有，而且就來了！」

她說着，把雙手指了幾下，道：「出來吧，你們不是在找你們失踪的人嗎，問他呀！」

白衣女的話甫落，嘩，只見兩個大漢分別提着刀斧自林中走出來了。

這二人踩地有聲，沙沙的雪被他二人踩得响，雙雙已站在白衣女[illegible]了。

白衣女指着湯十郎[illegible]，去問他。」

來的，敢情正是莊懷古與劉大年二人。

劉大年手上握着把怪刀，那莊懷古手中正是一把鋒利的板斧。

他二人只想暗中探探左家廢園的，不料剛走近，便被白衣女呼叫出來了。

原來莊懷古與劉大年二人，在野店中吃飽睡夠養足了精神，便趁月色趕着潛來左家廢園了。

他二人已有五年多未曾出現在左家廢園。

忠義門主左太斗滿門被殺之後，戈家堡那面就不再有任何一人出現在左家廢園。

但當湯十郎的鳳雕玉珮在「順天當鋪」出現以後，左家廢園就熱鬧起來了。

已經死了十一個人了，但順天府城却無人談論左家，人們甚至還不知道左家廢園刀聲已响。

此刻，莊懷古與劉大年爲了尋找于世爭，兩個這是硬着頭皮趕來此地。

白衣女看看莊懷古與劉大年，指着湯十郎，道：「你二人要尋的人，他一定知道。」

她再對湯十郎冷冷一笑，道：「我說得對嗎？」

湯十郎火大了，只不過他這種帶些木訥的人，在發起火來反而說不出話來。

他氣得雙手十指格格响，牙齒挫得吱吱叫，他恨透這白衣女了。

莊懷古却冷然問湯十郎，道：「這位姑娘的話是眞的嗎？」

湯十郎道：「不錯。」

劉大年手中怪刀猛一掄，咬牙道：「你承認你知道我們那位兄弟的失踪跟你這小子有關？」

湯十郎似已定下心來了，他猛吸一口氣，强把心中怒火壓下去。

他原本要把殺于世爭的前因後果，一股腦的全部吐出來的，他不能叫白衣女置身事外，但當他看向白衣少女的時候，立刻又改變了他的心意。

白衣女也正在看他，她的那種風采，那種眼神，那種儀態，任何人看了都會對她產生愛憐之心，包括她的敵人在內。

湯十郎發火的時候，便是把白衣女當成了敵人。

湯十郎在月下看白衣女的模樣之後，便立刻瓦解了他對白衣女仇恨的心。

他下了個決定，他決定自己攬起來了。

當劉大年逼問他的時候，他冷然的道：「你猜對了。」

他指指白衣女，又道：「她的話完全正確，這件事在下不但知道，而且也由在下一手導演，這件事雖然這位姑娘知道，却與她毫無關係。」

白衣女不但不驚奇，她還微微笑了。

湯十郎不笑，他回敬白衣女一句：「妳……滿意了吧？」

白衣女以袖掩口，不知她甚麼表情。

劉大年却厲吼，道：「好小子，你是怎麼導演的，你把我們兄弟怎樣了？」

湯十郎道：「你很想知道嗎？」

莊懷古一頓手中板斧，冷冷的道：「說！」

湯十郎道：「你們的同伴不應該來此鬧事，就好像你二位也不該來是一樣，所以他死了。」

莊懷古與劉大年二人對望一眼，這二人誰也不出手。

並非他二人怕，正因爲他們不怕，才不貿然出招，這就是高手的耐性。

有時候耐性對一個武者是很重要的。

戈家堡的十三太保，個個武功高强，也個個心機深沉，遇到像今夜之事，他們必先弄清楚原因。

莊懷古嘿嘿冷笑，道：「好小子，你很夠種。」

湯十郎道：「在下從不說謊，我殺了那人。」

劉大年道：「我們的同伴並非泛泛，你能殺得了嗎？」

湯十郎道：「你們的同伴很囂張，出招就要命，可以說在下是在自衞中才殺了他。」

莊懷古大怒，舉斧直劈而上，道：「那麼，你小子再一次自衞吧！」

莊懷古出手，劉大年不出手。

劉大年盯着白衣女，他不能不對白衣女防着。

湯十郎忽然錯身往竹林中閃去，莊懷古的板斧發出「卡」的一聲响，一棵巨竹應聲而斷。

莊懷古厲吼：「那裡走！」

不料湯十郎並未眞走，他忽然一個大旋身，竹林中他幾乎與追來的莊懷古碰個滿懷。

莊懷古舉在半空中的板斧落了一半無力了。

他還有最後一口力氣，當板斧落在地上的時候，他大叫了一個字：「走！」

然後「轟」莊懷古作古了，他倒在竹林子裡。

湯十郎的「攝魂箭」自莊懷古的左胸拔出來，他大步往竹林外面走。

當他發現白衣女的身法幾乎在半空中飄飛，他才看到劉大年正像個沒頭蒼蠅，左衝右突難以逃走。

莊懷古的那聲「走」甫起，劉大年便拔空往回逃，但當他人在空中時候，忽然發覺前面一團大雪堆，他驚訝着又折回身往另外一個方向，眞奇怪，另外的方向也一樣是大雪堆。

就這樣，他逃了三個方向未走開，湯十郎便在此時走過來了。

「你不想爲你死去的朋友做些甚麼？」

「要，但不在此時。」

湯十郎道：「何時？」

劉大年道：「當我有必勝把握的時候。」

湯十郎道：「你們今夜前來，不是抱着必勝信心嗎？」

劉大年道：「爺們只爲尋那失踪兄弟，並未準備同人搏殺。」

湯十郎道：「你們已經出刀了，朋友，你在此時還有甚麼推搪？」

劉大年道：「你小子不可欺人太甚。」

湯十郎道：「那麼，左家滿門百口之衆，不就是死在爾等之手？」

劉大年沉吼：「拿出証據來！」

湯十郎道：「不需要証據，刀就是最有力的証明，朋友，你出招吧！」

劉大年這還是頭一回如此窩囊。

他側頭去看白衣女，不料白衣女早不見了。

劉大年暗中咬牙，他的怪刀已平斬過去，口中厲喝如虎，道：「你死吧，我的兒。」

劉大年把畢生的功力全部運在他那把月牙形的怪刀上，帶起的是一聲凄厲的「咻」聲，宛如一顆忽現又隱的流星般砍向敵人胸脯，而他的頭部門戶大開，光景是與敵人同歸於盡的打法。

其實也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一招，如果湯十郎出招迎上來，大概湯十郎也不會撿到太大的便宜。

果然，湯十郎沒有硬搏。

湯十郎拔身斜飛，他越過敵人的右上方，劉大年心中一喜，因爲劉大年並不打算拚戰到底，當白衣女突然不見，他便打算盡快離開此地了。

湯十郎拔身而起，劉大年旋刀往空，但他的身子已經往竹林中奔去。

然而，他絕對想不到，敵人會在空中出手。

湯十郎的「攝魂箭」便在他身子拔空時倏然出袖。

那種百發百中，箭箭不爽的利箭，劉大年是躲不過的。

劉大年想不到背上的一箭直貫前胸，他倒下去了，他在倒地的時候還不太相信的回頭罵：「你媽……的……」

湯十郎聞罵露齒一笑。

挨罵的人只有忿怒，他怎麼會笑得出來？

他當然要笑，他不但笑了，而且習慣的又用指頭在他的臉上搓了幾下。

他雖然挨罵，但他想着地室中那些骷骨，他已爲他們做了些甚麼，兩者比較，湯十郎還是笑得出來的。

只不過當他把一支攝魂箭插回袖中的時候，猛抬頭，却不見附近有白衣女的踪影，但他相信白衣女必然未走遠，白衣女此刻會去了那裡？

湯十郎拔身而起，直往竹林外面撲去，他要追問白衣女，她是甚麼意思，爲甚麼在這種情況之下，還爲他製造痲煩。

他一直追到大道邊，仍不見白衣女的影子，月光下，大地美極了，那份寧靜與美，只有在此刻你才會領略到這個世界有多美。

湯十郎四下觀望，但他不是看風光，他無心於此，他只想找到白衣女，然而……

湯十郎突然一怔，立刻拔身往竹林中折回去。

他自言自語：「怎麼搞的，我怎麼會忘了？」

他忘了甚麼？

但見他比來時更快的速度，直往原來地方奔去。

他又回來了，但也怔住了。

「怎麼搞的，又不見了。」

他還在雪地上撥弄着，但他一無所獲。

湯十郎立刻又奔到另一地方，他仍然匆忙的在地上找，但他仍然一無所見。

他當然是尋找屍體，被他殺的莊懷古與劉大年二人的屍體又不見了。

湯十郎就是找不到兩具屍體，當然他無法解開這個令他頭痛的謎。

湯十郎顯得有些沮喪的樣子。

他也想着剛才地下室中，他本將與桂月秀共譜愛歌，共效于飛的，但他却在一念之間，來了一個急流勇退，他拔身而衝出地下室。

他再也想不到，就是他這麼一退卻，却也保住他的一條命，當時，桂月秀還在猶豫，是否出刀殺了湯十郎。

此刻，湯十郎無精打采的走回小廂。

湯大娘在被窩中，道：「你去了很久。」

湯十郎道：「大半個時辰了。」

湯大娘道：「這麼長時間，足可以趕到順天府城再趕回來。」

湯十郎道：「是的，娘。」

他不能把地下室的一幕對他娘說，當時他與桂月秀在一起，他那躍躍欲試的心境，如果說出來，他娘必然會惱怒他。

湯大娘不只一次的告戒湯十郎，在未摸清楚桂氏母女兩人底細之前，雙方最好保持距離，助人可以，不能因爲助人而失去戒心。

湯十郎有時候也獨自在想，桂氏母女爲甚麼也會偏偏轉來此處居住？如果不是我湯十郎伸手支助，她們又怎麼生存下去？她們必然有目的，那麼，她們的目的又是甚麼？難道也想找出甚麼仇人嗎？

湯十郎想得越多越感迷惘，如今他似是無言以對他的娘了。

湯大娘轉了個身，她側着面看兒子，又問道：「你同桂姑娘在一起？」

「是的，娘。」

「你們在一起可會……」

「沒有，娘。」

「那麼，只是在談天？你可問出她們的來歷了？」

湯十郎道：「沒有，後來她回去了，外面有了敵踪。」

湯大娘道：「甚麼人？」

湯十郎已拉起被子蓋身上了，他如今身心俱疲，心理上的疲倦，還超過身上的。

他一邊躺着，道：「兩個殺手，比之當初那些來人的武功高出很多。」

湯大娘道：「你殺了他們？」

湯十郎道：「同以前一樣。」

空氣中寧靜了一陣子後，湯十郎又道：「當初咱們定的計謀，只要殺了仇人，立刻把屍體弄走，如今却是那屍體會突然的不見了，倒也省了我不少手脚。」

湯大娘道：「眞奇怪，這一定有人在暗中弄的手脚，會是甚麼人呢？」

半晌，湯十郎又道：「這位在暗中弄手脚的人，其武功必然很高。」

湯大娘道：「可是，這人爲甚麼代我們清理那些死人屍體？他是甚麼目的？」

湯十郎道：「那要找到這人以後才會明白。」

湯大娘道：「娘可以斷言，此人是友非敵。」

湯十郎道：「是友？忠義門的人早作鳥獸散了。」

湯大娘道：「別發牢騷，也許他們轉入地下了，他們俟機而動。」

湯十郎道：「他們眞會等，一等五年多。」

湯大娘道：「當前要緊的，乃是先結合桂家母女，要知道，如今敵人似已開始注意咱們了，他們死了這麼多人，雖說只是失踪，使他們一時間陷入迷惘，但時間一久，必將有大擧的行動，咱們不能孤單出擊，所以你要盡快摸淸桂家母女來歷，不失爲一支有力的援兵。」

湯十郎道：「如果我們能與桂家結合爲一家，就太好不過了，娘，我見過桂姑娘出刀，高呀！」

湯十郎還在做夢，他當然不知道他幾乎挨刀。

湯大娘的反應很冷淡，她似是心有所感問道：「能同桂家母女聯手已經不錯了，至於結成一家人，十郎呀，怕不是那麼容易的事。」

湯十郎道：「娘怎麼會知道？」

他的語氣帶着自豪的意味，因爲他自以爲桂月秀已與他肌膚相親，而且他也幾乎佔有桂月秀的人。

然而，湯大娘却又淡淡的道：「十郎呀，你還年輕，至少娘看得很清楚，桂家母女必然有爲而來，只不過我們尚無法知道罷了。」

湯十郎道：「娘，睡吧，我會設法打聽出來的，我相信不久之後便明白的。」

* * *

桂月秀幾乎把牙咬碎，她有着受辱之感。

湯十郎爲甚麼會在那種節骨眼上突然捨她而去？

任何一個男人，尤其是像湯十郎的那種極端衝動的年紀，絕對不會在那時候突然離開已對他袒裎的女人，然而，湯十郎却眞的走了。

桂月秀在走出地室的時候，便產生着羞辱感。

她沒有去追湯十郎，她甚至是低着頭走回前面門樓下面的小房中。

當桂月秀推開門的時候，桂夫人的手上正握着一根老山人參還未往口中塞。「你怎麼了？」

「娘……」桂月秀想哭，却忍住了。

「你還沒有問出甚麼？」

桂月秀道：「娘，我下不了手。」

桂夫人倏然抛下手中人參，低聲叱道：「你太令我失望了。」

桂月秀道：「娘，咱們這一個多月以來，吃的花的用的，人家從不缺咱們甚麼，也從未有過不滿的表示，這種情義，實在令女兒一時間下不了手。」

桂夫人冷笑連聲，道：「你發起慈悲心了？」她忽然伸手，拉過女兒一手，低聲道：「阿秀，咱們接受他們的支助，不錯，看起來咱們不能忘恩負義，可是咱們就是要裝做這樣，你還不清楚嗎？咱們不是花不起銀子，咱們有的是花不完的銀子，咱們不在乎，咱們這樣一副可憐相是有目的的，咱們就是要接受他們的接濟，然後在他們意料之外，才有下手的機會，等他們挨刀之後，雖然說咱們忘恩負義，恩將仇報，但他們已經死了，他們死了，這世上還會有誰知道？」

這話出口，桂夫人還溫柔的拍拍女兒的手，又道：「記住，去創造一個絕佳機會，如果他母子只爲報仇，那就盡快出刀，別再誤了咱們的下一步大事情。」

桂月秀心中像海潮似的起伏着。

她低聲的道：「娘，他們確實爲了報仇而來。」

桂夫人道：「那就找個機會出刀吧，記住，你殺了那小子以後，立刻回來，娘去找湯大娘。」

桂月秀不回答了。

她似乎在咬唇，手還有些發抖。

她能對湯十郎下手嗎？

桂夫人說，她們還有更重大的任務，那麼，桂月秀只有順從她娘的話了。

「睡吧，孩子，你要好好養養精神了。」

「娘，戈大叔眞的知道爹的下落？還有，戈大叔也會告訴我們，我的夫家在甚麼地方嗎？」

桂夫人道：「一堡之主，絕無戲

言。」

桂月秀道：「如果他欺騙咱們……」

「他不會，他也不敢，你該知道娘的脾氣。」

桂月秀道：「左家廢園長滿了荒草，官家又不聞不問，這樣下去……」

桂夫人道：「以後的事，你就別再操心，你只準備對付那小子就行了。」

桂月秀不開口了。

她躺在桂夫人一邊，緩緩的把被子蓋在身上，只不過一時間她是睡不着的。

* * *

湯十郎根本無法成眠，他遇上這些事是難以把心情平靜下來的。

他本打算起來，也許他該找個不爲人知的地方，去好好的想上一想。

於是，他慢慢的把被子掀開，輕悄悄的走出小廂。

湯大娘在兒子走出門之後，低聲喟嘆：「嗨，這半年也眞苦了這孩子了。」

是的，湯十郎確也夠苦了，單只每天要侍候三個女人，就令他忙個不了。

湯十郎走出門，他不往前面走，因爲他怕此刻再遇上桂月秀。

如果此刻碰到桂月秀，他不知該如何對人家解釋，向人家抱歉了。

他轉而越過後院的荒草地，一躍而過了後院的圍牆，這地方也是他常往竹林繞的捷徑。

湯十郎本來往竹林中走的，但當他快要接近竹林的時候，忽見一團纖小人影兒，宛如幽靈一現，那麼輕靈的站在左家廢園左邊矮牆上。

湯十郎身子一晃間，正欲追撲過去，不料那黑影一個反彈，斜刺裡閃飛到竹林這邊來了。

湯十郎眞的以爲是鬼了，因爲只有鬼魂才會在空中如此飄閃如風，跳動如飛。

湯十郎也相信，這人的輕功絕對在自己之上。

那黑影一躍三丈餘，眨眼之間便到了湯十郎附近，湯十郎更相信，這黑影一定是發現自己才又折回來的。

於是，湯十郎坦然的站在那裡不動了。

「你……是誰？」這聲音眞好聽，湯十郎以爲天下最好聽的聲音乃是百靈鳥的叫聲，但這人的聲音比百靈鳥的聲音還令人陶醉。

她，是個女子，聽聲音，這女子頂多十八九，或者二十歲，月光之下，在一地白雪的襯托下，更顯出這女子的高貴氣質。

湯十郎發覺這女的一張臉皮之白之細嫩，比之那白衣女有過之而無不及。

天空中有寒星在閃爍，這黑衣女的雙眼閃動得比天上的星兒還吸引人。

湯十郎怔住了，他忘了回答。

黑衣女又問：「嗨，你是甚麼人？」

湯十郎從迷惘中清醒過來似的道：「我叫湯十郎。」

黑衣女道：「喂，湯十郎，你怎麼在此地？這兒不是左家廢園嗎？」

湯十郎道：「不錯，這兒正是左家廢園，姑娘，你夤夜來此，莫非……」

黑衣女道：「我呀，我是來湊熱鬧的呀。」

湯十郎大感奇怪，道：「湊熱鬧？湊甚麼熱鬧？這兒只不過是個官家查封的廢園，並沒有甚麼熱鬧呀。」

黑衣女道：「嘻嘻，八方風雨就要會廢園了，你還不知道？」

湯十郎道：「甚麼八方風雨？你在說些甚麼？」

黑衣女道：「沒知識，八方風雨也不知道。」

湯十郎道：「姑娘台前，在下請教。」

黑衣女掩口一笑，道：「至少有四個門派的人物，他們正紛紛往這裡趕來，湯十郎，這兒就快熱鬧了。」

湯十郎怔住了。

如果再有四門派人前來，自己便很難分辨出誰是眞正參與左家大屠殺的仇人了。

難道只因鳳雕玉珮，消息立刻傳出江湖了？

湯十郎一頓急問：「姑娘，這些人爲甚麼奔來左家廢園？這裡一無所有呀！」

黑衣姑娘又笑了。

她只一聲笑，湯十郎便精神一緊，便也引得湯十郎睜大了眼睛去看她。

笑着，黑衣女道：「你聽過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這句極普通的話嗎？」

湯十郎道：「此話我懂，但與這些來此的各派人物扯上甚麼關係？」

黑衣女道：「關係可大了。」

伸手指向左家廢園，又道：「你知不知道？這左家廢園原本是忠義門總舵？」

湯十郎道：「好像是吧！」

黑衣女道：「甚麼叫好像是，對你說，根本就是。」她再指往西方，接道：「順天府城附近有兩大世家，人稱『東左西戈』，這附近還有個傳說，你可想聽一聽嗎？湯十郎。」

湯十郎道：「在下正在聽着。」

黑衣女似是很愉快的一笑，道：「順天府城的人們，平日是不會隨便說的，暗裡却有不少人知道，他們暗裡說的是『左家莊戈家堡，官爺見了也彎腰』，也就是說官家也不願意惹上這兩家人。」

湯十郎道：「姑娘，今夜在下長了不少見識，只不過你尚未說出幾路人馬要來此地的目的。」

黑衣女美眸一亮，道：「爲財呀！」

「甚麼財?」

「當然是財寶。」

「在下怎麼不知道?」

黑衣女道:「湯十郎,你怎麼不多想一想,那忠義門在江湖上風光多年,便左太斗也獨領風騷三十春,當然集了不少財富,但江湖上誰都知道,五年多以前,左家滿門一夜被殺得鷄犬不留,却沒有人找到忠義門的寶庫,而且至今成謎。」

湯十郎道:「我明白了,這些人原來爲財寶而來。」

黑衣女道:「你總算明白了。」

不料湯十郎却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黑衣女道:「你笑甚麼?」

湯十郎道:「左家廢園沒有寶,只有骸骨一堆,恐怕他們要失望了。」

黑衣女道:「我以爲必然有財寶,只不過尚未找到罷了。」

湯十郎雙目一瞪,道:「姑娘,你就是爲財寶而來的嗎?」

黑衣女嘴一撇,道:「不屑於……」她是不會承認的。

湯十郎道:「可是,姑娘你不是也趕來了?」

黑衣女道:「我是趕來了,但不是爲財寶。」

「爲甚麼?」

「因爲傳言有一塊玉珮出世,才引起我的興趣。」

湯十郎心中一緊,他終於明白,自己的那塊玉珮出世之後,果然引來麻煩了。

他重重的道:「姑娘,甚麼樣的玉珮?你雖說不是財寶,但你還是爲了玉珮呀!」

黑衣女哈哈一笑,道:「我不會要玉珮的,我只是想看一看,因爲……」

湯十郎再也不會把玉珮取出來示人了,他娘命他好好的把玉珮藏起來,千萬不能隨便示人。

他是不會把玉珮出示給黑衣女的。

湯十郎想了一下,才緩緩的道:「就因爲一塊不相關的玉珮,就証明左家廢園有寶藏?眞可笑!」

黑衣女道:「傳言玉珮出自左家廢園,那左門主當年嗜玉,猶愛玉珮,你想想,八方人馬虎視眈眈已等了五年多,如今稍有風吹草動,他們能不蜂擁而來?」

湯十郎聞言怔住了,他再也想不到事情越見麻煩了。

原本他們只想找出兇手之後,報了大仇就出關,如今却又牽扯出這麼複雜的後果來。

湯十郎不能見人便殺吧,過去一段日子,他相信所殺的人,都與主兇有關係,他不主動去找眞兇,他要眞兇自己上門來,然而,如果各路江湖人物齊出動,湯十郎就難以下手了。

黑衣女見湯十郎沉思,不由一笑,道:「湯十郎,就快五更天了,我要回去歇一歇,你可不知道,我趕了兩百多里路,我好累喲。」

湯十郎道:「姑娘,你請便。」

黑衣女道:「你呢?」

湯十郎道:「在下就住在此地!」

黑衣女本來轉身要走,忽又回身,道:「湯十郎,你不怕有鬼?」

湯十郎道:「鬼?你不覺得人比鬼可怕多了?」

黑衣女美眸一亮,道:「也有道理嘛。」她笑笑,又道:「湯十郎,你這個人很有意思,我明天夜裡再來找你。」

湯十郎道:「找我?幹甚麼?」

黑衣女道:「你住在這裡,是嗎?」

湯十郎道:「我已說了兩遍。」

黑衣女道:「所以我找你,請你帶我進去左家廢園。」

湯十郎道:「你若想進左家廢園,可以自己進去,在下也只是暫住而已。」

黑衣女道:「你這人眞狠心,我只不過請你帶我進去看看,你也拒絕我,我……」

她黯然的似乎要哭了。

湯十郎道:「奉勸姑娘,別再來了,爲了想看看玉珮,就涉這種險,是不值得的。」

黑衣女道:「我不管,你一定要帶我去看看。」

湯十郎道:「那麼,姑娘,你能告訴我,你家在那裡?」

黑衣女道:「幾百里外,很遠的。」

她仍然不說出她住在甚麼地方,但已令湯十郎滿意了。

湯十郎再問:「姑娘的大名是……」

「我叫楚香香。」

「楚香香,」湯十郎唸着,又道:「多好聽的名字,姑娘是一個人前來?」

楚香香道:「是呀,我一個人很方便的。」

湯十郎道:「姑娘此去,歇在甚麼地方?」

楚香香道:「住在一家大客棧裏。」

湯十郎不好再問下去了,他點點頭,道:「也罷,姑娘二更天來此,我帶姑娘進去吧!」

楚香香嘻嘻哈哈的走近湯十郎,道:「你眞好,湯十郎,謝謝你了。」

湯十郎嘆口氣,道:「姑娘,有許多人爲財死,而你却是爲了好奇。」

笑笑,黑衣姑娘道:「除非我想死,否則我永遠也不會死的,我如今還不想死,所以我就不會死。」

湯十郎道:「世上有許多死於好奇的人。」

黑衣女道:「我不是。」

她轉身徐徐走去,走得很慢。

當湯十郎欲回身的時候,空中傳來黑衣女的聲音,道:「湯十郎,記住了,二更天咱們在此會面呀!」

湯十郎極目望向竹林,早已不見楚香香的影子了。

* * *

湯十郎剛剛走到後面圍牆邊,迎面傳來低沉的聲音,道:「十郎嗎?」

湯十郎立刻奔到發聲處,果然,湯大娘站在一片荒草中,直視過來。

「娘,你怎麼起來了,天寒地凍?」

湯大娘道:「你去了那裡?」

湯十郎左右一看,拉過他娘就急往後院中走。

「娘,有事發生了。」

湯大娘道:「有甚麼事?」

湯十郎道:「快進去,回去我再告訴娘知道。」

湯十郎很緊張,便也令湯大娘愕然了。

* * *

「砰!」湯十郎把門關上,同他娘一齊坐在床沿上。

「娘,剛才我碰見一個黑衣姑娘,她叫楚香香。」

「楚香……香?」

湯十郎道:「此女輕功高絕,她對我說,不久之後,左家廢園要熱鬧起來了。」

湯大娘道:「怎麼說?」

湯十郎道:「她已知有四個門派的人,暗中趕來左家廢園了。」

湯大娘道:「甚麼樣的人物?」

「只說是四個幫派之人。」

「他們來幹甚麼?」

「財寶,這些人等了五年多,爲的是左家財寶。」

「胡說,這兒那有財寶?」

「自從我的玉珮上了當舖,風聲便傳出了。」

湯大娘頓足一嘆,道:「如此一來,妨礙咱們的報仇大計了。」

湯十郎道:「娘,咱們怎麼辦?」

湯大娘也想不出好辦法,不知何人傳的謠言,竟說這左家廢園有財寶。

湯十郎又道:「娘,黑衣女還會來的。」

湯大娘道:「她已經來了。」

湯十郎道:「黑衣女今夜二更天再來,她請我幫她看看這裡一切。」

湯大娘道:「她是這麼說的?」

湯十郎點頭,道:「是的,娘。」

湯大娘道:「那就想法子把她帶來,娘要好生問問她。」

湯十郎道:「娘,黑衣姑娘楚香香好像很嬌,妳若見了她,盡量溫和些對她。」

湯大娘道:「娘自然知道,十郎呀,把心安下來,好好養精神,娘想個法子,唉,各路人物出現,實在是一大麻煩。」

湯十郎這一回認眞的睡下了。

他不再多想,甚至也不去想楚姑娘。

湯大娘想,她一直想到天亮,仍然緊皺着眉頭。

* * *

大地上積雪成泥水,天空中又見烏雲蓋頂,昨夜的明月已不在,好像另一場大雪要來臨了。

天剛黑,便見左家廢園西方一片荒草林中,三條人影一動也不動的站在那裡。

三個人不動,但他們的口在動。

這是一男兩女,男的瘦高偉岸,緊身綠袍罩在身,頭戴一頂披肩呢帽,雙手放在袖子裡。

這人說話很低沉,也不多說廢話。

「摸清底細了嗎?」

這口吻帶着一些威逼的味道,他敢情正是戈家堡堡主戈平陽。

站在戈平陽面前的正是桂家母女二人。

那桂夫人聞得戈平陽的話,忙應道:「他母子表面祭拜亡魂,實則爲了報仇。」

戈平陽咬咬牙,道:「還有何企圖?」

他這話指的就是有關左家寶藏。

桂夫人道:「沒有了。」

戈平陽冷笑一聲,道:「那就動手吧,殺了他們。」

桂月秀正欲開口,戈平陽突然低吼,道:「我問妳,前夜妳是不是又殺人了?」

桂月秀道:「我沒有。」

戈平陽道:「前些時一共死了十個,那些只是我的外圍手下,他們只求表現,雖死不足以影响我的實力,但最近的三人又失踪了,他三人乃我身邊的人,也是我戈家堡十三太保中三大殺手,所以我把妳們召出來問問。」

桂夫人道:「這三天來,我以參餵功力,大半時間由阿秀守在我身邊,所以出了這麼大的事,我們一點兒也不知道。」

戈平陽道:「那就是他母子下的手了。」

桂月秀道:「戈大叔,最近左家廢園裡來了個白衣姑娘,這女子很邪門,好像會使那傳言中的大挪移神功。」

戈平陽雙眉一挑,道:「出現過幾次?」

桂月秀道:「我見過兩次。」

戈平陽道:「妳們記住,能殺就殺了她。」

他頓了一下,又道:「這麼說來,馬艷紅她們的報告是眞的了。」

馬艷紅便是與林玉二女掌理野店的人,莊懷古三人失踪了,這種大事情她們馬上暗中送進戈家堡了。

桂月秀與她娘是不知道誰是馬艷紅的,她二人聞言對看一眼。

(未完・十二)

上文提要：唐煌不願以巧取勝張玉萍，故棄之而去。突然在牆上發現梅花暗記，這表示親人遇到危險，急循梅花指示走去，尋找兩趟都被引至關羽廟前，感到疑惑，一老者趨前告之要尋親人就在廟中，但他搜遍全廟未有所獲，唯有一口棺木甚爲可疑，後棺木被兩青年抬走，他只好暗中跟踪，原來青年要以棺中之人奉獻張玉萍來換取提神之物，萬料不到，棺中之人却是門玉華……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司空羽・文／可飛・圖

夢中劍手

華山金蟬脫壳　蛇谷尋求解藥

張子萍哂然一笑，道：「本山主已經領教過他那一招，雖見威力，却未必天下無敵！」

李驊不解地道：「既然那一招不見得玄妙，山主又何必勞師動衆，搶那『五霸圖』？」

「哼！」張子萍不屑地道：「你知道什麼？那圖上有極多的秘密，而且還有兩招更厲害的絕學！」

李驊似乎有意吊他的胃口，道：「如果唐煌已經研出另外兩招，山主您……」

張子萍面色微變，道：「那三招絕學，越往後越深奥，老夫深信一年之內，他們無法研成！」

「如果在費小潔研成之後，山主才遇上他們呢？」李驊像專門找漏子，一點也不放鬆。

唐煌頗爲李驊擔心，以爲張子萍可能給他點顏色瞧瞧。

那知事情大謬不然，張子萍陰笑一陣，負手踱了幾步，道：「即使如此，本山主仍有應付之法！」

那知李驊未問，張子萍也不說，就這樣搪了過去。

李驊好像仍然於心不甘，毫不放鬆，道：「據在下所知，山主似乎一天也離不開黑貨，假若一旦斷了癮，恐怕費小潔一人，山主也應付不了！」

「嘿……」張子萍顯然已動了眞火，但意外地却仍無出手之意，道：「本山主就是輸給她，也算不了什麼！」

「什麼？」李驊大惑不解，他認爲張子萍的個性很難捉摸，但唐煌却有所感觸，他認爲張子萍對費小潔仍有父女之情。

李驊好像非引起他的怒火不肯罷休似的，道：「假如山主斷了癮，而遇上唐煌，在下深信未必是他的……」

張子萍厲喝一聲，大袖疾拂，「蓬」地一聲，李驊又被震出一丈多遠。

唐煌心中一動，感覺他自己是張子萍眼中之釘，肉中之刺，那可能是因爲爹爹唐一飛的緣故。

想想起唐一飛，唐煌忍無可忍，冷哼一聲，正要閃出石縫，突感有一隻手搭在他的左肩上。

就憑人家這鬼魅的身法，閃避也來不及了，回頭一看，又是那個老人鐵關刀，只見他肅然地道：「門玉華正在危險之中，絕不能亂來，只要張子萍甩手不管，她就死定了！況且門丫頭即使死了，整個武林也會感謝她，因爲我們已由她身上發現一個極大的秘密。」

「什麼秘密？」唐煌肅然地道：「是不是那奇怪的味道？」

「不錯！」老人道：「也就是李驊欲交換的黑貨！現在不是救一個人的問題，而是救整個武林的問題！」

唐煌肅然道：「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老人慨然道：「是仙丹，也是天下至毒之藥，小子你願不願意挽救武林浩劫？」

唐煌冷笑道：「前輩問這話似屬多餘，假如晚輩沒有挽救武林之心，千里迢迢，跑來做什麼？」

「那就好！」老人面色一寒，道：「你不後悔嗎？」

「笑話！」唐煌冷笑道：「只要爲了正義，雖死無憾！」

老人微微一哂，道：「輕言生死，終必後悔！以你目前的功力而言，冒險太過是划不來，況且心愛的人又不知下落，父母也在危險之中！」

「不必說了！」唐煌沉聲道：「晚輩已經表示過了，絕不後悔……」

那知悔字甫出，左腋下的「攢心穴」上被輕輕戳了一下，倒在老人臂彎中。

攢心穴在兩腋之下，與心脈相通，輕傷則血迷心竅，重者立亡，爲全身三十六大穴之一。

唐煌雙目射出驚怒的光芒，雖感無力提聚眞力，却因老人點穴之法十分奇妙，能使他不感痛楚。

這時李驊已經爬了起來，敢怒而不敢言，站在一邊發楞。

張子萍望着門玉華的軀體，陰聲道：「雖不是正主兒，仍然有用……」

突然一聲宏亮的大笑，老人挾着唐煌閃出石縫，道：「張子萍，眞正的主兒在此！找『五霸圖』又有何用？」

張子萍微微一震，立即沉聲道：「馬白水，你敢和老夫作對？」

老人冷笑道：「眞是狗咬呂洞賓，老夫爲你帶來正主兒！找不找那丫頭都是一樣，只要你施技，嘻……」馬白水諂媚地笑了一陣，續道：「還怕他不乖乖地說出來嗎？」

這幾句話確實打在老魔心坎上，但他城府極深，辦法雖好，却又不願在馬白水面前表示讚許，陰聲道：「老賊！你闖入老夫的禁地之中，還想出去嗎？」

馬白水輕蔑的一笑，道：「當然要出去，而且要大搖大擺地出去，喏！」他把唐煌的面孔讓張子萍看了一下，漠然地道：「如能合作，皆大歡喜！反之，我只要在他攢心穴一點，他馬上就恢復功力，嘿嘿，那一招的威力，你大概已經見識過……」

張子萍電目直轉，冷笑道：「馬老賊！你們怕那一招，老夫可不怕！在洛陽軒轅廟中，老夫接下他那一招，而且佔了上風！」

馬白水哈哈大笑一陣，不屑地道：「張子萍，別往臉上貼金，告訴你，你的一切，對老夫來說，都不是秘密……」

張子萍厲聲道：「說說看老夫有何秘密？」

馬白水輕哂一聲，道：「你那一套下三流的手段，只能騙騙江湖末學，你想以兵不血刃的方法，使武林中人受你役使，也就等於揑着他們的脖子，待他們愈陷愈深之後，就離不開那歹毒的黑貨，然後伏首貼耳，任你擺佈！」

馬白水續道：「可是老賊你未免天眞了些，你的陰謀都在那個秘密人物監視之中，因此，才有『五霸圖』出現！那一招主要是對付『喜上眉梢』三邪的！」

張子萍冷峻道：「道：「可是老夫不怕，就是那個秘密人物出現，老夫也有足夠的力量對付他……」

「哈……」馬白水又狂笑一陣，道：「張子萍，別自欺欺人了，你根本就接不下唐煌那一招，只是倚仗黑貨的力量，事先吸了幾口，增加自己一倍的內力，而你那次略佔上風，也僅是勝在內力上！」

張子萍面色微變，切齒道：「老賊，你到底要幹什麼？」

馬白水大刺刺地道：「我只想以這小子，向你交換點黑貨！」

張子萍沉聲道：「多少？」

馬白水踱了幾步，似在考慮數量問題，半天才伸出一個指頭道：「只要這個數字！」

張子萍冷笑道：「你要一百兩？」

「多少？」

「不是一百兩？」

「你們家的錢比別人大？」

「到底要多少？」

「十萬兩！」

「小心閃了舌頭！」

「怎麼？不值？」

「當然不值？」

「你可知道他到底値多少？」

「少說廢話！不值就是不值。」

馬白水道：「姓張的，你到底有無誠意？」

「當然有！」

「你以爲這數字大了？」

「太大了！」

「眞是小廟的鬼沒見過大香火。」

「總之，這數字不能成交。」

「你以爲非和你作這檔生意不可嗎？」

「你的意思是？」

「有意思的多得很……」

「你儘管和別人作生意。」

「那就算了！」

馬白水要帶走人，張子萍一攔。

「幹甚麼？」

「要走可沒有那麼容易。」

「我以爲容易得很！」

「那就試試看吧？」

兩人又對了一掌，勢均力敵，不分軒輊，馬白水道：「浪得虛名！」

「怎見得？」

「我用了七成力道，你用了幾成？」

「六成！」

「呸！吹牛！」

「不信再試試……」二人又對了一掌，仍是平手。

事實上二人用的內力差不多，所

以也是平手。

不久的將來，倚賴他的人數也將激增，聲勢之大，可以預見，控制他們，像控制貓狗一樣，只要拿着一塊骨頭或魚頭就行了。

因此，要控制整個武林，就需要大量的黑貨，一萬兩黑貨，可以控制數千高手，他暗暗盤算太划不來。

況且，唐一飛在他的掌握之中，這是控制唐煌的最佳辦法。

張子萍輕哂一聲，道：「馬老賊！你雖花言巧語，我可不在乎，你爲什麼還不放人？」

馬白水向唐煌的攢心穴上一點，退到三步之外，但張子萍却不會放過這大好的機會，袍角未動，已欺到馬白水身側，一瞬之間，劈出二十三掌。

二十三掌連在一起，形成四十六個掌影，但四十六道罡風，使附近三丈之內陷於暴風漩渦中。

唐煌在恢復體力的一刹那，本想對馬白水下手，乍見張子萍的凌厲攻勢，却爲馬白水擔心起來。

馬白水沉喝一聲，在十三個不同方位中切出十五掌，踢出二十一腿，然後兩掌疾合猛分，拍出一道狂飆。

張子萍也在同時全力以赴，兩道無儔暗勁一接，像火山引發，地殼爆裂！塵土、石塊瀰漫了半個山谷。

兩人在氤氳的塵霧中分開，各退了五步。

唐煌猶豫不定，心想，假如剛才張子萍答應以萬兩黑貨交換，馬白水是否眞要出賣我？

張子萍陰聲道：「馬老賊，照我看來，你這點玩藝兒和公冶森、包一鳴等人差不多！」

馬白水冷笑道：「你呢？若不預先抽上兩口，你能否接下老夫這一掌？」

唐煌終於沉聲道：「馬白水，你剛才出賣我是何居心？」

馬白水冷漠地一笑，道：「假如犧牲你一人，而能挽救武林千百人的生命，你幹不幹？」

「哼！」唐煌不屑地道：「在下從未爲生死介介於懷，不要說爲千百人而死，就是爲一個人死也心甘情願，但你不打招呼暗算於人，又作何解釋？」

馬白水沉聲道：「爲了武林大計，有時無法兼顧一些小節，小子，現在不是鬥嘴的時候，應該合力同心制住老賊，搶那黑貨！」

張子萍兩掌一合，貼在嘴上，吹出野狼嗥叫的聲音，不一會，夜風中傳來陣陣奇異的香味。

馬白水走到唐煌身旁，低聲道：「待會老賊若以衆欺孤，老夫爲你掩護，你到石屋中去搶那少女，搶到之後，不必再經過那石洞，可由這後面絕壁上出谷，到時候我會攔截他們！」

唐煌吃了一次虧，不敢確定這馬白水心地如何？也不敢再以貌取人，像張子萍一樣，雖有不俗的外表，却像蛇蠍一樣地歹毒。

他沒有回答，準備見機行事，他知道這個幽谷是張子萍的老巢，如果傾巢而出，前面的洞徑一定無法通過。

不過他又有些懷疑，假如此谷中所有的高手，都和那些老人一樣，面黃肌瘦，搖搖欲倒，即使人數增加數十倍，又有何懼？

不到盞茶工夫，那石縫中傳來步履和衣袂之聲，魚貫掠出一些老人，濃烈的怪味來自他們身上。

一個個精神飽滿，充滿了活力，和剛才相比，宛若兩人。

百十個老人之後是三十餘個黑布包頭的高手，唐煌冷哼一聲，認出這些人物正是在關林中對他羣毆的神秘客。

再後面是「無影手」、「龍燈飛魂」丁大山、「棋魔」連捷，最後一個跳出石縫之外，使谷中的恐怖氣氛一下子凍結起來。

此人全身赤裸，只在胯間圍些樹葉，一頭枯硬長髮，像粗糙的棕子，全身肌肉呈青紫色，像殭屍的肌肉一樣。

一雙慘綠色的眸子，自亂髮中向外獰視著，僅是一蹦，就到了張子萍面前。

其餘的老人及蒙面人已經將谷底圍了一週，人數在兩百以上。

馬白水肅然低聲道：「這怪物就是『屍魔』，動手時要站上風頭，而且不可和他對面，切記。」

張子萍撮口一吹，發出尖銳的聲音，那「屍魔」原地一蹦，轉過身來，咧著大嘴，露出皚皚的白牙。

馬白水沉聲道：「小子，你可要小心了……」

一聲厲叫，那「屍魔」直著身子，撲向唐煌，兩腿雖不能彎，却快得出奇，張開兩臂猛摟就上。

唐煌滑步一轉，殘劍已撤在手中，一式「力劃鴻溝」，劍上帶著罡風，向「屍魔」肩頭斜劈而下。

那知這怪物雖然形同殭屍，却仍是人，動作非常靈活，原地一轉又面向唐煌，竟掄臂向劍上迎去。

馬白水的警告言猶在耳，他不敢正面相向，連換五個不同方位，殘劍又指向怪物的靈台要穴。

唐煌用了八成力道，若能戳中，定能貫穿。那知怪物這次沒有轉身，却像背後長了眼睛，原地一轉，竟彈起三丈多高。

輕功中的縱跳之術，兩腿必須彎曲，才能產生彈力。但這怪物的輕功却別走蹊徑，一彈之力，連地殼也微微震動。

唐煌沉喝一聲，改爲「魔手摘星」之式，殘劍指向怪物的「鶴口穴」。

此穴在肛門附近，若被戳中，可穿到五臟之中。

豈知怪物殭硬的身子，竟能懸空

橫移一尺，唐煌這一招又告落空，只得收劍轉到怪物背後。

怪物落在地上，長臂後撩，正好碰上唐煌的殘劍。「噹」地一聲劍臂相接，唐煌的虎口竟有些微痲。

「天哪！」唐煌大吃一驚，那殘劍像一柄奇鈍的巨斧，劈在千年巨木上一樣，劍身沒於肉中。

屍魔哼也沒哼一聲，身形一轉，唐煌被他那大力帶著轉了一圈，殘劍竟抽不回來。

「撤手……」那是馬白水的聲音。

唐煌心想，我不信抽不回來，力貫右手，一抽一拉，劍身變成弓形，却抽不回來，而怪物的左手伸出，張開枯藤似的利爪，抓向他的咽喉。

唐煌厲嘯一聲，飛起一腿，踢在怪物的中極穴上。

「蓬！」像踢在鋼板上一樣，唐煌痛得震顫了一下，差點站不穩，那隻利爪帶著腥臭的罡風旁耳而過。

爲了門玉華的生命，他不再任性，只得鬆手放棄殘劍，轉到怪物身後。

僅是由利爪上傳來的腥臭之氣，已使唐煌五臟翻騰，像吞了一隻蒼蠅一樣直欲作嘔。

那殘劍夾在怪物右臂上的肌肉之中，看樣子既無痛楚，也未流血，唐煌這才知道怪物的厲害，無怪張子萍遲遲未打出這張王牌了。

數十個「鹽屍」就是由這「屍魔」一手訓練出來，不痛不癢，百打不死。

唐煌心中暗暗焦急，同時也十分慚愧，假若連這怪物都擋不住，豈是張子萍的對手？

怪物兩足併攏，縱跳如飛，那綠汪汪的雙目，自亂髮中射出的厲芒，像深夜樹上密葉中的貓頭鷹。

殘劍在他臂上顫動著，「嗡嗡」作響。

唐煌圍繞疾轉，他必須收回殘劍，才能攻擊怪物的要害。

「虎尾春冰」「含沙射影」「一鳴驚人」，一連三招，每一式都指向怪物的心窩，雙目及丹田穴。

這是人類最重要的部位，不管武功如何高絕，也無法練到這三個部位。

怪物似乎也很忌憚這三個部位，只守不攻，唐煌抓住劍柄，用力一扳，「卡擦」一聲，劍尖又斷了三四寸，疾退五步。

而折斷的部份，仍然深陷於怪物右臂之中。

唐煌掂一掂手中的殘劍，輕了許多，本來是三尺三寸，現在僅有兩尺五六寸了。

突然，張子萍連擊三掌，一陣奇異的鼓聲，由石屋中傳來。

好像這些鼓不是用魚皮製成，聲音鏗鏘，且有金石之聲。

接著四週數百高手，緩緩向前欺近，而石屋中却擁出八個大漢，各背着一面石鼓，鼓鍊套在脖子上，雙手交替拍打，聲調一致。

那些石鼓都有三四百斤之重，鑿成花鼓形狀，好像中空似的，聲音雄深，響徹雲霄，有動人肝膽的力道。

馬白水低聲道：「記住！待會兒一動手，就施出那一招絕學，將張子萍震退，到石屋中救人，別的事你就不用管了！」

唐煌現在不能不信他的話，却沒有回答，只是掃視著四周緩緩欺近的高手，然後將全部眞力納足，向張子萍欺去。

鼓聲動地，四山迴應，四周數百高手的脚步，竟和鼓聲一致，這種勢道確實動人心肺，較之過去那種大場面又自不同。

石鼓之聲突然驟急，像陣陣焦雷，使山谷中充滿了萬馬奔騰的巨大聲浪，有如山崩一般。

突然，鼓聲戛然而止，像劇烈的地震毀滅了一切之後，萬籟俱寂。

唐煌面色一冷，像一道弩箭射向張子萍，由於他蓄勢待發，加之這一招威力太大，張子萍來不及撤出玉帶尺，倉促出掌，拍出如山的掌影。

這一招五式是由招式、內力及獨特輕功混合研成，好像任何一種破解之法都在這一招的預料之中。

「蓬蓬」兩聲，張子萍中了兩掌，唐煌無暇看清他有沒有受傷，騰空向石屋飄去。

進入石屋，門玉華果然躺在石床上，仍然未醒，他挾了起來，還未出屋，「屍魔」那僵硬的身子已擋在石門之外。

唐煌大喝一聲，一式「力搥天鼓」，殘劍上洒出萬點寒芒，戳向怪物的雙目。

怪物直身一蹦，左移一尺，唐煌疾掠而出，一看外面，不由暗吃一驚。

數百高手，除了張子萍之外，將馬白水困在核心，那些不同的掌力和各種兵刃，像潑水似地罩下，綿密得不容蟲蟻飛過。

馬白水一柄長劍上鮮血淋漓，洒出一團團血芒，左衝右突，雖然地上已經躺下五六個，但這種打法仍要力竭。

況且還有一個張子萍和「屍魔」還未動手。唐煌悶聲不響，無邊的怒火，化爲力量，僅是一式「虎尾春冰」，就飛出兩個頭顱。

但馬白水却厲聲道：「小子，你不聽老夫的話，咱們都要死在這山谷之中！」

唐煌掃出三十餘劍，倒下五個，冷峻地道：「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今夜就是死了，也有賺無賠！」

馬白水揮出十餘個大劍花，就發出十餘聲厲嗥，殘肌敗肉在空中飛舞，有一塊差點飛入唐煌口中。

一陣腥臭之氣自背後傳來，唐煌

心知不妙，撩劍滑步，「卜」地一聲，劍身又劈在怪物身上，飛起一脚蹬著怪物的胸膛，才拔下長劍。

但怪物僅是一蹦，枯爪又拍向唐煌的左肩。

他挾著門玉華，礙手礙脚，自然動作不方便，全力一閃，仍被掃了一下，連皮帶肉去了一大塊。

馬白水厲聲道：「小子，你還不走！」他力掃七劍，厲聲道：「你可知道那些蒙面人中有的是你親人？」

唐煌心頭一震，十五疊掌影，已到了背後，他不敢再出劍，疾閃七步，沉聲道：「馬前輩，我們一塊走！」

「你們還想走？」張子萍手中握著玉帶尺，陰聲道：「我看你們還是乖乖地留下吧！」

突然，谷頂上傳來萬馬奔騰和殺喊連天之聲，好像有千萬人蜂湧而至，聲浪之大，幾乎可以淹沒一切。

震天動地之聲越來越大，不一會兒就到達谷頂之上，接著數百斤重的大石，像雨點似的落了下來。

張子萍沉喝一聲「快退」！首先掠入石縫之中，其餘高手也紛紛進入石縫。

馬白水畢竟經驗豐富，四下一打量，只有一處不太陡峭的絕壁上，沒有石塊落下，沉喝一聲「走！」和唐煌飛上絕壁。

其餘各處，仍然飛著石塊，使石縫中的一干人無法出來，巨石落在谷底，石屑四濺，塵霧飛揚，像世界末日的來臨。

唐煌挾著門玉華，攀登而上，終於來到了谷頂，除了無邊的黑暗吞噬了原野之外，連個人影也沒有。

由剛才的聲勢估計，這谷頂上至少有數百人馬之衆，才能發出那麼大的喊殺之聲，而那些大石，也必須數百人一齊向谷底丟擲，才能造成那種聲勢。

然而，現在看來，好像未發生過任何事情一樣，俯瞰谷底，那些巨石激起的塵霧，仍然瀰漫谷中。

由馬白水的肅然之色看來，似乎也不知剛才發生之事，但他經驗豐富，剛才他在谷底發現谷上四周都有巨石落下，只有一處沒有，就猜到谷上之人可能是自己一邊的，而那一面沒有落石之處，又不太陡峭。

因此，他才敢叫唐煌冒險登上絕壁，現在壁上空無一人，也好像被人開了個玩笑似的。

剛才的千軍萬馬，不可能一會兒就走得無影無踪，而且地上連個馬蹄印也未留下。

這就是他的心細之處，他在附近地上看了一遍，突然面色微變，道：「小子，咱們遇上音律高手了！」

「甚麼？」唐煌微微一震，道：「難道剛才的千軍萬馬之聲，不是……」他突然想起「赤脚大仙」以弓弦彈出銅鑼聲之事，不禁驚佩交集。

不錯！若非玄妙的音響絕技，不可能連個馬蹄印也未留下，況且，人馬如此之多，却未聽到一聲馬嘶。

馬白水肅然地張望了一周，然後似笑非笑地道：「小子，這個丫頭身中『芙蓉針』，必須某種解藥治療，而這種解藥，只有砥柱山中的蛇谷主人才有，老夫認識那個老鬼，喏……」

他取出一封信交給唐煌，道：「到了蛇谷，把此信交給他，他自會給你解藥，但在途中絕不能開啓，切記！切記！」

說畢，神秘地眨眨眼，轉身欲去。

唐煌連他的身份也未弄清，不知他幫助自己的用意何在，立即大聲道：「馬前輩留步！請問，您剛才說那是玄妙的韻律之學，那人是誰？」

話沒講完，馬白水的身影已經消失，夜霧逐漸濃了，帶來陣陣的寒意。

馬白水的行徑很怪，使人摸不透他的心意，但他那飄然出塵的風範，却不忍讓人懷疑他的人格。

看看門玉華的臉色，還是那樣，略帶蒼白，挾著她那嬌軀的左臂，仍有溫馨的暖意。

挾著一個人前往砥柱山，很不方便，爲了趕時間，只得找了一段山藤，把她捆在背上，向晉豫交界處疾奔。

唐煌有太多的疑問，無法解答，比喻說那些「黑貨」？

馬白水說那些蒙面人中，有些是自己的親人，他們是誰？

好像誰能控制那大量的「黑貨」，誰就能控制武林，那些老人本來奄奄一息，大概是服用了「黑貨」，就像生龍活虎一樣。

唐煌突然心中一跳，「莫非自己的爹爹和九大奇人在『不夜城』中，也是服用那『黑貨』，而受張子萍的控制？」

這猜測非常合理，像「赤脚大仙」那等身份，也因「黑貨」而自暴自棄。

想起張子萍以「托夢神魔」身份阻止他前往「死城」，現在已知道他的用意，當然是怕唐煌接近費小潔母女，以免洩露老魔的身份及秘密，正因爲這件事，白白的犧牲了三個少女。

唐煌愈想愈恨，心情一煩，出了一身大汗。

他忘了飢渴，也忘了疲倦，只有不停地狂馳，才能沖淡內心的不安。

整整奔馳了一天，在暮色蒼茫中，到達砥柱山下，由華山至此，少說也有三百餘里。

蛇谷在那裏呢？此山佔地雖然不大，要找一個山谷，大概也要半夜。他坐下來吃一點乾糧，感覺背上的門玉華仍是軟軟的，有微弱的呼吸。

「唉！」他輕喟一聲，喃喃地道：「受別人的恩惠太多，終有一天會被壓得透不過氣來！對於她們，我不知道應該如何報答？」

山風吹來，那柔細的長髮都拂在他的臉上，陣陣幽香撲鼻而來，有擾亂心神的作用。

他扳著她的身子，向上移了一下，兩手正按在她那棉軟的隆臀上，不禁心跳不已。

他心中亂極了，眞是「剪不斷、理還亂」，雖然他對門玉華等少女沒有非分之想，但他記得她曾說過非他不嫁的話。

事到如今，有甚麼更好的辦法，能兩全其美，既不負她們而又不負費小潔？

「不想了！」他越想越亂，乾脆不想，向深山中馳去。

一鈎新月自雲層中鑽出，像門玉華的蒼白面孔一樣，兩個影子，在地上晃動飛馳著。

假如背上是費小潔，他的感受絕對不同，因此，費小潔的影子，總在他的心頭上盤旋不去。

他暴躁地奔馳著，他現在多麼需要小潔的慰藉！那怕只是一聲低呼和輕輕的慰撫，都能使他忘去一切煩憂，使他振作起來。

然而，她如今在那裏呢？她不是和門玉華在一起嗎？這次門玉華遭人暗算，小潔有沒有危險？

「不會的！」他對小潔的安危，從不忍往壞處想，他認爲門玉華肚皮上刺有假的「五霸圖」，那可以證明她們兩人已有默契，旨在以假亂眞，說不定門玉華此番被李驊暗算是有意的，而使小潔遠颺。

「不錯！」他幾乎以爲自己比以前聰明多了，他想，門玉華冒充小潔，李驊竟未認出來，可見早有安排，她故意被擒的目的，可能也是爲了「黑貨」。

「然而……」他又懷疑自己的想法了，小潔會放心門玉華這樣冒險嗎？

他煩躁地搖搖頭，發現前面是一片樹林，夜風在林中絮語，淡淡的樹影婆娑搖舞著。

四周靜極了，聞不到半點生物的氣息，他掠近林邊，忽然興奮地輕咦了一聲，因爲這正是一個深谷的出口。

「蛇谷！」他心中盤算著，既稱蛇谷，谷中必定藏有毒蛇。

他抽出殘劍，向谷心望去，荒草沒頂，雜樹交錯叢生，起伏不停的草浪，像波濤一樣蔓延到谷心。

「管他！」唐煌以長劍撥草而行，向谷內走去，荊棘劃破了他的衣衫和皮膚，草尖刺著他的面孔，十分難受。

才走出二三十步，突聞前面一陣「啪啪」之聲，接著傳來夜梟的悲鳴，其中一隻慘叫一聲，落在草叢之中。

唐煌悚然止步，他隱隱看到那隻貓頭鷹好像被一條繩狀物體纏著，掉落下來。

「難道那是蛇？」他認爲不可能，蛇不會飛，夜梟在空中怎會被蛇纏上。

他小心翼翼地向前走了七八步，突然驚呼一聲，退了一步。

前面是一塊極平整的岩石，石上有一頭夜梟，已經死去，夜梟四周，有三條小蛇盤踞著，僅翹起蛇頭，搖搖晃晃，紅紅的蛇信，吞吐不已。

通體雪白的小蛇，唐煌從未見過，但他却相信那夜梟確是被白蛇纏了下來。

三條白蛇都不過拇指粗細，估計有三四尺長，蛇頭都對著唐煌，除了綠色眼睛之外，全身和大石一樣顏色。

「這是不是蛇谷主人養的呢？」他管不了這些，掄劍向其中一條點去。

他現在算得上是使劍名家，這一點之力，既快又準，就是一根線香，也逃不過他的劍尖。

「颯」地一聲，大石上冒起一溜火花，那條小白蛇跳動一下，向旁移了三寸。

「哼！」唐煌犯了小孩子脾氣，竟忘了危險，心想，我如果連你這小東西也殺不死，豈不是天大的笑話！

這次劍尖指向這條小蛇，相距僅有一尺左右，嘴角上掛著嘲弄似的微笑，好像有十分把握似的。

「颯」地一聲，劍尖點向小蛇的七寸，那知又是「叮」地一聲，小蛇又向左跳開三四寸，大石上濺起一蓬火星。

三條小蛇似被激怒了，蛇口一張，身子探起一尺多高。

唐煌雖然十分佩服小蛇的靈活，却仍然沒有在意，心想，三條小長蟲發起威來，也怪有趣的。

他點點頭道：「小長蟲，你如果能閃過這一劍，我絕不再傷害你們！」

長劍一抖，洒出十七八個劍花，竟是一招「魔手摘星」。

小蛇再快，也不會快過這招絕學，「刈」地一聲，被削爲兩段。

他心中老大不忍，覺得小蛇死得太慘，那知另外兩條「嘎」地一聲怪叫，整個身子豎起，順劍竄了上來。

唐煌驚呼一聲，三飄兩閃，差點被噬上，却驚出一身冷汗。

他驚的不是小蛇動作太快，而是小蛇三尺多長的身子，竟能全部直立起來。

他過去聽說無論任何毒蛇，儘最大努力，僅能豎起全長三分之一。而這小蛇却僅有三四寸留在地上，像桿白色的樹幹一樣。

輕視之念隨著一身冷汗消失了，他冷笑道：「可惡的小東西，原來你們和張子萍一樣，外表看來討人喜歡，骨子裏却狠毒無比！」

兩條小蛇一擊未中，又回到大石上，盤著身子，翹著蛇頭，一動也不動。

唐煌長劍一擺，又是一式「吞雲嚼

月」，「刈刈」兩聲，兩條小蛇又被斬爲兩段。

唐煌冷笑一聲，把長劍上的鮮血擦在草上，正要繼續前行，突然驚呼一聲，竄三丈多高。

原來被斬斷的三條小蛇，頭部那一段仍然沒死，自三個方向竄向他的腿部。

他竄起身形，那三段蛇身仍然跳起一丈多高，才摔了下去。

唐煌被激怒了，身形下落，以「一手遮天」之式，掃出二十三劍，三條半截蛇身竟被剁成肉醬。

「呱呱呱！」一陣怪叫之聲傳來，四面八方草叢中，跳躍著千百個白色蛇頭，像海港中搖曳的桅牆一樣，多得不可勝計。

唐煌心底冒出陣陣涼氣，心想，果然名不虛傳，好像天下所有的白色小蛇，都到這蛇谷來了。

奇怪的是，這些小白蛇大小如一，都是長約三尺，粗若拇指，跳躍著搖晃著，在附近草中發出「沙沙」的聲浪。

唐煌緩緩地向四面打量，「天哪！」像些小精靈似的，密密層層地豎立著，好像一片蔴田。

他突然想起據說有一種怪蛇，見到人時，喜歡跳躍，如果人類比牠們跳得高，牠們就知難而退，反之，必定撲噬。

唐煌不脫孩子氣，足尖一點，再次拔起四丈多高，向下一看，吃了一驚，像千萬支白色長箭，集密地向他射到。

但他以爲這些怪蛇即使能跳，絕不能跳到四丈高，豈知意念未畢，千百條白影已經到了他的腳下。

他兩臂一抖，再次昇高一丈五六，那些白蛇僅能再上昇五尺，紛紛落了下去。

然而，落下去再竄起來，此起彼落，不死不休。

唐煌揹著一個人，力盡之後要想平掠都辦不到，身子落了下來，只得施展絕招，護住了身子。

但四周怪蛇多得像一片蛇浪，斬不勝斬，掃不勝掃，幾乎是施展所有的力道，邊殺邊走。

小蛇的身子和鮮血向四下飛濺，到底死了多少，無法估計，感覺愈殺愈多。

而且怪蛇不再豎直身子，却在地上亂蹦亂跳，根本無法找到牠們的七寸在那裏。

一團團的蛇球，向前滾進，唐煌愈殺愈心驚，長嘯一聲，平掠十二三丈，剛要落下，不禁又吃了一驚，原來地上又豎滿了蛇頭，翹首等待著。

唐煌憤怒了，頭下腳上，斜掠而下，眨眼工夫，在方圓一丈之地，掃出七十餘劍。

「呱呱」之聲不絕於耳，殘破的蛇身和草屑四濺激射，活的在跳，傷的也在跳，唐煌以肉眼難以捉摸的速度，疾點每一條欺近的小蛇。

他發覺這辦法好得多了，雖然要付出數倍的時間，但被點中的小蛇却不再動彈。

就這樣邊殺邊走，已經快到谷底了。

遠遠望去，谷底一無所有，不由昇起一個疑團，「馬白水會不會叫我來送死？」

這意念立刻被他否定了，他認爲馬白水如要暗算他，似乎不必大費周章，但馬白水有沒有想到，我可能死在千萬條怪蛇毒吻之下？唐煌心想。

微微分神，一條白影跳到背上，不由心膽皆裂，也顧不得自己的危險，伸手抓住摔在地上，但門玉華的肩頭已被咬了一下。

他瘋狂的點戳著，因爲他恨透了這些小東西，快到谷底，才發現有三間茅屋，十分簡陋，吱喲一聲柴扉開處，走出一個白衣中年人。

這中年人乍見唐煌狠狠地殺著白蛇，不由大喝一聲「住手！」

可是唐煌如何住手呢？難道等著怪蛇噬斃？

就在一聲大喝之下，十餘條白影，趁唐煌一怔之間，撲向他的小腿，唐煌不及閃避，被其中兩條咬中。

雖被咬中，却不太痛，像被蚊子叮了一下似的，唐煌長身一掠，站在中年人對面。

這裏已無蔓草，也無怪蛇，他望著中年人，覺得此人面目陰沉，神態落魄，那一雙眸子和怪蛇的眸子差不多，眸中的神色，冰冷得沒有一絲情感，好像隨時都在準備攫取任何接近他之物。

「尊駕就是蛇谷主人……」他說到這裏，突感小腿上被咬中之處逐漸痲木，面色一寒，厲聲道：「怪蛇是否有毒？」

「豈止有毒！」中年人木然地道：「一條蛇的毒素，足足能毒死十五條牛，你被兩條咬中，就足有三十條命，也熬不過三個時辰！」

唐煌像掉落冰窖中，陣陣寒意打心底昇起，他並不怕死，只是門玉華被咬了一口，眼看也活不成了。

他冷峻地道：「在下知道殺了你的蛇，使你懷恨在心，可是在下來此，是受人之託！」

「不論是誰也休想生出此谷！你們兩條小命換了本人數百條蛇命，已經佔了極大的便宜！」

「住口！」唐煌切齒道：「一些冷血動物，怎能與人命相比，你到底是誰？」

「本人『蛇郎君』，諒你也有耳聞！」他輕蔑地一笑，道：「看你的身手，似乎劍術頗有造詣，可惜要死在蛇吻之下，身爲劍手，死也不能瞑目！」

唐煌本想取出馬白水的信，但在

這種不友好的情形下，若交出此信，難免有示怯求命之嫌，以唐煌的個性，自然不能屈服。

可是門玉華呢？她如果未失去知覺，會不會贊成自己的決定呢？

「蛇郎君」冷冷地道：「你不久就要毒發身死，你若有意一拚，本郎君一定奉陪！」

唐煌撇撇嘴，不屑地道：「不是在下藐視你，假毒物以壯聲勢的人，身手也都有限！」

「蛇郎君」木然的臉上，突然有了表情，雖然那神態十分猙獰，但唐煌却認爲比沒有表情好得多。

由於他穿著一身白衣，加之面孔蒼白，神態木然陰冷，使人感覺和那些小怪蛇一樣。

唐煌小腿上痲木的感覺逐漸蔓延擴大，傷口處好像被鹽水醃著似的，他沒有畏懼的感覺，只是感到窩囊，也感到厭惡，像厭惡這木然的中年人一樣。

「小子，我會成全你的！」「蛇郎君」冷峻地道：「不過，我要警告你，動手之下，不論勝敗，三個時辰的壽命，必將縮短！」

唐煌冷笑道：「如意算盤打得很好！可是你有沒有想到，一旦動手之下，你連三個時辰也活不了？」

「蛇郎君」大步走近，沉聲道：「既然如此，你先接我十掌。」

他說打就打，兩掌交互拍出，身形搖搖晃晃，兩腿總是交纏著，像那些小蛇的動作一樣，左右蹦跳著，七疊掌影一口氣完成。

唐煌僅以八成眞力，施出「一手遮天」那一招，「蓬」地一聲，「蛇郎君」疾閃一步，兩足交叉蹲在地上。

唐煌以爲他受了傷，可是仔細一看，非但沒有受傷，而且正在全神貫注，準備出手。

那姿勢像盤踞著的小蛇一樣，揚頭吐信可攻可守。

但唐煌的小腿上痲木之感，已經蔓延到膝蓋以上，縱跳已感力不從心了。

「颯！」一道白影竄了上來，向唐煌肩頭切出三掌，唐煌不再留情，集十成眞力，劈出一式「一鳴驚人」，而且以「鬆緊離合罡氣」施出。

兩個身影快得像繞樑的燕子，「蓬蓬」兩聲，各退了三步。

很明顯的，即使唐煌沒有受傷，全力施出這一招，也僅能略佔上風，「蛇郎君」不但招式怪異，內力也十分渾厚。

唐煌切齒道：「事到如今，在下仍不忍殺你，因爲你可能是那位前輩的熟人！」

「蛇郎君」根本不問他來此的目的，仍然瞪著冷電似的眸子，凝視著唐煌，隨時準備撲擊。

唐煌所擔心的，是昏迷不醒的門玉華，據馬白水說，只有此谷主人能救她，但現在如何開口呢？

假如不開口，自己死了沒有話說，但她豈不冤枉？

現在他突然感覺兩條腿失去了知覺，像不是自己的腿一樣，一種窮途末路的悲忿，襲上心頭。

他現在有霸王被困垓下的心情，英雄無用武之地，不由一嘆：「非戰之罪也！」

四周一切景象都失去了生氣，偶爾傳來一兩聲夜鶯的啼鳴，也像爲他唱著輓歌。

突然，「蛇郎君」木訥陰沉的臉上顯出驚駭之色，唐煌暗暗一歎，心想，我說過不能殺死你！絕不施出那一招，因爲你可能是馬白水的朋友。

然而，「蛇郎君」的驚疑之色有增無減，而且目光不是凝注在唐煌臉上。

唐煌隨著他的目光向後望去，不禁怔了一下，努力睜睜眼，以爲是由於蛇毒發作，視線模糊，發生了幻覺。

事實上他確有些頭昏目眩，那些名叫「白帶子」的小蛇，奇毒無比！「蛇郎君」並未過份吹噓。

他搓搓眼睛再看，不錯！那是一個紫衣少女，姍姍走近，縞袂飄飄，好像足不沾塵似的。

唐煌的視覺雖然模糊不清，却仍看出這少女的清麗輪廓，和飄然出塵之態。

這時「蛇郎君」和唐煌都收了勢子，向少女望去，他們都同時懷疑，這少女是如何入谷的？身上怎會沒有蛇血？難道她會驅蛇之術？

「蛇郎君」終於忍耐不住，沉聲道：「姑娘擅入蛇谷，有何見教？」

那少女眨眨眼揶揄地一笑，並未理他，却款款走到唐煌身邊，像對知心人絮語似的，柔聲道：「你爲甚麼不拿出來？」

唐煌睜睜眼，上下打量一遍，證明確實素昧平生，朗聲道：「拿出甚麼東西？」

「信呀！」少女柔聲道：「你犯不著和他惹氣，況且……」

唐煌不耐地道：「謝謝妳，在下與姑娘素昧平生，承姑娘如此關懷，實感不安！請別管在下之事！」

少女碰了個釘子，並未發怒，却繼續耐心地道：「逞匹夫之勇，必遺恨終生！你雖不怕死，可是這位姑娘怕不怕死？願不願死？你有沒有爲別人想想？」

這問題唐煌早想過了，只因弄僵了，不願示弱。

唐煌感覺眼皮有些沉重，像數十天沒有睡覺一樣，若非努力支撐著身子，努力瞪着眼，一旦倒下，他會立刻昏迷過去。

他黯然一嘆，實在無話可說。

少女柔聲道：「再說得明確點，她死了之後，萬一你沒有死，你到那裏

去找另一個少女。」

唐煌知道她是指費小潔，心想，眞怪！她怎知自己的事情？而且又如此清楚？

一提起費小潔，唐煌好像服了一帖强心劑，不知那裏來的精神，他感覺自己不能死，那怕當面示弱受辱，也不該意志消沉，自暴自棄。

那知「蛇郎君」却冷笑道：「不管他身上有甚麼東西，即使拿出來，本人也不會改變初衷！」

「大話別說得太早！」少女的語音突然冷峻起來，續道：「本姑娘不插手則已，一旦插手，不怕你不拿出解藥來！」

「賤人！」「蛇郎君」厲聲道：「妳不妨試試看！」

少女哂然一笑，道：「若非爲了救人，像你這流貨色，還沒有資格欣賞本姑娘的妙律！」

說著，自懷中抽出一根紫竹管，珍惜地用她那水葱以的玉手撫摸一下，然後放在唇邊。

唐煌的視覺更加模糊了，只看出這紫竹管約一尺左右，比拇指粗一點點，紫中透亮，閃閃生光。

少女輕哂一聲，撮口一吹，「殺……」像千軍萬馬，自谷口衝下，聲浪之大，幾乎把這蛇谷震裂開來。

唐煌和「蛇郎君」同時驚呼一聲，退了三步，尤其是唐煌，當他發覺這少女就是華山中援手之人時，潛在的內力一下子勃發起來，視線又清楚了，他要仔細看看，一根竹管怎能發出驚天動地的殺伐之音。

「怎麼樣？」少女冷峻地道：「你還不拿出解藥來？」

「蛇郎君」驚駭極了，他當然知道這少女是誰，只是在這情況之下拿出解藥，等於打鴨子上架。

他哼了一聲，沉聲道：「姑娘大名，在下早有所聞，只是姑娘要藥的態度不對，恕難從命！」

「好！」少女玉面一寒，撮口連吹三下，三聲尖銳的奇音，像有形之物，只聞「卜卜卜」一陣微響，「蛇郎君」的髮髻和衣扣，全被震開，驚呼聲中，又退了一丈。

唐煌的驚異不下於蛇郎君，本來他以爲赤脚大仙以弓弦彈出銅鑼之聲，算是天下絕響，但這少女的韻律之學，顯然不在赤脚大仙之下。

「蛇郎君！你還不拿出來嗎？」少女款款走上三步，以冷脆的聲音道：「只要一曲『大風歌』，本姑娘可以毀去所有的毒蛇和你一條老命！」

「蛇郎君」震顫了一下，他的尊嚴已被徹底毀滅，沒有尊嚴的生命，不如死去痛快些！他看看自己披頭散髮的狼狽樣，早將生死置之度外，嘶聲道：「賤人！妳雖然出盡了風頭，却仍有一件事辦不到，嘿嘿！這兩條小命，也將爲本人陪葬！」

少女微微一震，回頭一看唐煌搖搖欲倒的身子，又退了回來，正要去扶唐煌，唐煌却閃開了，厲聲道：「在下絕不向他屈服，希望姑娘也別受他威脅，在下的生死，不勞姑娘費心……」

他的身子前後左右搖晃著，眼看就要倒下，面色青紫，額上青筋暴起而跳動著。

「你是何苦？」少女焦灼地搓搓手道：「快拿出來！」

「不！」唐煌踉蹌退出一丈，轉過身去，掏出那封信，抽出信箋，打起火種，將信箋燃著，哈哈狂笑道：「『蛇郎君』，你可以放心了，不管你和那位前輩有何深厚交情，從現在開始，你不必再左右爲難，儘可照你的意志去做……」

少女要去搶那信箋已來不及了，氣得一掠而至，「啪啪」兩聲，兩個耳光把唐煌打退三步，恨聲道：「狂人！你這樣做能對得起誰？」

「呼」地一聲，一張信箋已化爲灰燼，在地上打轉。

少女技盡於此，一籌莫展，只要有本領，對付任何人都行，只有一種人例外，那就是不畏死的人。

他們都不把生死放在心上，還有甚麼辦法說服他們呢？

「哈……」「蛇郎君」慘笑一陣，敞著衣衫，披著長髮，像一個索命的魔鬼，厲聲道：「這是妳無法做到的事，在本人臨死之前，首先看到妳手足失措，一籌莫展！」

少女並未受他的狂言所動，美目凝聚在那一張信箋的餘燼上。

她的面孔突然泛出一絲笑意，回頭對「蛇郎君」冷笑道：「你雖然視死如歸，却不敢看看這一張信箋餘燼上的字跡！」

「蛇郎君」輕哂一聲道：「就是刀山劍樹，本人也不會皺皺眉頭，眞是天大的笑話……」

他大步走近灰燼，仔細望去，冷笑道：「賤人！技窮了吧……」

突然，他發現那一張信箋的灰燼上，有模糊的字跡，寫道：「老弟，見字希以你的『蛇形十八掌』與白帶蛇，使唐煌研悟破解張子萍的『騰蛇劍』之法，以挽救武林浩劫。愚兄馬白水匆草。」

這張餘燼雖被夜風吹破了一些，但字跡處却依然完好，這也許是唐煌和門玉華命不該絕，使他發現了奇蹟。

「蛇郎君」突然發出一聲悲嘯，誰也不知道他悲嘯的原因，只見他伸手入懷，掏出兩顆紅色大藥丸子，擲在少女面前，道：「請爲他們服下！」

少女撿起藥丸，接住了唐煌倒下的身子，把藥丸納入他的口中。

少女歉然地道：「你如果早一點看這封信，就不會引起這麼多麻煩了！」

（未完・十九）

新派武俠長篇

歐陽雲飛・文
可　飛・圖

七殺刀

雙方傾全力一搏　恩怨隨雲散煙消

上文提要：阿恨探到大內高手除了紅帽子和黑帽子刀客之外，還有黃帽子，這些黃帽子都是由人魔親手調教的，比巴總有過之而無不及，人數不足二十，寺內今早來了十個，三小及明媚採取拉肚子計，先將吃大廚房飯菜的人弄倒，可惜小厨房沒有下瀉藥，弄不倒巴總和黃帽子刀客，四小只好採用美人侑酒計，却又失敗，處於劣勢，幸日月宮老宮主和唐堡主趕至增援……

明月宮主這時上前一步，喝問道：「林坤泰，不！你的眞名實姓應該是巴爾克，本宮主問你，你把我的女兒弄到那裡去了？」

巴爾克（林坤泰）嘿嘿冷笑一聲，道：「朱明月，妳說話最好客氣點，明珠雖然是妳的女兒，更是我們巴家的人，老夫有權將她帶走。」

「明珠現在何處？」

「她早已認祖歸宗。」

「正面回答本宮主的話。」

「孩子活得很好。」

「巴爾克，別顧左右而言他，本宮主要你直接了當的說，明珠這孩子此刻在那兒？」

巴爾克陰惻惻的獰笑道：「想要知道孩子的下落不難，妳必須接受老夫的幾個條件。」

老宮主朱明英勃然大怒道：「畜牲，該死的混帳東西，你已經是末路窮途，還想談條件？」

巴爾克冷然一哂，道：「老太婆，巴某這一生從來不做賠本的生意，即使是死也要拉幾個人來墊背。」

明月宮主關心愛女的生死下落，忍氣吞聲的道：「你說吧，有何條件？」

巴爾克與風塵俠客馬驥互換一道眼神，道：「第一：你們的人全部退出青龍寺，讓老夫安全的率衆離開此地。」

「第二呢？」

「妳陪着老夫走，咱們比翼雙飛，重享魚水之歡。」

「第三又怎樣？」

「想向七殺教主借一樣東西。」

「借甚麼？」

「七殺刀。」

小流浪聞言大怒道：「媽的，你想得倒美，既要腦袋又要人，還想打七殺刀的歪主意，這是敲詐。」

朱明媚籠着一臉的寒霜道：「也是勒索，娘，別理他，日月宮不接受敲詐勒索。」

阿恨朗聲道：「宮主，事實上明珠少宮主的下落已呼之欲出，沒有跟他打交道的必要。」

老宮主朱明英激動而又惶急的道：「阿恨，你這話是甚麼意思？莫非已知明珠的行方下落？」

恨天生含糊其詞的道：「馬馬虎虎，差不多是這樣啦。」

老宮主欲再出言追問，阿恨轉對明月宮主道：「宮主，本教主想請教，這個臭男人是否確爲妳的前夫白衣秀士林坤泰？」

明月宮主斷然決然的道：「錯不了。」

「他當初入贅日月宮的時候就是這一張嘴臉？」

「嗯。」

「孩子的確是他抱走的？」

「毫無疑問。」

「可恨他這個做父親的未善盡職責

，被老虎咬走了。」

「阿恨，你說孩子被老虎……」

「宮主別急，小公主註定要嫁我做老婆，老虎也不敢吃，且說明珠的身上可有足資辨認的信物？」

老宮主朱明英爭着說：「有，脖子上戴着一條金項鍊。」

明月宮主說得更清楚：「項鍊的下方還掛着一枚碧玉翡翠墜子。」

朱明媚好不興奮，從虎妞的頸項間，將項鍊拉到羅衫外面來，喜孜孜的道：「娘，老奶奶，快看是不是這一條？」

母女二人定目一看，臉色驟然大變，眸中熱淚盈眶。

「殺！」

連說一句話的工夫都沒有，巴爾克乘亂施襲，喊殺聲中率衆瘋狂進擊，欲將大家逐出佛堂去。

「殺！」

「殺！」

老宮主母女以牙還牙，以眼還眼，一聲吼換來了兩聲殺，當先挺身而上，投入刀光劍影之中。

阿恨、明媚、小流浪、史大忠、王婆等人也不稍遲疑，立即移宮換位，出手進招，跟巴爾克、馬驥他們大打出手。

打得極端快速，極端慘烈，危機重重，殺機重重，每一個人都在玩命，每一個人都在動。

不！有一個人例外。

虎妞沒有玩命，也沒有動。

兀自站在一個角落裡，愁眉不展，面色凝重，思潮洶湧，心亂如蔴，不知道該如何面對這個新環境。

老宮主老當益壯，八面威風，一出手就是壓箱底的絕活兒，交手未及十合，便將一名大內高手活活震死。

風塵俠客馬驥就在附近，駭然道：「好霸道的太乙神功。」

老宮主臉一沉，道：「知道厲害就好，納命來。」

人隨掌走，掌隨人發，太乙神功的暗力宛若長河奔流，高山滾石，閃電也似的撞向馬驥，決心要他命喪當場，血流五步。

「還我娘的命來。」

巴爾克是殺害唐雪蓮的兇手之一，恨天生恨滿心頭，怒溢雙眉，七殺刀舞得虎虎生風，「風狂雨驟」、「惡浪排空」、「龍飛虎躍」，三招快攻，一氣呵成，單挑巴爾克一人鬥狠鬥辣。

砰！砰！老宮主朱明英震退數人，已攻至風塵俠客馬驥身前。

噹！噹！噹！阿恨接連削斷了三把刀，七殺刀直指巴爾克吃飯的傢伙。

九名大內高手睹狀大急，想援手，奈何被明月、明媚、小流浪等人堵住，寸步難進，眼看馬驥、巴爾克處境大險，生死乃指顧間事。

孰料，頭頂之上却突然傳來一聲石破天驚的暴喝：「住手！」

乖乖，好端端的天花板，乍然破了一個洞，掉下來一個人。

是大清國師，武林第一高手，長白人魔郝立德。

眞不愧爲是頂兒尖兒，出類拔萃的人物，穿房破屋之餘，依舊威力十足，掌劈老宮主，脚踢七殺刀，硬是將二人逼退，救下了馬驥、巴爾克。

巴爾克死裡逃生，喜出望外，道：「師父，這一羣傢伙不是大明餘孽、就是亂臣賊子，全部該死該殺。」

長白人魔郝立德雙目如電，寒芒四射，橫掃全場一眼後道：「爲師的知道，今天就叫他們來得去不得，一個也活不了。」

天生的殺人王，天生的黑心腸，以殺人爲樂，以殺人自娛，郝立德脚甫落地，話甫出口，便像野獸猛虎一樣展開攻擊。

狐假虎威，狗仗人勢，馬驥、巴爾克、乃至九名大內高手，睹此情狀皆精神大振，與郝立德聯成一氣，猛衝猛攻。

「衝啊！殺掉巴爾克！」

「殺啊！幹掉郝立德！」

「送馬驥上西天！」

「叫刀客下地獄！」

儘管阿恨、明媚、小流浪、史大忠大吼大叫，以壯聲威，以振士氣，依然敵不住長白人魔的凌厲攻勢，此人功力之深，簡直匪夷所思，早將白骨追魂功叫足了十成十，雙手十指，白骨森森，混戰中將王婆甕在白骨追魂爪下不算，復將日月宮、七殺教的人全部趕殺到佛堂之外去。

虎妞本在原地發呆，阿恨道：「老婆，妳發甚麼呆，還不快走。」

一把抓住她的玉手，奪門而出。

外面人潮如湧，盡是別人的天下，郝立德師徒未敢冒險追出佛堂，通！的一聲將門關上了。

＊　＊　＊

阿恨的反應好快，聲急語快的道：「外公，快上房去，堵住那個洞，別讓他們從天窗溜掉。」

這話實屬多餘，發話之初，神指唐威已飛上了房，亮出一把劍來，封住郝立德弄出來的那一個洞，身邊還另有三名高手隨侍在側。

唐子明、唐子剛等人則仍留在後窗外，寸步不離，以防羣魔逃脫。

小流浪緊張兮兮的對虎妞道：「妳在搞甚麼鬼，剛才好險啊，若是落在老魔頭的手裡那還得了。」

虎妞依舊愁眉不展，欲說還休。

明月宮主拿起虎妞胸前的項鍊來，瞧一瞧，道：「這項鍊和墜子是妳的嗎？」

虎妞頷首認可，沒開口。

老宮主朱明英道：「是誰給妳的？在妳身上多久了？」

虎妞據實說道：「從小就戴在脖子上，我也不知道是誰給的。」

阿恨道：「這墜子項鍊是不是日月

宮的東西？」

明月宮主道：「確爲本宮之物。」

小流浪道：「那麼，毫無疑問，虎妞就是明珠小公主。」

老宮主朱明英以斬釘截鐵的語氣道：「沒有錯，這一條金鍊子是明珠滿月的時候，我老人家親手給她戴上去的。」

明月宮主眼巴巴的望着愛女，眸子裡充滿了淚水，等虎妞投入懷中，恨不得馬上聽到她叫一聲：「媽！」

然而，虎妞却甚麼也沒有做，面無表情的反問了一句：「眞的是這樣？」

朱明月終於滾下來兩行清淚，泣道：「是眞的，一點也不假，當妳第一次進日月宮時，本宮主就有一種預感，妳是我親生的孩子。」

任誰也沒有想到，虎妞會說出這樣的話來：「我倒寧願不是。」

其實這也難怪，事情的變化的確太大，一時之間委實無法承受。

尤其有這麼一個聲名狠藉，惡蹟昭彰的爹，更令她難以接受。

「我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做明珠小公主，寧願永遠做虎妞。」

「做七殺教的右使者，做阿恨的小老婆。」

這是她的心聲，在心底深處狂喊狂叫。

如此的心境，只有阿恨最瞭解，因爲他也會這樣狂喊狂叫過，不願生而爲人，恨天所生。

當下將一隻手輕輕的放在虎妞的肩膀上，柔聲細語的道：「想哭就放聲大哭一場吧，不過，有一句話我一定要說，妳比我幸福，起碼還有一位慈祥可親的媽。」

＊　＊　＊

禪院之外，忽然掀起一陣騷動，有一頂比七殺轎更大更豪華的轎子被人抬進來。

轎子本身並沒有甚麼了不起。了不起的是四名抬轎子的人。

一個是鐵掌歐陽春。

一個是金刀趙無敵。

一個是打虎將藍虎臣。

一個是河東獅金三娘。

好傢伙，這四個人都是名滿天下，獨霸一方的人物，居然會淪爲轎伕，替別人抬轎子，寧非咄咄怪事？

朱明媚道：「這是誰呀，好威風也好大的架子？」

阿恨沒理會她，行至明月宮主身邊小聲道：「恭喜宮主，妳的老情人到了。」

小流浪呆了一呆，道：「阿恨，你怎麼知道老煙槍坐在轎子裡？」

恨天生的回答好妙：「只有傻瓜、白痴、二百五才不知道。」

緊走幾步，往轎前一站，爽朗的聲音道：「四位別來無恙？」

鐵掌歐陽春笑容滿面的道：「托福！托福！」

阿恨冷嘲熱諷道：「眞不好意思，委屈你們啦。」

金刀趙無敵一本正經的道：「這是我們的榮幸。」

恨天生道：「一定經過一場慘烈的搏鬥吧？」

打虎將藍虎臣道：「交手的時間其實很快很短。」

阿恨訕笑道：「是四位謙虛禮讓？」

河東獅金三娘恭謹有禮的道：「應該說是我們輸得心服口服。」

「於是，四位就自貶身價，淪爲轎伕？」

「正如趙大俠所言，能夠爲新出爐的武林王服務，是我們的榮幸，而且……」

「而且怎樣？」

「這頂轎子還是我們四個人出資訂做的。」

恨天生哈哈一笑，道：「老煙槍，威風要足了，架子也擺夠了，該出來亮相了吧？」

轎內寂然，無人答話，亦無人現身。

小流浪過來喳呼道：「糟老頭，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你的老情人明月宮主在此，快出來親熱親熱吧。」

事情透着古怪，轎內依然動靜全無。

「可是因爲已經變成了殘廢，無臉見人？」

「沒有關係，這事宮主早已得知，不會介意的。」

「她愛的是你的人，你的心。」

「虎妞的身世查明了，讚！她是明珠小公主。」

「便宜了阿恨，當上駙馬爺。」

「老頭，你的情敵白衣秀士林坤泰也在此。」

「就等着你來報仇雪恨，取他的狗命。」

阿恨、小流浪輪番上陣，說了一大堆的話，却如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沒有得到半點回應。

不禁惹惱了恨天生，怒眉雙挑的道：「媽的，你擺甚麼臭架子。」

小流浪也發了火：「奶奶的，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罰酒，給臉不要臉，本使者就把你揪出來。」

阿恨正有此意，二人同時出手，刷！的一聲，立將厚重的轎帘撕下來。

轎內空空如也，那有冷面君魔君賀通天的影子？

明月宮主大失所望，輕輕的歎息一聲。

恨天生不悅道：「這是怎麼回事？」

歐陽春愕然道：「入寺之初還在抽旱煙，談笑風生。」

小流浪奇道：「那現在怎麼不見了？」

藍虎臣與金三娘相顧一楞，同聲道：「我們也正在爲此納悶。」

阿恨指着放在轎內的一塊大石頭道：「何時抬人，何時抬石頭都搞不清，眞笨啊！」

一無和尚插言道：「不怪他們，是賀通天的本事太大。」

朝老宮主朱明英瞄一眼，吸一吸嘴，繼又說道：「許是不願意和老太婆打照面，免得明月宮主夾在中間難做人，故意避開了。」

小流浪不以爲然：「本使者不同意，醜媳婦遲早還是要見公婆，躲得了今天，躲不了明天。」

一無和尚道：「如果老衲判斷不錯，賀大俠就在這附近不遠，該他出面的時候，自會出面。」

阿恨展目四顧，故意說給賀通天聽：「老煙槍，你聽清楚，長白人魔郝立德在此，這個老魔頭難惹又難纏，如果因爲你老頭的惡意缺席而有所閃失的話，你可要負全責。」

小流浪亦道：「從此，七殺教跟你脫離關係，要獨立啦！」

＊　＊　＊

阿恨沒再多言，以最快的速度，作了一番部署。

命藍虎臣、金三娘到屋後去，堵住後窗。

叫歐陽春、趙無敵上房去，幫唐威封住那個洞。

然後大聲嚷嚷道：「郝立德，你死出來。」

小流浪跟着大吼：「巴爾克，你滾出來。」

朱明媚也學會幫腔：「馬驥，你爬出來。」

結果却如石沉大海，相應不理。

郝立德沒回話。

巴爾克未答腔。

馬驥也未放個屁。

事情耐人尋味，阿恨揚聲道：「外公，看一下，這一羣王八兔崽子是不是上吊自殺了？」

神指唐威道：「天花板被他們堵住了，看不見。」

老宮主朱明英的火氣好大，張口就罵：「唐老兒，你是怕死呢，還是越活越回去，越活越糊塗了，不會再把那個狗洞弄開？」

歐陽春辯解道：「老宮主有所不知，洞太深，根本夠不着。」

明月宮主善體人意，深知長白人魔的白骨追魂爪天下無雙，誰也不敢拿自己的性命當兒戲，找來一塊石頭抖手擲出去，道：「人夠不着，石頭一定夠得着，砸個洞便可一目了然。」

石頭去勢如飛，明月投擲的手法曼妙絕倫，金刀趙無敵接應的技巧也高人一等，單手一飄一蕩，借力回吐，僅僅在手裡打了一個轉兒便又翻手擲出，通！的一聲，天花板上的大洞立告重現。

阿恨馬上追問道：「怎麼樣？」

金刀趙無敵道：「影踪全無。」

「一個不見？」

「一個不見。」

朱明媚道：「後窗外的情況又如何？」

唐子明的聲音道：「更糟。」

史大忠道：「怎麼說？」

藍虎臣的聲音道：「視線被雜物堵住了。」

一無和尚道：「可以撥弄開呀。」

金三娘的聲音道：「太多，無濟於事。」

「一無所見？」

「一無所見！」

「動靜全無？」

「動靜全無！」

小流浪一臉迷惘的道：「眞是千古奇事，難道上了天，入了地不成？」

阿恨斥道：「少睜眼說瞎話，房上有人，上不了天，只有入地的可能。」

接着又道：「了智何在？」

了智就在附近，聞喚趨前道：「了智在。」

「這間佛堂由何人使用？」

「貧僧的掌門師兄。」

「你熟不熟？」

「熟。」

「可有地道通往外面？」

「沒有。」

「地窖呢？」

「佛堂未設地窖。」

老宮主朱明英道：「有無可能臨時挖一條地道，逃之夭夭？」

了悟和尚大搖其頭道：「不可能！」

明月宮主道：「和尚何敢如此肯定？」

了悟振振有詞的道：「此乃山區，地基全係堅硬如鐵的岩石，挖一條通道談何容易，況且必有聲音傳出，不會如此寂靜。」

這話言之成理，大家如墜入五里霧中，誰也弄不懂郝立德、巴爾克師徒到底在玩甚麼玄虛？

阿恨沉吟一下，道：「照眼前的狀況研判，大概只有兩種可能。」

小流浪道：「那兩種可能？」

「一種是自知求生無望，畏罪自殺了。」

「這幾個老混蛋，不到最後關頭，絕不會走上自殺的路。」

「另一種可能是，故佈疑陣，設下十面埋伏，打算以靜制動，等咱們進屋去自投羅網。」

「哼，咱們偏偏不上惡當，罵也要把這一羣混帳王八罵出來。」

說罵就罵，恨天生、小流浪、朱明媚、史大忠，甚至連一無和尚也加入罵陣，舌劍唇槍，大罵特罵起來。

「郝立德，出來，否則就是孬種。」

「巴爾克，出來，不然就是懦夫。」

「馬老頭，出來，不敢就是膽小鬼。」

「是英雄就站到明處來。」

「是丈夫就別鬼鬼祟祟。」

「伸頭也是一刀。」

「縮頭也是一刀。」

「躲躲藏藏的算甚麼英雄好漢？」

「死也要死得慷慨。」

「死也要死得壯烈。」

「混帳，死出來。」

「王八，滾出來。」

「烏龜，爬出來。」

「死出來，滾出來，爬出來。」

「不出來的人就是混帳！王八！烏龜。」

「……」

越罵越有氣，也越罵越難聽，幾乎將所有罵人的詞兒全部搬出來。

可是，說也奇怪，馬驥、巴爾克、郝立德彷彿充耳無聞，扒他們的祖墳，操他們的親娘祖奶奶亦無動於衷，一概相應不理。

這一來，小流浪可沒轍了，垂頭喪氣的道：「媽的個巴子，從來沒遇見這麼難纏的傢伙，軟硬不吃，我看阿恨今天要吃癟了，非栽不可。」

阿恨聞言大怒，虎吼一聲，道：「笑話，本教主是常勝將軍，永遠不會吃敗仗，今天也不例外。」

「莫非你尚未江郎才盡，還有錦囊妙計？」

「當然有。」

「說出來聽聽。」

「派一個人進去搗爛他們的窩。」

一無和尚道：「使不得，使不得，萬萬使不得，這是一個馬蜂窩，會進去一個死一個，進去一對死一雙，正好中了老魔的奸計，上了他們的惡當。」

阿恨道：「不礙事，只是刺探敵情，不跟他們拚死拚活，一旦查清楚老魔的去處，便即閃電退出。」

小流浪道：「誰去？」

「你！」

「我？」

「不錯，就是你。」

小流浪倒抽一口寒氣，鐵青着臉龐道：「我不幹，俺小流浪尚未娶媳婦，還不想吃老魔的白骨追魂爪。」

虎妞乍然挺身而出，毅然道：「我去。」

小流浪脫口就說：「妳去最好。」

朱明媚愕然一楞，道：「爲甚麼小公主去最好？」

小流浪理直氣壯的道：「道理很簡單，虎毒不食子，虎妞是林坤泰的寶貝女兒，巴爾克再兇殘也不會要小公主的命。」

阿恨不同意，疾音厲色的道：「謬論，謬論，簡直是一派胡言，你可曾想到，明珠乃是大明朝的小公主，萬一被殺，朱明就絕了指望。」

臉色一整，繼又說道：「退而言之，就算幸而不死，被老魔生擒活捉，以小公主的生命作要脅，咱們今天這一仗也輸定了。」

小流浪又沒轍了，道：「那現在該怎麼辦？」

「外甥打燈籠——照舊(舅)！」

「還是要本使者去送死？」

「不必，本教主自己去。」

阿恨吃了秤鉈鐵了心，誰的勸阻也聽不進去，決心身入虎穴，一探究竟，當場拔出七殺刀，大踏步的朝佛堂行去。

猛可間，有人喊道：「我兒且慢。」

黑道七十二舵的總舵主，阿恨生身的爹，闖王李自成的餘黨黑煞神黑杜長應聲而現。

護法滿天星與一盞燈，以及另外兩名鐵衛，就緊跟在黑煞神的左右。

阿恨語冷詞寒：「你來幹甚麼？」

「想助我兒一臂力。」

「沒有這個必要。」

「爲父的願爲我兒打頭陣，身入虎穴。」

也不管阿恨是否同意，黑肚腸話一出口，便領着四名手下衝出去。

通！通！踢開房門，砸破窗子，黑道人物的行徑果然標悍勇猛，五人兵分二路，穿窗奪門而入。

登時，所有的聲音全部靜止了，靜得可聞銀針落地之聲。

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凝神屏息，齊將注意力集中在佛堂裡。

佛堂內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起初動靜全無，驀然，馬驥、巴爾克、郝立德、九名大內高手，齊從牆角門後，桶內椅下電縱而出，前後夾擊，四面環攻，隨即掀起一場波浪壯闊的大決鬥。

決鬥有如暴風雨。

來得快，去得也急。

瞬息之間便宣告結束。

兩名鐵衛身首異處，身中數十刀，屍體不全。

滿天星、一盞燈的頭上出現五個血窟窿，死在白骨追魂爪下。

黑肚腸算是最幸運的，吃了馬驥、巴爾克的兩掌，挨了大內高手的三刀，被震彈起，倒飛到佛堂外面來。

只覺得頭暈目眩，胸中血氣翻騰，落地之後搖擺了兩三下，張嘴噴出來一口血，卒告不支倒地，一屁股栽坐下去。

血沒有白流，人也沒有白死，總算查明事實，郝立德師徒仍在屋內，企圖守株待兔，誘敵入彀，伺機撲殺。

阿恨靈光一閃，妙計陡生「放火啦！」

小流浪也開竅了，嚷嚷道：「拆房子啦！」

「放火啦！拆房子啦！」

「拆房子啦！放火啦！」

呼應之聲此起彼落，行動上的配合同樣無懈可擊。

有人拿斧鋤，刨牆根。

有人投柴火，燒門窗。

青龍寺的和尚好棒，提來好幾桶燃油，交給唐威、歐陽春、趙無敵。

嘩啦啦的潑下，燃油四溢，遍地皆是，轟！的一聲，火苗一發就不可收拾，一霎時整座佛堂便籠罩在熊熊烈火之中。

「燒得好，燒死這一羣老兔崽子。」

「燒得好，燒死這一羣王八羔子。」

沒有燒死，早在火勢一發之初，郝立德師徒便有了行動。

先擲出四具屍體來，將主力引開，接着十二個人一條心，組成一支鋼鐵一般的隊伍，不走門，不穿窗，硬生生的撞倒一堵牆，閃電縱出。

乖乖！這樣的脫困方法的確夠嚇人，夠可怕，蹲在牆外刨牆根的好幾個人，不是被砸死，就是被踩死，無一倖免。

而且，一脫困馬上又組成一個銅牆鐵壁也似的戰鬥體。

九名大內高手圍成一個圓圈，守在外面，刀已出鞘，威鎮八方。

郝立德、巴爾克、馬驥居中策應，眼觀四路。

「殺！還我兒的命來。」

神指唐威發出第一聲吼，率衆一擁而上。

「殺！還我娘的命來。」

阿恨的動作也不慢，與小流浪、一無等人聯手出擊。

「殺！還我門下弟子的命來。」

歐陽春、趙無敵、藍虎臣、金三娘從另一邊猛攻猛打，氣勢如虹。

「殺！日月宮今天不將爾等趕盡殺絕，碎屍萬段，誓不爲人。」

老宮主母女恨滿心頭，氣衝斗牛，打得最兇，衝勁最足。

然而，儘管羣豪人多勢衆，攻勢猛銳，對方十二人也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彼此策應，相互支援，形成一個強而有力的戰鬥體，一輪猛攻下來，卻未能攻城掠地，殺人建功。

氣得恨天生哇哇大叫，七殺刀舞得虎虎生風，咬着牙根大吼道：「殺！殺！殺！」

也不知那裡來的神力，簡直是超水準的表現，三聲殺配合着三招快攻，連毀了三把刀，砍下三顆人頭，殺出一條血路來，踏着三名大內高手的屍體，殺進核心重地。

老宮主朱明英的動作也不慢，功力之深尤其駭人聽聞，活劈了兩名大內高手，殺進重圍。

刀客的陣勢已破，剩下來的四個人立被羣豪圍住困死，與馬驥、巴爾克、郝立德脫了呼應，斷了線。

「接招。」

「看刀。」

「找死。」

「納命來。」

吼聲，不知出自何人之口。

狠招，不知出自何人之手。

總之，老宮主朱明英、明月宮主、神指唐威、阿恨、明媚、小流浪等幾位主力人物，立與馬驥、巴爾克、郝立德鬥在一起。

兔起鶻落，龍騰虎躍，驚心動魄，難解難分，是一場高水準的惡鬥，更是一場百年難得一見的技擊大公演。

毫無疑問，在這一場惡鬥之中，長白人魔郝立德的功力修爲的確高人一等，從而也取得了主宰的地位，乍然連攻數招，將衆人逼退少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攻向恨天生，一手奪刀，一手猛抓他的腦袋瓜，欲將阿恨斃在白骨追魂爪下。

其勢如濤，其快如電，阿恨處境極險，危如燃眉，情勢也隨之立變，馬上進入最緊張的最高潮。

「住手！」

「住手！」

兩條人影兩聲吼，冷面魔君賀通天從天而降，黑煞神黑杜長也不顧重創之身，捨命撲救。

還有老宮主朱明英，運足了一掌太乙神功，猛往郝立德的身上印，馬驥、巴爾克想馳援已不可能，陷入了明月宮主、小流浪、朱明媚、史大忠等人的刀光劍影、拳山掌風之中。

大家都在動，大家都在攻，無數的刀劍，無數的暗力，一下子全部撞在一起。

吼聲、震聲、慘叫聲，亂作一團。

鮮血、屍體、腦袋瓜，遍地皆是。

的確是一場空前未有的惡鬥，雙方皆付出了極爲慘重的代價。

黑煞神黑杜長死了。

馬驥、巴爾克死了。

老宮主朱明英死了。

長白人魔郝立德與四名大內高手皆死光死絕。

所有的恩恩怨怨，是是非非，也隨之煙消雲散，化爲烏有。

（全文完）